目　　录

威尔第

(Giuseppe Verdi, 1813-1901)

威尔第可以说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家；以他的业绩与贝利尼和多尼采蒂的相比，实有显然的区别。两位前辈的作家于达到一定的一点后，就不能向前；贝利尼后来的作品再也比不上他的《梦游病》，多尼采蒂再也作不出可以与《拉莫摩尔的露西雅》相比的作品。

但威尔第就不同了；《厄尔南尼》(Ernani)虽然很成功，七年后，他的《黎哥莱脱》(Rigoletto)更在剧的表现以及运用合唱、重唱的技巧方面，显有惊人的进步。继《黎哥莱脱》而成的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游吟武士》(Il Trovatore)和《茶花女》(La Traviata)。十八年后，在这位作家五十八岁的时候，发表了《爱伊达》(Aïda)显示出他更进一步，而为意大利歌剧开一新纪元。但他并不满足，更写成了《奥泰罗》(Otello, 1887)和《福斯塔夫》(Falstaff, 1893)，这是两部与其说是歌剧不如说是乐剧 (music-drama) 的作品。

以沉着的步伐向前迈进着，不停地发展着天才，实在就是他一生的事业的特征。事实上，威尔第以后，意大利作家再没有人能作出赶得上《福斯塔夫》的作品。《福斯塔夫》简直可以与《费加罗的婚姻》、《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名歌手》、《蔷薇骑士》并列；按次序的排列，把《福斯塔夫》放在《名歌手》与《蔷薇骑士》之间，这样我们可得到自1786年至1893年最杰出的喜剧歌剧的系统，如

能逐一比较研究，必可获益不浅。

威尔第于1813年10月9日生于布塞托（Busseto）附近的伦科尔(Roncole)，1901年1月27日卒于罗马。

当威尔第十八岁的时候，想入米兰音乐院，竟被拒绝，据说是因为他缺乏音乐天才！

厄 尔 南 尼
(Ernani)

(四幕歌剧)

作曲：威尔第

作词：皮阿威(Francesco Maria Piave)；根据雨果的同名的剧本写成。

首次上演：1844年3月9日在威尼斯芬尼司(Fenice)大戏院。

人物：唐·卡洛 (Don Carlo)——卡斯梯尔 (Castile) 国王……………………………………男中音

西尔瓦(Don Ruy Gomez di Silva)——西班牙大公爵……………………………………男低音

厄尔南尼 (Ernani) 或名阿拉贡的约翰 (John of Aragon) ——盗魁 ……………………男高音

李卡多(Don Riccardo)——国王的骑士…男高音

雅果 (Jago) ——西尔瓦的骑士 …………男低音

爱尔薇拉(Elvira)——西尔瓦的亲族 ……女高音

玑约凡娜 (Giovanna)—爱尔薇拉的侍者…女高音

山中居民，盗匪，西尔瓦的部下，爱尔薇拉的女侍，唐·卡洛的部下、诸侯及仆役多人。

时代：十六世纪初

地点：西班牙

阿拉贡的约翰以贵族出身而流为盗匪了。原来他的父亲是塞哥维亚(Segovia)公爵，被唐·卡洛的父亲下令杀死；约翰也被定了罪，国王派了侦探到处追他，逼得他走投无路，只好在阿拉贡的山中躲避，在山中他改名为厄尔南尼，做了一大伙反叛的山民的首领。厄尔南尼热恋着爱尔薇拉；爱尔薇拉本来已与年长的西班牙西尔瓦大公爵订了婚，但她却深深地爱恋着美貌而英武的盗魁。

后来做了皇帝，号称查理五世的唐·卡洛，也爱上了爱尔薇拉；他常常守望她的窗子。有一天，在深夜里他发现有一个青年武士(厄尔南尼)被纳入她的屋子。他因摹仿那青年武士的信号，果然进到了爱尔薇拉的屋子，他向她陈诉自己的热恋；但是他遭到了拒绝，待他行将用武力把她攫去的时候，一扇秘密的门板忽然打开了，厄尔南尼站在他的面前，在一个很紧张的局面下，西尔瓦走了进来；他看见在他的未婚妻的私室里有两个男人，显然都是求爱的情敌，心里不免妒火中烧，大为愤怒。唐·卡洛此时为压下西尔瓦的怒气，把王服露出（原来他乔装进来，西尔瓦并不认识他），假说是乔装来访，共商未来选举帝国皇帝的事，并说已有人进行密谋，想要危害他的生命；然后国王指着厄尔南尼，对西尔瓦说："这位是我的部下，让他去吧！"这样一来，厄尔南尼得到了暂时的安全——因为按西班牙人的风俗是不把仇人引渡给别人、让别人复仇的。

爱尔薇拉信了厄尔南尼被王兵逮捕处死的谣言，终于答应同西尔瓦结婚了。但是在结婚的前夕，厄尔南尼被国王派遣的一队人马追踪，他装作一个巡香客跑到西尔瓦的宫堡中来躲避。西尔瓦虽然不认识他，但按照西班牙的风俗，收他为客，并从那时起，负起保护他的责任。

爱尔薇拉穿着婚服走了进来；厄尔南尼这才晓得，她翌日就要同西尔瓦举行婚礼了；他扯下乔装，在西尔瓦面前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他请求西尔瓦把他解交国王，他说如活着而不能同爱尔薇拉在一起，他情愿死去。但是西尔瓦忠守他西班牙式的主人的道义，拒绝了他的请求；只要在他的宫堡里，厄尔南尼虽是他的仇敌，他仍然保证他的安全。真的，他竟下令让他的卫士在塔上守卫，如国王想要用武力冲进，他们就准备抵抗。他走出了这间屋子，去亲自视察自己的命令是否已经切实执行。这时一对情人留在屋里，等西尔瓦视察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拥抱在一起。但是国王已经逼进宫门，他实在没有时间去发泄怒气，他即刻下令放国王进来，一面吩咐爱尔薇拉退出，一面把厄尔南尼藏在一间密室里。国王要求西尔瓦把匪徒交出，那位西班牙的大公爵严词拒绝了，因为厄尔南尼是他的宾客。于是国王的怒气转到西尔瓦的身上来；他要缴西尔瓦的械，并以死威吓他。这时幸而爱尔薇拉出面调解，国王才饶了西尔瓦。但国王把爱尔薇拉带走，当做保证她的亲族忠于王室的人质。

国王走了，西尔瓦从墙上取下两把剑来，把他的宾客从密室里放了出来，要他与他做殊死斗，但是厄尔南尼不肯；他的主人刚才冒了自己性命的危险保护了他的性命，他怎能忍心这样做呢？但是，他说如果西尔瓦坚持要报复，不如他们两人先联合起来攻打国王，因为爱尔薇拉被虏后，她的贞操是很可虑的；爱尔

薇拉一旦被救，厄尔南尼愿意回到西尔瓦面前自首，并把自己的猎角交给西尔瓦，只要西尔瓦什么时候高兴吹那猎角，他发誓立刻随着号声准备死的来临。西尔瓦原不知道国王对爱尔薇拉有意，听了厄尔南尼的话，立刻应允暂缓对厄尔南尼的处罚，并吩咐手下的人上马备战。

他们同时发起反叛国王的阴谋，叛党们在爱克斯-拉-夏派尔(Aix-la-Chapelle)礼拜堂开会，在教堂的拱廊下面是查理曼大帝的墓。他们就在这里议决谋杀国王，并由抽签决定谁去下手；结果抽中了厄尔南尼的名字。

但是，国王早已得到了情报，知道叛党们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他早已躲在查理曼的坟墓里，叛党们开会的目的他暗中已看得清清楚楚。外面炮声响了，报道他已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领；他从棺材里爬了出来，现身在惊怖的众阴谋者的面前，他们都以为查理曼显圣来找他们抗争呢。就在同时，教堂的门大开了，神圣帝国的选侯们一齐向查理五世致敬。

“贱民回到土牢里去，贵族们回到刑吏那里受死！”国王下了这样的命令。

厄尔南尼昂然走到国王的面前，示明自己是阿拉贡的约翰，表示愿意与诸贵族同归于死——“愿在国王的面前倒下，在国王的面前被掩埋！”但是因为爱尔薇拉苦口哀求，国王现在已做了皇帝，答应以恩惠的举动做他的朝代的开始；他饶恕了所有的叛臣，恢复了厄尔南尼的爵位和封邑，并使他与爱尔薇拉结婚。

西尔瓦原想同爱尔薇拉结婚，这时心中不免烦恼，等厄尔南尼同爱尔薇拉行了婚礼，两人在厄尔南尼的宫堡阳台上正度着他们最幸福的生活的刹那，他吹起了那支致人死命的猎角。厄尔南尼以堂堂的武士气概，毫不违背他的约言，当时在凶狠的报复者的

面前，用短刀自杀，爱尔薇拉晕倒在他僵直的尸体上。

在歌剧中，这故事的发展如下：

第一幕：在阿拉贡山中盗匪的露营中。在远处可以看见西尔瓦的西班牙式的宫堡。那时正是太阳将落的时分，厄尔南尼的部下有人在吃，有人在喝，有人在玩耍，有些人在整顿武器，他们大家唱着“快乐，痛饮”（Allegri, beviamo）。

厄尔南尼独唱一曲“如芝草的露珠”(Come rugiada al cesp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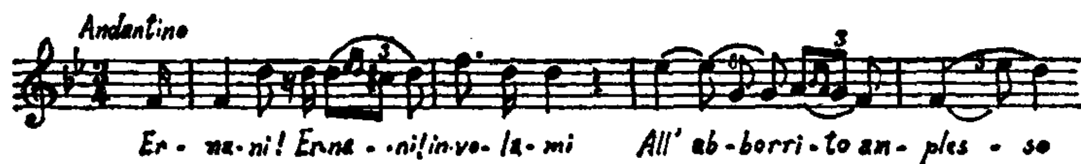


歌颂着爱尔薇拉。这曲子唱过后，跟着是一首拍子较快的“啊你，心灵所崇拜的”（O tu, chel' alma ado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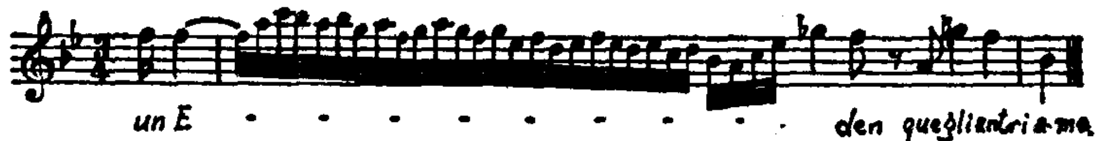


众盗匪热烈拥护他们的魁首厄尔南尼去抢爱尔薇拉，不论逢到什么样的危险，他们都表示情愿分担；于是由厄尔南尼率领他们向西尔瓦宫堡的方向走去。

布景换成宫堡中爱尔薇拉的住室。是在夜间，她在怀念着厄尔南尼。当她想起西尔瓦：简直是个“乾枯冰冷的魔鬼”，厄尔南尼呢，“使她永记不忘”；她的心绪都在她所唱的“厄尔南尼，同我偕逃啊”（Ernani! involami)一曲中表现出来：



这首歌是威尔第最美丽的杰作之一，是女高音独唱的名曲；曲尾有华丽的装饰句。



年轻的少女带来了结婚的礼物，她们唱着贺喜的合唱，爱尔薇拉以悠美的抒情调唱答；这歌中所表现的情绪却是对于她那年轻俊秀的武士的怀恋，所以在作用上颇像旁白。



少女们退出了，国王——唐·卡洛走了进来，他们中间有一段谈话，爱尔薇拉说他不应该来找她；然后他们唱了一段二重唱"自见君之日始"(Da quel di che t' ho veduta)。

一扇秘密的门开了，国王面对着厄尔南尼和爱尔薇拉；厄尔南尼待要从腰间拔出匕首，爱尔薇拉在中间挡开了他们。西尔瓦这时走了进来，他眼前的情景引起了他伤心的往事，他唱着"倒运！我曾相信了你"(Infelice! e tu credevi)，这是一首很少见到的优秀的男低音独唱曲。



后来他又接着唱了一段怀仇待报的"迟早必以白刃相报"(Infin, che un brando vindia)。

宫堡中的男女官员和国王的随从鱼贯地走了进来。西尔瓦这时认出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国王，立刻向他致敬；因为国王的命令，他不得不放走了厄尔南尼。在数人合唱中第一幕告终。

第二幕：在西尔瓦宫堡的大厅里。厅内有门，可以通到不同的屋子里去，四壁挂着西尔瓦世族的画像，像中每人头上都戴王

冕，身上都佩勋章；每幅画像的旁边陈列着一套武士的盔甲，与画上人所处的时代相配合。屋中有一张大桌子，和一张橡木雕成的宝座。

宫女们虽然明晓得爱尔薇拉同她那冰冷的族人结婚毫无趣味，她们的歌声却延续不断；她们祝贺她的婚典，赞颂她的贞洁美丽。爱尔薇拉答应同西尔瓦结婚了，因为她听人说厄尔南尼已被杀死，信以为真。

乔装为僧侣的厄尔南尼被带到了穿着西班牙大公爵的全套服装、坐在大公爵的宝座中的西尔瓦的面前。厄尔南尼被欢迎留在宫堡里，当做宾客；但当他看见爱尔薇拉穿着婚服出现的时候，他把伪装脱下，愿献出生命作为西尔瓦复仇的牺牲品，当做他结婚的第一分礼物。可是西尔瓦听说他是被国王追拿的，对他愿尽西班牙人对于宾客应尽的保护之责。

西尔瓦走出，剩下爱尔薇拉与厄尔南尼，他俩唱了一首热情的二重唱——"啊，情愿即刻死去"("Ah, morir potessi adesso")。



西尔瓦从外面回来，虽看见爱尔薇拉被抱在厄尔南尼的怀里，但他仍然固守着西班牙人做主人的礼貌，他宁愿另想报复的手段。因此他把厄尔南尼严密安全地藏了起来，等国王的部下到宫堡里来搜查的时候，竟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出来，只好回报国王搜查毫无结果；他们合唱着"搜遍了宫堡"(Fu esplorato del castello)。

后来国王命令西尔瓦把剑缴出，并以死刑相威吓，经爱尔薇拉的调解，才算和平解决；但因国王心怀狡诈，唱了一段"来啊，晨光等待着你"(Vieni meco, sol di rose)之后，把爱尔薇拉当

做人质带走了。



厄尔南尼把猎角交给了西尔瓦，并说明国王对爱尔薇拉必会有不轨的行为，引起西尔瓦的注意；于是西尔瓦与厄尔南尼以及大合唱唱起了备战的呼声，这也就是第二幕的终曲“武装起来，武士们”(In arcione, in arcione, cavalieri!”)。西尔瓦与厄尔南尼把武器分给了众人，当他们从大厅奔驰而去的时候，每人都挥舞着刀剑。

第三幕：在爱克斯-拉-夏派尔礼拜堂的墓穹里。那里有查理曼大帝的坟墓，墓门是青铜铸成的，上面雕着查理曼的名字。通到穹道的大门是一排石级；在那里可以看见另外的坟墓和通到旁门的小道。从屋顶上吊下两盏灯来，放着一缕暗淡的光。

这就是国王窃听叛徒的阴谋的地方，气象森严而可怕；他隐身在他的祖先的坟墓里，唱出一段独白“啊，我的青春” (Oh, de' verd' anni miei)；在那样森严的场面，唱出这样悠扬的曲调，感人极深。



阴谋者开会时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的合唱。“让卡斯梯尔的狮子醒来罢” (Si ridesti il Leon di Castiglia)。正在会议进行的时候，忽然传来远处的炮声，亦极有戏剧效果。炮声又响了，查理曼坟墓的铜门蓦地敞开。

国王现身在坟墓的门口，他以匕首的柄在铜门上敲了三下，穹道的大门开了，六位选侯穿着黄金色的礼服随着号声走了进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仆役们，抬着放在天鹅绒垫子上的王杖、王

冠和其他种种帝王的徽饰，朝臣们环立在皇帝的周围。爱尔薇拉走上前来，皇帝的旌旗在飘扬着，卫士们高举着煌煌的火炬，这一幕以国王下令赦免罪犯为结，终曲是雄壮的合唱“卡洛至上”(Oh, sommo Carlo!)

第四幕：在厄尔南尼宫堡的阳台上。厄尔南尼恳求西尔瓦饶恕他，直到他的嘴唇尝到爱的甘浆为止。他叙述说自己的悲伤的命运“在悲苦中逡巡”(Solingo, errante misero)。

西尔瓦的无情的答复是让他就一杯毒药与一把匕首任选一种；他选了第二种，爱尔薇拉想要分担他的命运，喊着“且慢，看我的情分”(Ferma, crudele, estinguere)。但是复仇者不为所动，他凝视着垂毙的厄尔南尼。爱尔薇拉伏在他的尸体上。

《厄尔南尼》于1844年发表，在现代剧目中能占一席地位的威尔第作品中，以这一部作品的发表年代为最早；虽然它在现代剧目中的地位并不稳固，但从各方面看起来，它究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歌剧。为什么它的地位不能长久保持，颇费思索。维也纳批评家汉斯利克曾对它加以精辟的批评；他说在维克脱·雨果的《厄尔南尼》一剧中，在最后一幕猎角的一声凄凉悲鸣，使听众听了不禁毛发悚然，悲惨的预感油然而生；但在歌剧里，听了整晚的独唱、合唱、乐队合奏的听众，由一种乐器吹出来的一个声音，反而印象显得很微弱了。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把歌剧的听众想象得过于周密了，实际上观众倒很少有注意到这一层的。

起初发表时，这部歌剧曾经过好几次的变动；在未获准上演前，叛徒密谋的场面曾因政治关系被删；甚至于合唱“让卡斯梯尔的狮子醒来吧”也曾引起政治上的反对。在巴黎，雨果因为这部歌剧的剧词是根据他的剧词写成的，不准它演出，所以改名为《被逐者》(Il Proscritto)，并把所有的人物都改为意大利人。

黎 哥 莱 脱

(Rigoletto)

(三幕歌剧)

作曲：威尔第

作词：皮阿威；根据雨果的戏剧《国王取乐》(Le Roi s'Amuse)写成。

首次上演：1851年3月31日在威尼斯芬尼司大戏院。

人物：曼图亚公爵(The Dukc of Montua) ……男高音

黎哥莱脱 (Rigoletto) ——公爵的弄臣，驼背人 ………………………………………………男中音

契波拉诺伯爵(Count Ceprano)——贵族…男低音

孟特罗内伯爵(Count Montrone)——贵族男中音

斯巴拉夫琪勒(Sparafucile)——刺客…… 男低音

鲍尔萨(Borsa)——公爵的侍从 …………男高音

玛鲁洛(Marullo) ……………………………男低音

契波拉诺伯爵夫人 (Countess Ceprano)…女高音

玑尔妲(Gilda)——黎哥莱脱的女儿 ……女高音

爵娃妮(Giovanni)——玑尔妲的侍女 ……女高音

玛达琳娜(Maddalena)——斯巴拉夫琪勒的妹妹 ………………………………………………女低音

朝臣，贵族，仆役等多人。

时代：十六世纪

地点：曼图亚

《黎哥莱脱》写于1851年，费时四十天；一世纪以来，不断地演出，至今不衰，堪称一部杰出的作品。从《黎哥莱脱》到《爱伊达》的产生，其间相隔二十年；这二十年内作者写作的经验与艺术的修养日新月异地增长进步着。但是《黎哥莱脱》这部早期速成的作品居然成为作者的杰作，而且在受人欢迎这点上论，竟始终仅稍逊于作者其他后期成熟的作品。

听众对这部歌剧的爱好经久不衰的原因很多。它是根据雨果的最动人的剧本《国王取乐》写成的。剧中的主要角色是一个名叫黎哥莱脱的弄臣，面丑而驼背，他的特征不仅在歌剧中写出，而且威尔第借音乐把他描绘得非常生动。在全剧他就是一个中心人物，他吸引观众的注意，并且保持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所以不仅歌者乐于扮演，亦为观众所喜见乐闻。除了这个中心人物之外，轻浮善变的公爵和女主角玑尔妲也是大歌唱家们乐于扮演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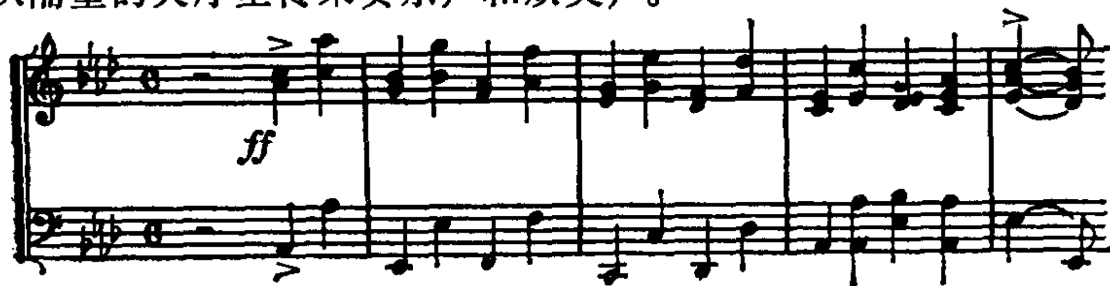
由此看来，这部歌剧故事的动人，有一个剧中最重要的中心人物，另外至少还有两个极有趣味的人物，这些都是它成功的因素。此外，它的音乐里有一段四重唱，是可以与多尼采蒂的《拉莫摩尔的露西雅》中的六重唱相比的杰作；在意大利歌剧中最好的重唱曲，当推这两首。

《黎哥莱脱》的内容是讲曼图亚公爵拐诱私奔的故事；帮他作恶的是驼背的弄臣黎哥莱脱。黎哥莱脱因为人刻薄多智，平日行为又欠检点，在宫廷里得罪了不少人。孟特罗内伯爵到宫中来要回被公爵污辱的女儿时，逢到了这位弄臣，并且备受他的嘲笑讥讽；伯爵愤怒之余，以咒语诅咒黎哥莱脱；黎哥莱脱素日很迷信，听了伯爵的诅咒，心里非常恐惧。

原因是黎哥莱脱有一个名叫玑尔妲的女儿，他对她严加管束，藏在一个秘密的所在。但是公爵曾经见过她，不知道她是谁

家儿女，已经爱上了她；这事黎哥莱脱并不晓得。契波拉诺伯爵却知道玑尔妲是同黎哥莱脱有关系的，而且以为她是他的情人。契波拉诺平时因常常受黎哥莱脱的无情的讥讽，这时颇想乘机报复一下，于是他计划把那少女拐走，同时想法让黎哥莱脱于不知不觉中也参加这诱拐计划的实施。当黎哥莱脱发觉他交给公爵的原来是自己的女儿时，他决定要把自己的主人杀死，他雇了刺客斯巴拉夫琪勒替他行刺。刺客的妹妹玛达琳娜把公爵引诱到了一个孤僻的旅店里，可是她为他的美貌所迷，竟向她的哥哥恳求饶恕他的性命。她的哥哥答应了她，约好在午夜前如果有人来投宿，他便把那人杀了以便当做公爵的替身。黎哥莱脱已经把他的女儿找回，现在把她带到旅店的所在，让她亲眼看到公爵的用情是如何不专，他想她一定不会再感觉失恋的苦痛了。玑尔妲窃听到他们谋杀她的爱人的密谋，并听到斯巴拉夫琪勒所答应他妹妹的话。她决心要去拯救公爵，于是敲了旅店的门，佯做请求投宿的旅客，在门口就被刺客一刀刺倒。黎哥莱脱在约定的时间来取公爵的尸体。斯巴拉夫琪勒交给他一个口袋。等黎哥莱脱要把口袋抛到水中去的时候，忽然听见公爵高歌的声音；他急忙打开口袋一看，却发现装在里面的是他的垂死的女儿。

第一幕：在曼图亚公爵宫中的大客厅里。从背景向后展开，有一排别的房间。到处都灯火辉煌，因为宫中正在举行着盛大的宴会，朝臣和宫女们不断地到处走动着，侍卫们来回地穿行着；从隔壁的大厅里传来奏乐声和欢笑声。



这一个场面的管弦乐伴奏充满了快乐喜悦的气氛。舞台上的管弦乐队奏了一首小步舞曲，令人想起了莫扎特在《唐·爵凡尼》中所奏的一曲。公爵同鲍尔萨从台后的门中走了出来，他们俩在讲一位不知名的“美女”——不是别人，正是玑尔妲，公爵曾在礼拜堂中遇见过她；他说，虽然他知道有一个神秘的男子每晚都去找她，他还是一定要去追求她，不达到目的不止。

在宾客的大庭广众中间，公爵公然向契波拉诺伯爵夫人求爱。契波拉诺伯爵深恶痛绝。但公爵风流倜傥，别人对他的举动如何看法，从不顾忌，至于那女子的丈夫或其他亲属有什么意见，他更毫不在乎；他高歌一曲“不论是这个她或那个她，为我还不都是一样”（Questa e quella per me pari sono）；歌声在空中荡漾，公爵的个性已立刻留下了印象。他和唐·爵凡尼一样，取玩世的态度，到处谈情弄爱，凡获得他那似是而非的宠爱的女子，没有不发觉他是个可爱而又可怕的人物的。



黎哥莱脱侧身走了进来，他虽驼背，但动作却很敏捷。他戴着小帽，挂着铜铃，浑身披戴着丑角的华饰。他一出来立刻找到了他取笑的对象——契波拉诺伯爵，那时伯爵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妻子，被公爵挽着手臂给带走了。黎哥莱脱讪笑了他，又去寻找别的人供他的舌锋的牺牲了。这时玛鲁洛与众贵族聚在一起，他告诉他们说黎哥莱脱虽然貌丑背驼，却也有一个情人呢。他的报告显然很引起契波拉诺伯爵的注意。黎哥莱脱同公爵走了出来，又对众贵族肆意讽刺取笑，众贵族痛恨他的刻薄；契波拉诺邀众贵族明日夜晚和他相会，他担保可以在那驼背的弄臣身上报复他们平日所受的侮辱。

当众贵族间彼此唱宣叙调时，管弦乐队一直以轻快的音乐作它们的背景。



忽然外面有人挣扎的声音把音乐遮断了；显然是有什么人想要把那人拖住似地，可是他已挣脱了，踉跄地走了进来，这人就是年老的孟特罗内伯爵。他的女儿受了公爵的污辱，所以他到众人面前来大骂公爵，公爵下令把他拘禁。黎哥莱脱仍在嘲笑他，逼得那年老的贵族用为父者将要受到的灾祸对他加以诅咒。

黎哥莱脱害怕得厉害，他听了孟特罗内的咒语，匍伏下来；在大众面前他不去取笑别人，这还是第一次呢；他不仅是屈服了，而且内心恐怖得很。

孟特罗内被持戟的卫兵押下去了。活泼轻快的乐声又复响起，众人随着公爵走了出来。但是，黎哥莱脱呢？

布景换了，是在黎哥莱脱的房子外边的街上。他的房子在一个院子里，院子有门通到街上。在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个大理石的凳子。在街的尽头，并没有通行的路，但见伸出契波拉诺伯爵宫邸的屋翼。那时正是夜间。

黎哥莱脱走出来的时候，自语着孟特罗内的咒语；他刚刚要进屋门，逢见了斯巴拉夫琪勒那待雇的刺客，他们两人有一段谈话；刺客问黎哥莱脱要不要报什么仇恨，他愿代办，取费低廉。那时管弦乐配着适宜的伴奏，别饶情趣。





黎哥莱脱并没有立刻找他帮忙的必要，但问妥了他的住处，以便随时往访。

斯巴拉夫琪勒走了，黎哥莱脱有一段独白，他说："我们两人多么相像啊！我以舌锋做武器，他以刀刃做武器！我的目的是在使人笑，他却是在使人哭……泪，本来是一般人的慰安，但我却与它无缘……'小丑啊，使我高兴起来啊！'——只要发下了这样的命令，我就必须马上服从。"他的脑子里对于孟特罗内的咒语依然念念不忘。是的，对一个为父者所发的诅咒，对于一个有女儿如掌上珠的父亲所发的诅咒！他一面用钥匙开房门，一面还在想这咒语，他并且对那一见他就扑在他的怀里的女儿提起这事。

他警告她不可随便出门，以防意外。她说她除了到礼拜堂去，从未离开庭院一步。黎哥莱脱想起孩子的母亲（他的妻）在玑尔妲婴儿时期就死去了，把这孩子留给了他，不禁悲伤饮泣，唱："不要提起那伤心的往事吧"(Deh non parlare al misero)。



他吩咐爵娃妮好好看守着玑尔妲；玑尔妲竭力劝他不要害怕。父女两人唱了一段二重唱，开始时黎哥莱脱先吩咐爵娃妮道："请好好保护这朵花啊"(Veglia, o donna, questo fiore)。

黎哥莱脱听到街上有脚步声，于是从院门走出去看看是谁在走路。门打开的时候，公爵溜进了庭院。原来公爵装做一个学生蹑手蹑脚地在街上走，引起了那弄臣的疑惧。公爵进了院子，抛给爵娃妮一袋金钱，然后在树荫下面躲藏起来。一会儿，黎哥莱

脱回来同玑尔妲辞别，并再三叮嘱爵娃妮当心照管她。

黎哥莱脱走了之后；玑尔妲心里非常烦恼，因为她父亲说了一些吓人的话，使她不敢告诉他有一个美貌的青年曾好几次从礼拜堂里追随着她，那青年的容貌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上，“我很想告诉他；我爱——”

公爵从树荫里走了出来，他挥手让爵娃妮退出；他趋前跪倒在玑尔妲的裙下，抢了玑尔妲没有说出口的话，说道：“我爱你！”

玑尔妲当然是大吃一惊，但是又非常喜欢：当他唱出“爱是灵魂的太阳”(E il sol dell' anima, la vita e amore) 的时候，她喜气洋洋地静听着。



他们相会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因为不久又听见街上有脚步声，他们在热情的二重唱声中告别了；那二重唱开始的句子是：“别了，我的希望，我的灵魂”(Addio speranza ed anima)。

公爵告诉玑尔妲说自己是一个名叫瓦特·玛尔德 (Walter Malde')的学生。当他走后，她默念着这个名字。当她燃了一枝蜡烛，独步走上她的屋子的台阶时，她唱了一首迷人的华丽咏叹调：“亲爱的名字刻在我的心上”(Caro nome che il mio cor)：



如果饰玑尔妲的人相当俊秀而窈窕，在这样一个庭院里，在引到屋子的一排台阶上，一个年轻的少女温柔优雅地表现出她初恋的私衷，实在是一个很迷人的美丽的场面，仅仅是这一场已足以使女高音歌唱家乐于演唱这一部歌剧了。

在庭院外面，玛鲁洛、契波拉诺与鲍尔萨，还有很多别的贵族和朝臣，用脚尖轻轻地走了上来；他们平日都受够了黎哥莱脱讽刺的苦，如今想把他们所认为的黎哥莱脱的情妇抢走，以泄心头的忿恨。就在这时，刚好那弄臣也来了，他们就告诉他说他们是来抢拐契波拉诺伯爵夫人，然后把她送到公爵宫中去的。玛鲁洛为证实他们的话，立刻从契波拉诺伯爵手里把伯爵家门的钥匙接了过来，他在黑暗中递给了黎哥莱脱；黎哥莱脱摸到钥匙上刻有契波拉诺的字迹，一心相信了他们的话，自愿加入他们一伙，同去恶作剧。玛鲁洛给了他一副面具，但假装是帮他绑牢一些，竟用手帕把他的眼睛遮住。黎哥莱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帮他们扶着梯子，他以为那梯子是靠在契波拉诺家的墙上的，众人都顺着梯子爬进了他的家，堵塞了玑尔妲的嘴，把她捉住，带走了；他们是从院子里出去的，因为走得很仓促，不曾注意到从他们的珍贵的抢获品的头上飘落了一条头巾。

黎哥莱脱独自被留在黑暗与沉寂中，他把假面具扯开，看见自己的院门是开的，眼前有一条玑尔妲的头巾，他急忙奔回家去，走进了她的屋子。等他再出来时，那由他于不知不觉中自己参加造成的灾祸便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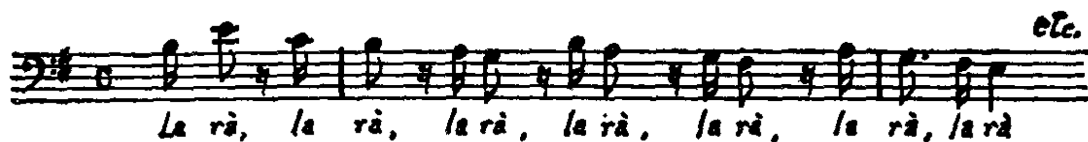
“唉，那个诅咒！”他喊道。孟特罗内的诅咒实现了。

第二幕：在伯爵的宫中。这间大厅的背景是几扇摺起来的大门，两旁有一些小门；在门上挂着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画像。这位公爵夫人在歌剧里始终没有露面。

公爵那天很不高兴，他刚刚从黎哥莱脱的住处回来，他发现那房子已是人去楼空了；他深自惋惜，唱道：“清泪为你滴”（Parmi verder le lagrime）。玛鲁洛和众人以大合唱向公爵报告：黎哥莱脱的情妇已被拐进宫中。



公爵听了大喜，因为他早已晓得所拐来的正是他最迷恋的那个美女，他立刻跑到她的面前，用他的手段去安慰她。就在这时候，黎哥莱脱走了进来，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已在宫中，他是来找她的。他发觉自己来到了昨夜利用他一同施行拐绑的那群人的面前，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得不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用巧言、用外交的手腕去打听自己的女儿的所在；可是内心的真情有时简直是遮瞒不住地泄漏了出来。作曲者对于这种变幻不定的情感表现得非常巧妙，足使这场戏成为他所作的歌剧中的最动人的一场。在这一场里，管弦乐常常有一个动机在响着，那正是表现着小丑在伤心时仍强颜欢笑的情绪。



最后，他对那些谪骂他的贵族们发了脾气，他也骂他们。忽然，一扇门开了，那里出现了玑尔妲，由她那憔悴的容颜上就可以看出她所经历的一切了。她一直扑倒在她父亲的怀里。黎哥莱脱气愤地命令宫臣退出；他们对他虽然仍是喋喋不休地谪骂着，但是他们服从了他的命令。

如今只剩下了他们父女两人；她对他讲述那个从礼拜堂追随着她的美貌青年：“在所有的节日里”(Tutte le feste al tempio)，然后她叙述他们怎样相会，说那时他是一个穷学生，不料他却是大公爵，她自被绑后，就被带到了他的私室，她是刚从公爵的私室出来的。她的父亲竭力想法安慰她，唱道“哭吧，孩子！”(Pi-

angi,fanciulla!)

在这一刹那，他又回想到那老人的诅咒；那时，为人父者的不幸只不过是他讪笑的资料，如今自己却也身历其境了。他正在感叹的当儿，看见孟特罗内伯爵被卫兵押着从屋前走过，他是因责骂公爵而判罪下狱的。最后，黎哥莱脱立誓决定在那欺凌玑尔妲的人的身上复仇。

但是这时就显出了公爵怎样有着迷住女人的力量；玑尔妲居然为绑架她的人的性命担忧了，她恳求她的父亲饶恕他，她说："饶恕他吧，像我们想望上天的饶恕一样，"并且向旁边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敢说我是多么爱他啊！"

那时正当太平时代，人心日趋堕落，雨果所创造的是个玩视人生到处寻乐的花花公子；威尔第也就让他随着曲调飘荡——凡是他所唱的曲调都是愉快的、悠扬的、多情的。世上也正还有不少像这位公爵一样的人，也正还有不少像玑尔妲那样的女子，偏偏爱那样的公爵；而且不要忘了，还有另外的女子，像那只有画像挂在墙上，在戏中不露面的聪明的公爵夫人，她安然地在墙上望着一个弄臣要在她自己丈夫的身上报复，因为她丈夫凌辱了那个伏在驼背的父亲胸前哭泣的女孩子。

第三幕：是在明丘河畔的一个荒凉的所在。在岩石边上是一个面向观众的二层楼，已经破旧不堪，却仍在开着旅店。门上和墙上到处都是裂隙，屋里做什么，外边差不多没有看不见的。房子前面是大路和河，远处是曼图亚城。时间是在夜里。

房子是斯巴拉夫琪勒的，同他住在一起的是他的妹妹玛达琳娜。她是一个年青貌美的吉卜赛女子，她引诱旅客到旅店里来，然后把他们的财物抢劫，假如行刺比抢得的钱更多时，就把旅客杀了。可以看得见斯巴拉夫琪勒正在屋里擦他的皮带和磨他的

刀。

屋外面是黎哥莱脱和玑尔妲，玑尔妲对于绑架她的公爵总是怀恋难忘；驼背的黎哥莱脱故意把她带到这里让她亲眼看见公爵的用情不专。果然她看见公爵穿着军服顺着城墙走了过来。走下了城墙，进了旅店，叫了酒，并定了过夜的房间。他一面喝酒，一面把散在桌上的纸牌拈来拈去，口里唱着关于女人的歌——这就是那首著名的“女人善变”(La donna è mobile)。



这一首歌曲曾引起热烈的赞赏，听剧者往往再三要求重唱，差不多只要唱者肯唱，重唱多少遍听众都不会厌倦。但一般歌唱家为博得喝采擅加华饰，以至完全与作者的作风不符，也常常引起批评家的剧烈抨击。这首歌的本身极其适合公爵的性格，优美、活泼、轻浮、而且在以下剧情展开的过程中，这首歌随时都可很容易地记忆起来。

得了斯巴拉夫琪勒的指示，玛达琳娜迎上公爵的面前。公爵急切地向她表示爱意，她却故作羞态拒绝了他。这样引起了那段美丽的四重唱；参加四重唱的每个人的内心的情绪，都从音乐里表现了出来：公爵是急色儿，迫切地向玛达琳娜求爱，唱：“爱之骄子”(Bella figlia dell' amore)：



玛达琳娜笑着拒绝了他："我那求爱的先生，我看你是枉费心机。"



玑尔妲看见这种情况，大为灰心："唉，原来他是这样同我谈爱的啊。"



黎哥莱脱声言一定要复仇。

四重唱中开始唱的是公爵，玛达琳娜以嘲笑的口吻接了上来，然后玑尔妲发出了灰心的感叹，接着是黎哥莱脱决心报仇的恫吓声。第一段结束，四个主题交错重现。在歌声进行的当中，玑尔妲的短促的悲叹，曾两次达到最高潮。后来以切分音的节奏出现，更显得尖锐感人。全曲达到最美丽而富有戏剧性力量的高潮后，以微弱的尾声作结。

四重唱结束后，斯巴拉夫琪勒走了出来。他从黎哥莱脱的手里接过了刺杀公爵的酬金的半数，约好以口袋交出公爵的尸体时再付另外的一半。斯巴拉夫琪勒表示愿意负责把口袋抛到河里去，但是黎哥莱脱觉得这样不能满足他报仇的欲望，他要自己亲手把它抛到河里。

黎哥莱脱让他的女儿亲眼看到了公爵如何滥用爱情，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他把她送回家去，并且为了一劳永逸计，叫她改换男装，先出发到维罗纳去，他自己随后就到。

暴风雨即将来临；闪电四射，雷鸣殷殷，狂风悲号（有幕后的合唱形容着）。公爵低声向玛达琳娜耳语了几句，独自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他脱下了帽子，解下了剑，倒在床上，哼几句："女人善变"的曲子，不久就睡熟了。楼下玛达琳娜呆站在桌前，斯巴拉夫琪勒把瓶中的余酒喝了下去，两人相对无语地耽了片刻。

玛达琳娜被公爵迷住了，她开始为他的性命求情。外面狂风暴雨大作，闪电清楚地从天空掠过。雷声震耳，大风咆哮着，雨如水注一般地倾落。在这样天地震动的恐怖里，而且是在夜里，玑尔妲好像被磁石吸引一般地来到了她那不忠实的爱人的所在。从墙缝里她可以听到玛达琳娜在斯巴拉夫琪勒面前为公爵的性命求情；玛达琳娜出主意说："等那驼子来交钱时，把他杀死就是了。"但是刺客也同盗贼一样地是讲信义的，斯巴拉夫琪勒不愿意欺骗他的顾主。

但是玛达琳娜仍是一味地向他恳求。好了，斯巴拉夫琪勒同意给那美貌的青年一个活命的机会了，如果在午夜以前有男人来投宿，他就把那人杀死，放在口袋里，替代玛达琳娜的那个暂时的情人。

钟声响了，是午夜前的半点钟，玑尔妲穿着男装，她决心去救公爵的性命——牺牲自己的性命以挽救他的性命。她在敲门，屋里顿时为惊慌的气氛所笼罩，但只是一刹那，什么都预备好了。玛达琳娜把门打开了，随着跑上前去把外面的门关起。玑尔妲走了进来，在黑暗中，她的人影在眼前刚刚现出，就听得一声

梗塞的呼声，随后，一切都埋葬在黑暗与沉寂中了。

暴风雨已渐见平息，雨已停了；闪电只是一阵阵地出现，雷声很遥远，而且是间断的。黎哥莱脱走了回来，"终于我报仇的时间来到了！"午夜的钟声在响着，他敲了刺客的门。斯巴拉夫琪勒把口袋交给了他，接收了所欠的酬金，退回到屋里来。黎哥莱脱注视着那个口袋，叹道："这口袋做了他的殓衣！"夜的天空已经渐渐明朗起来，他需要赶快把它投下河去了。

在旅店的第二层楼上走出一个人影来，沿着城墙，向曼图亚城走动着。黎哥莱脱正在开始拖动那装着尸体的口袋。忽然，在夜的静空里飘起了那首耳熟的歌曲——"女人善变"。

那人正是公爵。黎哥莱脱愤怒地把口袋扯开，但见里面所装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她一息奄奄，尚能喃喃低语："我太爱他——现在我替他去死。"她同她父亲唱了一段永诀的二重唱。

驼背的父亲伏在他被害的女儿的尸体上，管弦乐里又响出了孟特罗内的诅咒，恶人到底得到了他的报应。

雨果的原作《国王取乐》第一次上演之后，因政治关系，在法国禁演。雨果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的弄臣特里布莱（Triboulet），国王在剧中当然也是主要人物之一；另外一人则系圣·瓦利埃（Saint-Vallier）的写照。欧洲1848年以来，革命风炽，在舞台上表演包含国君的这样荒淫的故事当然是不安全的。为了避免这些纠纷起见，所以意大利的剧词作家就把这故事的地点改在曼图亚，用黎哥莱脱替代特里布莱，公爵替代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孟特罗内伯爵替代圣·瓦利埃。

游　吟　武　士
(Il Trovatore)

（四幕歌剧）

作曲：威尔第

作词：卡玛那罗(Salvatore Cammanaro)；根据加特雷斯(Antonio Garcia Gatteerez)作的西班牙剧本写成。

首次上演：1835 年 1 月 19 日在罗马阿波罗剧场。

人物：鲁那伯爵 (Count di Luna)——阿拉贡一青年贵族…………………………………………男中音

费兰多(Ferrando)——鲁那伯爵的卫兵队长……………………………………………………男低音

曼里柯 (Manrico)——比斯开王子部下的长官，阿苏切娜的假想子………………………男高音

鲁伊斯(Ruiz)——曼里柯的卫兵…………男高音

吉卜赛老人…………………………………男中音

女公爵丽昂诺拉 (Duchess Leonora)——阿拉贡公主的官女……………………………女高音

伊奈斯 (Inez)——丽昂诺拉的亲信………女高音

阿苏切娜 (Azucena)——比斯开地一吉卜赛女子……………………………………………女中音

鲁那伯爵的部下，曼里柯的部下；信差，狱卒，兵士，尼姑，吉卜赛人等。

时代：十五世纪

地点：比斯开(Biscay)与阿拉贡(Aragon)

《游吟武士》的剧词通常被认为是极可笑的作品；这部歌剧之所以能受人欢迎，一般则认为应全归功于威尔第的始终一贯、悠扬动听的乐曲。

实际讲起来，这部歌剧的故事有很多地方虽然似乎是嫌杂乱了一些，但是，听了威尔第所谱的音乐，即使对剧情不大清楚的人，也会感到有些场面实在动人。这是一部极生动、极自由地发展着的歌剧。在这里面充分表现着作者用旋律表现戏剧的天才。他甚至于采取了玛祖卡舞曲(mazurka)与圆舞曲的节奏，展开了极富情感、极有剧的效力的旋律。总之，《游吟武士》的音乐，自然而生动；故事上的可笑的、繁冗的、不可理解的地方，都被毫无惮忌的音乐的迈进扫尽了。这是威尔第四十岁的作品，那时他的创作力正处于壮盛的时期。

《游吟武士》的故事之所以显得混乱，最主要的原因是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是假定在开幕前发生过的。开幕前所发生的事迹，统由鲁那伯爵的卫队长费兰多于开幕后叙出。本来在舞台上用口语叙述已不易给人清楚的印象，如今用唱来叙述，可以说更是毫无效果。假如听众能听出费兰多所唱的是些什么事情，那么后来的剧情也不致如坠入五里雾中了。

假定在开幕前所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刚刚死去不久的鲁那老伯爵，有两个年纪差不多的儿子。当他们尚在婴儿时代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在伯爵宫中的一间屋里，一位褓姆看着他们睡熟了。一个吉卜赛老媪偷偷走进屋子，靠在摇篮旁边，望着那个比较年幼的儿子——名叫加尔西亚(Garzia)，虽然一经发现就把

她驱走了，但从那日起，那孩子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大家都认为是受了那老媪的蛊惑，于是就去追寻她，结果把她捉到，放在柴堆上活活烧死了。

老媪的女儿阿苏切娜，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吉卜赛女子，怀里抱着她自己的孩子，她亲眼看见自己母亲的惨死，她发誓要为她复仇。第二天的夜里，她就偷偷跑到伯爵的宫中，从摇篮里把鲁那老伯爵的幼子攫走，她急忙地跑到刑场上来。火仍在燃烧着，她想把那孩子抛到那吞没了她母亲的火焰里去；但是想起了她目睹的母亲烧死的惨状，她的神智几乎昏厥，仓皇中把自己的孩子抓了起来，抛进了火焰；老伯爵的儿子反因此得以苟全性命。

阿苏切娜的复仇当时虽受挫折，但她复仇的念头并未全消。她抱着小伯爵跑回到她的族人当中，她的秘密一直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她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地抚养大了，这就是名叫曼里柯的游吟武士。她相信终有一天，这孩子会在他自己的家族身上替她复仇的。

歌剧开始时，曼里柯已经长大了；阿苏切娜的年纪已经相当老了，脸上已有了不少的皱纹；但是报仇的心却依然未死。老伯爵已经死去，把爵位和财产全留给他的唯一继承人，其长子，歌剧中的鲁那伯爵。关于他的幼子，虽然在火刑场的周围曾经找到婴儿的骨骼，他始终怀疑他是否真的已死。

全部歌剧分四幕，每幕各有一个标题：第一幕："决斗"(Il Duello)；第二幕："吉卜赛人"(La Gitana)；第三幕："吉卜赛人之子"(Il Figlio della Zingara)；第四幕："刑罚"(Il Supplizio)。

第一幕：在阿利亚费里亚(Aliaferia)宫殿的大厅里。有一扇门通到鲁那伯爵的房子。在夜间，卫队长费兰多与伯爵的扈从在

门口附近依墙站立，背景有武装的士兵在戒备着，因为那天夜间鲁那伯爵想捕捉一个无名的游吟武士；他曾数次遇到那武士在宫中的花园里向丽昂诺拉女公爵唱夜曲；而伯爵自己是深深恋爱着丽昂诺拉而尚不曾得到她的垂青的。

扈从们鹄候那武士的出现已经很久了，开始觉得厌倦，他们恳请费兰多为他们讲述伯爵的弟弟被攫的故事。费兰多在他的故事曲中讲述道："有一个吉卜赛老媪"(Abbietta zingara.)。

费兰多唱的可怕的故事曲，再加上恐怖的合唱声，形成了这歌剧的开端。为一个像费兰多那样的不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场面的确已是非常动听的了；不过威尔第在这一部歌剧中大概是比在其他任何作品都浪费了他的旋律的。

布景变换到宫中的花园里，有一边是一排大理石的台阶，一直通到丽昂诺拉的住室。乌云遮蔽了月光，丽昂诺拉与伊奈斯都在花园里。从丽昂诺拉和伊奈斯的对答中可以晓得丽昂诺拉爱上了那无名的、英俊的武士。那武士最近参加比武大会，曾获得一切比赛的冠军，她曾亲手颁给他胜利的荣耀。她知道她爱他的心，已经得到了报偿，因为夜晚她曾听到那武士在她的窗前歌唱。在丽昂诺拉叙述她的心曲时，她唱了两首独唱曲，第一首是富于浪漫色彩的"夜深沉"(Tacea la notte placida)。



随后唱的是悠扬悦耳的"这样的爱"(Di tale amor che dirsi)，末尾附华丽的装饰句。



丽昂诺拉与伊奈斯一同登上了台阶，走回宫中。鲁那伯爵走进了花园。他刚刚走进来，就听见那武士的歌声随着诗琴声从附近的丛林里发出，唱的是一首抒情曲“寂寞的大地上”(Deserto sulla terra)。



丽昂诺拉从宫中走出，把伯爵误认为是她所怀念的游吟武士，急忙跑上前去迎他。这时月光刚好从云中透出，她看见一个带面具的人影，认出那才是她的爱人，又转回头来走向那武士的面前，那武士把面具除掉，露出他本来的面目，原来是曼里柯。他是比斯开王子的部属，在阿拉贡是应受拘捕的。众卫士立刻拔剑向他逼来；这时有一首情绪激昂的三重唱——“妒嫉的火燃坏了的爱情”(Di geloso amor spezzato)。这是伯爵开始所唱的：



丽昂诺拉唱：“且暂时忍住气愤”(Un istante almen dia lo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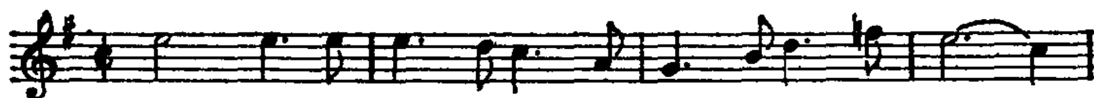
后来，伯爵与曼里柯一同奔去决斗，丽昂诺拉惊慌过甚，以至晕倒。

第二幕：吉卜赛人的营房。在比斯开境内一座山的山脚有一幢破旧的房子，房的内部有一部分暴露在外；屋内有一大堆柴火在燃烧着，天色已渐渐亮了。

阿苏切娜坐在火旁，曼里柯裹着大衣，正在褥上躺着；他的

盔帽在他的脚边，他的手里拿着剑，他两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在他们的周围，一堆一堆地坐着一些吉卜赛人。

这部歌剧既系以几乎不间断的旋律组成的，所以，在第二幕一开始就有两首著名的曲子，很快地连续出现，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事。两首名曲中，先出现的是“打铁合唱曲”(Anvil Chorus)。



众吉卜赛人挥着他们的铁锤击在金属的砧上，敲出音乐的节奏来。他们一面唱着，一面锻炼他们的铁器。合唱后紧接着是阿苏切娜唱出的名曲：“火焰上升”(Stride la vampa)。



老年的吉卜赛女子以神秘的声调，含着仇恨的激愤唱出了她母亲的死的故事。众吉卜赛人围在她的周围静静地倾听。当她唱完后，她低声对曼里柯说：“你要替我复仇啊！”

舞蹈班因为这部歌剧里并没有正规的舞蹈穿插，常常利用这一场的音乐加上舞蹈。吉卜赛人唱着合唱向远处散去，他们的歌声逐渐在远处消逝。



阿苏切娜怀着激愤的感情，把火刑场的惨剧歌唱完毕，管弦乐的伴奏与她的歌声融洽配合，形容出她所回忆的景况。从她的话里，曼里柯自然而然地会怀疑到自己究竟是否真是她的儿子。她窥出他的怀疑，立刻加以解释和掩饰；她说他未免过于多虑，并说最近佩蒂利亚地方比斯开军与阿拉贡军交战时，传说他已阵

亡，她不是曾去寻找他，并把他疗养复原的吗？

原来阿拉贡的军队那时是由鲁那伯爵统帅的，而最近在伯爵宫中的花园里，伯爵与曼里柯决斗，曼里柯击败了伯爵——那吉卜赛人问曼里柯，为什么这次他反而饶了那伯爵的性命？

曼里柯用一首雄壮而勇敢的曲调，唱出了他的答案："一场恶战"(Mal reggendo all'aspro assalto)；但曲末以*pp*(甚弱)作结；那时他说伯爵的性命在他的掌握中，只要他再一击就可以把他的性命解决，但恰在这时，好像一缕来自天上的声音，叮嘱他饶恕伯爵的性命；虽然曼里柯同伯爵都不知道对手是自家弟兄，但在心理上于不知不觉中曼里柯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阻。这种涉及心理问题的地方，在意大利歌剧剧本中是很少见的例子；所以事出突然，没有熟悉这部歌剧的情节的人，遇到这种情形，就很容易感到莫名其妙。

鲁伊斯走了出来，他是比斯开王子遣来的使者。他带了王子的命令，叫曼里柯率领军队坚守卡斯特略阵地；同时报告曼里柯，说丽昂诺拉以为他在佩蒂利亚阵亡，已经将要进宫堡附近的尼庵削发为尼了。

布景换成了修道院的拱廊。那时是夜间。伯爵同他的部属都穿着斗篷，由费兰多领路，悄悄地前进着。这是伯爵的计划，他要在丽昂诺拉未做尼姑前把她抢走。他在"她微笑里的光辉"(Il balen del suo sorriso) 一曲中抒写出他对她的慕爱。这曲子可以说是在意大利歌剧中男中音独唱曲最纯洁美丽的一首了。



紧接着是一段进行曲拍节的咏叹调："临到我遭殃的时刻"

(Per me ora fatale)；也是由伯爵独唱的。



从修道院里传出来尼姑们的合唱。丽昂诺拉、伊奈斯、还有一些别的宫女一同走了上来。她们正是要穿过拱廊向修道院走去，伯爵上前拦阻了她们。但是在他还未捉到丽昂诺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站在了他们的中间；那人就是曼里柯。同曼里柯偕行的还有鲁伊斯和他的部下；伯爵的计划遂告失败。

丽昂诺拉原以为曼里柯已经死去，如今看见他站在自己面前，不禁喊道："我还能相信我的眼睛吗"（E deggio! e posso crederlo?）

第二幕以丽昂诺拉、曼里柯与鲁那伯爵的三重唱与大合唱作终曲。

第三幕：鲁那伯爵的营地。他的军队已围住了卡斯特略城，而丽昂诺拉已经被曼里柯安然地带到城中去了。费兰多与他的军队唱着下面这样精神的合唱曲：



伯爵从他的营帐中走出，他向下注视着敌人的阵地。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原来兵士捉到了一个在营盘附近潜行的吉卜赛女子；那女子就是阿苏切娜。伯爵盘问她时，她唱道："穷而无怨"（Giorni poveri vivea），说明她是一个穷苦的流浪者，并没有图谋不轨。阿苏切娜以为自己已经头发斑白，满脸皱纹，一定没有人可以认得出她来，却不料逢到了费兰多，他眼力特别敏锐，仍然认识她就是当年为母报仇而把伯爵的小弟弟抛进火焰中的人。但

阿苏切娜始终不肯承认，在她情急的时候，竟喊出曼里柯的名字来。她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呼喊，要他赶快来拯救她。伯爵听到这些话，越发愤怒，遂下令把她关在牢里，等待用火刑把她烧死。她被拖走了。

布景改换了，是在卡斯特略礼拜堂隔壁的一个大厅里。丽昂诺拉唱着美丽的抒情调："爱——至上的爱"（Amor-sublime amore），她将要成为曼里柯的新娘了。

这首歌曲的恬静与次一场面的喧杂，刚好形成尖锐的对比，所以在形成下面一场堪称意大利歌剧中最著名的一段歌剧的高潮上，这曲子是有着相当的作用的。

刚刚在曼里柯拉着丽昂诺拉的手步上礼拜堂的祭坛时，鲁伊斯仓皇地跑了进来，报告阿苏切娜被围城的兵捉去，而且即将被火刑烧死。从卡斯特略堡垒的窗口已经看得见那面火在燃烧，若稍稍迟延，她的性命就不保了。曼里柯松开了新娘的手，拔出了剑，把他的部下号召起来，唱道："柴堆上火焰熊熊，可怕的景象"（Di quella pira l'orrendo foco），他率领了部下，驰往拯救阿苏切娜。



唱到："如若失败，与你同死"（O teco almeno,corro a morir）一句时，有一个音高到上加二线的C（c^3）。



这是歌唱家显本领的地方，有些人认为这种写法未免庸俗而夸张，但有这样的音的确为这首曲子增加了不少的力量，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而且我们应该晓得，在原谱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 c^3 音，威尔第并没有什么责任，这音是某一个男高音歌唱家所采用的，他发现这个地方用这个音一定效果很好，经试用的结果大告成功；以后于是竟成为定例。到现在，如果男高音歌唱家按威尔第所写的谱子：



唱出，即认为已足，就必定没有人要听他唱了。

美国发声研究家米勒博士（Dr. Frank E. Miller）曾用一种构造复杂而精密的仪器，为卡鲁索唱这个 c^3 音的延续时声音的振动摄影，记载下他发声器官的实际运用情形。根据记录他的声音可以延续至五十八呎，我们如因此就说他的 c^3 音有五十八呎长，当然不一定正确，不过这样的记录，至少可以作为他发声优异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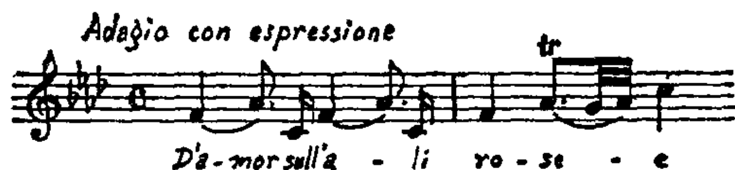
有些时候，歌唱家不能唱到 c^3 也要扮演曼里柯，或在壮年时曾能唱到 c^3，后来就唱不到那样高了，仍要保持他已得的荣誉，唱这曲子时就不免施行移调了。因为这种情形下，歌唱家一定把它移调，使 c^3 音变成降 b^2 音，整整降低一全音，唱起来容易得多了。男女歌唱家一到衰老的时期，把太高的歌剧谱加以移调是很常见的事；因为他们虽然黄金时代已过，总还可以到处来几次临别纪念的演唱，他们只要到时往舞台的前面走进一步，带着一副很老练、很有把握的神气，表示吃力的表演的时机到了，装出很卖力气的样子，把已经移好调的声音轻而易举地唱出来，台下早已有他们的群众在大喝其采了。但是不要忘了，虽是唱起来不曾

费力，可是吃力的样子还是非做出来不可；因为唱这一首歌曲的c^3而不面红耳赤，恐怕就无人相信他唱的是c^3了。

第四幕：曼里柯突围去救他母亲的计划完全失败了；他的部下都被击溃，他自己被掳，监禁在阿利亚费里亚牢塔里，阿苏切娜也在同一处拘禁着。这一幕的布景是阿利亚费里亚宫的厢房，在犄角的地方有一座塔，窗口钉着铁柱子。在夜间，天色黑暗而有云。

丽昂诺拉同鲁伊斯一同走了出来。鲁伊斯指给丽昂诺拉监禁曼里柯的地方，然后就退下去了。丽昂诺拉戴上了一个装有毒药的指环，她准备于被逼不得已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毁灭。看起来，她是想好了一条最后的计策。

曼里柯不知道她已经走近了他。她的眷恋已经先飘到了他的身边，她唱道："乘着爱的玫瑰色的羽翼"（D'amor sull' ali rosee）。



后来由幕后的合唱唱起"Miserere"。



以这凄凉的诵经的歌声作背景，丽昂诺拉发出伤心的呼声来：



塔里传出来曼里柯的歌声："唉！死期为何迟迟耽延"(Ah! che la morte ognora)。



有一句特性最强的句子(在《茶花女》和《爱伊达》中也有与这类似的句子)：



过于熟悉的东西往往令人厌弃，但是《游吟武士》中的"Miserere"虽久已成家喻户晓的熟调，在剧中如唱得好，仍不失其固有的效果。狱卒往往在这一曲唱过后，把曼里柯从塔里领了出来，让他与台下热烈喝采的人相见，而站在他身边的丽昂诺拉却假装看不见他。这是演旧式歌剧中常常遇到的可笑的地方。

伯爵走了出来，与丽昂诺拉相遇，丽昂诺拉答应同他结婚，只要他肯释放曼里柯。伯爵爱她情深，同意了她的条件。这时丽昂诺拉唱了一首独唱——"看这辛酸的泪"(Mira, di acerbe lagrime)，接着是她同伯爵唱的二重唱。伯爵并没有疑惑到曼里柯一旦被释，丽昂诺拉会吃下她藏在指环里的毒药来逃避与她憎恨的人结婚的。

布景换成了塔的内景。曼里柯与阿苏切娜同唱了一曲悲凄而美丽的二重唱："回到我们的山上去"(Ai nostri monti)。





丽昂诺拉上，叫曼里柯逃走；但他怀疑她为他赎身所付的代价。他的疑心被她证实了：她早已把藏在指环的宝石下面的毒药吞下，药力立刻发作；她觉得已经不久人世。那时阿苏切娜在睡梦中，不住地喃喃自语："回到我们的山上去"。

鲁那伯爵来了，发现丽昂诺拉死在她爱人的怀抱里。他命令部下即刻把曼里柯带到火刑场，绑在柱子上，并把阿苏切娜拉到窗口，使她亲眼看到她的假儿子的死。

"什么都完了！"鲁那伯爵感叹着；那时执行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受牺牲的是你自己的弟弟啊！"那丑老妇尖声地叫道："母亲啊，我已为你报了仇！"她倒在窗口下面。

"可是我还活着呢！"伯爵喊道。

全剧在恐怖悲惨中结束。

茶 花 女
(La Traviata)

（三幕歌剧）

作曲：威尔第

作词：皮阿威；根据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的戏剧《茶花女》(La Dame aux Camelias) 写成。

首次上演：1853年3月6日在威尼斯芬尼司大戏院。

人物：阿尔弗莱德(Alfredo Germont)——薇奥列塔的
　　爱人 ……………………………………………男高音
　乔治·亚芒 (Giorgio Germont)——阿尔弗莱德
　　的父亲 …………………………………………男中音
　加斯东 (Gastoné de Letorières)…………男高音
　杜弗男爵 (Baron Dauphol)——阿尔弗莱德的情
　　敌 ………………………………………………男低音
　欧比尼侯爵 (Marquis d' Obigny)………男低音
　格伦威尔医生(Dr. Grenvil)………………男低音
　约瑟夫 (Giuseppe)——薇奥列塔的仆人…男高音
　薇奥列塔(Violetta Valery)——一个妓女……
　　…………………………………………………女高音
　弗洛拉 (Flora Bervoix)——薇奥列塔的友伴…
　　…………………………………………………女中音
　阿尼娜 (Annina)——薇奥列塔的亲信……女高音
　　薇奥列塔与弗洛拉家中的男女宾客；仆役，
　　舞者，斗牛者，吉卜赛人等多人。

时代：路易十四时

地点：巴黎及其附近

1853年《茶花女》在威尼斯上演，结果相当失败。其失败的原因可有种种：原来小仲马的《茶花女》是近代生活的描写，所以演出时多穿时装。皮阿威写的歌剧剧本仍用近代装，看惯了以旧事为题材，穿起"戏装"演出的歌剧的观众，自然是有些不习惯。但这部歌剧失败的主要原因，实在是在歌唱家的身上。第一次上演时，扮演阿尔弗莱德的格拉齐亚尼(Graziani) 的喉咙是发嗄音的；扮

演薇奥列塔的萨尔维妮(Salvini-Donatelli)，身体非常肥胖，所以等她演到因患肺病而死的一场时，观众就觉得非常可笑了。瓦雷西(Varesi)是饰乔治·亚芒的男中音歌唱家，一直到第二幕才出场，而且在剧中并不怎么重要，虽然有一段动人的独唱曲，但是瓦雷西总觉得不值得由他来扮演，所以根本没有卖力气。从威尔第的信札里，我们也可以找出他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具有十分的自信力的，只可惜毁在一般演员的手里。

一年以后，同一歌剧在同一城市再度演出时，原来评它是失败的，现在又赞它是成功的了。但是这次剧情所取的时代已与原剧不同，退到路易十四世的时代，服装也按着时代改换了。虽然，到了现在，服装任主角自由选择的情况，实无甚于这部剧的。以往著名的歌唱家们，如帕蒂和森布里赫都穿过近代的晚装；所以扮演这剧的女主角的歌唱家简直可以随便按自己的意思决定穿什么服装。同时阿尔弗莱德可以穿路易十四时代的服装，也可以穿近代的燕尾服，甚至于也可以采取折衷的办法，上身穿燕尾服，现代的背心，下面穿盖膝的短裤，加上黑色长统袜。甚至于还有更复杂一些的样式。总之，在现代歌剧中认为不合理、应在禁忌之列的这类的情形，在旧式歌剧中却不大在乎，只要旋律丰富，演唱精采，其余的都可以不顾了。

第一幕：在薇奥列塔家客厅里。背景是一扇通往另一间客厅的门，两边还有旁门。左边有个壁炉，上有一镜。在屋子的正中有一张餐桌，上面摆设着丰富的筵席。薇奥列塔坐在一张卧榻上正同格伦威尔医生和几个朋友谈话。其余的人在招待陆续到来的客人，其中有杜弗男爵，还有男爵手上挽着的弗洛拉。

歌剧以轻快的集体歌唱开始。薇奥列塔本来是一个妓女，她的房子是闹酒的场所。宴会开始不久的时候，同阿尔弗莱德偕来

的加斯东告诉薇奥列塔，他的朋友如何地钟情于她。薇奥列塔表面上淡然置之，但内心显然颇为阿尔弗莱德的挚爱所感。同时，在这一场中，薇奥列塔的身体已开始显有肺病的征候，随着剧情的展开，她的肺病也逐渐厉害起来。

这一幕里最先的独唱是阿尔弗莱德的活泼的“饮酒歌”，薇奥列塔跟着他唱，每节后并加入合唱，开始的曲调是“欢饮杯中酒”(Libiamo ne'liete calici)。



隔壁的客厅里传出来奏乐的声音，众宾客都向那边走去。薇奥列塔待要跟上前去，忽然咳嗽不止，倒在一张沙发上休息。阿尔弗莱德也滞留下来，她问他为什么不跟着旁人一同走，阿尔弗莱德乘机倾诉他对她的爱慕之情。起初她还把他的话拿来取笑，后来她的态度变得严肃一些了，她已感悟到他对她钟情之深了。他爱她已有多久了呢？已经一年了——他回答说。他唱道：“一个幸福的日子”(Un di felice eterea)。在这首曲子里，“怀着的爱情在悸动”Di quell' amor ch' e palpito)一句的音乐，后来薇奥列塔在她唱的“Ah fors' è lui”一曲中曾经重复；这种复唱的情形，和在前面“饮酒歌”中的情形是相仿佛的。

威尔第好像是要在他的音乐中表示出阿尔弗莱德的真情感动了薇奥列塔似的，起初她复唱他的“饮酒歌”，现在好像是心声的回响似地她又复唱了以她为对象的他的爱的颂歌。

等众宾客与阿尔弗莱德都走了，她完全沉溺在遐想里，她的心第一次受到感动；她唱了“也许灵魂所渴望的就是他”(Ah fors' è lui che l'anima)：



接着她复唱着阿尔弗莱德适才对她唱过的句子。忽然间她的态度又转变了，好像觉得象她那样的女子是不能再希望长久的爱情似的，任性地唱起了“还是永远自由地追逐快乐吧”（Sempre-libera degg'io folleggiare di gioja in gioja）。第一幕以这首独唱作结。



第二幕：巴黎附近的乡村房屋的楼下客厅里。薇奥列塔为了阿尔弗莱德已经抛弃了她以前的奢华生活，同他住在这个乡下地方。阿尔弗莱德穿着猎装进来，他为终于占有薇奥列塔而高歌：“我精神欢腾”(Di miei bollenti spiriti)。

从薇奥列塔的女仆阿尼娜那里，他知道在乡下的用度实在远过于薇奥列塔所告诉他的，这简直不是他的经济能力所能维持的，她常常卖掉自己的珠宝以贴补家用。他听了这些话，立即来到巴黎，想法赚钱来弥补她的损失。

他刚刚走后，薇奥列塔回来了。她接到弗洛拉一封信，邀她去参加那天夜间在她家的宴会。她觉得很可笑，再回到她以前那种生活环境里去，即使是一夜的工夫，她都不愿去。正在这时，一位客人来了，她起初以为来的是她预料中的一个作生意的人，没有想到来的却是阿尔弗莱德的父亲。他那副尊严的面孔，他那种有礼貌而拘束的举止，立刻使她感到十分的惶恐，她已预料到她必须与她所爱的人分离了，她感到可怕的刹那已经逼近。

阿尔弗莱德的父亲——乔治·亚芒——劝她与阿尔弗莱德分离有两种理由：一是关系阿尔弗莱德事业的前途，因他与她同居而生活颓废，前途必受影响；另外一方面又关系他们家庭的幸福；受连累的不止是他的儿子，并且还有他的女儿。乔治·亚芒称赞他那个女孩子说："像天使般的纯洁"（Pura siccome un angelo）。



他说如果他们两人私通的丑事再继续下去，他的女儿同另一青年已议定的婚约也要受影响了。在这部歌剧里，和在小仲马的戏剧里一样，这位女主角所以能那样深刻地博得人的同情，原因就是她徇了别人的请求，而牺牲了自己；她明知自己的前途也有很大的不幸等待着她，足以增加她的病势，足以促她早死，但是她毫无顾忌，而且，真的，甚至于觉得从死里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她不能立刻让步，她恳求，想博得别人的怜悯，她唱："唉，你不知道"（Non sapete）。

最后她答应了："告诉你的女儿吧"（Dite alla giovane）；后来又说："命令我吧"（Imponete）；最后她说："我快死了——但愿在记忆里"（Morro—la mia memoria）。

乔治·亚芒去后，薇奥列塔写了一封信，拉铃把阿尼娜召来，把信递给了她。从那女仆见了信上的地址脸上惊讶的神气看来，可以晓得她是写给弗洛拉的，而且可以揣测到她是应了她的邀约。阿尼娜走后，她给阿尔弗莱德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她要重理旧业了，她想要找杜弗男爵供养她。阿尔弗莱德这时走了进来，她把信遮盖起来，没有让他看见是写给谁的。阿尔弗莱德告

诉她，说他听说他的父亲要想来把他们两人劝开，并叫她假装已经走了，免得他们父子讲话时有种种不方便。她滴着辛酸的泪同他告别了。

阿尔弗莱德独自留在家里，他随便捡起两本书来，无精打采地拿着。一个信差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薇奥列塔的笔迹。他把信封拆开，他开始读信；但是看了信中的话使他颤抖欲倒；刚好这时，他的父亲安闲地从花园里走了进来，向他张开两臂。自以为是被女人出卖了的浪子伏在慈父的怀里了。

乔治·亚芒唱了一曲独唱“从普罗文察的海上，陆上，把你的心给引去”(Di Provenza il mar, il suol chi dal corti cancello)，他想抚慰他的儿子所受的重大打击。



几乎昏厥的阿尔弗莱德站了起来，无力地向周围望着。他看见了弗洛拉的信，看了一下信的内容，他立刻断定薇奥列塔抛弃了他，重度旧日生活；他想到她第一次跳进浮华的漩涡，必定是在弗洛拉的宴会上。

“我必须赶紧追到那里去报复一番。”他愤慨地说；于是匆匆出发了，他的父亲在后面追随着他。

布景换成了一间陈设豪华、灯火辉煌的客厅，这是在弗洛拉的家里。宴会正在热闹进行中，这里有吉卜赛女子的舞蹈，她们且舞且歌，唱着：“我们是吉卜赛的少女”(Noi siamo zingarelli)。

加斯东与他的朋友装做斗牛人，也参加了歌舞。这是一个很快活的场面，在这个场面里进来了阿尔弗莱德，不久又跟着来了杜弗男爵和挽着他的手臂的薇奥列塔。阿尔弗莱德进来后，在赌

牌的桌前坐下，他一直赢着钱。他不觉叹道："情场失意，赌场得意！"薇奥列塔听了急忙躲开了他；可是杜弗男爵却显然非常生气，幸亏薇奥列塔竭力劝阻，他才没有发作起来。男爵假做毫不在乎的样子也走近赌桌，与阿尔弗莱德赌博，结果阿尔弗莱德又赢了大量的钱。一个仆人走了上来，宣称酒席已经备好，请大家入座，男爵的败局才因此解了围。众宾客都跑到隔壁的客厅里去了，舞台上空了片刻。

薇奥列塔走了出来，她要同阿尔弗莱德谈话。阿尔弗莱德来了，她恳求他离开此地，因为她恐怕男爵生起气来要和阿尔弗莱德决斗。阿尔弗莱德以她的顾虑为无耻，咬定说她是怕男爵。还不是为了杜弗男爵，她才把阿尔弗莱德抛弃的吗？薇奥列塔满腹的苦衷，几乎要脱口而出的时候，她又想起了她曾答应老乔治·亚芒的话，于是她承认了她是爱男爵的。

阿尔弗莱德拉开酒兴正浓的隔壁客厅的门，大声喊道："你们到这里来啊！"

众人一拥而出地都来了。薇奥列塔几乎要晕了过去，她靠着桌子在勉强支持着。阿尔弗莱德当面把她痛骂一顿。最后为偿还在巴黎乡下同居时她所化费的钱，他气愤地把赌博赢来的钱全部抛在她的脚下。她晕倒在弗洛拉与格伦威尔医生的手臂间。

老年的乔治·亚芒进来找寻他的儿子；只有他明了其中的实情，但是为了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他不能道破真情。这一幕以一段极富戏剧力量的重唱曲作结；在其中薇奥列塔唱到："阿尔弗莱德，阿尔弗莱德，我爱你之深，非你所能测"(Alfredo, Alfredo, di questo core non puoi comprendere tutto l'amore)。

第三幕：薇奥列塔的卧室。舞台的里面有一张床，床上挂的帐帷有一部分是扯开的。窗子的里面是用百叶窗关起的。靠床边

有一张榻，上面有一瓶水，一只玻璃杯，并有各种药品。屋子的中间是一张梳妆台和一张睡椅，旁边有一张茶几，上面有一盏燃着的台灯。左边是壁炉，炉里有一点火。

薇奥列塔醒了，她以微弱的声音喊着阿尼娜。阿尼娜惺忪地爬了起来，把百叶窗开了，向窗外看了一下，街上的人正在忙着准备过狂欢节呢。格伦威尔医生来到了门前；薇奥列塔勉强想要起床，却又倒了下来，后来由阿尼娜扶着慢慢地向睡椅走着。医生立刻跑上前去帮助她；阿尼娜把枕头围在她的身边。医生很高兴的样子对薇奥列塔说她极有痊复的希望；但是他临走的时候，却轻轻告诉阿尼娜说薇奥列塔至多只能活几小时了。

薇奥列塔接到乔治·亚芒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已把她的牺牲告诉阿尔弗莱德，并已关照他尽早赶到她的床边。但是，她总不敢再希望他会赶得上见她了，她已感到死的逼近，她叹息道："永诀了，快乐的梦"(Addio del passato)。这首曲子唱完时，宛如由一个原来轻薄而现在净化的灵魂的深处发出来的叹息。



一阵狂欢节酒徒的快活的合唱从街上传来。阿尼娜把薇奥列塔给她的一点钱当做布施在街上散完了，从街上回来，她的神气很紧张。薇奥列塔早有预感，她看透是甚么用意了，阿尼娜已经遇见了阿尔弗莱德，他就在门外，等候招唤。将死的薇奥列塔立刻催阿尼娜叫他进来。只片刻的工夫，他已把薇奥列塔抱在怀里。死的将临已被忘掉了，再没有甚么会使他们分离了；他们即将离开巴黎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住下。他们唱"巴黎，可爱的，我们将离去"(Parigi, o cara, noi lasceremo)。



但是，一切都太迟了，死神的手已追近那女人的眉睫。“天啊！这样年轻就死了”(Gran Dio! morir si giovane)。

阿尔弗莱德的老父同格伦威尔医生走了进来，没有一点办法了。那折磨着脆弱的身躯的咳嗽已经停止，那个失足的女人已经死去了！

《茶花女》不仅与《游吟武士》在同一年上演，而且《茶花女》是自《游吟武士》在罗马首次上演日(一月十九日)至三月六日间写成的；据说全部费时仅四星期，且有一部分时间威尔第还从事《游吟武士》的修改。由此足见威尔第创作力的强大，并能在短期间完成《茶花女》那样美丽的歌剧。这还不足为奇，最重要的是他能产生一部与《游吟武士》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在《游吟武士》中充满着爱、恨和复仇，所取的场面也都是刺激这类情绪的所在，如宫中的花园、堡垒、牢狱等。《茶花女》则取景于客厅中，音乐与环境相吻合，时而活泼，时而悠扬；如有激动的情感，却是悲哀忧郁之情。

假　面　舞　会

(Un Ballo in Maschera)

(三 幕 歌 剧)

作曲：威尔第

作词：索玛 (Somma)；根据斯克里布 (Scribe) 为奥柏

(Auber)所写的剧词写成。

首次上演：1859年2月17日在罗马阿波罗剧院。

人物：理查德(Richard或Riccardo)——瓦维克(Warwick)伯爵、波士顿长官；或奥利瓦(Olivares)公爵——那波利长官……………………男高音

阿美莉雅(Amelia或Adelia)………………女高音

莱恩哈特(Reinhart或Renato)——理查德的秘书，阿美莉雅的丈夫……………………男中音

萨米埃尔(Samuel)
汤　姆(Tom或Tommaso)} ——理查德的仇人………… 男低音

奥斯卡(Oscar或Edgardo)——仆役………女高音

乌尔里卡(Ulrica)——女黑人，星相家…女低音

西尔万(Silvan)——水手…………………女高音

审判官一人，阿美莉雅的仆人一人，民众，卫兵等多人；叛党，假面人，舞伴等多人。

时代：十七世纪末叶或十八世纪中叶

地点：波士顿或那波利

在这歌剧剧词的英译本上有下列附注："威尔第的《假面舞会》原剧词作者的取景是欧洲某一城市，但经政府检查认为不妥，大概是因为剧情含有因背叛行政当局而获得成功的事迹的缘故。所以著者就把地点改在一个远在他自己也不大清楚的地方，——美国的波士顿；结果算是把原来的困难解决了。波士顿人和别的地方的人看到这些情节竟能发生在清教徒时代的波士顿城里，不免觉得惊讶，但记住这种原委，也就不以为怪了。"

的确，清教徒时代或任何时代的波士顿人看了这种剧情一定会惊讶的；须知道这部歌剧之所以取景于波士顿完全是当时的事实造成的。现在那些政治上的理由既已不复存在，所以平常演出时大半取景于那波利。

在1833年，奥柏曾根据斯克里布的剧词写成一部歌剧，名字叫《古斯塔夫三世或假面舞会》(Gustave III, ou Le Bal Masqué)。威尔第的《假面舞会》的剧词是根据斯克里布原作写成的；所以原来也题名为《古斯塔夫三世》，和奥柏与斯克里布合作的歌剧一样，是以瑞典王古斯塔夫三世被刺的事迹做题材的。古斯塔夫三世于1792年3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一个假面舞会上被枪击中背部。

威尔第的这部歌剧是为那波利的圣·卡罗(San Carlo)剧院写的，该剧院预备在1858年的狂欢节日演出。但在那一年的1月14日，歌剧正排演的时候，发生了意大利革命党人奥西尼(Felice Orsini)谋杀拿破仑三世的事情。因此政府当局禁演以谋杀君王为题材的戏。有人建议威尔第把他的音乐用在另外一个剧词上去，威尔第不同意，把原作撤回，结果在那波利城中几乎闹起革命来。人民在街上结队游行，高喊“威尔第万岁！”(Viva Verdi!)，他们以这位名作曲家的名字做招牌，宣布他们拥护以维克托为王的意大利联合国；因为王的名字(Vittorio Emmanuele, Re D'Italia)与威尔第的名字第一个字母相同，所以他们混在一起乱喊起来。最后罗马的检查官为解决这个乱子，提议如把歌剧名字改为《假面舞会》，把布景换为波士顿城，当可准予上演；因为政府当局看了一个国王在戏台上被刺杀时，他的神经固然是受不了，但若看见所杀的是一个远在美国的英国长官，心里也就坦然无事了。事实证明果然不错，1859年2月18日晚上在罗马阿波罗剧

院的观众的情绪虽然也很激烈，但完全是音乐所引起的；而且这种由音乐所引起的激烈情绪，并不曾由于布景改在波士顿，萨米尔与汤姆变成了黑人，星相家由黑女人扮演而减低。

第一次创例把波士顿的布景改成那波利的，据说是巴黎演出时的事；那时歌唱家玛里奥（Mario）坚持在第二幕唱叙事曲时决不穿短袴丝袜和红色带金缀肩章的上衣；瓦维克伯爵以及地方长官的头衔也使他觉得派头不够。他宁愿做西班牙的大公爵，自命奥欧利瓦公爵，乔装做一个那波利的渔夫；而且不愿严格顾及这个角色的细节，愿意以艺术家的态度发挥他自己的天才。这里所指的叙事曲，无疑地是指理查德所唱的船歌而言。

第一幕：地方长官的会客厅。瓦维克伯爵、当地的长官理查德要在那一天接见客人。仆役奥斯卡送上来一张假面舞会被邀客人的名单。理查德看见名单上有阿美莉雅，特别高兴。阿美莉雅是他的秘书莱恩哈特的妻子；理查德虽然深受良心的谴责，却真心爱上了她。莱恩哈特是他最忠实的朋友，无时不在维护着他。他并且发现有一股叛党在密谋他的主人，只是还不曾发现叛徒们的姓名。

在接见客人的时间，来了一个审判官，他是为判决一个老星相家——黑种女人乌尔里卡——的被放逐罪而来的，他请理查德签字的。但是奥斯卡却从中替那老妇求了情，所以理查德不但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相反决定乔装去访那老妇，测验一下她算命的能力。

布景变换了：在乌尔里卡的邸中，理查德装做一个渔夫走了进来。他并不知道阿美莉雅也在这时来向这黑妇请教。理查德躲在帐幕后面，听见她在请求那黑妇告诉她有没有医治她的心病的灵草，她说她虽是已经结过婚的女子，但却爱上了理查德。那黑

女人告诉她说有这样的灵草，但是必须阿美莉雅在午夜时分亲自去采，那草长在绞刑台的旁边；这样理查德才知道阿美莉雅在爱着他。等她去后，他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向那黑女人问他的命运。乌尔里卡预测说他必死在他自己的朋友的手里。叛党那时混在他的扈从中间，听到这话，彼此窃窃私语，以为他们的阴谋被窥破了。理查德问她："凶手是那个呢？"回答是："那第一个同你握手的人。"正在这时莱恩哈特走了进来，同他一见之下，亲热地握了他的手；理查德对于这个凶兆的预言觉得非常可笑。他和扈从及民众高兴地走了。

第二幕：午夜时分的绞刑台旁。阿美莉雅戴着严密的面纱来采那可以治她的心病的灵草了。理查德特地赶来保护她。阿美莉雅实在不能再隐瞒对他的爱慕之情；但是，那边什么人来了啊？正是莱恩哈特，他是因为关怀他的主人而到这里来的，因为叛徒们就在附近埋伏着。理查德逼着莱恩哈特答应把戴面纱的女人护送进城，不许打听她是谁；然后他自己绕一条小路回去。莱恩哈特和他同行的人被叛徒所捕，他们对莱恩哈特并不加害，但要知道地方长官的情人是谁。他们把那女子的面纱扯开，莱恩哈特看见了自己的妻。愤怒啮住了他的心，他吩咐叛徒们次晨在他家里相会。

第三幕在莱恩哈特家的书斋里。为了他所受的污辱，他很想把阿美莉雅杀死。由于阿美莉雅的哀求，他给她拥抱她的孩子的机会。这时他再加思索，觉得一对罪人中，当然以理查德的罪更重，他又决定不杀她了。当众叛徒抽签决定谁去谋杀理查德的时候，他把阿美莉雅叫了进来，他命令她从筒中抽出了一张纸签，纸上载着她丈夫的名字；她无意之中抽定了杀死她的爱人的凶手。莱恩哈特为避免阿美莉雅怀疑，接受了奥斯卡给他送来的邀他参

加假面舞会的请柬，理查德当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布景换成了跳舞会的会场。五光十色的假面人都在场上拥挤着。莱恩哈特从奥斯卡那里知道了理查德的化装。阿美莉雅以情人的眼力也早已认出来哪个是理查德，她劝他逃走，因为怕要出危险，但是理查德一点都不怕。他为保全他的朋友的名誉起见，他已决定派莱恩哈特出使英国，并叫他的太太同行。他告诉阿美莉雅说他将永不能再看见她了。“我再向你告别，最末一次，再见！”

“就如此接受我的再见吧！”莱恩哈特喊道，说时剑已刺进了理查德的肋下。

理查德临终向莱恩哈特保证阿美莉雅的清白，并劝一切的人不要在任何人身上替他报复。

看了这样的故事，如果假定它是在波士顿发生的，当然有很多地方不近情理；像理查德以瓦维克伯爵的身分而在一个算卦的黑种女人的茅舍里唱起船歌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但在那波利发生这类的事却并不希奇。

这部歌剧到现在虽然只是偶尔重演，其中的确含有不少很好的音乐。第一幕开始不久，理查德独唱：“我要再看她的美颜”(La revedra nell' stasi)。



接着是忠实的莱恩哈特唱：“愿维护你的生命”(Alla vita che t'arride)，并有法国号的独奏。奥斯卡为星相家辩护的一首歌：“抬头望明星”(Volta la terrea fronte alle stella)，很有特殊的效果。



在黑妇的茅舍里，阿美莉雅、乌尔里卡与理查德有段三重唱；那时理查德窃听阿美莉雅向星相家自白她对自己的锺情，心中窃喜。理查德后又向女巫唱一曲那波利调："试看风浪是否顺利"(Di, tu se fidele il flutto m'a spetta)。



这时有一段极美的五重唱，由理查德讥笑乌尔里卡的预言开始："是戏言还是谎言"(E scherzo od è follia)。

这场以大合唱作结，那时群众认出了乔装渔夫的原来是理查德，遂唱出"天佑吾主"一类的合唱："啊，英国之子"(O figlio d' Inghilterra)。

第二幕从阿美莉雅唱的美丽咏叹调开始——"从枯萎的枝干上"(Ma dall'arido stelo divulsa)。在绞刑台旁理查德与阿美莉雅相遇时，两人唱了一首热情的二重唱——"啊，多么甜蜜的喜悦"(O qual soave brivido)。这一幕以阿美莉雅、莱恩哈特、萨米埃尔与汤姆唱的四重唱作结。

最后一幕中，阿美莉雅向她丈夫的恳求最为动人；大提琴的如泣如诉的音色再加上 ♭E 小调的忧郁色彩，简直把做妻子与做母亲的人的愁苦表现到了极点；她唱道："我去死，但先求你"(Morro, ma prima in grazia)。

"唉，甜美的日子永不再来"(O dolcezze perdutte)，她的丈夫叹息地唱着；前面有竖琴和长笛奏出的引子。

在假面舞会上，阿美莉雅、奥斯卡、萨米埃尔、汤姆和莱恩哈特唱了一首五重唱；后来奥斯卡以活泼轻快的拍子唱“灯火辉煌，乐声悠扬”(Di che fulgor, che musiche)。莱恩哈特问她理查德的化装时，她又唱道“你想打听他穿戴些什么”(Saper vorreste, di che si veste)。

理查德同阿美莉雅对唱后，不久就到了最后的结局。

《假面舞会》的前前后后

在未叙述《爱伊达》之前，还有几部威尔第的作品，是应当简略地加以介绍的。

1849年12月8日在那波利圣·卡罗剧院，威尔第曾发表过一部三幕的歌剧，名为《露依莎·米勒》(Luisa Miller)，是根据席勒的剧本《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写成的，这是威尔第继《厄尔南尼》后第一部成功的作品，一年后才有《黎哥莱脱》的成功，再后来，《游吟武士》与《茶花女》相继告成。

《露依莎·米勒》的故事相当凄惨。第一幕题名《爱情》，第二幕题名《阴谋》，第三幕题名《毒药》。

人物：瓦尔特伯爵(Count Walter)……………………男低音
鲁多尔夫(Rodolfo)——伯爵的儿子………男高音
米勒(Miller)——一个老兵…………………男低音
露依莎(Luisa)——米勒的女儿……………女高音
弗烈德利卡(Frederica)——奥斯特亥(Ostheim)
女公爵，瓦尔特的侄女……………………女低音
萝拉(Laura)一村女 …………………………女低音

女公爵的宫女，仆役，射手，村人等多人。

露依莎是老年的军人米勒的女儿。她与鲁多尔夫彼此热恋着。鲁多尔夫是瓦尔特伯爵的儿子，但他在露依莎和她的父亲面前，隐瞒了他的真名和身世，假称是一个名叫卡洛的农人。老年的米勒有一种预感，总觉得他们两人的结合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事后来证实了，因为有一个叫做乌姆的人告诉了他，卡洛就是鲁多尔夫，是他主人的儿子；乌姆自己是爱着露依莎的。

瓦尔特伯爵的侄女——弗烈德利卡女公爵来到了伯爵的宫中。她是从小同鲁多尔夫在一起长大的，而且她从小就爱鲁多尔夫，但因为父命的逼迫嫁给了奥斯特亥公爵，已有多年不见鲁多尔夫了。现在公爵已经死去，她成了寡妇，瓦尔特伯爵特地把她邀来，瞒着鲁多尔夫，为他的儿子向她提婚。她来到了宫中，恨不能马上与她童年所爱的人结婚。乌姆告诉伯爵说他的儿子已经爱上了露依莎，所以伯爵决定把他们的关系拆散。鲁多尔夫也告诉了女公爵说他已爱上了另外的一个女子，他并已把他自己的真名字和地位告诉了露依莎和她的父亲。伯爵阻止他们这一对情人相会，而他的儿子固执地要与露依莎结婚，这事很使他生气。在他命令卫兵们把露依莎和他的父亲拘捕起来并关进监狱的时候，鲁多尔夫以揭穿伯爵同乌姆为攫取职位、财产而合谋暗杀他的前辈的秘密相威吓，伯爵甚为恐惧。

但是露依莎的父亲被拘捕下狱了。露依莎为保全父亲的性命，受了乌姆的唆使，答应写一封信说明她并不是真心爱鲁多尔夫，只不过为了他的地位和他的财产而虚与委蛇，因为她早就晓得他的家世；最后并说明情愿与乌姆私奔。在伯爵和他的管家的摆布之下，故意使这封信落在鲁多尔夫手里；鲁多尔夫看了那封信，自觉受了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欺骗，大为愤怒，遂答应同女公

爵结婚，但最后则决定杀死露依莎和自己。

露依莎也早已决定自杀了。鲁多尔夫到她家来的时候，米勒不在家里；露依莎咬定是她自己写了那封信，他就把毒药倒进了一个杯子，她在无意之中把杯子递给他，让他镇定。后来，为了他的要求，她喝下了其余的一半。她曾向乌姆发过誓，她决不把她被逼写信的实情泄露，但是如今自觉离死已近，誓言的约束即将解除，她把详情告诉了鲁多尔夫。在他们的惊慌失措的父母的面前，他们一同死去了。

这部歌剧中主要的乐曲有：第一幕中露依莎的独唱："看见他，我就心跳"（Lo vidi,e'l primo palpito），华丽而优美；老米勒的咏叹调："婚姻神圣"（Sacra la scielta e d'un consorte），是低音独唱曲中的杰作。

最后一幕有露依莎的咏叹调"坟墓是铺满了花的床"（La tomba é un letto sparso di fiori）。

威尔第的《西西里的晚祷》（I Vespri Siciliani）于1855年6月13日在巴黎大歌剧院首次上演。这部歌剧有时也用《古兹曼的爵万娜》（Giovanna di Guzman）的标题。剧词是斯克里布所作，写的是1282年复活节晚祷时分侵占西西里的法国人被屠杀的故事。剧中的主要人物是法军总督基·德·蒙特佛德（Guy de Montford）——男中音，西西里官吏阿里果（Arrigo）——男高音，被囚禁的海伦女公爵（Duchess Hélène）——女高音；当地奸党爵凡尼迪（Giovannidi Procida）——男低音。阿里果后来被发现原来是法军总督基·德·蒙特佛德的儿子，他爱海伦，想了种种方法把她救出。

海伦所唱的一段"包列罗舞曲"（Bolero）节奏的独唱曲："敬

谢，诸位好友”（Merce, dilette amiche），是《西西里的晚祷》中最著名的曲子。

1862年11月10日在圣彼得堡上演了威尔第的四幕歌剧《命运的力量》（La Forza del Destino）；其中主要的人物是：卡拉特拉瓦侯爵（Marquis di Calatrava）——男低音，他的子女：丽昂诺拉（Donna Leonora）——女高音，卡洛（Don Carlo）——男中音，阿尔瓦罗（Don Alvaro）——男高音，寺院长——男低音。此外尚有骡夫、农夫、兵士、僧侣等。取景在西班牙与意大利；时代是十八世纪中叶，剧词是根据里瓦司公爵（Duke of Rivas）所著的剧本“Don Alvaro o la Fuerzer del Sino”写成的。

阿尔瓦罗正要同侯爵的女儿丽昂诺拉私奔的时候，为侯爵所发觉，阿尔瓦罗无意中把侯爵杀死，侯爵临死时诅咒自己的女儿，并要他的儿子卡洛在他们一对情人的身上替他报复。丽昂诺拉穿了男装逃到寺院里，在寺院长的面前忏悔了。寺院长把她领到了一个山洞里去躲藏，他说那里绝对安全。

阿尔瓦罗同卡洛在洞前相遇，他们拔剑决斗；结果阿尔瓦罗在卡洛身上刺下了致命的重伤。丽昂诺拉从洞里出来，发现她的哥哥奄奄垂毙，她走到他的身边去看他；他竭尽他最后的一点力气用剑刺在她的心上。阿尔瓦罗在附近的悬崖跳下自杀。

“仁慈的圣母”（Madre, pietosa Vergine）是这部歌剧中最重要的歌曲之一。是丽昂诺拉在寺院附近，在月光下跪着唱的，那时寺院里传出僧侣诵经的声音。在序曲中作者曾采用这个旋律作为主题。

1867年3月11日万国博览会的期间，在巴黎大歌剧院演出的

《唐·卡洛斯》(Don Carlos)是威尔第以《爱伊达》震撼世界之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是一部四幕歌剧,剧词出于梅里(Méry)与杜·洛柯(du Locle)两人的手笔,是由德国文学家席勒所作同名的悲剧缩编而成的。剧中重要的人物是: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男低音;王子唐·卡洛斯——男高音;侯爵罗德利戈(Rodrigo, Marquis de Posa)——男中音;高等审查官——男低音;伊利莎白(Elizabeth de Valois)——菲利普二世的皇后,唐·卡洛斯的继母,女高音;爱博丽公主(Princess Eboli)——女高音。

伊利莎白与唐·卡洛斯两人相爱已久,但是为了政治上的关系,伊利莎白被逼与唐·卡洛斯的父亲菲利普二世结婚。罗德利戈劝唐·卡洛斯请他父亲派他出使荷兰,以和缓当地西班牙人欺凌荷兰人的局面;唐·卡洛斯去会见伊利莎白:请她代为在国王面前申请。但两人相见之下,旧日的爱情重又燃起,且比以往更加炽烈。爱博丽公主也爱唐·卡洛斯,因为嫉妒而把皇后爱她继子的事告诉了国王。唐·卡洛斯坐狱;罗德利戈往访,被王遣人杀死,王怀疑他有通敌的行为。唐·卡洛斯被释放后,曾与王后约会,被王发觉,交高等审查官判处死刑。

威尔第中期的作品自《露依莎·米勒》始,至《假面舞会》终,其中包含《黎哥莱脱》、《游吟武士》、《茶花女》几部;后期作品自《爱伊达》始;《命运的力量》与《唐·卡洛斯》是介于威尔第中期与后期之间的作品。我们可以说,《命运的力量》与《唐·卡洛斯》这两部作品,很受梅耶贝尔与古诺(Gounod)的影响;而在《爱伊达》里则除吸取上列两人的作法外,并尽量在意大利人所适于消化的范围内吸收了瓦格纳的特征。《爱伊达》以前的两部作品中,管弦乐的部分已显然丰富多了,但比起《爱伊达》来,则相差尚远。在《爱伊达》里,乐谱部分远较《命运的力量》与《唐·卡洛斯》为完整而成熟,常常

运用由乐器奏出的种种精致的效果；但是以人声为主的意大利式歌剧的原则却是始终保持着的。

爱 伊 达
(Aïda)

(四幕大歌剧)

作曲：威尔第

作词：故事编拟者是贝依 (Mariette Bey) ——经杜·洛柯 (Camille du Locle) 记为法文散文；基斯兰佐尼 (Antonio Ghislanzoni) 译成意大利文韵文。

首次上演：1871 年 11 月 24 日在埃及开罗意大利剧院。

人物：爱伊达 (Aïda) ——一个埃塞俄比亚女奴…女高音

阿慕诺丽丝 (Amneris)——埃及王的女儿……………………女低音

阿慕那斯罗 (Amonasro)——埃塞俄比亚王，爱伊达的父亲……………………男中音

拉达米斯 (Rhadames) ——卫队长………男高音

蓝菲斯 (Ramfis) ——祭司长……………男低音

埃及国王……………………男低音

使者……………………男高音

祭司,兵士,埃塞俄比亚奴隶,囚犯,埃及人等。

时代：法老时代

地点：孟菲斯 (Memphis) 与底比斯 (Thebes)

《爱伊达》是埃及总督帕哈(Ismail Pacha)为开罗的意大利剧院委托威尔第作的；开罗的意大利剧院于1869年11月开幕，而《爱伊达》的上演则在1871年12月24日；有人说是在剧院开幕日上演的，想系误传。上演的结果，大告成功，轰动一时。

1872年2月7日在米兰拉·斯卡拉剧院上演，景况极热烈。威尔第亲任指挥，被欢呼出场达32次之多，并由观众献上象牙指挥棍一枝；金刚石星辰一颗，上有用红宝石镶成的“爱伊达”的名字，和以别种宝石镶成的威尔第的名字。

《爱伊达》初次演出后，有很多批评家说它是瓦格纳式的歌剧。其实，比起威尔第以前的作品来，这部作品的确是相当“瓦格纳式”了，但若与瓦格纳的作品比较，则它仍是威尔第式的，仍是纯粹意大利式的。有人说在这部歌剧里，凯旋的一场上铜管乐器所吹的美丽的句子很像是从梅耶贝尔的《预言者》中的“加冕进行曲”抄袭来的。从风格上讲，这种堂皇的场面当然是梅耶贝尔式的，甚至有些琐碎相仿的地方，但并不足轻重。

巴黎首次上演《爱伊达》是1876年4月间的事，而且最初是在意大利剧院上演的；在巴黎大歌剧院上演的日期更迟，在1880年3月。原来威尔第的《西西里的晚祷》在巴黎大歌剧院排演时，威尔第曾经发过脾气，那时管弦乐的乐师们不愿仔细地按照作者的意思演奏；经威尔第与乐队首席谈判，他们仍是故意同他捣乱，于是他戴上了帽子，拂袖而去，不再回来。1867年他的《唐·卡洛斯》在大歌剧院演出，结果只是平淡的成功。这些情形威尔第都记在心里，等大歌剧院向他要求要上演《爱伊达》时，他一直延迟到1880年才答应。但最后上演的时候，他也亲临帮忙，国家当局对他也一改其多年的藐视态度。法国总统并设宴招待他，赠以荣誉的官职。

当埃及总督请威尔第特地为开罗新建的歌剧院写一部新的作品时，问作者要什么报酬，他索酬两万元。总督同意后，就把歌剧的故事提供给他。这《爱伊达》的故事，原来是埃及考古家法国人贝依向总督提出的。威尔第接受了这个故事的梗概。有一次，曾任法国喜歌剧院指挥的杜·洛柯到布塞托访威尔第，就受威尔第之托，写成法文散文的剧词，他说他“一个场面一个场面地，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按照威尔第的意思写下，并说威尔第对这个故事极感兴趣，末一幕的双层布景也是他自己提议的。法文的散文剧词由基斯兰佐尼译成意大利韵文。基斯兰佐尼曾写过六十多部歌剧词，以《爱伊达》为最著名。在演出上，贝依曾充分应用他考古取得的知识，所以才能把法老时代的埃及生活活生生地复活起来，把古底比斯、孟菲斯和夫塔庙重建起来；服装和布景大部都是由他设计的。威尔第的新作是在这样具有特征的条件下上演的。

在这部歌剧首次上演的一年以前，威尔第早已把全部乐曲写完；因为时局的关系，以致把演期耽延了。那时一切布景和服装都是由法国的艺术家承做的；在这些道具还不曾运到开罗的时候，普法战争就爆发了，以至无法从巴黎运出。演出的日期也因此耽延了许久。有人说这样一延搁，说不定使《爱伊达》又增加了不少美丽动人的成分，这也是很可能的事。因为我们晓得在这个时期里作者又把全部乐谱仔细加以订正。例如据说原来剧中有一首帕勒斯特里那式的合唱曲，是被删去了，因为作者发觉用在埃及的依细丝神庙里是不适宜的。这种删改，使音乐更为紧凑合体，而且使庙宇里所用的音乐可以充分发挥地方色彩，对于作品的全体，是很有裨益的。

故事的展开分为四幕七场。

第一幕第一场：在一段极简短的前奏曲奏完后，幕揭起，现

出孟菲斯埃及王宫的大厅。背景是大门，门外有孟菲斯的庙宇、宫殿和金字塔。

埃及人侵占入埃塞俄比亚后，总以为埃塞俄比亚一时不会翻身了。但是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阿慕那斯罗神速地重整起残余的人马，已经又越过了埃及的边界；因为来势太猛，一个使者刚刚从梯贝斯跑到孟菲斯的王宫里来传达这消息，那圣城已在受着敌人的威胁了。

祭司们在依细丝神坛供献牺牲，为的是能从她那里得知什么人配做埃及大军的首领。那时青年勇士拉达米斯抱着热烈的希望，想要当选；而且他的希望不止于此，他更希望日后得胜归来，可以要求与国王的女儿阿慕诺丽丝的女奴——埃塞俄比亚女子爱伊达——结婚。他抱着这种希望，唱出一首抒情曲“圣洁的爱伊达”(Celeste Aïda)。

末尾以这样富于效果的句子作结：



他并不晓得爱伊达也是王族的后裔，更不知道公主阿慕诺丽丝自己也在爱着他；公主看见他向爱伊达眉目传情的时候，心里燃起嫉妒的烈火，这嫉妒的火形成这故事的主源，促成这故事的悲惨的结局。

在“来啊好友”(Vieni, O diletti)中已预示出剧情中情感作用的力量，这首曲子开始是阿慕诺丽丝与爱伊达两人的二重唱，后来拉达米斯加入，成为三重唱。在唱这歌曲的时候，公主假做与爱伊达颇为友善，而在旁白中则表示出她对她的嫉恨。

埃及的军队在庙前集合了；那时国王当众宣布祭司们从依细丝的嘴里得知他们军队的首领应该是拉达米斯！在这时，在他一生的事业的重大关键的瞬间，公主亲手把王赐的绶章，放在他手里。但是在欢呼声中，在进行曲与合唱声中，拉达米斯被众祭司领到夫塔寺中佩戴神赐的胄甲时，阿慕诺丽丝注意到他射在爱伊达身上的热情的目光。她心中暗想：难道年轻、貌美、勇敢的拉达米斯对于我的很谨慎的表示毫无反应，原因就在此吗？难道我——一个公主，就比不过我自己的奴隶吗？

同时爱伊达又何尝不为矛盾的情感所磨难着呢？她爱拉达米斯，当众人欢呼"凯旋归来！"的时候，她也曾参加欢呼；但是他此番出征是打她的同胞的，而且率领埃塞俄比亚人作战的是他们的王——阿慕那斯罗——她的父亲。原来她也是一位公主，在她自己的国里，她是和阿慕诺丽斯一样尊贵的人物；而她父亲的所以急速补充军队来犯埃及，也正是因为她被掳做了奴隶，想早日把她救出；当然这些事她全藏在自己心里，不敢让她周围的人知道。

拉达米斯被选为埃及军的首领后，爱伊达内心所感到的苦痛，是不难想像到的。如果她祈祷上天帮助埃塞俄比亚军得胜，就等于出卖了她的爱人；如果她祈祷胜利的神向拉达米斯微笑呢，她就是出卖了率兵来救她的父亲和她的同胞。在这种情形下，难怪她叹道：

"在世上再没有比这更惨酷的痛苦了。父亲的圣名，爱人的圣名，我既不能说，又不能想。为一个他——为另一个他，我要哭，我要祈求上天！"

自"凯旋归来！"的欢呼到勇武的合唱为止，这一段以写爱伊达为主的场面，其音乐在全部歌剧看来，是极美的，而剧词也极

精采。论者认为作词者给作曲家以借声音表现感情冲突的机会，作曲家充分利用了它，因而配成了极美而富有戏剧力量的音乐。末尾的：“上天怜悯吧！”（Numi pieta）是极美丽的句子。



第二场：祭司长蓝菲斯立在祭坛的下面，两旁站着祭司和女祭司多人；后来拉达米斯也在这孟菲斯的火山庙中出现了，庙的屋顶上射下来一缕神秘的光，一排高柱子从近排到远，一直排到眼所看不见的黑暗的地方；在暗淡的光亮里可以看到各种神祇的造像；在舞台的中央，一座高台上设了祭坛，上面盖着神圣的纹饰。从黄金的鼎里，冒出来香火的烟。

用竖琴伴奏的女祭司的诵经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拉达米斯走了进来，他身上没有穿戴武装。当他向祭坛走着时，女祭司们跳起了神舞。拉达米斯的头上加了银盔，在男女祭司的宗教式的歌舞声中，拉达米斯身上佩戴了神赐的武装。

这一场可以说完全浸透着地方色彩；奇异的光彩和声音令人耳目都感到了埃及的风味。在这里你看到了埃及的庙宇，听到他们的教徒的诵经，而且音乐也清楚地带着埃及的色彩，真的好像是贝依在埃及曾发掘出两张庙堂音乐交给作曲者用了一样。不过，我们相信这些主题是威尔第自己创造出来的。至于其所以能使这场的音乐显出迷人的东方色彩，其主要原因就是他用了一种西方人听着特别的音程，这种音程在听惯西洋音乐的音阶的耳朵听来，就认为是东方色彩的音响。在《爱伊达》的庙宇一场里，威尔第所用的特别音程是g-♭f，d-♭c。在祭司诵经的旋律中曾两次用d-♭c的音程：



第一次下行，第二次上行。两例中尤以后者西方人听起来最觉奇怪；因为根据西欧音阶的观念，d 应该上行的，而在东方却仿佛是应该下行的。在神舞的曲调中所用的是 g-^{b}f 的音程：



第二幕：第一场在阿慕诺丽丝公主的房里。阿慕诺丽丝设计侦察爱伊达对拉达米斯的热恋是否已有反应。从前线回来报告消息的人说拉达米斯已把埃塞俄比亚军击溃，带了大批的俘虏与战利品正在归来的途中。爱伊达这时当然心里非常发慌：她的爱人安全吗？她的父亲被杀了吗？正在爱伊达的脑中翻来覆去地想这些问题的时候，阿慕诺丽丝要乘机测验她的情绪、要逼迫她说出她渴望知道而也怕知道的秘密了。公主斜卧在床榻上，这是在底比斯的宫殿里。底比斯的宫殿最近修好，是为迎接战胜归来的埃及大军的。奴隶们有些忙着为她整妆，准备出席宴会，有些在摆动着大羽扇。摩尔人的童奴为她舞蹈着，她的宫女歌唱着：

> “在你一缕缕地头发上，
> 花冠和花朵纷纷地落下；
> 让那光荣的歌曲，
> 与温情的调子同响吧！”

在这忙于准备宴会的时候，爱伊达走了进来。阿慕诺丽丝假

装很同情她的忧愁似地，说她知道她在发愁自己的祖国的战败，并发愁有什么自己心爱的人战死在战场上；她佯以埃及军首领拉达米斯已被杀死的消息安慰爱伊达。

这种突如其来的惨忍的消息，使爱伊达受了怎样激烈的刺激，公主还用得着仔细地去观察吗？阿慕诺丽丝一经窥破她的女奴的悲伤，立刻说道："我是骗你的；拉达米斯仍旧活着呢！"

"他还活着呢！"沮丧的心情完全转变，一双被感恩的眼泪润湿了的眸子仰视着苍天。

"你是爱上了他；你无法否认！"阿慕诺丽丝大声喊道，嫉妒的烈火使她忘掉了她身为公主的尊严。"但是你知道，你有一个情敌啊；是的，那人就是我。你有一个对手，我的奴隶，她是你的主人，是法老的女儿啊！"

阿慕诺丽丝既探得了爱伊达的秘密，为泄她心头的气愤，命令爱伊达参加拉达米斯及埃及大军的凯旋式；她说："来，跟我来，看你是不是能同我竞争——你，俯伏在泥土中的东西，而我，坐在国王旁边的宝座上！"

上述的情节，威尔第借阿慕诺丽丝与爱伊达的二重唱表现出来；歌曲以"爱情啊，快乐与烦恼"（Amore! gaudio tormento）开始。在这首二重唱中，作者表现出公主的机灵、诡谲，表现着爱伊达心中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句子尤其好像表现了阿慕诺丽丝对于爱伊达嫉妒和傲慢兼而有之的态度：



第二场：公主逼爱伊达去参加的盛会的确是热闹非凡的。这是在底比斯城门的棕榈林旁，附近有"阿孟"神庙，庙上搭起了凯旋门，这是国王特地为庆祝拉达米斯的胜利而建立的。国王在欢

腾的人群中走过，后面随着服装辉煌的朝臣。他登上了宝座，座上盖着紫色的天幕。在他的左边坐着阿慕诺丽丝公主，不时地向她那最不幸的女奴透过藐视的眼光来。

军号一响，胜利军的队伍开始从王座的前面走过。步兵过后，又来了战车，然后就是负着神器和神像的人，并有一队歌女带来了胜利品。少顷，军号大作，欢呼之声雷动。拉达米斯傲然地站在一个幕帐下面，由他手下十二名军官抬着从凯旋门走进，来到了国王的面前。当青年的英雄从幕帐中走下来的时候，国王也从王座上走了下来，拥抱着他，感叹地说：

"救国的功臣，我向你致敬。我的女儿将要把桂冠加在你的头上。"

那时阿慕诺丽丝按照她父亲所说的做了，把桂冠加在拉达米斯的头上。国王接着又说：

"你最希望要什么？你说吧！今天我在以我的王冠，以众神的圣名发誓，无论你要什么，我没有不答应的。"

分明他希望得最心切的是恢复爱伊达的自由，但是他却觉得还不到请求的时机；所以他第一步先要求把战俘带到国王面前来。战俘走进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人神色尊贵，举止豪爽，显然如鹤立鸡群，爱伊达刚刚看到那个人，立刻不禁失声喊道："我的爸爸！"

不错，那人正是阿慕那斯罗，埃塞俄比亚的王。埃及人不认识他，把他俘虏了。他急忙挨到爱伊达的身边，轻轻叮嘱她不要把他的身分泄露给敌人。然后，他来到国王面前，巧妙地描写他如何看见埃塞俄比亚王受伤多处死在他的脚下。最后并为被征服者请求宽恕。不仅别的俘虏和爱伊达一致向王恳求，就是在场的民众亦莫不为他的言辞和他的风度所感动，自动加入求情，求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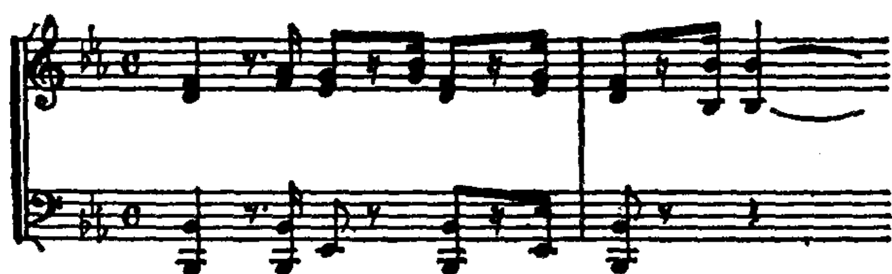
释放俘虏。但是，祭司们一致以为不可；他们以为天神既把这批敌人交到埃及人的手里，就应该把他们处死，否则，轻易把他们放走，他们必会图谋再起。

那时拉达米斯的眼睛一直盯在爱伊达的身上，阿慕诺丽丝早已看出，她嫉妒她的女奴，恨入骨髓。最后拉达米斯情不自禁，也起来为俘虏求情了。他说："啊，王啊，今天我王以众神的圣名，以王冠的光辉发了誓，答应我的任何请求！我就请求给还埃塞俄比亚囚犯的生命和自由吧！"但是众祭司以为即使释放了别的俘虏，爱伊达和她的父亲仍须留做人质；这一点拉达米斯也同意了。然后，国王加赐拉达米斯最高的荣耀，他把阿慕诺丽丝领到青年战士的面前，对他说：

"拉达米斯，国家的一切，无不赖你保全；你所应得的赏赐就是阿慕诺丽丝的手；你同她结合，有一日将成为全埃及的王。"

民众欢呼声四起。出乎意外地阿慕诺丽丝已经压倒了她的对手，她的美梦已经如愿。爱伊达看了这情形，以为是完全绝望了，因拉达米斯如拒绝和公主结婚，就等于是叛逆，就必被处死刑。因此大家好象都极高兴的时候，有两个人的心中却感到无限的悲愁。在爱伊达，她所爱慕的人眼看就要永远不能为她所有了，为她只剩下了相思的苦泪；而在拉达米斯呢，爱伊达的心远胜过埃及的王位；他所获得的奖赏——阿慕诺丽丝，简直就等于天神降在他头上的恶报。

这就是第二幕的终曲，论者认为这一段不仅是作曲者最吃力的地方，而且就音乐（尤其是歌剧艺术）方面论，也是一极伟大的构思。场面的华贵美丽，人物个性的分歧，剧情的动人，都足以引起作曲者高尚的灵感。凯旋的大合唱"光荣的埃及"（Gloria al' Egitto），雄壮有力，效果极好。合唱前有一段进行曲：



接着是胜利的合唱：



中间加入了女子欢忭的歌声：



埃及军队的号手，三人一组地排列着，分别站在埃及军各分队的前面，第一分队的喇叭是 ♭B 调，吹出下列的曲调：



第二队走进来的时候，同样的进行曲调移成了 B 调。



不仅音乐的情绪增加了激昂的成分，场面的气氛也紧张了许多。

拉达米斯在幕帐中由十二个官员抬进来的时候，也是这一场面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但是以下却接上了更为动人的场面。

爱伊达的认出她的父亲；俘虏的恳情；拉达米斯及民众的辩护，祭司们以神的圣名坚持把俘虏处死，拉达米斯、爱伊达及阿慕诺丽丝各人的感情激动，阿慕那斯罗希望被释以图东山再起的念头——凡此种种冲突的情绪，都依靠音乐表现得非常成功。这一段以阿慕那斯罗为埃塞俄比亚俘虏向埃及王乞怜为基础。他唱道："不过，王啊，有威力的王"(Ma tu, re, tu signore possente)。旋律如下：



如果扮演阿慕那斯罗的歌唱家，同时善于表演，他必会懂得在恳求时怎样表露出蓄意图谋再起以解放他的祖国的私衷来。国王把阿慕诺丽丝许配给拉达米斯时，合唱再度唱起"光荣的埃及"，在洪亮的合唱声上飘起了爱伊达的叹息：

如今我还有甚么希望呢？
他，获得了光荣和王位；
我呢，绝望和——
失恋的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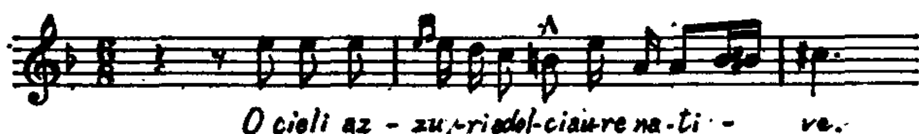
第三幕：尼罗河畔的美丽的月夜，月亮银色的光芒虽然美妙，却似乎还比不过那浸在月光中的音乐：



在林叶丛中，半露着依细丝的庙宇，从庙中传出幽婉的女子的诵经声。一只船靠了岸，阿慕诺丽丝姗姗地步出，后面随着祭司长和戴着严密的面纱的宫女和几个卫兵。公主是来到庙中作彻

夜的礼拜，求神佑助她与拉达米斯的结婚的。

她们进入庙宇后，河岸上仿佛杳无人影了。但这时爱伊达悄悄从棕树丛中走到了月光下；她唱了一首怀念故乡的歌曲——“啊，祖国的蔚蓝的天空”（Oh, patria mia!——O cieli azzuri）。



这是拉达米斯约她相会的地方，难道这是永诀了吗？如果是，她情愿葬身尼罗河中。她听到有疾速的脚步声，以为是拉达米斯来了，但回头一看，却是她的父亲。他已探知她的秘密，而且预料她是与拉达米斯（阿慕诺丽丝的未婚夫！）在这里相会的。阿慕那斯罗很狡猾地操纵着她的情感。如果她胜过了她的情敌呢？埃塞俄比亚人又可重整武装了。拉达米斯又要率领着埃及军队去打他们了；那时让她探得他率领军队所取的路线，那条路一定可以预先埋伏，来决定埃及军的命运。

起初爱伊达对这种计划不大喜欢，但是她的父亲巧妙地刺激她的爱国情绪，刺激她的嫉妒和失意，最后竟得到她的同意。这时他听见拉达米斯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遂退到树荫中躲了起来。

爱伊达的父亲的计划同爱伊达对于那青年勇士的爱情，两者是很难调和一致的。但作者以巧妙的手法使那少女屈服于父亲的严命下，由于音乐中情感的温厚，表现的变化，使人觉得一个懦弱的女孩子，一时预想不到后来的结果，以致决定一件可怕的事情，是很可原谅的。在他们父女的二重唱中，我们可以知道，为了恢复她父亲的王位，为了重返她的祖国，为了摆脱可耻的奴役，为了使她的爱人不做阿慕诺丽丝的丈夫——这些就是打动她的思想，这些思想足以使她一时判断不清。阿慕那斯罗对她所唱

的原文的词句是非常美丽可爱的：

你将能重新看到那芳香的树林，
那碧绿的山谷，还有我们的金色的庙宇！
你将同你所心爱的人儿结婚，
从此幸福安乐，皆属于你！
(Rivedrai le foreste imbalsamate,
Le fresche valli, i nostri templi' d' or!
Sposa felice a lui che amasti tanto,
Tripudii immensi ivi potrai gioir!)

当爱伊达不愿意探听埃及军队再攻埃塞俄比亚的路线时，阿慕那斯罗就变了手段，他用音乐在爱伊达面前描写她的祖国国民被埃及人屠杀的惨状，最后他提及她母亲的鬼魂；爱伊达不忍再听下去，与她父亲的厉声的咒骂，形成剧烈的对比而低声叹道："我的祖国啊，你对我的要求何其重大啊"(O patria! quanto mi costi!)。

阿慕那斯罗走开后，爱伊达独自等候她的爱人。拉达米斯来了，对她重又表示了爱意，并对另外还有一个爱人在等他举行仪式的事，表示极端厌恶。爱伊达似乎对这些都很漠然。于是拉达米斯就谈起了未来的计划，他将率埃及军出征，以求得战胜的光荣，那时他将伏在国王的面前把他的心事向国王明白陈述，要求娶爱伊达为妻，作为精忠报国的赏赐。但是爱伊达早已知道阿慕诺丽丝的权势的厉害，她的报复很快就会降落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来的。她看出安全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拉达米斯同她一同逃回埃塞俄比亚去。在那里，在芬芳的树林与花草间，把世界忘掉，他们可以在爱的美梦中度过他们的一生。一曲憧憬的、热情的二

重唱就在这时开始了——“与我偕逃吧”(Fuggiam gli adori no-spiti)。她以充满热情的声调恳求他同她偕逃；由于她的声调的动人，憧憬着她所说的幸福的幻象，使他当时忘掉了国家，忘掉了义务，忘掉了一切其它，除了爱；他感叹地说：“让爱做我们的向导吧！”他预备与她偕逃了。

以下摘录二重唱中的几个片断的句子：



但是爱伊达假装惊慌的神气，问道：

“从那条路上走，我们才不至于逢到埃及军队呢？”

“在明日以前，我们预备进攻敌人的路上是不会有军队的。”

“那是一条什么路呢？”

“拿帕达关口。”

有一个人声低音重复着这句话：“拿帕达关口。”

“什么人听见了我们的话啊？”拉达米斯吃惊地说道。

“爱伊达的父亲，埃塞俄比亚的王。”阿慕那斯罗说着从阴暗的地方走了出来。他已经窥知了埃及军进攻的秘密；但是时间差之毫厘，命运也随着遭遇不可挽回的变异。因为就在同时，从庙中发出一声喊叫：“奸细！”

那是阿慕诺丽丝的声音，她同祭司长把所有的话都窃听了。阿慕那斯罗拔出匕首待要向他女儿的情敌扑过去的时候，拉达米斯却从中把他挡住，他吩咐那埃塞俄比亚人带着他的女儿——爱伊达逃走。阿慕那斯罗拉着他的女儿，向黑暗中逃走了。那时，拉达米斯对祭司长说："祭司长，有我在此。"他自首投在祭司长的掌握里。

第四幕第一场：在皇宫里，阿慕诺丽丝等待被卫士监视的拉达米斯从那里走过，他是要被押到地下室去受祭司们的审判的。拉达米斯与阿慕诺丽丝相见时，有一段二重唱；她因嫉妒而使她的爱人遭到如此的不幸，她非常懊悔。她劝他在祭司面前务必自己剖白，但是拉达米斯不肯。得不到爱伊达，他宁愿死去。

他被押到了地下室。从地下室里，好象从她的肺腑里一样，她听到了祭司们的阴森的声调：

Ramfis. (Nel sotterraneo) Radames-Radames: tu rivelasti
Della patri i segretti allo straniero……

Sacer. Discolpati!

Ramfis. Egli tace.

Tutti. Traitor!

蓝菲斯：（在地下室中）拉达米斯——拉达米斯：你把国家的秘密泄露给了异国人……

众祭司：为你自己辩护啊！

蓝菲斯：他不做声。

全　体：叛徒！

在阿慕诺丽丝的耳中这沉重的判词，一声"叛徒！"实在就等于她的爱人的葬钟响了；她知道她的爱人是要被活埋了。在极富戏剧性的歌词中她抒发出由恨变为爱、变为悔的情绪上的激动。这

一场，实际是以阿慕诺丽丝为主的；在所有的歌剧中，为女声次高音扮演的场面中这实在是很有效果的一个例子。

第二场：这里有著名的双层布景：舞台是分为上下两层的，上层金光灿烂，灯火辉煌，代表出火山寺的内部，下层是一个地下室，一排一排的柱子直延到黑暗的远方。有一座很大的奥西里斯神像，手搭着手，支持着拱顶的方柱。

在庙中，阿慕诺丽丝同女祭司们在跪着祈祷。拉达米斯呢？被幽闭在地下室里。他以为一定是独自死去了，不料一个人影渐渐在黑暗中浮现出来，而他自己的名字，由一缕温柔、熟悉的声调喊出，送进了他的耳朵，原来是爱伊达。爱伊达预料拉达米斯是要被处死刑的，在他未受审前，她就潜入了地下室，在那里她等候着与他同死。这样，在上面，不幸的阿慕诺丽丝在神像的面前跪着祈求上天保佑那因她的阴谋致死的人；在下面，拉达米斯同爱伊达，在彼此的牺牲中求得了幸福，在静候死神的降临。

拉达米斯与爱伊达临终的挽歌是："再会吧，大地，再会吧，泪之谷！"(O,terra addio; addio, valle di pianti!)。从拉达米斯赞美爱伊达的"圣洁的爱伊达"起，到此为止，这就是威尔第以美丽有力的音乐所表现的爱情的悲惨的命运。



奥 泰 罗

(Otello)

(四幕歌剧)

作曲：威尔第

作词：博依托(Arrigo Boito)；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写成。

首次上演：1887年2月5日在米兰拉·斯卡拉歌剧院。

人物：奥泰罗(Otello)——一个摩尔族人，威尼斯军的大将……男高音

伊阿古(Iago)——奥泰罗的同族……男中音

凯西奥(Cassio)——奥泰罗的副官……男高音

罗德里戈(Roderigo)——一个威尼斯人…男高音

娄多维珂(Lodovico)——威尼斯大使……男低音

蒙塔纽(Montano)——塞浦路斯政府的官员……男低音

传令官……男低音

苔丝狄蒙娜(Desdemona)——奥泰罗的妻……女高音

爱弥丽雅(Emilia)——伊阿古的妻……女中音

威尼斯共和国的兵士和水手；威尼斯和塞浦路斯(Cyprus)的男人，女人，儿童；传令兵；希腊、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的兵士；旅店主人和仆役。

时代：十五世纪

地点：塞浦路斯岛的一个港口

《爱伊达》成功后的第三年，威尔第在米兰发表了他的《曼佐尼安魂曲》(Manzoni Requiem)；但是自《爱伊达》到他的另一个歌剧作品问世，其间差不多经过十六年之久。《爱伊达》的管弦乐部分比他早年的作品的确丰富了许多，但仍不失为一部真正的"歌剧"；《奥泰罗》则更近于"乐剧"，但仍不算是乐剧。以后期的威尔第与前期的相比，固然显得是瓦格纳派了，但他仍保有着意大利的特征——他仍保持着他自己的本色；本来天才的作曲家是应该如此的。

巴克尔(Baker)在他的《音乐名家辞典》中说得最好："在管弦乐的处理上，无疑地他曾受了当代作家：梅耶贝尔、古诺和瓦格纳的影响；但在戏剧的风格上，威尔第则自有其个人的、自然的发展，而且大体仍保留以管弦乐伴奏声乐旋律的意大利作风。不过在他的后期作品中，管弦乐的配合比初期意大利歌剧来得细致而丰富，同时他的旋律也更富于情感。"

《奥泰罗》的剧词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兼音乐家——博依托——作的，他是歌剧《梅菲斯特费勒》(Mefistofele)的作者。

《奥泰罗》开幕时，苔丝狄蒙娜已先于她的丈夫到达了塞浦路斯，住在俯视海港的一座宫堡中。歌剧在奏过几小节的引子后开始。

第一幕：背景是港口与海，一间有花园的旅店，天已傍晚。

在狂风暴雨中可以看见奥泰罗的船正在向港内驶行；守望的人们无不为那船的安全担忧，其中有两个人就是伊阿古和罗德里戈。船终于靠岸了，奥泰罗走上了码头的台阶，众人向他欢呼；由蒙塔纽、凯西奥和兵士跟随着，他向宫堡走去。民众开始燃起了野火，围着火一面歌、一面舞。

从伊阿古与罗德里戈的谈话中，可以晓得伊阿古痛恨奥泰罗，因为奥泰罗把凯西奥擢升到了他的等级之上。同时可以晓得罗德里戈在爱着苔丝狄蒙娜。

火熄了，暴风雨也停止了。凯西奥已经从宫堡里归来。伊阿古率领众人在旅店门口一张圆桌周围坐下，他唱起了饮酒歌："让我从这桶里痛饮这甘醇吧"（Inaffia l'ugola! trinca tra canna）他想把凯西奥灌醉，让他闯祸。



凯西奥饮过数杯后，对于由伊阿古挑拨起的罗德里戈对他的嘲骂，终于忍耐不住。蒙塔纽从中劝解，凯西奥早已拔剑出鞘；彼此相斗的结果，蒙塔纽受伤。斗剑时的吆喝声，加上敲木铎、振铜铃等等声音，惊动了奥泰罗。奥泰罗与苔丝狄蒙娜走了出来。凯西奥被奥泰罗开除，伊阿古的诡计已获得初次的成功。

众人散了，剩下了安静的场面。这里只剩下了奥泰罗和他的爱妻苔丝狄蒙娜。由苔丝狄蒙娜开始，他们唱了一首言情的二重唱——"当你讲述时"（Quando narravi）。



第二幕：宫堡底层的一间大厅里。伊阿古欲施计使奥泰罗对苔丝狄蒙娜产生妒心，向凯西奥建议去找奥泰罗的妻为他讲情，请求复职。凯西奥听了他的话，走进了宫堡后面的一个大花园里，伊阿古唱了一曲"我信一个创造了我的神"（Credo in un Dio che

m'ha creato)，这可以说是一篇表现咒骂的杰作。在《莎士比亚》的原作里没有这样的一段，所以这一段的词是博依托的“创”作，正如音乐是威尔第的“创”作一样。伴奏中用铜管，具有光辉的效果。

伊阿古看见奥泰罗向这边走过来，故意靠在一根柱子上，目不转睛地向着凯西奥和苔丝狄蒙娜的方向望着，等奥泰罗走近了的时候，他喟然叹道：“我真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待奥泰罗问他是什么事情时，他以狡言回答；那时奥泰罗窥伺着他的妻和凯西奥，心里不但早已被伊阿古点起了妒火，并且那妒火已经被搧动得燃烧起来。

儿童们、妇女们、塞浦路斯的水手们和阿尔巴尼亚的水手们，都来到了苔丝狄蒙娜的面前，他们给她带来了鲜花和礼品。他们吹起了笙管，弹起了弦琴，唱起一首民歌：“你流盼所至”(Dove guardi spendono)，后面跟着是献上贝壳和珊瑚的水手们的合唱。

那摩尔人看了这样的场面，看见他的爱妻的美丽的姿态，深深地受了感动。他决不能怀疑她的纯洁无辜。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她已落入了伊阿古的陷阱；因为她和奥泰罗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为凯西奥求情的话。那摩尔人的妒火又复燃起来。当她用手帕去拭他那因热而发汗的前额时，奥泰罗从她手中把手帕拉出，抛在地上。爱弥丽雅把它拾起，但伊阿古从她手里取了过来。这一场面以苔丝狄蒙娜、奥泰罗、伊阿古和爱弥丽雅的四重唱作结。

奥泰罗又与伊阿古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唱出使他周身战慄的悲恸；在这歌曲中他不仅抛弃了爱情和信任，并且与战争的光



荣永别。歌词为“再会吧，神圣的回忆”(Addio sante memorie)。

这摩尔人心中愤懑达到极点，以致抓住了伊阿古，把他按在地上，说如果他所加罪于苔丝狄蒙娜的话证实出来是假的时候，他必把他杀死。在他与伊阿古所唱的二重唱中，伊阿古发誓愿意帮他证明苔丝狄蒙娜是千真万确地不忠实的。

第三幕：宫堡的大厅，厅的深处有走廊。传令官报告一只载有威尼斯出使人员的船只驶来。少倾，苔丝狄蒙娜走了进来。她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奥泰罗近来对她态度忽然改变，所以她还是一味在他面前为凯西奥请求复职。伊阿古窃取了苔丝狄蒙娜的手帕，故意对奥泰罗说那手帕是凯西奥送给苔丝狄蒙娜的，使奥泰罗的妒火更炽。奥泰罗这时所表现的是愤怒与讥讽；苔丝狄蒙娜跪下发誓表示她的忠贞，她唱道：“我跪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怒视之下颤抖”(Esterrefatta fisso lo squardo tuo tremendo)。她所唱的这一段中有下面这样的句子：“我为你向天哀祈”(Io prego il cielo per te con questo pianto):



奥泰罗把她推出门外，独自唱道：“天啊，将一切的灾殃加在我的头上吧！”(Dio! mi poteir scagliar tutti i mali della miseria)。

伊阿古走了进来，他叫奥泰罗躲藏起来，然后把凯西奥领了进来。凯西奥对他提及苔丝狄蒙娜，伊阿古也把她扯到别的事情上谈了一番；奥泰罗在他躲藏的地方只隐约地听到他们在讲他的妻子的事。伊阿古又在那手帕上施用毒计，他原来已想法把它交给了凯西奥，这时引诱凯西奥从自己的紧身衣中掏了出来。这情

形都被奥泰罗清楚地看见了。这里有伊阿古、凯西奥和藏躲着的奥泰罗的三重唱。

凯西奥走后，奥泰罗曾问伊阿古要毒药。他想把苔丝狄蒙娜毒死；但伊阿古说不如那天乘夜间在床上把她勒死，他自己也去杀凯西奥。奥泰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把他擢升为他的副官。

威尼斯派来的官员们到了，他们宣布了召回奥泰罗及任命凯西奥为塞浦路斯的长官的命令。

在威尼斯官员们的面前，苔丝狄蒙娜被那摩尔人鞭挞，伏在地上向他乞怜，唱道："我伏在尘埃之中"(A terra,si,nel livido)。她并唱了一首"多么恬静而明朗的太阳照着天空和海洋"(Quel sol sereno e vivido che allieta il cielo e il mare)。



继这首咏叹调之后，是一段颇有戏剧力量的六重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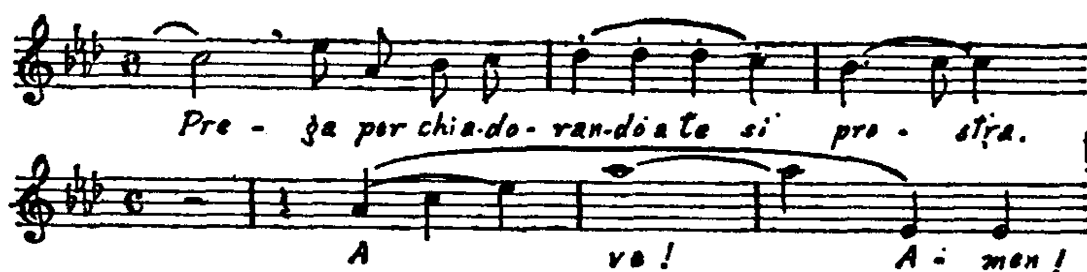
众人都走了，只剩下了那摩尔人和那新被他任命的副官。奥泰罗因为过度的气愤以致晕倒，人民相信这摩尔人回到威尼斯后，一定有新的任务和荣耀，在宫外欢呼着"奥泰罗万岁！威尼斯的狮子万岁！"

"躺在这里的就是那只狮子！"伊阿古带着胜利的狞笑，蔑视地说。幕落。

第四幕：苔丝狄蒙娜的卧室。管弦乐的引子极美丽动听；然后是苔丝狄蒙娜与爱弥丽雅的谈话。苔丝狄蒙娜唱了一曲悲歌，据说是古代意大利传下来的曲调。



爱弥丽雅走后，苔丝狄蒙娜跪在圣母面前祈祷，唱了一首“圣母颂。”



随着低音提琴的有力的句子，奥泰罗走了进来。

在苔丝狄蒙娜被勒死的时候，第一幕结尾的夫妻盲情的二重唱的旋律在乐队中缠绵悱恻地低吟出来。爱弥丽雅揭穿了伊阿古的诡诈，奥泰罗惭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杀而死。

福 斯 塔 夫
(Falstaff)

(三幕歌剧)

作曲：威尔第

作词：博依托；根据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与《亨利四世》写成。

首次上演：1893年3月12日在米兰拉·斯卡拉歌剧院。

人物：福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男中音

芬顿(Fenton)—— 青年绅士………………男高音

福德(Ford)—— 富有的市民………………男中音

卡犹士医生(Dr.Cajus)……………………男高音

巴尔道夫(Bardolph)｝福斯塔夫的部下…｛男高音

皮士多尔(Pistol)｝福斯塔夫的部下…｛男低音

福德夫人(Mistress Ford)…………………女高音

安妮(Anne)——福德夫人的女儿…………女高音

培基夫人(Mistress Page)…………………女中音

逵克里夫人(Mistress Quickly)……………女中音

市民，公民，福德的仆人，装做妖魔鬼怪的假面人

时代：亨利四世王朝

地点：温莎(Windsor)

威尔第晚年取了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的故事写成了他最后一部歌剧作品。但莎翁的这部剧本之被采为歌剧的故事，这并不是第一次；1798年维也纳曾上演过萨利埃里(Salieri)的《福斯塔夫》，1838年在伦敦又演出一部巴尔夫(Balfe)所写的《福斯塔夫》；此外，1849年柏林也演过尼古拉(Nicolai)的与莎翁的剧同名的歌剧。又福斯塔夫的名字亦见于1850年巴黎所演的托玛(Ambroise Thomas)的《仲夏夜之梦》(Le Songe d' une Nuit d' Èté)；1856年巴黎抒情剧院也上演过亚当(Adolphe Adam)所写的《福斯塔夫》独幕剧。

但是博依托所写的剧词并非完全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作蓝本的，在《福斯塔夫》曲谱的前面他曾声明："这一部喜剧取材于莎

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并取材于《亨利四世》中的数段。"

我们应该知道福斯塔夫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英勇的军人，在法国供职，作过翁弗勒（Honfleur）的行政长官；在阿让库尔（Agincourt）之役，曾任要职；在奥尔良城下之战，他也曾在军中，那次是因为贞德(Joan d' Arc)出战，英国军才撤退的。福斯塔夫一生的遭遇颇多勇敢冒险的事迹，晚年对于牛津、剑桥两大学特别热心维持，学校的基金大部由他捐赠。但一般人对于这些事情大都不知，只知道他是一个极端滑稽的人物。他享年81岁，死在他的故乡诺福克县(Norfolk)。

第一幕：在福斯塔夫的行馆里。他的两个无用的部下巴尔道夫和皮士多尔陪着他；他觉得他们实在太笨，很看不起他们。卡犹士医生来了，他埋怨福斯塔夫打了他的仆人；并说巴尔道夫和皮士多尔把他灌醉，抢走了他的财物。福斯塔夫对医生任意笑骂，使他羞怒而去。

福斯塔夫写了两封信，分别送给两个已经结了婚的温莎美人——福德夫人和培基夫人，约她们分别和他秘密相会。

布景换成了福德家的花园。在花园里我们看见了那两位美貌的夫人，还有快克里夫人，同她们在一起的还有福德夫人的女儿安妮小姐。花园的一旁，可以看得见福德家的房子的一部分和大街。培基夫人由快克里夫人陪着来访福德夫人，目的在把福斯塔夫写给她的信给她看一看。福德夫人也接到一封信，于是四位好事的女子拿了两封信读来读去，发现除了收信人不同外，信的内容完全相同。那个胖武士——福斯塔夫的邀请使她们觉得一半有趣，一半讨厌。她们遂计划怎么报复一下。正在这时，福德从家门口走过，同他偕行的有卡犹士医生、芬顿(他恋爱着安妮小姐)、

巴道尔夫和皮士多尔。福斯塔夫的这两位宝贝部下把他们的主人出卖了，福德从他们俩人口里探听出来，原来福斯塔夫在追求他的妻子；他也极想报复，匆忙地同福斯塔夫的那两个部下走了；只剩下了芬顿在花园外恋恋不舍，隔着篱笆吻了安妮一下，两人唱起了情歌的二重唱。男人们又回来了，芬顿同他们走在一起；安妮重回到她妈妈那里，那时四个女子积极计划她们报复的计策。

第二幕又回到福斯塔夫所住的行馆里。他依然还在桌旁坐着，逵克里夫人从福德夫人那里带来了回信，答应同他相会；是在福德家里，两点钟到三点钟之间，那时福德平常都不在家。福斯塔夫大喜，答应一定准时前往。

逵克里夫人刚刚走了，福德到了，他以假造的名字自我介绍与福斯塔夫相见，并馈赠一袋银钱作为见面礼。然后说他自己爱上了福德夫人，但苦于她太忠贞，无法进行，所以求福斯塔夫先向她进攻，然后他再进行，可以比较容易一些。福斯塔夫很得意地告诉福德说他已同她约好当日午后相会。而福德所要打听的也正是这件事。

次一场是在福德家里，四位女子已经预备好了福斯塔夫所应受的招待。这时从福德夫人与安妮的谈话中偶然可以听出福德有把女儿嫁给那老朽的卡犹士医生的意思；安妮自己当然是很愿意同她所爱的芬顿结婚的。她的母亲很愿意帮助她。

仆人报道福斯塔夫到了。逵克里夫人、培基夫人和安妮都急忙藏了起来，等候福德夫人一有信号，她们立刻响应。她们再没有想到那么快就需要她们动手了；因为福斯塔夫刚进屋，就听见福德回来了。快点啊，那胖情人必须躲起来啊！于是他就藏在一个布幔的后面。福德带了帮手走了进来，想要吓那登徒子一下；他同那几个帮手开始搜查全家，当他们到另外的屋子去搜寻的时

候，那几位女子急忙把福斯塔夫装在一个洗衣筐里，把许多肮脏的衣服堆在他的身上，然后把筐紧紧扣起。刚刚把他藏好，福德忽然又回来了，他想起了那个布幔；刚巧这时那后面传出来两人接吻的声音，他立刻把布幔扯下，发现躲在后面的原来是安妮和芬顿，他们充分利用了大家捉福斯塔夫而无人注意的时机。福德更加愤怒，向屋外冲了出去。他的太太和她的朋友把仆人们召来，叫他们把筐子抬起，向窗外流过的泰晤士河倒了下去。等福德回到屋子里来时，他的太太向窗外指着从河中很笨地向岸上爬着的福斯塔夫，凡看见的人都捧腹大笑不置。

第三幕：福斯塔夫独自坐在行馆门外一条凳子上。逵克里夫人又来了，她来为福德夫人和福斯塔夫订约会。福斯塔夫起初不愿再理会她，后来经逵克里再三为她的朋友解释，他才决定按她所定的时间和地点前往与福德夫人相会；时间是午夜，地点是温莎森林赫恩（Herne，英国传说中的猎人）的橡树旁；装做那黑夜的猎人（据传说那猎人曾在橡树上吊死，所以那附近的地方常有妖怪出现）。

福斯塔夫午夜来到林中，被那几个女人、福德和他的帮手，还有不下百人的男女所包围；他们迷惑他、嘲笑他、戏弄他；直到最后他才晓得同他捣乱的是些什么人。因为必须用一场结婚典礼做一个总结束，于是福德夫人劝她的丈夫放弃选迂腐的卡犹士医生为婿的计划，答应他的女儿同芬顿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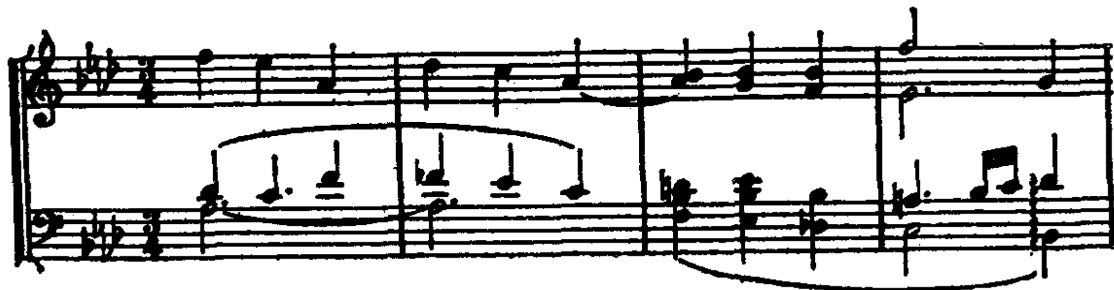
从音乐的方面来看，《福斯塔夫》可以说是威尔第作品中很新的创作，甚至于比《奥泰罗》的作风还要新。其中每一场都是彼此连贯无缝的。在这一点上颇像瓦格纳的乐剧的作法，但作者所写的音乐则与瓦格纳的风格全异。这里的乐曲几乎没法分割编排成为一个一个的号数（number），只能根据作者所着重的剧情作为

重心，分别提出其主要的段落如下：第一幕第一场中福斯塔夫赞美福德夫人的抒情调："啊，爱人，明星一般的眸子" (O amor! Sguardo di stella!)，他唱的："她的名字是爱丽丝" (Alice è il nome)是极其美丽的句子。



同一场中还有采自《亨利四世》剧中的词句的独白，纯粹是宣叙调，但是管弦乐的伴奏极为生动而别致，尤其是在嘲笑巴道尔夫和皮士多尔时，大管和单簧管两种乐器用得极妙。

在第一幕第二场有福德夫人念福斯塔夫的信的一段，有无伴奏的女声四部重唱（"虽然活象一只大水桶，却还要来求爱"），有男声的四重唱，第一幕结尾时男女两组四重唱联合出现；此外，并有安妮和芬顿隔着篱笆接吻时的二重唱；一个唱："火热的嘴唇"(Labbra di foco)，一个唱"花般的嘴唇"(Labbra di fiore)。



幕落时，福德夫人风趣地引证着福斯塔夫的词句，四个女子同时又引证了另一段"如穹苍中的一颗明星"(Come una stella nell' immensita)，全体大笑着走了出去。



在第二幕福斯塔夫与逵克里交涉时，管弦乐形容得极巧妙。福斯塔夫与福德会晤时，管弦乐的应用也在表现上有很大的作用。福斯塔夫力说福德的妻子不忠时，福德听了，唱了一段独白，很有力量。福德发现了他的太太不忠于自己而气愤，福斯塔夫因与她约会而得意，两人话别时的内心情绪，都在管弦乐的优美的对句中含蕴地表现着。

在第二幕的第二场逵克里夫人曾急促地叙述与福斯塔夫会见的经过；福斯塔夫对福德夫人唱了一首小曲——“话说当年身为诺福克公爵的仆人时”（Quand’ero paggio del Duca di Norfolk），是最受欢迎的一段曲子。滑稽、悲戚、美丽，而且实在含着笑与憾相混合的情绪，有不可抗拒的动人的力量。曲子很短，演出时，观众要求重唱一次至四次是很常见的事。福德与他的帮手搜寻福斯塔夫时音乐与动作的配合也极调和。



第三幕第一场：福斯塔夫自叹他的不幸，音乐所表现的幽默，

大部在管弦乐的部分。

第二场在赫恩的橡树旁芬顿唱了一首恋歌，非常美丽。



后来安妮也唱一段悦耳的独唱："我们将同舞明月下"(Erriam sotto la luna)。



在这一场里有几段神秘性的合唱，效果奇异。终曲是一曲赋格。

梅菲斯特费勒
(Mefistofele)

(四幕歌剧)

作曲：博依托

作词：博依托；根据哥德的《浮士德》写成。

首次上演：1868年3月5日在米兰拉·斯卡拉歌剧院上演不成；修正后于1875年10月4日在波隆那重演成功。

人物：梅菲斯特费勒 (Mefistofele) ………………男低音

浮士德(Faust)……………………………男高音

玛格丽塔 (Margherita)…………………女高音

玛尔塔 (Martha)…………………………女低音

瓦格纳(Wagner)…………………………男高音

爱仑娜(Elena)……………………………女高音

潘达丽丝 (Pantalis) ……………………女低音

尼雷诺 (Nereno)…………………………男高音

神秘合唱班，天神阵，天使，忏悔者，路人，兵士，猎人，学生，公民，市民，乡民，巫者，术士，希腊合唱团，女仙，水神，舞者，战士。

时代：中古

地点：天国；德国法兰克福；古希腊神殿谷

《梅菲斯特费勒》分四幕，附序幕和跋幕。古诺所写的《浮士德》，因为作词者的谨慎，只取了歌德《浮士德》的第一部的故事，简洁、动人而有趣；到了末了的舞蹈才涉及歌德的作品的第二部，取景于布罗肯山巅；但这一场舞蹈是常被删掉不演的。

博依托自己是诗人，他写的剧词则根据歌德的作品全部，而且也想采取诗人的戏剧所依据的哲学的根据。所以，结果《梅菲斯特费勒》是两部歌剧合并为一部的作法。在这作品中，凡涉及一般熟悉的浮士德与玛格丽塔的故事的部分，虽然与古诺所作的《浮士德》有极相似的地方，但仍不失其浓厚的趣味；涉及歌德的剧的第二部时，则全剧剧情发展的主线仿佛忽然中断，而成了疙结；这部出自意大利的最美丽的音乐作品、最深刻的戏剧作品之一很少

演出的原因，大概在此。

序幕开始时是在云雾迷濛的太空中，在那里飘浮着肉眼看不见的一群一群的仙童、天使和天神。他们引吭高歌，赞扬着宇宙至上的主宰。赞美诗歌终了的时候，梅菲斯特费勒出现，他直立云端，他的脚践踏着他的外衣的边缘，以讥诮的口吻向上帝打着招呼。云间神秘的歌声问他："你可晓得浮士德吗？"他轻蔑地回答说，他愿意打赌，他必能引诱浮士德走入罪恶，以克服善的势力。上帝接受了他的打赌的提议。众仙的赞歌歌声又起。

从音乐方面讲，这序幕极饶趣味。音乐可以分做性质不同的五个段落，所以使这舞台上无大动作的场面也有了变化。起初是神秘合唱班唱的前奏曲，梅菲斯特费勒出台前，有一段讥讽式的乐段(scherzo)，梅菲斯特费勒以嘲笑的口气向天神招呼，最后他订约实行毁坏浮士德的灵魂，仙童(由二十四个童男充任)唱出了欣悦的歌声，继之而起的是忏悔者与幽灵的歌颂声。

第一幕：复活节的星期日，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各色的人物在城门口挤进挤出。其中有一个斑白头发的僧人，在他身旁的人又尊敬他、又怕他。老年的浮士德同他的学生瓦格纳从一条高路上走了下来，那僧人追随在他们身后，他们谈论着他的举动。浮士德回到了他的书斋，那僧人一直还跟在他的踵后，浮士德没有注意他，他早已跟着进了书斋，在一个墙角处躲了起来。浮士德打开圣书，正要默祷，那僧人尖叫着从藏躲的地方猛冲了出来。浮士德大吃一惊，急忙做了全能的"所罗门的符号"，逼得梅菲斯特费勒脱去了僧袍，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穿着骑士装，肩上披着黑色的外衣。浮士德对他盘问时，他宣称他是否定万有的精灵，他唯一的希望是使全世界毁灭，重返于混沌与黑夜；他说在某几种条件下，他愿意携他做个漫游世界的伴侣。浮士德

表示同意了，他说："只要你能给我一小时的平静，使我的灵魂在那儿得到休息——只要你能把宇宙和我自己揭开，摆在我的面前——只要你能够让我对一个飞逝的瞬间说出：'停驻吧，因为你是幸福的！'那末就让我死去吧，让地狱的深渊把我吞下去吧！"契约已经定好了。梅菲斯特费勒把他的外衣展开，他们乘风而去了。

这一幕开始时，音乐里反映着复活节的热闹兴奋的情况，很有趣味；后来舞台上的情节每一步的进展都有适当的音乐相配；显著的歌曲有浮士德在书斋中唱的咏叹调——"在田间，在草原上"(Dai campi, dai prati)和梅菲斯特费勒自荐的"我是否定一切的精灵"(Son lo spirito che nega)。

第二幕以花园的布景开始。浮士德已重返青春了，改名为亨利。浮士德、玛格丽塔、梅菲斯特费勒和玛尔塔分为两对，在园中走来走去，一面谈笑，一面调情。从这里梅菲斯特费勒把浮士德带到了布罗肯山巅，使他看见了巫者安息日的欢宴。他们欢迎梅菲斯特费勒，奉他为王。浮士德默然发呆，望着昏黑的天空，看见了玛格丽塔的幻影；只见她面色苍白，神容憔悴，带着枷锁。

这一幕第一场中有浮士德的独唱——"愿你心中充溢幸福"(Colma il tuo cor d'un palpito)，第一场完了时以四重唱作结，玛格丽塔的笑声里含着无限的快活，她对浮士德说她爱他。在布罗肯山巅上，在巫者姊妹的狂欢的席间，她们献给梅菲斯特费勒一个玻璃球，在球里反映着世界，他独唱道："这就是世界"(Ecco el mondo)。

第三幕：在狱中，玛格丽塔倒卧在一堆干草上，心中游思不定，口里独自低吟着。梅菲斯特费勒和浮士德来到了狱栏外面，

他们两人匆忙地谈着话；浮士德在求梅菲斯特费勒救玛格丽塔的性命。梅菲斯特费勒答应尽量帮助他，催他急行，因为地府的骏马准备就要飞驰了。他把狱门打开，浮士德走了进去。玛格丽塔还以为是狱吏来释放她呢，后来才认出原来是她的爱人。她向他追述被他遗弃后的经过情形：她的孩子，被她溺死了，她被控毒死了她的母亲；她求浮士德在她死后把她葬在她的亲人的旁边。浮士德劝她同他一同逃走，起初她不肯，后来她答应了，她说也许在那遥远的岛上他们会找到幸福的。但是站在后面的梅菲斯特费勒使她悟到了现实，她闪开了浮士德，乞求上帝的怜悯，她死了。上天的合唱班发出来低柔的歌声道："她是得救了！"执行官和他的警卫从后面走了上来，浮士德和梅菲斯特费勒匆忙逃去。

这一幕开始时玛格丽塔唱的哀伤曲："有一夜抛向海的深处"(L'astra notte in fondo al mare)，叙述她溺死她的孩子的往事。玛格丽塔与浮士德的二重唱——"随着海洋的波浪，漂到那遥远的地方"(Loutao, sui fluti d'un ampio oceano)。

第四幕：梅菲斯特费勒把浮士德带到神殿谷的边地上，这景致很使浮士德心悦神迷，梅菲斯特费勒也发现这种景致比布罗肯山巅上的景致更合乎浮士德的口味。

这是古代安息节的庆祝大会，一队少女出现了，载歌载舞，梅菲斯特费勒看得头昏眼花，退下去了。这时爱仑娜随着合唱声走了出来，她为恐怖的梦境所扰，口中叙述着特洛伊灭亡的故事。浮士德穿着十五世纪骑士的盛装走了出来，后面跟着梅菲斯特费勒、尼雷诺、潘达丽丝等人，还有仙女和山神等等。浮士德跪在爱仑娜的面前，称她是美丽与纯洁的理想。他们彼此互倾爱慕之情，在花园里散步，在远方消逝了。

爱仑娜的歌颂——"静止的月光泛滥太空"(La luna immo-

bile inonda l'etere)，叙述特洛伊灭亡的梦，同浮士德唱的二重唱，以及由管弦乐队与合唱队巧妙织成的背景，是这一幕的音乐的主要特征。

在跋幕中，浮士德又重返到他的书斋中；他仍是一个老年人，已经垂死，他叹息往事；圣书在他的面前展开着。梅菲斯特费勒怕他逃脱，把大衣展开，要逼他和他一同乘空逸去；浮士德只是向上帝恳求，天使的歌声鼓起了他的勇气，他拒绝再去。梅菲斯特费勒见势不妙，急忙施魔法引起了一群美丽的水仙的幻影，浮士德踟蹰了片刻，飞奔到圣书面前，伏在上面说"最后我在这里得救了；"说着就跪了下来向天祈祷，他终于克服了恶势力的诱惑，在缤纷的玫瑰花瓣中，在天神的胜利的歌声中，他死了。梅菲斯特费勒终于输了他的东道。

这一幕中有浮士德的哀伤曲——"走近了最后的限度"(Giunto sul passo extremo)和他的祈祷救世的合唱曲，都是很优美的乐曲。

阿里戈·博依托是彭奇埃利(Ponchielli)的歌剧《歌女》(La Gioconda)的剧词作者；威尔第的《奥泰罗》与《福斯塔夫》两部歌剧的剧词也是他写的。他于1842年2月24日生于意大利的帕多瓦(Padua)。1853年至1862年在米兰音乐院攻读。漫游德国与波兰后，对于瓦格纳的音乐大为倾慕。于《梅菲斯特费勒》后，博依托又写了另外一部名为《尼罗》(Nerone)的歌剧，剧词与音乐全系自作，但未演出。

彭奇埃利

(Amilcare Ponchielli, 1834—1886)

彭奇埃利于1834年8月31日生于意大利克雷莫纳(Cremona)，1843年至1854年在米兰音乐院求学。1856年在他的故乡发表过一部歌剧，名为《婚约》(I Promessi Sposi)，这部歌剧经过订正后，于1872年在米兰上演，是他的首次成功的作品。彭奇埃利无论在学习上，在创作上，都极尽细心推敲之能事；所以他的求学时间有十年，而他的作品也往往在完成后反复加以修改，上述的《婚约》就是一例。此外，他所作的歌剧《立陶宛人》(I Lituani)，曾在1874年发表，十年后，经修改易名为《阿尔古娜》(Alguna)；1876年完成的《歌女》(La Gioconda)，其成功虽没有经过十年的历史，但也是在订正后才博得观众的欢迎的。除这些作品外，他还作有歌剧《浪子》(Il Figliuol Prodigo)，1880年发表，《玛丽昂·黛乐美》(Marion Delorme)，1885年发表。但使他驰名世界的却只有一部《歌女》。

1886年1月16日彭奇埃利死在米兰。他是最先接受近代音乐新潮流的意大利作曲家，他能运用管弦乐器增加乐曲的美丽，并且能在不侵夺人声的主要地位的范围内运用乐器来做富有表现性的伴奏。他对于当时的意大利作曲家有很大的影响。论者尝谓近代意大利歌剧的创立者是彭奇埃利而不是威尔第。那时因为意大利的作曲家们开始能够欣赏瓦格纳的作品，所以才有些人想改良

歌剧艺术，希图建立新的风格。这种运动的倡导人是彭奇埃利和博依托。威尔第的天才远在他们两人之上，他迎头赶上，借天才之力，于是他的成就也就超越在他们两人之上了。可是直到今天，讲起来，彭奇埃利的影响仍然是很重大的；因为，现代最著名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Puccini），是彭奇埃利的弟子。

歌　女
(La Gioconda)

（四幕歌剧）

作曲：彭奇埃利

作词：博依托；根据雨果的剧本《帕多瓦的暴君，安杰洛》(Angelo, Tyrant of Padua)写成。博依托在这本剧词上用字谜——"Tobia Gorrio"署名。

首次上演：初稿：1876年4月8日在米兰拉·斯卡拉歌剧院上演。

订正稿：1876年12月在热那亚演出。

人物：爵康妲（La Gioconda）——歌女…………女高音

拉杰卡（La Cieca）——歌女的盲母………女低音

阿尔维斯(Alvise)——监察院长官之一…男低音

萝拉(Laura)——阿尔维斯的妻…………女中音

恩佐(Enzo Grimaldo)——热那亚一贵族…男高音

巴那巴(Barnaba)——监察院的密探……男中音

祖阿内(Zuàne)——船夫…………………男低音

依赛卜(Isêpo)——代书…………………男高音

舵工……………………………………………… 男低音

僧侣，议员，水手，船匠，绅士，贵妇，市民，蒙面人，卫兵等多人。

时代：十七世纪

地点：威尼斯

这歌剧的四幕各有不同的标题。第一幕：《狮子口》；第二幕：《念珠》；第三幕：《金屋》；第四幕：《奥尔法诺运河》。歌剧的总名通常不用译名，意大利原名是世界通用的。

第一幕：《狮子口》。大公爵的宫院准备宴会，装饰得异常灿烂辉煌。台的深处有石级，有石柱支撑的殿门，一条门路直通圣·马克礼拜堂的内部。左边是一个公共代书的写字台。院子的一边有一个在历史上很出名的狮子口，墙上刻有下列的黑色文字：

“可以向监察院秘密控告任何人，

安全、秘密、而有利于国家。”

那天正是一个晴朗的春天的下午。舞台上挤满了过节的人：僧侣、水手、船工、蒙面人等等。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时地可以看到几个达尔马提亚人和摩尔人。

巴那巴兀自倚靠着一根大柱子看街上来往的行人，一只小小的六弦琴在他的脖子上套着。

街上的人高兴地唱着：“吃喝玩乐”(Feste e pane)。巴那巴跑向前去，向大众宣称赛船会将要开始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去观看。他颓然地望着他们，叹道：“他们还在他们的坟墓上跳舞呢！”

爵康妲拉着她的瞎了眼睛的老母亲走了上来。她们唱着一曲柔美的二重唱：“女儿啊，我步履逡巡”(Figlia, che reggi il tre-

mulo)。

巴那巴爱上了这位歌女，可是他好几次向她表示爱意，都被她拒绝了，原因是她已爱上了恩佐。恩佐是威尼斯当局缉拿在逃的一位贵族，但现在他装做一个海船的船长，又来到了威尼斯。他的船停泊在富西纳湖中。

当巴那巴再度追逐爵康妲时，他要把她抓住，但是她又逃脱了，只留下了那坐在教堂门前的她的母亲——拉杰卡。巴那巴尽力想先把握住拉杰卡，然后叫拉杰卡逼她的女儿来满足他的要求。果然，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机会。赛船会已经结束了，众人把优胜者抬了回来。随着众人回来的是竞赛失败者祖阿内、歌女和恩佐。巴那巴巧妙地暗示给祖阿内，说拉杰卡是一个女巫，她运用巫术使祖阿内的比赛遭了失败。这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祖阿内的左右，群情立时激动起来。拉杰卡因此被捕，被拖下教堂的石级。恩佐招呼他的水手们来帮他营救那无辜的老妇。

在人群最骚乱的时候，宫殿的大门忽然敞开了。在石阶的最高处站着阿尔维斯和他的妻——萝拉；萝拉蒙着面罩。阿尔维斯厉声制止骚动，然后同萝拉并肩走下石级。

巴那巴以监察院的主要密探的犀利的眼光，早已看出戴着面具的萝拉在注视着恩佐，同时也看出恩佐显然认得戴面具的萝拉；因为她一出现，恩佐显然好像深深受到感动的样子。爵康妲跪在阿尔维斯的面前，乞求他可怜她的老母。当萝拉也为拉杰卡说情的时候，阿尔维斯就立刻下令把她释放了。拉杰卡唱了极动人的歌调："夫人的声音，或是天使的声音"（Voce di donna, o d'angelo），对萝拉表示感激，并赠给她一串念珠，同时伸出双手为她祝福。

她问起救她的恩人的大名。依然戴着面具的阿尔维斯夫人一

往情深地瞩望着恩佐，答道："萝拉！"

"正是她啊！"——恩佐失声惊呼。

这段情节被巴那巴看得清清楚楚。当众人陆续走进教堂，只剩下恩佐一人留下来的时候，巴那巴走上前去，不管恩佐穿的是不是船长的服装，直接用他的真名和爵位向他招呼道："恩佐·格里玛尔多、圣·费奥的亲王。"

密探早已完全了解了整个的内情：原来恩佐同萝拉是订有婚约的。他们被分开后，萝拉被迫嫁给了阿尔维斯。自她结婚以后，他们一直无法相见，适才他们久别重逢，两人的旧情复活起来。如果巴那巴要想使爵康妲归为己有，就得设法证明恩佐的爱情是如何地不专；于是他答应恩佐当天晚上使萝拉搭上他的船，同他私奔。

恩佐走后，巴那巴召来了他的傀儡——那个在狮子口旁边摆代书台子的依赛卜。正在这时，爵康妲同她的母亲从教堂走出来。她一看到巴那巴，就立刻把她母亲拉到石柱后面躲起。她窃听到巴那巴对依赛卜读了一篇信稿。她不知道那信是写给什么人的，但听出是向某人报告他的妻子当天夜间将要与恩佐偕逃的消息。这样，她无意中发现恩佐已经不再爱她了；她同她的母亲走进了教堂。巴那巴把信放进了狮子口，遣走了伊赛卜。巴那巴的手段的毒辣，不亚于其锐敏的智慧。他指着宫殿，自言自语地唱道："伟大的建筑啊，大官的宫殿，大官的窠巢啊"(O monumento! Regia e bolgia dogale!)

戴假面的人们和市民们都回来了，他们唱着、跳着"弗兰那"(La Furlana)舞。教堂里传出来一个僧人诵经的声音，随着响起了诵经的合唱。爵康妲同她的母亲走出教堂，由于恩佐抛弃了她，她的心已碎了。母亲在想法劝慰她，教堂的诵经声不断地延

续着。

第二幕：《念珠》。在夜间，一只小船，右舷向外。前面是富西纳湖中的荒岛的岸。在极远的地方，水与天相接，天上有几颗寥落的星。右边的天角上一块乌云，一轮明月正从乌云中钻出。前面一座供奉圣母的小小的祭坛，有一盏红灯照着。船首写着船的名字——海卡特(Hecate)，甲板上散置着几点灯火。

幕启时，我们看见几个水手：有些坐在甲板上，有些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每人手里都拿着传话筒。另外有几个舱位的侍者，或坐、或依绳而立，这样分为数伙的水手合唱了一首“水手曲”(Marinaresca)。

巴那巴同伊赛卜坐着一只船驶来，他们都化装为渔夫。巴那巴唱了一首渔夫曲：“渔夫啊，撒下你的网啊”(Ah! Pescator, affonda l'esca!)



他的歌中有这样的话：“当你拉起你的网时，一个美丽的水仙女会羞怯地躲了进去的。”意思暗指他已撒下了捞捉恩佐、萝拉和爵康妲的网。歌声神秘地飘在夜空里。这一个场面的气氛表现得很有效果。

恩佐踏上了甲板，吩咐水手们下舱去了。这时他独唱了一首名贵的歌曲：“天啊！海啊”(Cielo! e mar!)这首歌抒发着他对他等候着的爱人的恋情。月亮从黑云后出现，美景使人陶醉。



一只船驶向前来。巴那巴把萝拉给恩佐带来了。一对情人相

聚之下，格外亲热欢忭。他们准备在月落时分，乘人不备，悄悄驶去。远处传来一缕歌声，恩佐下舱去了，萝拉独自跪在圣母像前祈祷："航者的明星，圣洁的贞女"(Stella del mariner! Vergine santa!)

爵康妲偷偷地爬上了船，站在她的情敌的面前。她们俩都爱恩佐，她们互相嫉视。她们所唱的一段二重唱——"我爱他有如宇宙的灵光"(L'amo come il fulgor del creato)，是全剧中最有戏剧力量的曲子。



爵康妲举起了短刀，待要向萝拉刺去时，忽然停止下来；她一手抓住萝拉，一手指向湖面。在湖的那面，但见一只船载着阿尔维斯和武装的士兵向这边急驶而来。萝拉此时惊慌失措，恳乞圣母怜悯。在向圣母祈求时，她举起了拉杰卡送给她的那一串念珠。爵康妲看见了那串念珠，才认出原来萝拉就是从愤怒的暴民手中营救了她的母亲的那位蒙面的贵妇。她急忙招呼驶向前来的两个水手，叫他们帮助萝拉逃脱。等巴那巴赶到，他所要捕的人已经去了，爵康妲救了萝拉。巴那巴这时急忙又赶回到阿尔维斯的船上，指着逃往远处的船，下令立刻追捕。

恩佐从舱里走出，他不见了萝拉，却看见了爵康妲。这时威尼斯的大船纷纷前来。恩佐不愿自己的船被掳，宁愿放起一把火来把船烧掉。

第三幕：《金屋》。在阿尔维斯家的一间屋子里。阿尔维斯因为萝拉与人私奔，沾污了他的名誉，他立誓要报仇，唱道："对！她是该死的"(Si! morir ella de')。

他把萝拉召来。夜曲的歌者乘着扁舟从运河上漂过，传来一

阵歌声。阿尔维斯把悬在一扇门前的幕帷拉开，手指那边屋子里安置的一座尸架，递给萝拉一瓶烈性的毒药。他命令萝拉在歌者的夜曲未结束之前必须把毒药饮下。他现在走开，等合唱终了时再回来，到那时她应该是已经死去了。

阿尔维斯走开后，爵康妲匆忙跑入。原来她早已料到救她母亲的贵妇一定会吃很大的亏的，所以溜进宫中，在宫中隐藏起来。她给了萝拉一瓶麻醉剂，吃下后是可以假装死去的。萝拉听从了她的话，把药喝下，穿过幕帷，走入了葬室。爵康妲把瓶中的毒药倒在自己的瓶里，把空瓶放回原处。

歌声已经停了。阿尔维斯回到屋中，看见桌上的瓶子空了，看见萝拉死人一般地躺在尸架上，他相信萝拉已经执行了他的命令。

布景换到阿尔维斯家中的一间大厅里，阿尔维斯正在宴飨宾客。这时有一段舞蹈，名为“时间之舞”。借服装的变换、灯光的效果和舞者的姿势表现出黎明、白昼、黄昏和黑夜。在舞者的哑默的动作，也象征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永恒的斗争。

巴那巴走了进来，手拖着拉杰卡，他发现她躲藏在阿尔维斯的宅中。恩佐也早已设法化装进来了。有人问拉杰卡来到这金屋中可有什么目的。她回答道：“为了那刚才死去的她，我来这里为她祈祷。”这时，宴会忽然沉静下来，葬钟沉重地响了。恩佐问巴那巴：“葬钟为谁而响呢？”——“为萝拉！”众宾客听了不胜惊异，他们异口同声地唱道：“好似吸血鬼的羽翼从我们面前掠过”(D'un vampir fatal l'ala fredda passo)。恩佐唱道：“我见你僵死不动”(Gia ti vedo immota e smorta)。巴那巴、爵康妲、拉杰卡和阿尔维斯四人也加入合唱，声音更加洪亮有力。阿尔维斯把葬室的幕帷拉开(原来葬室与大厅也是相通的)，手指着躺在尸

架上的萝拉。恩佐拿起短剑直奔阿尔维斯而去，但被卫兵抓住了。

第四幕：《奥尔法诺运河》。在鸠德卡岛上一座破旧的宫殿的走廊上。右边有敞开着的布帐，后面放着一张床，背景是用大石柱构成的门，再往后望去是湖，最远的地方可以望见圣·马克教堂的广场，广场上灯火辉煌。墙上挂着一幅圣母像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桌子和卧榻，桌上一盏灯，一把手提灯，一瓶毒药和一把短刀。在卧榻上放着属于爵康妲的各种假宝石和珠玉之类的东西。

布景的右边是一条灯光暗澹的长街。两个男子从街的尽头走向前来，他们用手抬着萝拉，萝拉身上裹着黑色的外套。两个男子是街头卖唱的。他们来敲门，爵康妲把门开了，用手势告诉他们把抬来的萝拉放在帐幕后面的卧榻上。当他们告辞的时候，爵康妲恳求他们去寻找她的母亲，因为自金屋一别以后，她们已很久没有相见了。

现在只剩下爵康妲一人呆在屋里。她对恩佐的爱远胜过她对于萝拉的嫉妒，所以她已答应了巴那巴：只要他肯帮恩佐逃出监狱，把他领到奥尔法诺运河，她就肯嫁给他；可是她现在独自想起来，又觉得前途实在可怕。她独语似地唱了一段表示恐怖的歌曲，她很想自杀："唉，我只有自杀"(Suicidio!…… in questi fieri momenti to sol mi resti)。有一阵子她甚至于想把萝拉刺死，替阿尔维斯报仇，然后把她的尸体抛在湖中。

在静夜里，很远的河上有一个船夫喊着："喂，船夫！可有什么新闻吗？"——另外在远处的一个人答道："在奥尔法诺运河的水里漂浮着很多的尸体啊！"

爵康妲心中烦恼已极，伏在桌上哭泣起来。这时恩佐来了。

为了激起恩佐的愤怒，爵康妲告诉他说她已把萝拉的尸体从坟墓中移走。恩佐听了大怒，把她一把抓住，另一手拿起了短刀，准备向她刺去。这她不但不怕，而且是她所希望的，她觉得死在他的手里倒也痛快！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萝拉已经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她叫着："恩佐！"恩佐急忙跑到她的面前，把她抱在怀里。从远方传来了夜曲的合唱——唱的仍然是阿尔维斯逼迫萝拉饮下毒药时所听到的那支歌。恩佐和萝拉两人同向爵康妲表示极深的感激。爵康妲早已把帮助他们俩逃走的事情布置好了——外面有一只小船，是由她的两位朋友驾驶的。她预备用这小船把他俩送到正在等候着他们的一只大船上去。那盲目的老妇所赠给高贵的萝拉的一串念珠，给萝拉带来了多大的幸福啊！当她同恩佐向爵康妲道谢时，她唱道："我看见了什么！念珠啊"(Che vedo la! Il rosario)。

又只剩下爵康妲一人了；答应巴那巴的诺言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她刚要逃离这地方的时候，那可怕的密探已在她的门口出现了。她假装是为他来装饰自己的样子，开始把那些假的珠宝戴了起来，趁机走近了桌子，握住了桌上的短刀。

"爵康妲如今是归你所有了！"她喊道；她面对着他，一刀刺进了自己的心窝。

巴那巴屈身伏在她的身边，对着她的耳朵大声疾呼地说："昨夜你的母亲触怒了我，我已把她勒死了！"

但是，没有人听见他所说的话——爵康妲已经气绝了。他，愤怒地大叫一声，冲出屋子去了。

法 国 歌 剧

格鲁克、瓦格纳和威尔第，每人都总结了一个时代。格鲁克是莫扎特以前的歌剧流派发展的顶点。莫扎特是两派歌剧的创始人。在《唐·爵凡尼》和《费加罗的婚姻》的影响下，出现了罗西尼的一些歌剧。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因个人特点之不同，出现了贝里尼、多尼采蒂和威尔第。

另外一派来源于莫扎特的歌剧是德国歌剧。《魔笛》的音乐证明了民间歌调或民间音乐的丰富血液是多么有利于歌剧的发展。威柏从此得到了启发。威柏以后的逐渐发展，产生了瓦格纳。

同时，还有一派是直接从格鲁克发展而来的。格鲁克的《伊菲姬妮在奥利德》(Iphigénie en Aulide)、《奥菲欧与犹丽狄西》、《阿尔赛斯特》(Alceste)和《阿尔米达》都是1672年在吕利创建的皇家音乐院——亦即现在的巴黎大歌剧院——上演的。对法国歌剧的发展起着深刻影响的是一位很博学的作曲家，他叫做凯鲁比尼(Luigi Cherubini)。他在巴黎音乐院任作曲教授达六年，然后又从1821年——1841年任院长之职达二十年之久。他的歌剧作品《两天》(Les Deux Journées)于1800年在巴黎上演，1801年改名为《担水夫》(The Water-carrier)在伦敦上演。《法妮斯卡》(Faniska)于1806年在维也纳上演，使他博得很高的声誉。

法国艺术很讲究表达的方式和风格。意大利作曲家长期以来

只满足于与人声无关的简单的器乐伴奏，而法国作曲家则总是设法用支持和衬托人声的器乐伴奏来丰富和美化歌声部份。在严肃对待总谱的声乐与器乐保持平衡方面，法国歌剧显然是受益于格鲁克以及后来的凯鲁比尼的。法国歌剧作曲家创造了一种很美的歌剧艺术形式。

法国歌剧中最流行的是梅耶贝尔、古诺（Gounod），比才（Bizet）、马斯内（Massenet）等人的作品。一般而论，法国大歌剧和意大利大歌剧，都是拉丁民族的艺术，不一定适于把它们截然划分，它们是姊妹艺术，它们和德国派的歌剧艺术有着显著的区别。

在德国歌剧方面，前面已从格鲁克讲到了瓦格纳，在意大利歌剧方面，从罗西尼讲到了威尔第。以下将讲从梅耶贝尔到比才的法国歌剧。

贾科莫·梅耶贝尔

(Giacomo Meyerbeer, 1791—1864)

梅耶贝尔虽然出生于德国柏林(1791年9月5日)，在德国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在德国以出色的钢琴演奏家的身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却被认为是一般所谓的近代法国大歌剧的创建人。据说："他把意大利人的流畅的旋律和德国人的充实的和声，以及法国人的泼辣的朗诵调和活跃多变的节奏结合起来了"。这是对巴黎大剧院舞台上风行一时的歌剧的很好的描述。梅耶贝尔的歌剧中精致的壮观场面和终场 (Finales) 成为法国作曲家们仿效的典范；意大利作曲家也并没有忽视它们。梅耶贝尔懂得如何为人声写作才能取得效果，同时他也是歌剧作曲家中最早追求器乐伴奏的音色效果的人。有时这些效果似乎是过于造作的，是明显地有意追求的；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在丰富歌剧作品的器乐方面，的确起了重大的影响。

梅耶贝尔曾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他的很多音乐在舞台上已经绝迹了。这也是他以前的、同代的以及他后来的作曲家们的作品的同一的命运。梅耶贝尔曾遴选了当时第一流的演员。他的作品是为最好的演员阵容而写的，马虎的演出不如根本不演。他的最佳作品如《新教徒》(Les Huguenots)如果演得好，至今还是感人很深的。

和很多写歌剧的其他作曲家一样，梅耶贝尔受到一些不能从

歌剧角度来对待歌剧的评论家的责难。他们往往是从交响乐的立场来评论歌剧的，实际上交响乐与歌剧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也有的人是从音乐剧的高度来看待歌剧的，实际上这两者除了都是在舞台上歌唱和表演是相同的之外，在其他方面是大有区别的。歌剧是一种高度人为的戏剧表演的产物，它有一套考究的手法，如果运用得当，使人信服，这样的作曲家是不应轻易地予以抹煞的。

梅耶贝尔来自犹太家族。他的真名是雅各布·利布曼·贝尔(Jacob Liebmann Beer)。有一个富有的亲戚认他为继承人，给他的名字上加上了他义父的名字"梅耶"(Meyer)。他曾从克莱门蒂(Clementi)学习钢琴；也曾师从沃格勒神父(Abbé Vogler)，是威柏的同学。他在初期写的是德国歌剧。1815年他去意大利，写了一系列的罗西尼式的歌剧。1826年到了巴黎，埋头钻研吕利(Lully)以来的法国歌剧。结果写成了《魔鬼罗贝尔》(Robert le Diable)，1831年在巴黎大歌剧院上演。以后接着写成了《新教徒》(1836年)；《预言者》(Le Prophète, 1849年)；《北方的星》(L'Etoile du Nord, 1854年在巴黎喜歌剧院上演)；《狄诺拉》又名《普罗梅尔的宽恕》(Dinorah或Le Pardon de Ploërmel, 1859年在喜歌剧院上演)。《北方的星》中的音乐大部分来自他的一部早期作品：《西里西亚军营》(Das Feldlager in Schlesien, 1844年)。梅耶贝尔于1864年5月2日在巴黎逝世，1865年在巴黎大歌剧院上演了他的《非洲女》(L'Africaine)。

恶魔罗贝尔
(Robert le Diable)

(五幕歌剧)

作曲：梅耶贝尔

作词：斯克里布(Scribe)与德拉维尼(Delavigne)

首次上演：1831年11月22日在巴黎大歌剧院。

人物：艾丽斯(Alice)——罗贝尔的义妹…………女高音

伊莎贝拉(Isabella)——西西里公主……女高音

女修道院院长……………………………舞蹈演员

罗贝尔(Robert)——诺曼底公爵…………男高音

贝特朗(Bertram)——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男低音

兰博(Raimbaut)——一个游吟诗人………男高音

时间：十三世纪

地点：西西里

巴黎首次上演《恶魔罗贝尔》时极为成功，轰动一时，使巴黎大歌剧院发了一笔大财。扮演罗贝尔的是努里(Nourrit)，贝特朗由勒瓦索(Levasseur)扮演；女演员是多吕斯(Dorus)扮演艾丽斯；森蒂·达莫罗(Cinti-Damoreau)扮演伊莎贝拉；著名舞蹈家塔丽奥妮(Taglioni)扮演女修道院院长。詹妮·林德(Jenny Lind)于伦敦首次上演本剧的意大利文版时扮演艾丽斯。1857年11月30日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剧院(Astor Place Theatre)上演

时，由卡尔·福姆斯(Carl Formes)扮演贝特朗。

不论现在人们怎样批评《恶魔罗贝尔》这部歌剧，它在当时的确是一部很杰出的作品。原来歌剧的脚本有些荒诞无稽的东西，梅耶贝尔不仅纠正了它，并且使整个作品成为一部出色的作品。

歌剧的情节是传奇性的。罗贝尔是一个大魔鬼和一个人间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他的父亲名叫贝特朗，实际上是个魔鬼；贝特朗时刻追踪着罗贝尔，他想方设法要把他引上邪路，使之归于毁灭。剧中代表纯洁势力的是艾丽斯。如果我们说，贝特朗是《浮士德》中梅菲斯特(Mefistofeles)的原型，艾丽斯则可说是《卡尔曼》中米卡埃拉(Michaela)的原型。

罗贝尔在贝特朗的唆使下干了许多坏事，他从诺曼底被驱逐出境，来到了西西里。他爱上了伊莎贝拉，她也爱他。他准备参加一次比武会，发奖人是伊莎贝拉。但是由于贝特朗的诱惑，他在赌博中输掉了包括他的胄甲在内的一切财产。这就是第一幕中的情节。在第一幕里有一首歌是游吟诗人兰博唱的，歌中唱了罗贝尔的恶劣行为；罗贝尔听了非常气愤，正要对诗人进行报复时，艾丽斯为他们解了围，她是兰博的未婚妻。她唱了一段抒情的咏叹调，劝罗贝尔改邪归正，特别要他防范贝特朗，她出于本能是不敢接近贝特朗的。但是罗贝尔对艾丽斯的忠言劝告却无动于衷。

在第二幕里，罗贝尔和伊莎贝拉在宫廷中相遇。伊莎贝拉送给罗贝尔一套胄甲，要他去参加比武。但是，又是由于贝特朗的劝诱，罗贝尔违反了规定，在名单以外寻找了比武的对手，没有出席比武场，从而被褫夺了武士的荣誉称号。下一幕取景于圣·伊林(St·Irene)的窑洞中，在那里群魔举行欢宴，贝特朗要罗贝尔前来参加。紧接着是一场荒诞的戏，但是经过梅耶贝尔的天才

处理，变成了想象丰富的戏。这里取景于圣·罗萨丽（St·Rosalie）的破旧不堪的修道院中。贝特朗把一些生前不忠于自己誓言的尼姑们从坟墓中召唤出来。贝特朗告诉罗贝尔说只要他能从圣·罗萨丽的坟墓上取到一枝神妙的绿柏枝，把它带走，他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了。一群尼姑的鬼魂在修道院院长的率领下，把他团团围住，跳着舞。她们用赌博、饮酒和爱情来诱惑他；后来，他被她们弄得头昏目眩了，他抓住了绿柏枝。除了尼姑的芭蕾舞之外，这里还有罗贝尔与贝特朗唱的二重唱：一段是："Du rendezvous"（"我们约会的地方"），另一段是："Le bonheur est dans l'inconstance"（"在不断变化中感到幸福"）。

罗贝尔得了绿柏枝后，首先借助于它的魔力进入伊莎贝拉的房间。他威胁她，要把她抓住，拉走；但是经过伊莎贝拉的恳求，他把柏枝折断了，从而也摆脱了它的魔力。在这第四幕里有一首伊莎贝拉唱的著名咏叹调："Robert, toi que jáime"（"罗贝尔，我爱的是你"）。

贝特朗仍不死心，他仍然想要罗贝尔和他订一个出卖灵魂的契约。但是艾丽斯在罗贝尔身边反复重述他的母亲临终前所说的遗言，推迟了签署契约的时间；钟敲了十二响，魔法终于被打破，贝特朗消逝了。大礼拜堂的大门忽然敞开，出现了伊莎贝拉，她穿着新娘的礼服，在等待着罗贝尔。终场的音乐中有一段由艾丽斯、罗贝尔和贝特朗唱的三重唱，是世所公认的梅耶贝尔的杰作之一。

新 教 徒

(Les Huguenots)

(五幕歌剧)

作曲：梅耶贝尔

作词：斯克里布与德尚(Deschamps)

首次上演：1836年2月29日在巴黎大歌剧院

人物：瓦伦婷 (Valentine)——圣·布里斯的女儿……
……………………………………………女高音

玛格丽特·德·瓦卢瓦(Marguerite de Valois)-
纳瓦尔王亨利四世的未婚妻……………女高音

于尔班 (Urbain)——玛格丽特的仆人…女次高音

圣·布里斯伯爵(Count de St•Bris)
纳韦尔伯爵(Count de Nevers)
} 旧教贵族……………………………………{男中音 / 男中音

科塞(Cossé)……………………………………男高音

梅吕(Méru)
托雷(Thoré)
塔旺纳(Tavannes)
} 旧教官廷侍从……… {男中音 / 男中音 / 男高音

德·雷斯 (de Retz)………………………………男中音

拉乌尔(Raoul de Nangis)——新教贵族
……………………………………………男高音

玛赛尔(Marcel)——新教士兵，拉乌尔的仆人
……………………………………………男低音

旧教与新教贵妇人及官廷侍从；士兵，仆役，

市民，群众；守夜人，僧侣，学生。

时代：1572年8月

地点：都兰(Touraine)与巴黎

有些人说，因为梅耶贝尔是犹太人，所以他有两部歌剧：《新教徒》和《预言者》写的都是因基督教徒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流血事件。《新教徒》写的是1572年8月24日在巴黎，发生于圣·巴托洛默(St. Bartholomeu)之夜，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时的情节；《预言者》的情节则以1555年由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yden)所率领的反洗礼派抢占明斯特(Münster)的事件为背景。甚至有人认为《恶魔罗贝尔》中的尼姑幽灵舞也是梅耶贝尔用来含沙射影地攻击基督教的信仰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太牵强了。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很可能著名的剧词作家应负主要责任，梅耶贝尔采取这些题材只是因为它们富于戏剧效果。即使如此，梅耶贝尔对于斯克里布所写的《新教徒》脚本也并不是完全满意的：他把原脚本中为宝剑祝福的一场戏扩大了，而且在他的坚持下，德尚在第四幕里加写了一首描写爱情的二重唱。梅耶贝尔之所以采用这个脚本，主要是洞察到它的戏剧性的潜力。

第一幕：在都兰。天主教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纳韦尔伯爵在他的宫堡中设宴招待他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拉乌尔的，是一个新教徒。陪同他来的是一个老侍从——一名新教老兵，名叫玛赛尔。在宴席间有人提议每人为其爱人唱一首祝酒歌。第一个就点到了拉乌尔的名字。他举杯祝酒的心目中人是一位不相识者。当她被一群青年学生纠缠不休时，他解救了她；她深切地向他道了谢。他对她久久不能忘怀，总希望能和她重逢。

玛赛尔是一个狂热信仰新教的教徒。他陪同他的主人来参加

宴会，发觉周围尽是一些同他的信仰相反的头头，他十分担心。在宴会上，灯火辉煌，嘻笑喧嚷，他却禁不住唱起了路德的赞美诗歌：“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天主教派的贵族们听了并不恼怒，反而觉得好玩。玛赛尔见他们满不在乎，索性唱出一曲新教教徒的战歌。他们却依然嘻笑如故。

就在这时，有人禀报纳韦尔伯爵，说有一位贵妇人在花园里想和他谈话。纳韦尔伯爵离开宴会，走出了大厅，众来宾从敞开着的窗户窥伺他和那贵妇人的相会。拉乌尔忽然认出那贵妇人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他从一群闹事的学生中解救出来的美人，他不禁大吃一惊。从她和纳韦尔的会晤看来，他当然认为他们二人已经是有着很深的关系了。

纳韦尔回到宴会中了。玛格丽特·德·瓦卢瓦王后的仆人——于尔班走了进来。她是奉命来寻找拉乌尔的，她要把拉乌尔带去和一位美丽高贵的妇女相会，但未透露她的姓名。拉乌尔的眼睛被蒙起来，然后由于尔班领进一辆轿车，向目的地驶去。拉乌尔心里纳闷：不知又要逢到怎样的奇遇呢？

第二幕：在舍农索(Chenonceaux)花园中。玛格丽特王后接待瓦伦婷——圣·布里斯伯爵的女儿。王后知道是拉乌尔从一群胡闹的学生中把瓦伦婷救了出来。鉴于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之间的仇恨已经导致了流血事件，她很想挽回这种局面，就打算使天主教徒的重要首脑之一的女儿——瓦伦婷和拉乌尔缔结婚姻。但是瓦伦婷已经许嫁给纳韦尔伯爵。王后便出主意，让她去把纳韦尔从宴会中叫出来，商量解除婚约的事；纳韦尔总算勉强答应了。

现在，在舍农索花园里，瓦伦婷和拉乌尔在王后的安排下又要重逢了；但王后想先单独接见拉乌尔。拉乌尔被领到王后面前，把蒙眼的布揭掉，他向王后行了礼；这时王后在天主教派众

首领的面前把自己的意图对大家交代清楚：两大家族的宗教信仰不同，干扰着她的王朝。现在要让两大家族的婚姻来结束这种敌对的局面。众首领都表示赞同。

瓦伦婷被领进来了。拉乌尔一眼就认出她正是他当初解救过的女人，不幸的是她同时也是那在宴会时和纳韦尔在花园中相会的人。他认为她是一个不贞的女人，拒绝和她结婚。众人看了大吃一惊。圣·布里斯和他的部下都拔剑出鞘了，拉乌尔也抽剑迎上。幸亏王后从中劝阻，才避免发生流血事件。

第三幕：取景于巴黎广场上一所礼拜堂前。纳韦尔和瓦伦婷又恢复了婚约，马上就要结婚了。婚礼的仪仗队走进了礼拜堂。众人的情绪激动不安，宗教信仰的不同仍然是敌意的原因。当场出现了保皇党和新教士兵，更加使人心情紧张。纳韦尔、圣·布里斯和另外一个天主教贵族——莫尔韦尔（Maurevert）从礼拜堂里走了出来，而瓦伦婷还想留在礼拜堂里祈祷。男人们认为拉乌尔对瓦伦婷的行为很不礼貌，十分气愤。就在这时，玛赛尔传达了拉乌尔向圣·布里斯提出的同他决斗的挑战。当玛赛尔走后，众天主教贵族们共同策划暗害拉乌尔的计谋：准备在决斗时，让预先埋伏下的圣·布里斯的部下突然跳出来把这位年轻的新教贵族杀死。

瓦伦婷从礼拜堂走廊的一个角落里听到了这个密谋。她仍然爱着拉乌尔，而且只爱他一个人。她已知死亡在等待着拉乌尔，可是她怎么去提醒他呢？她碰到了玛赛尔，便对他说：除非他的主人有精锐的卫士否则一定不要去参加决斗。结果，当拉乌尔和他的对手相遇而圣·布里斯手下的士兵即将对拉乌尔进行突然袭击时，玛赛尔从附近一个小旅店中把新教徒的士兵叫了出来。两军对峙，眼看一场血战就要开始。这时王后和她的侍从走了上来。

河上驶来一艘装饰豪华的大船，靠在岸边。船上载来了纳韦尔和他的朋友们。他是来把新娘从礼拜堂接回到他家里去的。这时拉乌尔才从王后那里得知，原来瓦伦婷是很爱他的，而且她曾去找纳韦尔要求解除婚约，而他却拒绝了她的求婚；他此刻的心情十分悲痛。

第四幕：拉乌尔来找瓦伦婷了；这时瓦伦婷已经是纳韦尔的妻子，她正在自己家里。拉乌尔是听了王后的话以后来一探究竟的。在他俩相会的时刻，就听到外面传来越走越近的脚步声，瓦伦婷急忙把拉乌尔藏在隔壁房间里；这时纳韦尔、圣·布里斯以及其他天主教的头目们走了进来，他们共同策划了当天夜里——圣·巴托洛默之夜屠杀新教教徒的密谋。可是唯独纳韦尔拒绝参加这次的行动，他宁愿把自己的武器缴出去坐监牢。神父们为众人的宝剑祝了福，圣·布里斯及其部下宣誓忠于他们参加的流血事件，然后分手，等待圣·热尔曼教堂的大钟一响，他们就开始行动。

拉乌尔从隐藏的地方走了出来。他一心想着立刻去向他的教友们发出警报。瓦伦婷则想把他拉住，求他不要出去，因为一走出去，必然会丧命。作为最后劝阻拉乌尔的理由，她说出了她对拉乌尔的爱。但是深沉的钟声已经发出了行动的信号。窗外闪烁着刀光剑影。拉乌尔重任在身，是什么也无法阻拦的。瓦伦婷把屋门关起，站在门口，挡住他的出路。拉乌尔撞开一扇窗扉，跳到了大街上。

第五幕：拉乌尔浑身是血，闯入纳斯勒旅舍(Hotel de Nesle)的舞厅，众新教派的领袖正在那里开会，他们不知道大屠杀已经开始，拉乌尔号召他们投入战斗。他们的总指挥柯里尼(Coligny)已经被杀死，他们的伙伴们正在遭受屠杀。

布景改为一个新教教堂的庭园；拉乌尔和玛赛尔在那里暂时藏躲。瓦伦婷匆匆跑了过来，她是想来拯救拉乌尔的。她恳求拉乌尔皈依她的信仰；她说纳韦尔已经光荣地死去，她已无牵无挂，可以同拉乌尔结婚了。但是拉乌尔拒绝了她，他表示不能为了娶她而牺牲自己的信仰。这时瓦伦婷决定同拉乌尔同归于尽，他们将作为新教徒结为夫妻，一同死去。玛赛尔为他们祝了福。敌人已经冲进庭院，开始屠杀在那里和在教堂里藏身的新教教徒。再次改换布景：在巴黎一广场上。拉乌尔身受重伤，由瓦伦婷和玛赛尔扶持着。圣·布里斯和他的部下来了，他叫道："是谁在那里?"拉乌尔用尽所余的全部力量，喊道："新教徒"。天主教徒们群起而攻之。拉乌尔、瓦伦婷和玛赛尔都躺在血泊中死去。及至圣·布里斯发现他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时，已经无可挽回了。

《新教徒》原为五幕歌剧，通常上演的版本却只有三幕：开头的两幕合为一幕，即把第二幕缩为一场，纳入第一幕。第五幕(或通用版本的第四幕)几乎总是被删去的。主要是因为这部歌剧太长了。观众认为拉乌尔离开瓦伦婷，自己丧命，这是当然的结局。

以上是歌剧的主要情节。

这部歌剧以一简短的序曲开始，其中路德的赞美诗歌占着重要地位。第一幕以在纳韦尔伯爵的宫堡中参加宴会的宾客们唱的响亮的合唱开始。当拉乌尔被提出为其情人唱一首祝酒歌时，他为他从无礼的青年学生中解救出来的一位素不相识的美人唱了一首浪漫曲："Plus blanche que la plus blanche hermine"("白皙胜过最白的白貂")；曲子一开始的优美旋律的伴奏是由中音提琴独奏奏出的，很有效果，证明梅耶贝尔很善于利用乐器的特殊性能。这首浪漫曲可以看做是梅耶贝尔艺术的这种特点的范例。

在拉乌尔唱过这首浪漫曲之后，玛赛尔上场，梅耶贝尔在戏剧方面和音乐方面都出色地刻划了拉乌尔的这位耿直而忠实的仆人的性格。玛赛尔试图用路德的赞美诗歌的严肃的音调来压倒宴会的喧闹声。然后他又唱了一首新教的战歌，其中唱着"Piff, piff, piff"（噼，噼，噼）；这首歌通过一些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其中如佛尔姆斯（Formes）和爱德华·德·雷兹克（Edouard de Reszke）的演唱而成为名曲。

纳韦尔被叫走与瓦伦婷会晤，拉乌尔已认出她就是他曾从一帮无理取闹的学生中解救的那个美丽的女人；他从她与纳韦尔相会的情况看，认为她必是和纳韦尔私通的。等纳韦尔重新回到宴会中来时，于尔班——玛格丽特王后的仆役——即走上前来，她向在座的宾客致敬，唱了一段十分出色的宣叙调："Nobles Seigneurs, Salut"（"尊贵的老爷们，向您致敬！"）然后接唱一段优美的抒情曲："Une dame noble et sage"（"一位聪明而尊贵的妇人"）。原来这是一首女高音唱的曲子；历十二年之久，一直是这样的。到了1844年，《新教徒》在伦敦上演，由阿尔蓬尼（Alboni）扮演于尔班，梅耶贝尔把这段曲子移了调，从此以后，它就由女低音或女次高音来唱了。

天主教贵族们认出于尔班带来的信是玛格丽特王后的亲笔手谕；他们特别重视，因为信是写给拉乌尔的，他们就对拉乌尔百般献媚。拉乌尔按照信上的指示，让人们把自己的眼睛蒙起，然后由于尔班带走。

原稿的第一幕第二场，也就是现稿的第二幕，是以玛格丽特所唱的对都兰的美丽江山的歌颂开始的（"O beau pays de la Touraine"），紧接着是一首激动而华丽的花腔女高音咏叹调："a çe mot tout s'anime et renait la nature"（"随着这个字一

切生气勃勃，自然复苏”)。



玛格丽特和瓦伦婷之间有一段简短的交谈，然后是一首优美的女声合唱曲——在塞纳河畔唱的“浴者之歌”；其后，于尔班上，唱了一首回旋曲，这是梅耶贝尔专门为歌唱家阿尔蓬尼写的。她唱道：“Non!—non, non, non, non, non! Vous n'avez jamais, je gage”(“不！不，不，不，不，不！我敢打赌，你从未听到过”)。

拉乌尔上，揭去蒙在眼上的布，他和玛格丽特唱了一首二重唱：“神圣的美人，迷人的美人”(“Beauté divine,enchanteresse”)；表现了玛格丽特的仁慈恩爱，拉乌尔的衷心景慕。众贵族及其侍从上场；玛格丽特提出停止宗教斗争安定邦国的计划，得到他们的赞同。这一幕的终场以声势汹涌的大合唱开始，众人一齐表示忠于誓约。这时有一个简短的插曲：圣·布里斯带着他的女儿瓦伦婷来了，他把她介绍给拉乌尔，却遭到了拉乌尔怒气冲冲的拒绝。这时群情骚然；不少人在击剑、流血；只是由于玛格丽特的劝阻，才挽回了局面。

第三幕一开始是新教士兵们的著名的合唱曲，他们一面用手势模仿着鼓点，一面唱着精神抖擞的“Rataplan”(鼓声隆隆)；相反地，天主教的少女们伴着瓦伦婷和纳韦尔的结婚行列走进礼拜堂，唱着祈祷歌；同时天主教的公民们，学生们和妇女们抗议新教士兵所唱的歌曲。在这里的音乐中，几个合唱因素组合得十分巧妙。玛赛尔上场后，设法把圣·布里斯从礼拜堂里叫了出来，递交了拉乌尔的决斗挑战书。天主教徒们密谋杀害拉乌尔，瓦伦婷得知后，找了一个机会，告诉了玛赛尔，这个场面是歌剧中最

动人的一段。决斗之前有一段激动人心的七重唱，实质上是一个很长的过门，“En mon bon droit j'ai confiance”（“我相信我的行为正当”）。当天主教的伏兵出击，玛赛尔去叫新教徒们来救拉乌尔时，一场街头血战迫在眉睫，这时的音乐用了二重合唱的形式，造成高潮，很有效果。由于玛格丽特驾到，载着纳韦尔及其随从人员的大船同时靠岸，紧张的气氛稍稍缓和。纳韦尔手搀瓦伦婷走入船仓，随后圣·布里斯和婚礼仪仗队也登上了船；这时在管弦乐队和舞台上的军乐队的伴奏声中，众人唱着辉煌的大合唱，另外还加了芭蕾舞，使这一幕的终场显得越发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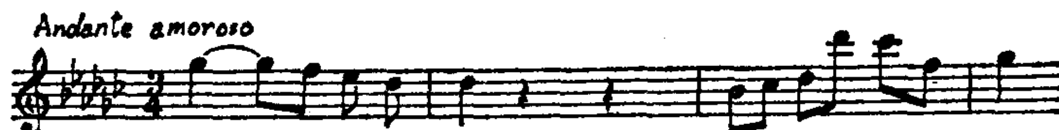
第四幕是在纳韦尔的家中，从瓦伦婷唱的一首浪漫曲开始：“Parmi les pleurs mon rêve se ranine”（“在泪中我的梦幻破灭”），然后是她与拉乌尔的短暂的场面，由于敌人的脚步声迫使她把拉乌尔藏在邻室中。祝福宝剑的一场是这部歌剧中最精采的场面之一。但是如想充分发挥它的效果就必须有象普郎松(Plançon)那样的演员来扮演圣·布里斯；他不但天生一付雄壮洪亮、运用自如的嗓子，而且还有堂堂威武的仪表；恰象圣·布里斯那样既有威严而又是宗教狂热的古老的法国贵族。这场戏无论在音乐方面和戏剧方面都是要由圣·布里斯这个角色来承担起来的，他必须有愉快胜任的能力，因为无论在唱功和做功方面任务都是很重的。从一开始，他就唱出一段独唱：“Pour cette cause sainte, obéisses sans crainte”（“为了这神圣的行动，毫无畏惧地服从命令吧。”）：



最后是一段粗暴的紧缩乐段(Stretta)，正在这伙密谋者们蹑手蹑脚地走向大门，准备分别去执行任务的时刻，突然他们又转过

身来，再次高举剑柄、匕首和十字架，他们狂热地宣誓：忠于这屠杀敌人的流血行动；然后，悄悄离开，投入那灾难的黑夜之中。

这场戏已经写得很强烈了，而梅耶贝尔紧接着写的爱情二重唱却更加扣人心弦。因为这时他要表达出这一对情人内心的爱与忠两种感情的冲突。开始是拉乌尔唱的宣叙调："Le danger presse et le temps vole, laisse moi partie"("危险逼近，时间飞逝，让我走吧。")，达到高潮时他唱出了一首极美的抒情调(cantilena)："Tu l'as dit, oui tu m'aimes"("你是说了的；是啊，你爱我")：



远方传来凄惨的钟声打断了他的歌声——大屠杀的信号开始敲响了。瓦伦婷唱了一首咏叹调，一对情人唱了一段热情激动的二重唱(Stretta)，拉乌尔从窗口跳出，接着就是一声枪响；在经过删节的版本中，这就意味着拉乌尔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第五幕中有一个由玛赛尔为拉乌尔和瓦伦婷祝福的场面，这时响起了路德圣咏的一些曲调，由新教教徒唱出；他们为了避难，挤进他们的教堂。

梅耶贝尔的《新教徒》曾受到时人的猛烈攻击；早在1837年，舒曼就曾发表文章，提出"我今天感觉象一名青年勇士一样，在这一神圣的行动中我首先拔出了剑。"舒曼在这里所谓的"神圣行动"，具体指的是颂扬门德尔松的清唱剧《圣·保罗》(St. Paul)，而贬谪梅耶贝尔的歌剧《新教徒》——尽管这两部作品的目的是完全不相同的。而另外一方面，汉斯立克(Hanslick)则指

出：一个人如果不能赏识梅耶贝尔的歌剧的伟力，他必然是缺少评论的某方面的能力。即使象瓦格纳那样贬谪梅耶贝尔的人，也曾对上面列举过的爱情二重唱讲过最高的赞扬之辞。瓦格纳的眼光看来是比舒曼要广阔一些。

尽管人们对梅耶贝尔的这部歌剧有褒有贬，如果有一班真正够格的演员来演这部歌剧，它定然是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

预　言　者
(Le Prophète)

（五幕歌剧）

作曲：梅耶贝尔

作词：斯克里布

首次上演：1849年4月6日在巴黎大歌剧院

人物：莱顿的约翰 (John of Leyden) …………男高音

费德斯 (Fides)——他的母亲…………女次高音

贝尔妲 (Bertha)——他的新娘…………女高音

约纳斯 (Jonas)｝再洗礼派…………男高音

玛蒂森 (Matthisen)｝再洗礼派…………男低音

察哈里亚斯 (Zacharias)｝再洗礼派…………男低音

奥伯塔尔伯爵 (Count Oberthal)…………男中音

贵族，市民，再洗礼派人，农民，士兵，囚犯，儿童。

时间：1534年—1535年

地点：多德雷赫特 (Dordrecht)、荷兰与明斯特 (Mun-

ster)

第一幕：在荷兰与多德雷赫特附近的奥伯塔尔伯爵城堡下，农民和工厂工人们聚集在一起。贝尔妲和费德斯走向前来。费德斯从她儿子约翰那里给贝尔妲带来一只订婚戒指，约翰明天就要和贝尔妲结婚了。但在这之前，还必须求得当地的王爷——奥伯塔尔伯爵的许可。费德斯和贝尔妲正是为了此事来到此地的。

这时走过来三个面容阴郁的人，他们想要鼓动群众反对暴君。他们是再洗礼派教徒：约纳斯、玛蒂森和察哈里亚斯。但是伯爵带着侍从碰巧从城堡中走出，他认出约纳斯原来是被他解雇的管家，他就命令手下的士兵用剑面打了这三个人。约翰的妈妈和贝尔妲向奥伯塔尔伯爵提出了她们的申请。约翰曾从莫斯(Meuse)河里把贝尔妲救出，使她免于溺死，并从那时起就爱上了她。可是奥伯塔尔看到贝尔妲的美貌，出于私心，驳回了她要与约翰结婚的申请；并下令把她绑架到自己的城堡中，供他娱乐。群众看见这种情况，非常愤慨；当三位再洗礼派教徒重新出现时，人们跪倒在他们的脚下；当人们站起来时，向伯爵的城堡作出恐吓的姿态。

第二幕：三位再洗礼派教徒和一群寻欢作乐的农民在莱顿(Leyden)约翰开的一家旅店中。约翰非常怀念贝尔妲，想着明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了。再洗礼派教徒们发现约翰的相貌和明斯特大教堂里的大卫王的画像十分相象；他们认为这事一定会对他们的计划大有帮助。约翰对他们说他曾做过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庙宇的拱顶之下，众人跪倒在他的面前。再洗礼派的三位教徒就对他把这梦解释为一个吉兆，说他将要登上宝座称王，并拉他加入他们一伙。但是对他来说，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那就是和贝尔妲在一起的爱之王国的宝座。

就在这时，贝尔姐闯入，并请求他赶紧把她藏起来。原来她从奥伯塔尔的手中逃脱，奥伯塔尔正在追她。奥伯塔尔及其手下的士兵走了进来。伯爵威胁说如果约翰不把贝尔妲交给他，他就要约翰的母亲的命——原来她已在途中被士兵们逮捕。她被押了进来，强迫跪倒在地，一个士兵手拿板斧站在她的身后。约翰经过一阵短暂的内心斗争，对母亲的爱征服了他，他终于把贝尔妲交给奥伯塔尔。贝尔妲被带走了，约翰的妈妈——费德斯被释放了。

三位再洗礼派教徒回来了。如今，约翰一心只想对奥伯塔尔报仇，就准备加入他们一伙。他们要他马上跟他们走，甚至不能向他妈妈告别，因为不能让她知道他们的计划。约翰同意了，匆匆和他们一齐离去。

第三幕：在明斯特城前，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一个森林里，再洗礼派教徒的冬季营帐中。在结了冰的湖面上，人们在滑冰。群众已经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了。约翰被宣布为一位上帝派来的预言者。他率领着再洗礼派教徒们正在包围着明斯特城。

这一幕分为三场。第一场揭示出再洗礼派教徒们既狂信宗教又耽于声色的复杂心理状态。第二场，约翰上，奥伯塔尔被引渡到他的手里。约翰从他口中得知贝尔妲已再次从城堡中脱逃，现在正在明斯特城内。三位再洗礼派教徒想要把奥伯塔尔处死。但是约翰说应该由贝尔妲来审判他，于是推迟了执刑；这时，三个再洗礼派教徒发现约翰取得了超过他应得的权势，未免心怀不满。这是发生在察哈里亚斯的帐篷中的事。第二幕的第三场又来到了再洗礼派教徒的营帐里。三个首领害怕约翰篡权，就亲自率领部下去攻打明斯特，结果吃了败仗。这时他们率领的部下群情激愤，几乎要迁怒于约翰。但是，约翰由于他的人格的威力，再

加上他自诩为受命于天，终于把群众重新聚集在他的麾下，在他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

第四幕：在明斯特一个广场上。明斯特被再洗礼派教徒们占领了。约翰原来不过是一个开小店的东家，随着胜利而飞黄腾达，终于决定宣布称帝。这时他的母亲费德斯却已沦为乞丐。再洗礼派教徒们为了使她相信她的儿子约翰已死去——为了使她丝毫不会猜疑到那新的预言者就是她的儿子，他们故意在旅店里留下一捆染有血迹的约翰的衣服，另外还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是被预言者和他的部下杀害的。

可怜的老婆婆来到明斯特城里行乞。她在这里遇到贝尔妲；当她告诉贝尔妲说约翰被预言者杀害的消息时，贝尔妲就立誓要对预言者报仇。

费德斯跟着众人走进了大教堂，这时舞台上的布景换了。这里举行的是约翰称帝的加冕式，约翰宣称他是由上帝选定的皇帝，那可怜的乞丐听到他的声音，吃了一惊。她大声喊道："我的儿呵！"这样一来，约翰的事业受到了威胁，他连性命恐怕也要保不住了。他自称是来自神界的，如果这个丐妇是他的母亲，那么在他的铁腕统治下的百姓们就会起来反对他，就会把他杀死的。他灵机一动，耍了一个花招，不但转危为安，而且提高了他的威信：他吩咐手下拔剑指向他的胸膛，说如果那丐妇再说他是她的儿子，他们就把剑刺进他的胸膛。费德斯眼看着几把利剑直对他的儿子刺去，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她宣布他不是她的儿子——承认自己老眼昏花，看错了人。

第五幕：三个再洗礼派教徒：约纳斯、玛蒂森和察哈里亚斯原来是想把约翰做为工具来为自己取得权力的。德国皇帝正以雄厚的兵力向明斯特逼近中，他曾答应他们：只要他们背叛那个预

言者和篡权者，把他交出来，他们就可以得到宽恕。他们三人同意这么办，而且准备在约翰举行加冕礼那天背叛他。

约翰私下把费德斯秘密召进王宫。在这里，母子二人相会了。母亲看见儿子正在掌握大权，得意忘形；约翰虽向她请求宽恕他的行为，但她一直不予谅解；直到最后她相信了约翰之所以攫取政权完全是出于要为贝尔妲报仇，她才宽恕了他。但是她提出一个条件：他必须重返莱顿。约翰满怀悔意地答应了这个条件。

贝尔妲来和他们相会了。她已起誓要把那预言者杀死，因为她认为就是他谋杀了她的爱人。为了报仇，她在宫外点起了火。火势蔓延到了火药库的附近；预言者和他的部下正在宫里大厅中举行宴会，火药库却即将爆炸。

贝尔妲认出了她的爱人，心中一阵高兴，但是这喜悦很短暂；因为这时候走进来一个军官宣告约翰已被人出卖，德国皇帝的大军已经开到宫殿的大门口。这时贝尔妲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的爱人和那血腥的约翰就是同一个人。她惊慌失措，拿起一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心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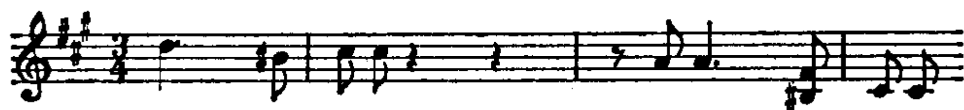
约翰这时已成了贝尔妲所策划的悲惨结局的牺牲品，危险即在眉睫，他决心一死了之。他参加到宴会中狂食暴饮。宴席之间坐着他的公开的、暗藏的一切敌人，他们唱着粗野的饮酒歌为他祝酒；这时，地板缝里已经冒出了烟；火舌在迸射。费德斯在一片喧哗混乱中稳静地来到她儿子身边，准备和他同归于尽。火药库里的火药爆炸了，一声巨响，整个大厦坍塌在浓烟与火焰之中。

莱顿的约翰原名扬·博伊克尔聪(Jan Beuckelszoon)，他生于1509年。他曾相继当过裁缝、小商贩和小旅店店东。他在明斯

特称王之后，该地老百姓受到他的残酷统治。1535年6月24日，皇帝派兵攻克明斯特；翌年，这个预言者被处死刑。他的一个侍从——克尼珀德林(Knipperdölling)也遭到了同一下场，此人曾为了摆脱其一个妻子的纠缠，干脆把她的头砍掉。

歌剧《预言者》第一幕的音乐包括：一首由农民唱的欢乐的合唱；贝尔妲唱的一首抒情歌："Mon coeur s'élance"("我的心在激动")，她唱出了期待与约翰结婚的喜悦之情；三个再洗礼派教徒的拉丁语颂歌，阴沉而动人；农民表示反对奥伯塔尔的音乐；费德斯和贝尔妲为贝尔妲与约翰的婚姻向奥伯塔尔的申请："Un jour, dans les flots de la Meuse"("有一天，在莫斯河水之中")；奥伯塔尔的拒绝，他对贝尔妲的引诱；三个再洗礼派教徒的再出现，他们再次鼓动群众反对压迫他们的暴君。

第二幕：在莱顿近郊约翰开的旅店中，开始是约翰的朋友们为预祝他的结婚而唱的大合唱和舞蹈。当这三个再洗礼派教徒看出约翰很象明斯特城大教堂中的大卫王的画像时，约翰也注意到这三个人的风度有些不寻常，他就对他们讲了自己做的梦，让他们加以解释。他唱道："Sous les vastes arceaux d'un temple magnifique"("在一座雄伟的大庙的巨大拱顶之下")。他们应许让他登上宝座。但是他向往一个比这更加幸福的王国——他和贝尔妲结婚后的生活。贝尔妲从奥伯塔尔城堡中逃出，约翰为了救他母亲免于一死，牺牲了贝尔妲，使他母亲——费德斯唱出了一段咏叹调："Ah, mon fils"("啊，我的儿")，这是一首很杰出的女次高音的咏叹调：



第三幕中最吸引人的场面是再洗礼派教徒营帐附近的冰湖上

的滑冰芭蕾舞；这场戏设计得很美，音乐也优美生动。察哈里亚斯唱了一首激动人心的战歌，他唱道：敌人“众多，有如天上的星”，但终被击败。另外还有一首出色的曲子：约纳斯、察哈里亚斯和奥伯塔尔唱的富于幻想的三重唱，特别是带描绘性的那一段，这时约纳斯用燧石按着节拍击在打火镰上，打出了火，点起一盏灯，灯下认出了奥伯塔尔。约翰和三个再洗礼派教徒重新相聚，这三人才从明斯特城下吃了败仗回来；约翰答应率领他们再战并取得胜利；当约翰和合唱一起唱道：“Roi du Ciel et des Angels”（“天国与天使之王”）时，他们唱出了一首“胜利的赞歌”（Hymne Triomphal），造成这一幕的高潮。在这终场的最扣人心弦的时刻，约翰受到部下的欢呼喝采，笼罩在湖上的云雾消散，太阳迸发出灿烂的光辉。



在次一幕中，有费德斯在明斯特城内沿街行乞的一场戏；还有费德斯与贝尔妲的相会。贝尔妲和费德斯一样，也以为约翰是被再洗礼派教徒杀害了，立誓要对预言者报仇。

自 1849 年歌剧《预言者》上演以后，大教堂里的仪仗队进行曲和大合唱就成了在歌剧中构成浩浩荡荡的大场面的范例。这首进行曲已成为著名的曲子。费德斯开始时说约翰是她的儿子，后来又否认了，这场戏很富于戏剧性。第五幕的高潮是饮酒歌：“Versez, que tout respire l'ivresse et le délire”（“痛饮吧，尽情享乐吧”），在狂饮中，宫殿倒塌，约翰和那些出卖他的人们同归于尽。

1884年—1885 年，达姆罗施博士（Dr. Leopold Damrosch）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这部歌剧时，在第三幕结尾处，当预

盲者重整部下时，舞台处理效果很好。众士兵们并非驯服地排队走过，约翰唱着他的战歌，一群乌合之众，手举木杖，镰刀，耙子以及其他工具作为武器，向他欢呼，气氛极其紧张。在次一个歌剧演出季节中，舞台监督为了争取比前次更好的效果，从德国带来一架电光太阳，当它发光时，几乎照瞎了观众的眼睛，真是太可怕了。

非 洲 女
(L'Africaine)

(五幕歌剧)

作曲：梅耶贝尔

作词：斯克里布

首次上演：1865 年 4 月 28 日在巴黎大歌剧院。

人物：赛丽卡(Selika)——奴隶 ……………………女高音

伊内兹(Inez)——唐·迭戈(Don Diego)的女儿 ……………………女高音

安娜(Anna)——伊内兹的女仆……………女低音

瓦斯科·达·加玛(Vasco da Gama)——葡萄牙海军军官 ……………………男高音

内鲁斯柯 (Nelusko)——奴隶 ……………男中音

唐·佩德罗(Don Pedro)——皇家议会主席 ……………………男低音

唐·迭戈 (Don Diego)｝皇家会议议员…男低音

唐·阿瓦尔(Don Alvar)｝皇家会议议员…男高音

宗教法庭庭长 ……………………………男低音

祭司，宗教法庭法官，议会会员，水手，印度人，侍从，贵妇人，士兵。

时间：十六世纪初

地点：里斯本；海中的一只船上；印度

1838年斯克里布交给梅耶贝尔两个歌剧脚本：一本是《预言者》，另一本是《非洲女》。梅耶贝尔立刻开始写《预言者》，因为，他更喜欢这个脚本，但同时他也没有放弃《非洲女》。结果，在1849年，在《预言者》上演不久，《非洲女》的总谱也告完成。

但是梅耶贝尔对《非洲女》这部脚本始终不是十分满意的。他曾请求斯克里布加以修改。1852年，斯克里布把修订本交给梅耶贝尔，那时他的总谱已写好，他又按修订本进行了处理，于1860年，完成全剧。因此《歌剧辞典》(Dictionaire des Opéras) 中写道：“《非洲女》的创作过程历时达二十年之久，这部作品的诞生可以说耗尽了作曲家的生命；因为他在忙于准备上演这部歌剧时逝世了；在蒙坦路 (Rue Montaigne) 他的家里，在他的亲自关怀下，人们抄好了一份《非洲女》的总谱，次日他就逝世了：时为1864年5月2日，星期一。

第一幕：在里斯本，葡萄牙皇家会议室。狄亚兹 (Bartholomew Diaz) 出航远洋探险，杳无音信。在他船上的军官中有一个叫做瓦斯科·达·加玛的，他是权贵唐·迭戈的女儿——伊内兹的未婚夫。看来船是沉了，瓦斯科也必葬身鱼腹了；唐·迭戈就想把女儿许嫁给唐·佩德罗，他是葡萄牙皇家会议的首领。

在皇家会议的一次会上，宣布国王想派船去寻找狄亚兹的下落；但是有一位议员——唐·阿瓦尔报告说他曾遇到一个军官

和两名俘虏，他们是来自狄亚兹船上的仅有的幸存者。于是那军官被找来了。他就是那大家都认为已经死了的瓦斯科·达·加玛。他虽经历过生命危险，但他毫不气馁，他重新又制定了一项计划，要去发现他认为远在非洲以外的新大陆。为了证实他的想法，他把两个俘虏：赛丽卡和内鲁斯柯带来，显然他们是欧洲人还不知道的地方的土人。瓦斯科说完自己的计划就退下，让会议进行研究。

唐·佩德罗自己想娶伊内兹，想带头去航海寻找新地；他趁瓦斯科不在，从瓦斯科交来的文件中偷偷拿到一张地图。然后他对宗教裁判长和在会的会员们拚命说那个青年航海家的计划是徒劳的。由于他的破坏，瓦斯科的计划被否决了。等瓦斯科再次来到会议前时，他被告知他的建议已被否决，他愤怒斥责会议的无知和偏见。唐·佩德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抓了起来，投入监狱。

第二幕：瓦斯科在监牢里睡着了。赛丽卡在他身旁守着他。赛丽卡在她的家乡原是一个女皇。如今她当了俘虏和奴隶；捉住她的人当然不知道她的身份；她和内鲁斯柯一直保守着这一秘密。赛丽卡深深地爱上了瓦斯科，但她知道他在热恋着伊内兹，她十分伤心。但是，这被认为是野蛮的奴隶的爱情却比她的嫉妒更加强烈。当内鲁斯柯拿出匕首要杀死睡着的瓦斯科时，她保护了他。原来她的俘虏同伴深深爱上了她，而她却热恋着那葡萄牙航海家，他非常嫉妒。赛丽卡不仅救了瓦斯科的性命，而且从挂在监牢墙上的一张地图上，她给他指出一条通向他所要寻找的新地的路；而这条路只有她和内鲁斯柯两个人知道。

伊内兹、唐·佩德罗及其随从走入监牢。伊内兹自我牺牲，为了赎买瓦斯科的自由，她答应和唐·佩德罗结婚了。瓦斯科被

释放了。瓦斯科得到了赛丽卡关于航线的情报之后，希望再次出航探险，想在事业上求得荣誉来补偿恋爱上的失败。但就在这时，他听说唐·佩德罗已被委任为远征司令，而且选定内鲁斯柯担任舵手。瓦斯科眼看自己的希望破灭了。

第三幕：海上，唐·佩德罗的船上。皇家议会会员唐·阿瓦尔也是参加远征的一员；他对舵手内鲁斯柯产生了怀疑。中队中有两只船已经失踪了，唐·阿瓦尔很为旗舰的安全担忧。这时海上驶来一艘葡萄牙大船。这船是由瓦斯科·达·加玛指挥的，是他自己出钱装备起来的。虽然唐·佩德罗是他的敌人，但瓦斯科还是登上了他的船，并告诉他说他的船走错了路，很可能要遭到灾难。唐·佩德罗不信，反而说瓦斯科在搞阴谋，其目的是要见伊内兹，因为伊内兹也在这只船上。他下令把瓦斯科抓住，绑起。过了些时候，果然一阵风暴向船扑来，船被冲近一个暗礁。内鲁斯柯发出信号，一群蛮族纷纷爬上了船，把船上的人几乎都给杀光，只有少数被他们活捉，当了俘虏。

第四幕：左边是一座印度庙宇的入口，右边是一座宫殿。热带风景。在大屠杀中得救的人中有一个是瓦斯科。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他想要发现的国土——一个热带的天堂。当地的土著要把他杀掉，但是赛丽卡为了救他，就对她的臣民说他是她的丈夫。现在就要按东方印度的礼节为他们举行婚礼了。瓦斯科深深为赛丽卡的忠贞所感动，他几乎要决定坚守他的结婚誓言，终身留在此地做赛丽卡的丈夫了。但这时他突然听到伊内兹的声音，他对伊内兹的热恋又复活了。

第五幕：赛丽卡宫中的花园里。赛丽卡再次为爱情作出牺牲。她现在要想终结瓦斯科和伊内兹的性命是多么轻而易举啊！但是她原谅了他们。她叫内鲁斯柯为这一对情人准备一艘船，把

他们送走；并叫内鲁斯柯在船启航之后，就来同她一道在一个高高的海岬上眺望海面。

布景改换：在高高的海岬上矗立着一棵高大的芒齐涅拉树(Mancenillier——一种毒树，其汁液有剧毒)。树上盛开的花朵散发着奇异的芳香，在它那茂密的枝叶下，任何人闻了它的花香都将中毒而死。从这儿，赛丽卡望着海上的船正在启航；船载去了她心爱的人。她在树下吸着有毒的花香；船既离去，她也死了。当内鲁斯柯来找她时，发现她已死去；他就在树荫下，死在她的身边。

梅耶贝尔认为《非洲女》是他的得意杰作，并认为它将传之后代，成为其不朽之作。实际上他虽在这部作品上花费了多年的功夫，写成一部精心佳作，但写得不免吃力而谨慎，灵感也嫌不足——尽管其中有不少精彩之处。一般人认为梅耶贝尔的最伟大的作品是《新教徒》，而不是《非洲女》。

《非洲女》的演出需要一个十分复杂的舞台装置，这就是第三幕在船上的那一场。这里是一条船的纵长的部位，要看得见甲板间和船舱的内部——就象是一个大长方箱子一样，中间清楚地划成了隔间；的确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海上建筑物呢。

斯克里布曾经受到一些人的不无理由的批评，因为他写的瓦斯科·达·加玛的性格太摇摆不定了。在第一幕中他爱上了伊内兹。在第二幕监牢一场中，当赛丽卡在地图上指出到印度的途径时，他为这一地理教师的善意所感，竟把这被认为是奴隶的少女抱在怀里，对她唱出了热情的歌曲。赛丽卡本来就爱上了她的学生，对他的热情表示当然感到高兴。不幸的是伊内兹这时走进了监牢；在这关键时刻，她对瓦斯科说她已为他取得了自由。瓦斯科为了证明他仍然在爱着伊内兹，竟油腔滑调地说把赛丽卡和内

鲁斯柯这两名奴隶作为礼物送给她。到了第四幕，赛丽卡为挽救瓦斯科的生命，假称他是自己的丈夫；瓦斯科一时高兴又发誓爱赛丽卡。这时传来了伊内兹对塔古斯(Tagus)河水唱的一曲叙事曲的歌声——赛丽卡发觉自己又被抛弃了；她走投无路，只好死在毒汁树下！

有一位法国权威人士问："这种树的树荫果真能够使人丧命吗?"斯克里布先生说能够，而博物学家说否。《非洲女》这部作品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和答案到舞台上去决定它的命运，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歌剧的名字是《非洲女》，而赛丽卡却原来是一个东印度人。

早在歌剧的第一幕就有一首由伊内兹唱的叙事曲："Adieu, mon doux rivage"("再会吧，我亲爱的海滨")，用长笛和双簧管伴奏，很美。这首叙事曲是对塔古斯河唱的，第四幕瓦斯科听到的也是这首曲子。第一幕的终场——瓦斯科对皇家会议进行斥责的一场是很有气势的重唱场面。第二幕由赛丽卡唱的安眠曲："Sur mes genous, fils du Soleil"("在我的膝上，太阳之子")，她是守在瓦斯科身旁唱这首优美的歌曲的，这首曲子有许多异国情调和富于幻想的笔触，很有特色。内鲁斯柯对赛丽卡唱的一段咏叹调："Fille des rois, à toi l'hommage"("王者之女呵，我向你致敬")，表现出这个野蛮人的忠心耿耿和他对他的女皇的狂热的爱慕之情。这一幕的终场是由伊内兹、赛丽卡、安娜、瓦斯科、阿瓦尔、内鲁斯柯和唐·佩德罗演唱的无伴奏七重唱。

第三幕写上船时的景象，这时的音乐有悠扬的女声合唱："Le rapide et leger navire"("轻快的船只")，内鲁斯柯唱的："Adamastor, roi des vagues profondes"("阿达玛斯特——深渊之王")，是这个异族人面对一阵飓风唱的召唤海洋与风暴的曲子，

他是这部歌剧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角色。正如在《新教徒》中的玛赛尔，《预言者》中的费德斯一样，内鲁斯柯是一个真正戏剧性的人物。

第四幕的一开头是由印度进行曲和芭蕾舞伴奏的赛丽卡的加冕礼。音乐是异国情调的，泼辣的，很有效果，这是一场堪称别具一格的杰作。然后是男主角的独唱——瓦斯科唱的“Paradis, sorti du sein de l'ondes”（“在海波荡漾中的天国”）。以后是瓦斯科和赛丽卡唱的爱情二重唱：“O transport, ô douce exstase”（“呵，神往，甜蜜的喜悦”）。

在赛丽卡死于毒树荫下之前，有一段著名的前奏，由弦乐器齐奏，衬以单簧管和大管，是一首简短的器乐曲，抒发着悲伤之情，感人很深。全剧以赛丽卡的独白结束，她唱道：“D'ici je vois la mer immense”（“从这里，我眺望着无际的茫茫大海”。

《北方的星》(L'étoile du Nord)和《狄诺拉》(Dinorah)

梅耶贝尔还有两部歌剧，其中一部在现代歌剧舞台上几乎绝迹了；另外一部遇到适当的女演员，为了显示其歌唱的轻巧灵活，偶尔重演。这两部歌剧是：《北方的星》和《狄诺拉》（或称《普罗梅尔的宽恕》）。

这两部歌剧中都有一首著名的咏叹调。《北方的星》里有一首音域很高的女高音独唱，用两支长笛助奏；这是名歌唱家林德的最拿手的曲目，可是它也未能挽救这部歌剧绝迹于现代舞台的命运。在《狄诺拉》中有一首《影子之歌》（“Shadow Song”），是狄诺拉在月光之下一面跳着舞，一面对着自己的影子唱的一首歌，

它为全剧增加了光彩。

《北方的星》于1854年2月16日在巴黎喜歌剧院上演；它是由梅耶贝尔早期作品《西里西亚军营》中的音乐改编而成的，后者于1847年2月17日柏林歌剧院开幕时上演。但是，这两部歌剧的情节并不相同。《北方的星》写的是俄国彼得大帝爱上了一位军中酒店的女管理员——卡特琳（Catharine）的故事。他们最后结婚了；但这是在卡特琳乔装成一名士兵在俄国军营中服役以后的事。当她偷偷地看见彼得同一个伙伴在他的军营中和两个女人在一起饮酒厮混时，她气得发疯了。后来彼得用长笛为她吹起了他们二人熟悉的曲调，她唱起欢乐的歌“La, la, la, air chéri”（“啦，啦，啦，可爱的歌曲”），他们重归于好了。在第一幕中有卡特琳唱的一首“吉卜赛回旋曲”（Ronde Bohémienne），主题来自梅耶贝尔的旧作：歌剧《罗斯堡的爱玛》（“Emma de Rohsburg”）。

《北方的星》共分三幕。第二幕有很多军队音乐，包括：一首骑兵大合唱：“Beau cavalier au coeur d'acier”（“钢铁骑士”）；一首掷弹兵歌，带合唱：“Grenadiers, fiers Moscovites”（“掷弹兵，骄傲的莫斯科人”），其中合唱唱出敲鼓的声音（“tr-r-r-um”）；骑兵进行曲：“Ah! voyez nos Tartares du Don”（“呵，你看我们来自顿河流域的鞑靼人”）和一首掷弹兵的进行曲；所有上列的军队音乐都是振奋人心的曲子。

这部歌剧的词作者是斯克里布。第一幕取景于芬兰海湾的维堡（Wyborg）；第二幕在一个俄国军营中；第三幕在彼得堡彼得大帝的皇宫中。时间为1700年。

歌剧《狄诺拉》的词作者是巴比埃（Barbier）和卡雷（Carré），脚本是根据法国布列通（Breton）地区的故事写的。因为歌剧取景

于布列通的普罗梅尔，所以原来命名为《普罗梅尔的宽恕》，于1859年4月4日在巴黎喜歌剧院上演。

歌剧的情节是这样的：狄诺拉是和霍尔(Hoël)订过婚约的。她的房子被暴风雨吹垮了。霍尔为了使她得以重建家园，独自离开家乡，到一个恶魔出没的地区去寻找秘密宝藏。由于他不辞而别，狄诺拉以为他把自己抛弃，她急疯了；她经常带着一只山羊，在山间游荡，寻找她的霍尔，人们到处可以听到那山羊的叮叮哨哨的铃声在响。

歌剧共分三幕，前面有一首序曲；奏序曲时幕后传出村人唱的歌颂宽恕之神的赞歌。第一幕取景于在柯朗蒂诺(Corentino)的茅屋附近的一条崎岖山路。狄诺拉见她的山羊睏了，便为山羊唱了一支优美的摇篮曲："Dors,petite,dors tranquille"("睡吧，宝贝，安静地睡吧")。柯朗蒂诺在小屋里，他歌唱着这偏僻的地区给他带来的恐惧。为了壮胆，他奏起他的风笛。狄诺拉走进小屋，叫他和她一起跳舞，她唱着歌。

听见有人走近，她急忙从窗口跳出。来的人是霍尔。他和柯朗蒂诺都以为她一定是一个妖精。霍尔唱着他希望找到的金子，并说如果柯朗蒂诺帮他把金子挖掘出来，就分给他一半。但根据传说，第一个接触这宝藏的人必然丧命；霍尔表面看来仿佛很大方，其实是让柯朗蒂诺去当替死鬼。这时传来了山羊的叮哨的铃声。霍尔提议跟着铃声走，也许山羊会为他们探宝带路。这一幕以一首三重唱结束，唱的是："Ce tintement que l'on entend"("耳听铃声")。狄诺拉站在巍峨的高山之上，霍尔和勉强顺从的柯朗蒂诺准备跟踪铃声而去。

第二幕一开始是月光下的一片桦林。就是在这里，狄诺拉唱起了"Le vieux sorcier de la montagne"("山上的老妖魔")，接

着唱起“影子之歌”:“Ombre legère qui suis mes pas”(“飘忽的影子追随我的步伐”)。这首歌的意大利语译词“Ombra leggiera”,更为流行。



布景换到了一个荒野的地带。一棵连根拔的枯树横跨在一峡谷之上。一个水池,一个水闸,水闸开时,水就流进山谷。月落。暴风雨来临。

霍尔和柯朗蒂诺上;稍后,狄诺拉上。在暴风雨越来越发作的黑夜之中,她唱着关于秘密宝藏的传奇曲:“Sombre destinée, âme condamnée”(“悲惨的命运,被诅咒的灵魂”)。

狄诺拉的这番话使柯朗蒂诺想起了那关于秘密宝藏的悲惨的传说故事,他看穿了霍尔的诡计,他就想劝说狄诺拉去寻找宝藏。她唱着欢喜的歌,这和正待发作的狂风暴雨形成了奇异的对照。雷电闪处,只见她和她的山羊沿着枯树走过山谷,她紧紧赶在她那可爱的小山羊的后边。在她走过山谷时,一声霹雳,水闸开了,洪水冲走了枯树,卷走了狄诺拉。霍尔跳入水中去救狄诺拉。

第三幕已经没有多少故事可写了,但毕竟还要有个第三幕来做结束。这幕的一开始是一个猎人(男低音)唱的歌,另外是一个收割人(男高音)的歌,还有牧羊人的二重唱(女高音和女低音)。霍尔托狄诺拉上,狄诺拉处于昏迷状态;霍尔唱出他的主要咏叹调:“Ah! mon remords te venge”(“唉!我的悔恨之心为你报了仇”)。狄诺拉苏醒过来,当她发现自己回到了爱人的怀抱中时,她的神智恢复正常了。村人唱起“宽恕之神的赞歌”。为了庆贺狄诺拉和霍尔的团圆,结成了婚礼的仪仗;人人高兴,就连那只小山羊也不例外。

埃克托尔·柏辽兹

(Hector Berlioz 1803—1869)

柏辽兹于1803年12月11日生在法国格勒诺布尔(Grenoble)附近的圣·安得烈山坡地(Côte-Saint-André);1869年3月9日在巴黎逝世。表面看起来,这位作曲家对歌剧艺术的影响较小。但是,他精通配器,对管弦乐队中的每种乐器的性能具有天才的深刻认识;总地来讲,他对音乐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写了一系列的交响乐作品:——《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片段》("Episode de la Vie d'un Artiste"),他自称为《幻想交响曲》(Symphonie phantastique);其续篇:《雷利欧,或复活》("Lelio,ou la Retour à la Vie ");《哈罗尔德在意大利》("Harold en Italie"),用中音提琴体现哈罗尔德;以及戏剧性交响曲(Symphonie dramatique)《罗米欧与朱丽叶》("Romeo et Juliette");通过这些作品他证明了用管弦乐是可以产生叙事的效果,可以刻划人物性格,描绘戏剧情节的,甚至可以描写自然风景和具体事物。因此,他成了"标题音乐"的创立者。

柏辽兹的歌剧作品在讲英语国家的舞台上很少演出。《浮士德的毁灭》原来不是一部歌剧,而是一部戏剧性康塔塔;其首次演出在1846年;改编成歌剧是在1893年,作曲家逝世二十四年之后的事。

本韦努托·切利尼

(Benvenuto Cellini)

(三幕歌剧)

作曲：柏辽兹

作词：瓦伊(Wailly)与巴比埃(Barbier)

首次上演：1838年9月3日在巴黎大歌剧院

人物：红衣主教萨尔维亚蒂(Cardinal Salviati)…男低音

巴尔杜奇(Barducci)——教皇的财务大臣…………………………男低音

泰蕾莎(Teresa)——巴尔杜奇的女儿……女高音

切利尼——金匠……………………男高音

阿斯卡尼奥(Ascanio)——切利尼的学徒…………………………女次高音

弗朗切斯科(Francesco)、贝尔纳狄诺(Bernardino)——切利尼作坊中的工匠……………………男高音、男低音

菲耶拉莫斯卡(Fieramosca)——教皇御用雕刻家……………………男中音

蓬佩奥(Pompeo)——一名打手……………男中音

时间：1532年

地点：罗马

第一幕：1532年的狂欢节。在罗马教皇的财务大臣巴尔

杜奇家里。他在责骂他的女儿泰蕾莎，因为她曾向窗外眺望。这老头子很是恼火，因为教皇已下令让金匠切利尼到罗马来了。

巴尔杜奇的女儿泰蕾莎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情；她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暗喜。因为她接到切利尼给她写的一张短笺，那是在一个戴假面具的人——当然就是切利尼——从窗口扔进的花束中发现的。不一会儿，他已来到她的身边并向她提出私奔的计划。他说，第二天一早，在狂欢节的假面舞会上，他将戴一块白色的头巾，他的学徒阿斯卡尼奥戴一块棕色的头巾。他们将来找她一起逃走。但是他们的密谋被一个名叫菲耶拉莫斯卡的人偷听了去；此人是教皇的御用雕刻家，他在艺术上是切利尼的对手，在情场上是切利尼的情敌。另外，出乎意外地泰蕾莎的父亲巴尔杜奇也回来了。泰蕾莎神色慌张，借口说她听见一个男人偷偷地溜了进来。在搜寻中，切利尼溜掉，而菲耶拉莫斯卡却被捉住了。这时来了一群邻居妇女，不由他分辩，就把他拉到公共浴室，浸在水池里。

第二幕：在切利尼和他的几位助手所住的客店的院子里。他为自己的恋爱感到幸福，因为他把恋爱看得比声誉还要重要，他这次到罗马就是为了恋爱而来的。他要为他的爱情饮酒祝贺。不幸的是店主已不肯赊欠。恰好这时阿斯卡尼奥从教皇的财务大臣那里领回了一些钱，既然支了这笔钱，他就必须答应在明早交出他铸造的“波修斯”(Perseus)像。虽然那贪财的巴尔杜奇欺他处境窘困，只给他很少的钱，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切利尼对阿斯卡尼奥讲了他们次晨在狂欢节上的打扮，并道出他将和泰蕾莎一同逃走的计划。

这个计划又被菲耶拉莫斯卡偷听见了；他立即雇了一名打手——蓬佩奥，来帮他把泰蕾莎抢走。

布景改换：在科隆那广场(Piazza di Collona)上。狂欢节里戴假面具的人群。巴尔杜奇带着泰蕾莎来到了广场上。从左边和右边人群中各走出一对僧侣，打扮都是泰蕾莎和她的情人商定的那样。到底哪一对是真的呢？不久，这两对僧侣碰在一起了。一声尖叫，戴棕色头巾的一个僧侣(是蓬佩奥)受了致命的重伤倒在地上。一个戴白色头巾的僧侣(切利尼)把他杀掉了。人群向切利尼扑了过来。但就在这时，一声炮响——宣布狂欢节的庆祝已经结束，已经是圣灰星期三日（Ash Wednesday）了。切利尼趁人们被炮声所吓的一刹那间逃跑了，人们捉到了另外一个戴白色头巾的僧侣——菲耶拉莫斯卡。

第三幕：在切利尼的住房前面。房子的背景，透过一个帐幕，可以看到铸造车间。阿斯卡尼奥在安慰泰蕾莎，说她的情人安然无恙，劝她不要着急。不久，切利尼来了，带来一伙僧侣，他正向他们追述着他逃脱的经过。巴尔杜奇和菲耶拉莫斯卡闯入。巴尔杜奇想逼迫他女儿和菲耶拉莫斯卡结婚。正在这紧急关头，红衣主教萨尔维亚蒂驾到，他要看看“波修斯”的像是否已经铸成。可怜的切利尼！被控告为杀人犯和诱拐少女犯，“波修斯”尚未完成，领得的钱全都花光！“波修斯”的订货即将落在别人手中，他只有等待承受重罚了。

切利尼心潮澎湃，让别人来完成他的作品吗？决计不能！他要立刻把它完成。原料不够吗？他把他已经作好的成品一齐扔进了熔炉。铸造开始了；他把铸模打碎，一座“波修斯”的铸像，一件精美的艺术杰作呈现在一群为之惊奇的旁观者的眼前。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的辩护呢？艺术和她的忠仆再一次地征服了一切对手。

本韦努托·切利尼铸造的“波修斯”像是中世纪意大利的最著

名的艺术珍品之一，是佛罗伦萨的艺术宝藏之一。

特 洛 伊 人

(Les Troyens)

第一部：特洛伊之陷落

(La Prise de Troie)

(三幕歌剧)

作曲：柏辽兹

作词：柏辽兹；根据李斯特的朋友卡罗琳·森·维特根施坦(Caroline Sayn-Wittgenstein)公主提供的脚本写成。

首次上演：1890年11月6日在德国卡尔斯鲁厄(Karlsruhe)。

人物：普里阿摩斯 (Priam)……男低音

海库巴(Hecuba)……女低音

卡珊德拉(Cassandra)……女次高音

波吕克塞娜(Polyxena)……女高音

赫克托耳(Hector)的鬼魂……男低音

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哑角

阿斯堤阿那克斯(Astyonax)……}哑角

埃涅阿斯 (Æneas)……男高音

阿斯卡尼俄斯 (Ascanius)……女高音

潘修斯 (Pantheus)……男低音

柯莱布斯(Choroebus)························男中音

时间：公元前1183年

地点：特洛伊平原

第一幕：特洛伊城前的希腊人的兵营。希腊人已经走掉。特洛伊人以为解了围，高兴地在兵营的周围挤来挤去。但是有很多人看着一匹巨大的木马，心中纳闷。只有一个人是不高兴的，那就是普里阿摩斯的女儿卡珊德拉，她预见到未来的灾难。但是没有人相信她的预言，甚至她的未婚夫柯莱布斯也不相信；她劝他逃走，他不听。

第二幕：在城墙附近一个小树林里。在王公们的率领之下，人们正庆祝恢复和平。唯独安德洛玛刻闷闷不乐，因为她的丈夫埃克托耳在战争中牺牲了。忽然，埃涅阿斯匆匆跑来，带来祭司拉奥孔(Laocoon)被巨蟒缠死的消息——因为他识破了木马是希腊人施的诡计，触怒了希腊女神雅典娜(Athena)；按照雅典娜的意旨，木马必须搬到特洛伊城内，放在守护神帕拉斯(Pallas)的圣殿里供起来。既然雅典娜表示了她的不悦，卡珊德拉虽然嚎啕大哭，也是无济于事的。

第三幕：埃涅阿斯在他的帐篷中睡觉。远方传来的战斗声把他惊醒。埃克托耳的鬼魂出现在他的面前。特洛伊沦陷了；埃涅阿斯必须离开祖国，走向那遥远的地方，到意大利，去建立一个新的王国。埃克托耳的鬼魂消散了。祭司潘修斯忽然闯入，他身受重伤，浑身血迹；他宣称希腊人从木马的肚子里跑出，把城门打开，让希腊军队拥入。特洛伊在大火中燃烧。埃涅阿斯正在整顿人马，准备出发。

布景改换：在普里阿摩斯宫中一所贞女神殿里。妇女在祈祷。卡珊德拉宣称埃涅阿斯抢救了一批财宝，正在掩护人马向伊

达山(Mount Ida)区撤退。但是她的爱人柯莱布斯已经阵亡，她不想再活下去了。她岂能甘作希腊人的奴隶？她生动地向妇女们描绘了妇女被俘的悲惨命运，使众妇女们都决心与她同死。正当希腊人冲进来时，她们都用匕首自杀了；这种悲惨的情景，就连那铁石心肠的武士们也不免为之动容。

第二部：特洛伊人在迦太基

(Les Troyens à Carthage)

(五幕歌剧)

作曲：柏辽兹

作词：柏辽兹

首次上演：1863年11月4日在巴黎

人物：狄多 (Dido)……………………………………女高音

安娜(Anna)……………………………………女低音

埃涅阿斯 (Æneas) ……………………………男高音

阿斯卡尼俄斯(Ascanius)——伊尼阿斯的儿子……………………………………………………女高音

潘修斯 (Pantheus)……………………………男低音

那巴尔 (Narbal)………………………………男低音

约帕斯(Jopas)…………………………………男高音

许拉斯(Hylas)…………………………………男高音

时间：公元前1183年

地点：迦太基(Carthage)

第一幕：狄多在她宫中的避暑山庄里。她对她的侍从说蛮族努米底亚(Numidia)的国王曾向她求婚，但她已决心在怀念其亡夫的回忆中渡过她的一生。可是她今天将尽情游戏作乐。抒情诗人约帕斯走了进来，他报告在海上脱险的一群陌生人正在向王宫走来。说话间，他们已经到达宫门之前。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向狄多请求让他和他的伙伴在这里游玩一些日子。狄多欣然应允。她的大臣那巴尔忽然走来，传禀努米底亚王率兵入侵。谁去抵抗他呢？乔装混在众水手中的埃涅阿斯挺身而出，自愿御敌卫国。

第二幕：在狄多的花园里。为了庆祝埃涅阿斯的胜利，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狄多爱上了埃涅阿斯；埃涅阿斯对她说安德洛玛刻虽然哀悼死去的埃克托耳，却也抛掉悲伤，另行改嫁。狄多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夜深了，在苍茫的夜色的掩盖下，他们立下了彼此忠实相爱的誓约。

埃涅阿斯忘掉了他的事业吗？墨丘利神(Mercury)来提醒他了，他狠狠地敲打埃涅阿斯身旁放着的武器，但听得无形中发出来的呼声，向埃涅阿斯叫喊："意大利！"

第三幕：人们在为狄多和埃涅阿斯的订婚而进行庆祝联欢。但是狄多的忠臣心里明白：埃涅阿斯虽是一个多情的王侯，但特洛伊人应该到意大利去，这是神的旨意；违背神意的人是必然要遭殃的。

这对情人的命运终于实现了。在一次狩猎中他们为躲避暴风雨走进一个窑洞；在窑洞中他们履行了婚约(这一场是哑剧)。

第四幕：特洛伊人看见埃涅阿斯沉溺于爱情，置自己的任务于不顾，十分气愤。他们已经决定把他甩掉，自己去找他们的目的地。最后，埃涅阿斯逐渐醒悟，当他听到死去的先烈的声音向

他提出告诫，要他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他不顾狄多的劝阻，毅然奔向前程。

第五幕：早晨，狄多在她的宫中听说她的爱人埃涅阿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决定不再忍痛活下去。她吩咐在海滩上燃起一个巨大的柴堆，那无情的人送给她的所有的爱情的证物都被抛入火中；她登上柴堆，眼前呈现出迦太基的伟大的未来以及罗马的更加伟大的未来的幻象，她投身在她爱人的刀剑之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浮士德的毁灭
(La Damnation de Faust)

（原系"戏剧性传奇"，由四部分组成，
在音乐会舞台上演唱）

作曲：柏辽兹

作词：柏辽兹，热拉尔(Gérard)与冈东尼埃尔(Gandonnièrs)；根据内瓦尔(Gérald de Nerval)改编的歌德的剧写成

首次上演：以原作的音乐会形式于1846年12月6日在巴黎喜歌剧院上演。后经龚斯堡(Raoul Gunsberg)改编为歌剧，于1893年2月18日在蒙特·卡洛(Monte Carlo)上演。

人物：玛格丽特(Marguerite)……………………女高音

浮士德(Faust)……………………………男高音

梅菲斯特(Méphistophélés)………………男低音

布朗德（Brander）…………………………男低音

学生，士兵，市民，男人和妇女，神仙等

时间：十八世纪

地点：德国一城镇

在柏辽兹的戏剧性传奇曲中，浮士德是在匈牙利的一个大平原上；他独自歌唱着大自然，抒发个人的孤寂的心情。这里有合唱，农民的舞蹈和一段宣叙调。一支军队在行进，伴奏着振奋人心的“拉科西进行曲”（Rákóczy March），这是一个匈牙利的民族曲调。

柏辽兹1845年旅行时，在维也纳把这首进行曲配成管弦乐曲，并在佩斯特（Pesth）城的一次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它，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他把浮士德摆在匈牙利平原上，正是为了给插入这首进行曲制造理由。李斯特说柏辽兹自由地运用了他的这首进行曲的钢琴改编曲，“特别是在和声方面”。

经龚斯堡改成歌剧以后，浮士德是在一个中世纪的住室里；从窗口可以望到一座宫堡，从宫堡走出一队士兵。在进行曲中有一处柏辽兹采用了对位的处理，这时士兵们走进来的步伐就很难整齐了，所以他们就停下来，为他们的队旗祝福。

为了使戏剧性传奇曲适应歌剧的舞台设置，传奇曲的第二部是在浮士德的书斋里。浮士德正待要服毒自杀，书斋的墙壁敞开，呈现出教堂的内部。众教徒们正在集会，跪着祈祷，唱着复活节的赞歌：“耶稣复活了”（“Christ is Risen”）。布景改换：莱比锡的奥尔巴赫（Auerbach）酒窖。一群学生和士兵在这里饮酒作乐。布朗德唱了一曲“老鼠之歌”（“Song of the Rat”），为了哀悼老鼠之死，大家一齐为它唱了一首“安魂曲”（“Requiescat in pa-

ce”)，还有一首只有一个歌词“Amen”（“阿门”）的赋格曲。这时梅菲斯特随着唱出“跳蚤之歌”(Song of the flea)，这首歌的伴奏描绘着跳蚤躲躲闪闪的蹦跳。

传奇曲的其次一场写的是浮士德睡在易比河畔。这里有一首非常有效果的管弦乐曲：“精灵之舞”(“Dance of the Sylphs”)，轻盈而精致，堪称杰作。加了弱音器的大提琴奏着一个拖长的持续音，上面的旋律与和声组成一片蜘蛛网般的织体，最后在鼓和竖琴的极其微弱声中结束。龚斯堡在这里用了轻忽缥缈的芭蕾舞，富丽的布景，穿插了玛格丽特的幻想，效果很好。芭蕾舞之后，是士兵的合唱曲和大学生唱的拉丁语歌曲。

龚斯堡设计的玛格丽特的家象是一个小亭子，亭子的墙是去掉了的，穿过这间亭子观众可以看到墙外的士兵和学生们在大街上游逛、唱歌。玛格丽特唱着杜尔之王(King of Thule)的叙事曲。柏辽兹配的这首歌很朴素，他自称这是一首“哥特风格的歌谣曲”(Chanson Gothique)。梅菲斯特念了一个咒，就出现了“鬼火之舞”(Dance of Will'o'the-Wisps)；然后是梅菲斯特唱的古怪的小夜曲。浮士德来到了玛格丽特的住处；这里有一首爱情二重唱；后来，梅菲斯特来了，他催促浮士德离开这里——二重唱变成了三重唱。

只剩下了玛格丽特，这时柏辽兹没有采用歌德的那首歌词：“Meine Ruh is hin”（“我失去了平静”）——舒柏特曾为它配成一首著名的歌曲；他用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不幸的玛格丽特唱道：“L'Amour, l'ardente flamme”（“爱情，这炽热的火焰”）。

士兵和学生们的歌声逐渐平息，鼓和小号奏出了降旗式的信号。玛格丽特满怀悔恨，昏厥在窗下。

一座山峡。浮士德独自引吭高歌：“Nature, immense, im-

pénétrable et fière”(“大自然呵，广阔无边，高深莫测，骄傲威严”)。以后接着是：“向地狱奔驰”(Ride to Hell)；活动风景画面；地狱；玛格丽特的赎罪；在城镇的上空，柔和的光辉照耀天际，众天使在迎接玛格丽特的灵魂。

弗里德里希·冯·弗罗托
(Friedrich von Flotow, 1812—1883)

玛　尔　妲
(Martha)

(四幕歌剧)

作曲：弗罗托

作词：里泽(Wilhelm Friedrich Riese)

首次上演：1847年11月25日，在维也纳皇帝歌剧院。

人物：哈丽特夫人(Lady Harriet Durham)——安妮王后(Queen Anne)的女侍……………………女高音

特里斯坦勋爵(Lord Tristan de Mikloford)——哈丽特夫人的表兄 ……………………男低音

普隆凯特(Plunkett)———青年农民 ……男低音

莱昂内尔(Lionel)——普隆凯特的奶兄弟。后成为德尔比伯爵(Earl of Derby)…………男高音

南希(Nancy)—— 哈丽特夫人的女仆……女低音

法官 ……………………………………………男低音

三名男仆人……………………………{一名男高音 二名男低音

三名女仆人……………………………………{女高音及 女次高音

官臣，衙役，贵妇人，男女猎手，农民，仆役等。

时间：大约1710年

地点：在里士满(Richmond)及其附近

第一幕：在哈丽特的闺房中。第一幕第二场在里士满的集市上。第二幕取景于普隆凯特的农舍；第三幕在里士满附近的森林中。第四幕开始在农舍，以后换景，在哈丽特的花园中。

第一幕，第一场：哈丽特夫人无精打采地在打呵欠。虽身居安妮的皇宫之中，也不免感到百无聊赖啊。

“夫人，”她那伶俐的女仆南希说，“这是特里斯坦老爷送给您的花。”

“闻到这花的味道就叫我噁心。”夫人厌烦地说。

“这里还有这么多钻石呢！”南希紧接着说，一面拿起一串项链给她的女主人看。

“它们刺我的眼。”夫人发着脾气说。

事情很简单，哈丽特夫人和那些享乐惯了的人一样，什么也引不起她的兴趣，她只是感觉苦闷。甚至机智灵敏的南希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了；最后迫不得已说出：“但愿您能爱上什么人就好了！”

听了这话，哈丽特夫人也还是满不在意。皇宫里的男人，那一个不曾为她迷住？他们对她表示爱情，她从来不为所动。就在南希说话的当儿，一个男仆禀报：一位最固执的求婚者来了，他是夫人的表兄特里斯坦勋爵，他自恃和夫人有亲戚关系，虽然遭到夫人的拒绝也不肯罢休。特里斯坦勋爵是一个专门讲究宫廷礼

节的人物。他的走路、姿态，乃至说话都是循规蹈矩的。再加上了年纪，手脚僵硬，他那过分的造作就更显得可笑了。实际上哈丽特夫人开始感觉难以忍耐的一切，在他身上都表现得很齐全了。

“我最尊敬的表妹，那最高贵的、最仁慈的王后陛下的御侍夫人……”特里斯坦开始咬文嚼字地——如果不是哈丽特夫人用一个不耐烦的姿态打断了他，他是恨不得把她所有的尊称都说出来的，“您今天是否愿意和我去观看驴赛散散心呢？”

“我心里想，”南希以只有她女主人听得见的小声说：“他是不是也参加赛驴呢？”哈丽特夫人听了，不由得脸上泛起了笑容——这是她今天第一次微笑呢。特里斯坦勋爵看到这情况以为她是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泄了气似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就用他那水汪汪的双眼向她挤眉弄眼地献媚。为了打断他这种可笑的表演，哈丽特夫人不断地给他派些小差使，使他疲于奔命地在房里跑来跑去。“给我拿把扇子来，勋爵！——给我拿避瘟散来，我觉得好象着了凉。表哥，请你把窗子关上好吗？啊，太闷了，把我憋死了！快快把窗子打开吧！”

很可能特里斯坦勋爵的这位好表妹就要给他派个差使把他打发走了。可是当他把窗子打开时，传来一阵青年妇女的清脆的歌声，显然她们是大街上过路的人。这却引起了哈丽特夫人的好奇心：这是些什么人呢？她们怎么总是那么心情愉快呢？南希是和她们都认识的。她们是到里士满集市上找雇主的，按当年的老规矩，农民雇她们去干活。

里士满集市！在这位活腻了的贵妇人的心目中，这一定是个很新鲜好玩的地方。她叫道：“南希，我们穿上农村姑娘的打扮，混到人群里去！说不定，有人会来雇我们呢！我起个名字叫玛尔

姐，你叫朱丽娅；而你，表哥，暂时去掉你的爵位头衔，就简单地叫勃布(Bob)，跟我们一道去吧！”特里斯坦勋爵没有料到一位尊贵的夫人竟肯如此降低自己的身份，他大为震惊；再加上想到要他扮演的角色，大不以为然；极力辩解推脱，可是哈丽特夫人故作温情地向他劝说，他终于同意跟她们一道去寻开心了。为了让他尝到一点甜头，她们俩一人架着他一只胳膊，连蹦带跳地满屋转起来。虽然他的脚下一颠一踬的，可是她们还为他喝采呢："嘿！看您走得多么灵便！多么潇洒！”

哈丽特夫人确实很开心。

第二场：里士满集市正在热闹时光。法官手里拿着一个大本子，宣读法律规定：凡在集市上成交的雇佣契约，一旦交了雇金之后，佣期至少一年。来雇人的人们中间有一个年轻力壮的农民叫普隆凯特和他的奶弟莱昂内尔。后者显然出身于较高的门第，但是他的身世一时还弄不清。他从小就被一个亡命徒带到了普隆凯特的家里。这亡命徒是一个老人，在贫困交加中死去，把孩子留给了普隆凯特的母亲。他在去世之前交给她一个戒指，并告诉她如果那孩子碰到什么不幸，就把那戒指拿给王后去看。

村姑们一个个地夸耀了自己的本领：什么烧饭啊，缝衣啊，看菜园子啊，饲养家禽啊……等等家务和农活，都会做。法官叫喊着："四块钱一个月！谁要她？——五块钱！谁试试她？”许多村姑都望着那两个俊秀的青年农民，希望他们要她，但是他们俩好象挑得特别苛刻。

正在这时，她们听到身后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叫喊："不行，我不跟你走！”她们转身看时，看到两个伶俐的年轻妇女正在和一个老头子争执不下，那老头子好象架子挺大，怪可笑的。莱昂内尔和普隆凯特彼此碰了一下胳膊。他们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

女孩子呢？他们听到其中一个又对那老头子喊道："不行，我不跟你走！"——原来特里斯坦逼着要哈丽特和南希离开这集市；两个小伙子急忙走上前去。

"她说不愿意同你走，你听不见吗？"莱昂内尔问那老头子，同时普隆凯特把那个姑娘叫到法官身旁。"姑娘们，这里有个愿出大价的雇主！"不一会儿，那可笑的老头子被一群姑娘们团团围住，对他大吵大闹，他钻了个空子，撤退出来，又被他们追上前去。最后就剩下"玛尔妲"、"朱丽娅"和那两个年轻小伙子了。两个姑娘兴致勃勃，因为她们本来就是想出来探险的。而另一方——莱昂内尔和普隆凯特却忽然变得腼腆起来了。从这两个姑娘的举止上，他们看出有些和他们素日见到的村姑不一样。她们有一种气派，使他们自惭形秽。普隆凯特催促莱昂内尔前进，而莱昂内尔却一味退缩。

"那就看我的吧，"普隆凯特说。他走向前去待要和那两个姑娘说话，忽然又很狼狈地停了下来。好在那两个姑娘也正象他们一样，很有兴趣地注视着对方。莱昂内尔虽身穿农民衣服，但却生得俊秀文雅，立刻把"玛尔妲"吸引住了；而结实茁壮的普隆凯特也被"朱丽娅"看中了。两个小伙子从她们的眼神中得到了鼓励，就不再那么踌躇犹疑了。

"我们选中了你们，姑娘们！我们一年给你们五十块金币，另外每逢星期天给半品脱淡啤酒，新年增添葡萄干布丁。"

"干了！"两个姑娘同声喊道，她们完全以为这是闹着玩的；不久哈丽特夫人把手放在莱昂内尔的手里，南希把手放在普隆凯特的手里，收下了钱，成了交。

现在两个姑娘觉得探险已经走得够远了，该返回王宫去了，她们开始想到要寻找特里斯坦勋爵。特里斯坦看见她们和两个农

民青年谈得那么亲热，早已十分恼火；他靠撒钱才挤出了人群。他忽然喊道，"跟我走吧！"

"什么？跟你走？"普隆凯特向他追问说，"刚才这两位姑娘不是明白地告诉你她们不愿意雇给你吗？"

"不过我觉得，""玛尔妲"插嘴说——她这时有点着急了，"我和'朱丽娅'是该走了。"

"怎么回事！"普隆凯特吃惊地说。"走？不能走，说真的。"他再次强调。"你们可以悔约，虽然我想不出是为了什么。但是契约是一年有效啊！"

"如果你要是知道她们是谁，"特里斯坦正待要把这两个姑娘的身份说穿。但是"玛尔妲"急忙小声告诉他千万不要暴露她们的身份，否则她们的恶作剧如被人知道，在朝廷里是要闹大笑话的。这时，普隆凯特和莱昂内尔等得不耐烦了，趁人们又把特里斯坦团团围起时，他们赶紧把两个姑娘带走，她们好象也不怎么反对；他们把她们扶上马车，驱车而去；那老头子在人群中挤着要去追赶，却被人们拦住加以嘲笑。

第二幕：哈丽特夫人和她的女仆原来漫不经心地走上探险之路，现在已发展到远远超过原先预料到的地步。她们离开集市之后不久就来到了一个简陋的村舍里；主人吩咐她们下厨房去准备晚饭，这是超出他们合同规定的活。

"干厨房里的活！"哈丽特夫人带着轻蔑的口气说。

"厨房里干活！"南希以同样的口气响应着。

普隆凯特坚持要他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但莱昂内尔却态度比较和缓。他觉得这些姑娘虽然是仆人，可是好象应当另眼看待似的。他建议她们可以不干厨房里的活，去试试纺线。可是她们纺起线来也是笨手笨脚的，两个小伙子只好坐下来教她们。忽

然，南希故意把纺车推倒跑出大门，普隆凯特在后面追去；这时屋里只剩下莱昂内尔和“玛尔妲”。

这时哈丽特夫人感觉处境非常尴尬，因为她发现莱昂内尔越来越露骨地在用爱慕的眼光注视着她。为了缓和一下这种处境，她起初哼哼着，后来唱起一支她所心爱的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但是和她预期效果恰恰相反，因为她把这首抒情歌曲唱得那么温柔动听，莱昂内尔听得入了迷，最后感慨地说：“呵，玛尔妲，如果你嫁给我，你就不会再当仆人了，因为我将把你提高到我的地位！”

莱昂内尔站在她的跟前，她不能不看到他是一个俊秀而文雅的青年。而这么一个农民却在她这位宫廷的宠儿面前夸口，要把她提高到‘他’的地位，她心中觉得委实可笑，她几乎禁不住要笑出声来。幸好就在这时普隆凯特把南希拖了回来；他在厨房里捉住了她，她把厨房搞得天翻地覆。远方传来午夜的钟声，青年农民们让他们的仆人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安歇；虽然她们这一天工作得不怎么样，但毕竟还没有暴露身份。青年农民们也要回到自己屋内安歇了，临分手前，莱昂内尔小声对“玛尔妲”说：

“玛尔妲，也许明天你会严肃对待我跟你说的那番话的。”

第三幕：但是到了明天，鸟儿已经飞出了笼。在那小小的农舍里既没有了“玛尔妲”，也没有了“朱丽娅”；而在王后安妮的宫中，却有那么一个哈丽特夫人和她的女仆南希，正在庆幸：幸好那叫做特里斯坦勋爵的老头子做了好事，他在午夜时分在靠近农舍的一辆马车里等候，帮助她们从窗口逃走。自从她们回到宫中，两人发觉她们都被爱神的暗箭所伤。哈丽特夫人和南希都一反常态：前者不再烦闷，后者失掉了她的伶俐。那两个男人，一个虽然农民打扮，却彬彬有礼；一个身强力壮，很有魄力。她们

和他们以里士满集市相会开始，以午夜从农舍逃遁结束，但他们却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某种乐趣；他们完全不同于那些整天围在哈丽特夫人周围的虚伪、圆滑的宫臣；也不同于南希在离开她的主人时所打交道的那些一味模仿他们主子的男仆。事实很简单，她们虽然还不很自觉，她们却已堕入了情网；夫人爱上了莱昂内尔，南希爱上了普隆凯特。当然哈丽特夫人和莱昂内尔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但莱昂内尔天生文雅，有时竟使哈丽特忘掉了他是一个农民，而她自己却是一位有头衔的贵妇人。至于南希，她觉得自己正需要一个象普隆凯特这样健壮的男子，免得受别人欺侮。不料有一天，她们又为宫廷的娱乐所恼了：宫里组织一次狩猎，宫中的妇女都必须参加。哈丽特夫人穿上猎服虽然显得格外洒脱，可是她对打猎却毫无兴致；她独自溜进树林之中。

在森林中，莱昂内尔恰恰也怀着和哈丽特夫人同样的心情在漫步独游。猛然一抬头，看到一个漂亮的年轻猎人，她虽然是猎人打扮，却被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就是自她走后，他日夜怀念的"玛尔妲"吗？但是，哈丽特夫人心中的矛盾冲突很利害：她固然向往莱昂内尔，但是她的身份地位不容许一个农民对她谈情说爱。"你弄错了。我不认识你！"她果断地说。莱昂内尔起初对她讲了一些热情激动的话，随着就责备她不应该否认他是她的合法的主人；这时，哈丽特夫人喊出求救的呼声，这下不仅召来了特里斯坦勋爵，而且所有狩猎的人们都来到了她的身旁。莱昂内尔眼看众人对她必恭必敬，不断称她为"我尊贵的夫人"，心里逐渐明白过来，原来他和普隆凯特在集市上是受了捉弄。他气愤地申辩："可是她收了我的定钱，她必须给我干一年的活——"

旁观的人哈哈大笑，打断了他的话，哈丽特夫人趁着大家对他的不信任，马上说："我以前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他是个疯子，

应该把他抓起来！”

莱昂内尔立刻被人包围起来，幸亏夫人一半觉得他怪可怜的，一半由于内心深处对他有了感情，所以吩咐手下要好好看待他，他才不至吃大苦头哩！

第四幕：不久，情况起了重大变化。莱昂内尔急中生智，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那只戒指，他请求普隆凯特把戒指拿给王后看，并向她求情。戒指被证实原系德尔比伯爵的财产。这位贵族曾参加过从法国接回詹姆斯二世重登王位的密谋，事败后，他沦为亡命徒，死前把他的儿子交给普隆凯特的母亲抚养；这儿子不是别人，就是莱昂内尔；现在证实他是伯爵爵位和产业的合法继承人。自然而然，他在安妮王后的宫中受到很大的恩宠，因为老伯爵曾经是安妮王后的父亲——国王的忠臣。

莱昂内尔虽然得到了新的荣誉，但他内心闷闷不乐。他深深爱上了哈丽特夫人。他苦于不敢向她直言，他内心苦闷，爱着她，却又碍于自尊，不肯承认。哈丽特夫人也有着同样的苦闷。

这种凄惨的情况可能无穷尽地延长下去，幸亏由于南希的智谋才得到挽救。她和普隆凯特再度相晤之后，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谅解：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把莱昂内尔和哈丽特夫人拉在一起，他们彼此相爱是很清楚的了。一天下午，普隆凯特和莱昂内尔一道散步，他在莱昂内尔不知不觉中把他带进了哈丽特夫人的花园。走着走着拐了一个急转弯，只见前面出现一个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就象里士满集市一样，有好多篷子，成群的农民和仆役，还有一个法官喊着姑娘们都会些什么手艺。当众人看见走上前来的两个小伙子时，顿时安静了下来。这时莱昂内尔听见一付熟悉的、甜美的歌喉唱道：

这是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盛开枝头；
叹那昔日的亲爱伴侍，
今日各自凋零飘散；
身边再无花朵相伴，
有谁来红颜相映，
交声悲叹！

我愿留在你的身边，
不能任你憔悴枯干；
既然都已孤单地睡眠，
何不同他们一起安歇？
我将在你那床上，
轻轻铺上那柔软的绿叶；
——就在那里，
你的伙伴们
无声无嗅地躺着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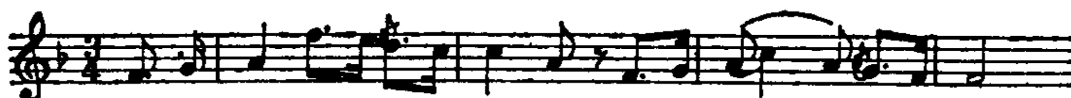
众人很快都走开了。“玛尔姐！”莱昂内尔喊道：“玛尔姐！真的是你吗？”她穿着仆人的袍子，站在他的面前，但不象在里士满集市上那么卖弄风情地微笑了，她两眼望着地，心情悲伤。

然后，仿佛在回答一个主人的问题——“你能干什么”似地，她说：“我能忘掉一切我对金银财富的梦想；我能鄙视一切虚伪和自私掩饰下的肮脏东西。我能抛弃这一切，而把那些温柔的情话记在心上，并希望再次听到它。”她抬起头来，含情脉脉地望着莱昂内尔。一切障碍都被扫光了。莱昂内尔把他的玛尔姐抱在怀中。

歌剧《玛尔姐》中的旋律很丰富。其中最著名的咏叹调是：“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和莱昂内尔唱的“M'appari”（“宛如一梦”）。

最佳重唱曲是：第三幕将近结尾时唱的带合唱的五重唱："Ah! Che a voi perdoni Iddio"（"啊！但愿神能宽恕你"）。第二幕在纺车旁唱的四重唱也很精采。但是，如上所述，在这部歌剧中轻快优美的旋律是层出不穷的。从第一幕一开始，哈丽特夫人就同南希唱了一首二重唱"Que sto duol che si v'affano"（"多么令人心烦"）。在里士满集市一场中，有许多明朗而巧妙的音乐，如莱昂内尔与普隆凯特相互表示他们的真挚友情时唱的："Solo, profugo, rigietto"（"孤独，逃亡，被遗弃"）和"Ne giammai saper potemmo"（"永远不会知道"）。然后，当两个姑娘同她们的雇主离开集市而众人阻拦特里斯坦勋爵的干涉时，唱了一首轻快的四重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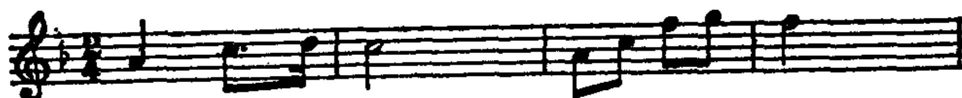
第二幕以在农舍中的四重唱开始，然后接着唱出纺车四重唱："Di vederlo"（"看这活计"）。在哈丽特夫人与莱昂内尔所唱的二重唱中，表现出两人之间逐渐接近："Il suo sguardo e dolce tanto"（"他的眼色是那么温柔"）。这以后就接着唱到了："Qui sola, vergin rosa"（"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这首歌的词是爱尔兰诗人穆尔（Tom Moore）所作，音乐是一首爱尔兰的古老曲调。弗罗托在这首女高音独唱曲的结尾加入了男高音，这一巧妙的笔触使这首古老的歌曲焕发了新的光彩。另外，这首歌的歌词与音乐和舞台上的情节更是配合得天衣无缝，弗罗托的这一"抄袭"竟而成了绝妙的手笔。歌剧《玛尔妲》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这首歌是重要原因之一：



哈丽特夫人同莱昂内尔有一首二重唱："Ah! ride del mio

pianto"（"啊！她在为我的悲伤而笑"）。这一场以另一首四重唱结束，这也是全剧音乐中最美的曲子之一："Dormi pur, ma il mio riposo"（晚安四重唱）。

第三幕在里士满森林的一个猎圃中，左边有一个小店；开始是普隆凯特对店主唱的："Chi mi dira"（"请你告诉我"）。这一幕最精彩的曲子有："M'Appari"；南希的独唱："Il tuo stral nel lanciar"（"你的箭在发射"）：



还有玛尔妲唱的："Qui tranquilla almen posso"（"在这里至少安静些"）和带合唱的五重唱：



第四幕：普隆凯特有一段独唱："Il mio Lionel perira"（"我的莱昂内尔要遭殃"）；另外还有前面描绘集市的一些音乐的重复。

把弗罗托的《玛尔妲》划归法国歌剧，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因为弗罗托于1812年4月27日生于德国的托伊顿多尔夫（Teutendorf），1883年1月24日逝世于达姆施塔特（Darmstadt）；而且《玛尔妲》首次上演是在维也纳。他的次一著名作品《阿历山大·斯特拉德拉》（Alessandro Stradella）首次上演于汉堡（1844年）。看来似乎他的生活与创作和法国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从《玛尔妲》的音乐上看，它的秀丽典雅不仅完全不象德国音乐，而且是典型的法国音乐。实际上，弗罗托是在法国受的音乐训练，而《玛尔妲》无论在故事情节方面和音乐方面都有法国的渊源。1827年—1830年，弗罗托在巴黎从雷夏（Reicha）学习作

曲，因为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才离开巴黎；1835年再度返回巴黎，直至1848年3月革命又被驱逐出境。1863年—1868年在巴黎住了几年之后，才在维也纳定居；但仍常到巴黎和意大利暂住。

在他第二次旅居巴黎期间，他曾为巴黎大歌剧院写过舞剧《哈丽特，或格林维奇之侍女》（"Harriette, ou la Servante de Greenwiche"）。这部舞剧的脚本是韦尔努瓦（Vernoy）和圣·乔治(St. George)写的，是为名舞蹈家阿黛勒·杜米拉特尔（Adèle Dumilâtre)写的。因为需要短期完成全剧，所以弗罗托只承担了三幕中的第一幕。其他两幕分别交由伯格米勒(Robert Bergmüller)和德尔德弗茨(Deldevez)编写。这是一部为一位法国舞蹈家和法国观众写的芭蕾舞，而歌剧《玛尔妲》就是根据它改编成的。这部歌剧之所以是典型的法国式的，与德国风格毫无共同之处，其原因即在于此。

夏尔·弗朗索瓦·古诺

(Charles Francois Gounod, 1818—1893)

古诺于1818年6月17日生在法国巴黎。1783年，古诺的父亲在巴黎美术学院荣获绘画二等罗马奖。1837年，古诺在巴黎音乐学院获得音乐二等罗马奖，两年后以二十五票对两票荣获罗马大奖。他曾从雷夏学和声，从阿莱维(Halévy)学对位与赋格，从勒絮尔(Lesueur)学作曲。

古诺的早期作品，作于罗马及返回巴黎的一段时间，都是宗教音乐。有一个时期他甚至于想当神甫了，他在他出版的一部作品的封面上署名为夏尔·古诺神甫(Abbé Charles Gounod)。他的《庄严弥撒》(Messe Solenelle)在伦敦演出时，受到英国和法国评论界的普遍赞赏，因此巴黎大歌剧院就约他写一部歌剧。结果，他写成了《萨孚》(Sappho)，于1851年4月16日上演，但并不成功。使他在欧洲一举成名的是他的歌剧《浮士德》。他后来又写了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et Juliette")，也很成功。

浮 士 德

(Faust)

(五幕歌剧)

作曲：古诺

作词：巴比埃(Barbier)与卡雷(Carré)

首次上演：1859年3月19日在巴黎抒情剧院(Théâtre Lyrique)。

人物：浮士德(Faust)——一个博学之士…………男高音

梅菲斯特 (Méphistophélès)——恶魔……男低音

玛格丽特 (Marguerite)……………………女高音

瓦伦廷(Valentine)——士兵，玛格丽特的哥哥……………………………………………男中音

齐贝尔 (Siebel)——村中一少年，爱恋玛格丽特……………………………………………女次中音

瓦格纳 (Wagner)——学生………………男中音

玛尔妲(Martha Schwerlein)——玛格丽特的邻居……………………………………………女次中音

士兵、学生、村人、天使、魔鬼、克勒俄帕特拉(Cleopatra)，拉伊斯(Laïs)，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及其他。

时间：十六世纪

地点：德国

古诺的歌剧《浮士德》的词作者：卡雷和巴比埃，并未打算把歌德的《浮士德》全部用作他们的脚本内容，他们只满足于浮士德与玛格丽特的恋爱故事；而这个恋爱故事也完全是歌德的创造，在原来的传说故事中是没有的。但是，由于歌剧的内容并非《浮士德》的全部内容，所以在德国这部歌剧虽然流传甚广，但人们不称之为《浮士德》，而把它叫做《玛格丽特》——以剧中女主角的名字命名。

这部歌剧首次演出于巴黎抒情剧院；十年后，1869年3月3日在巴黎大歌剧院上演。在大歌剧院演出的版本是经过修改的，其内容如下：

剧前有一简短的前奏。开头是一个单音的强音(*ff*)，接着是一些神秘气氛的半音和弦，然后是古诺为歌唱家桑特里(Santley)写的一个曲调。

第一幕：浮士德的书斋。老哲学家独坐桌前，面前是一本打开的大书；他抓住一瓶毒药，倒在一个玻璃酒杯里，待要把它喝下；天已亮了，传来青年妇女走在上工的路上时唱的欢快的歌声。他把毒杯放了下来。歌声消逝了。他重新拿起酒杯。但又呆住了：他听到了工人们的合唱和妇女们的歌声汇合在一起。听了这欢乐和青春的声音，他实在情不自禁了；他诅咒生命和衰老，向撒旦恶魔呼吁求救。

一道红光闪起，从红火中，透过地板，出现了梅菲斯特，骑士打扮，红装鲜艳。他的言谈举止时而温文尔雅，时而尖酸刻薄，时而阴阳怪气。他提出要给浮士德金钱和势力。但是老哲学家不要这些，他要的是“青春”。他唱道：“Je veux la jeunesse”(“我想要青春”)。对于撒旦恶魔，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要求那年老的哲学家用笔蘸上自己的鲜血写下一纸出卖灵魂的契约。

浮士德犹疑不决。梅菲斯特做了一个手势，立刻在舞台背景上打开一个缺口，呈现出玛格丽特端坐在她的纺车旁，一束长长的发辫垂在她的背上。浮士德不禁赞叹道："O Merveille"（"啊！奇迹！"）；他立刻在羊皮纸的契约上划了押，从梅菲斯特手里接过一个酒杯，对着玛格丽特的幻影干了一杯。幻影消逝了。哲学家的大袍子从浮士德的身上脱了下来，灰白的胡须以及其他一切衰老的迹象全部消失。他已以一翩翩少年的英姿挺立在梅菲斯特的面前，他再也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老学者了，他迫切要求到生活中探险去。在这里，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唱了一首性急冲动的二重唱："À moi les plaisirs"（"我享乐人生"）；他们冲出那浮士德曾埋头于科学钻研的、监牢般的书斋。

第二幕：城门外。左边是一间小酒店，门上挂的招牌是一块木刻象，上面刻的是骑在一只酒桶上的酒神巴克斯（Bacchus）。这一天正是集市的日子。来赶集的有大学生——其中有一个叫瓦格纳的、老少市民、士兵、少女和主妇们。

第二幕以大合唱开始。《浮士德》演得太多了，很多人也许对这段合唱不太注意，以为它不过是一首很平常的合唱曲。实际上它却是一首很出色的特写曲。在音乐中把不同类型的人群的特点刻划出来了。脱了牙齿的老年人的喋喋私语（用高音假嗓唱）是很有趣的细节之一。在合唱的结尾，不同的分组巧妙地汇合为一体。

瓦伦廷和齐贝尔来到了集会的人群之中。瓦伦廷在观看一枚纪念章，这是他的妹妹玛格丽特送给他的礼品；因为他即将远征，这纪念章可以当做他的护身符。他唱了一首抒情短歌，这首歌是古诺专门为歌唱家桑特里写的。它的意大利文版为："Dio possente"（"全能的上帝"），法语为"À toi, Seigneur et Roi des

Dieux"("上帝，众神之王，向你祈求")。不论意大利语或法语，歌中所唱的无非是瓦伦廷祈求上天在他走后保佑他的妹妹玛格丽特。

瓦格纳登上一张桌子，唱了一首"老鼠之歌"。刚刚唱了几行，梅菲斯特突然出现，把他的歌声打断。梅菲斯特简短地说了一段话之后，就唱起了"Le veau d'or"("金犊")，是对拜金者的辛辣嘲讽。他为周围的人观测手相。他看了齐贝尔的手，预言道："凡是这手触到的花朵都必凋谢"。他拒绝了瓦格纳给他的酒，他拔出剑来向酒店的招牌刺去，正好刺在酒神胯下的酒桶；酒如泉水般涌出，流入梅菲斯特伸入酒泉之中的杯子里，然后他举起杯子，为玛格丽特的健康干杯。

梅菲斯特的行动触怒了瓦伦廷，从而引起了一场斗剑("Scéne des épées")。瓦伦廷拔剑出鞘。梅菲斯特用他的剑在地上围着自己画了一个圆圈。瓦伦廷向他的对手来了一次冲刺；他的剑刚冲进魔圈就折断了。他愤怒已极，但又无能为力，梅菲斯特对他横加嘲笑。最后，瓦伦廷想到了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了，他抓住剑被折断的一头，把剑柄上的十字形朝着那红衣骑士举起，其他士兵也照样做了。这时，梅菲斯特顿时收起了他那嘲笑的嘴脸，在众人的十字剑柄前发抖，狼狈溜走。瓦伦廷和手下的其他士兵唱了一首响亮的合唱曲："Puisque tu brises le fer" ("你既将剑折断")。

众人聚在一起，准备集市舞会。这首世界著名的圆舞曲一直伴奏着这个欢乐的场面，作者并用它作为这一幕的结束。在群众载歌载舞的时候，浮士德和梅菲斯特挤进了人群。玛格丽特向这边走来，她手里拿着圣经，是从这里经过，到教堂去的。齐贝尔很想跟上前去，但是他每前进一步，都碰到梅菲斯特的那付凶恶

讨厌的嘴脸，他总是在阻挠着他。同时浮士德已凑到了玛格丽特的身边；他们俩简短地交谈了几句，浮士德伸出胳膊来，要拉她走出人群。玛格丽特婉言谢绝了。这段戏虽然很简短，但很富于旋律性。玛格丽特唱的那几句曲调表达出她的羞怯忸怩，同时也表达出：她并非完全不高兴这位陌生的美男子对她的关怀。她独自走了。舞会在继续，人们唱着"Valsons toujours"（"一直跳罢！"）。

第三幕：玛格丽特家的花园。背景是一面墙，墙旁有小门。左方是一凉亭。右方是玛格丽特的住室，面向观众有一凸出式窗口。另外有树、灌木，花床等等。

齐贝尔自小门上。他在一座花床前停下，要去采集一束花，他唱了一首优美的歌："Faites-lui mes aveux"（"把我的心愿带给她"）。但是他刚摘下一朵花，那花便如梅菲斯特所预言的那样，立刻在他手中枯萎了。齐贝尔内心十分懊恼。但是他瞥见在房子的墙上挂着一个圣水盘，就把手指在圣水中浸过，再去摘花，花就不再枯萎了。他把摘下的花朵系成一个花束，放在房前的台阶上，他希望玛格丽特能够看到它，然后就走开了。

浮士德带梅菲斯特上，但是他吩咐梅菲斯特走开，仿佛他已意识到梅菲斯特不适合走近象玛格丽特这么纯洁的少女的家。恶魔走开了。浮士德用这样一首美妙的浪漫曲向玛格丽特的住处招呼着："Salut! demeure chaste et pure"（"你好啊！贞洁而纯净的住处"）。



梅菲斯特又上，他带来了一盒珠宝和一束美丽的鲜花。他用这两样东西偷换了齐贝尔留下来的花。他和浮士德在花园的一个

树荫下面藏起来，等待玛格丽特的返回。

玛格丽特从院子的小门走进。她心里在想着在集市上和她相遇的那位漂亮的陌生人；因为那人的身份比她高，在她心目中就显得更加讨人喜欢。她心思沉重地坐在了她的纺车旁，心不在焉地摇转着纺车轮，唱着一首杜尔王的叙事曲："Le Roi de Thule"("杜尔的国王")，但在唱歌中间走了神，又想起了浮士德；后来再接着唱，才把歌唱完。这首歌写得象民歌一般简单朴素。

玛格丽特走近她的房子，正要进屋，看见了花束，停下来欣赏，一度闪念到齐贝尔的痴情，然后看到并犹豫不决地打开了那盒珠宝，拿出了一串项链，这对一个少女的虚荣的吸引力太大了，她竟无力把它立即放回珠宝盒中。她把它戴在身上，从小镜子里注视着那闪闪发光的珍珠，情不自禁地唱出欢快华丽的"珠宝之歌"("Air des Bijoux")



"啊！我看见自己笑哈哈。
在镜子里的是你吗？……
这么漂亮啊，
玛格丽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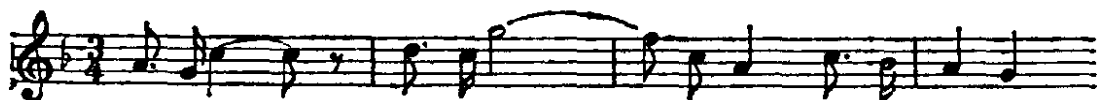
(Ah! je ris de me voir
Si belle en ce miroir!……
Est-ce toi, Marguerite?)

这是最华丽的花腔女高音咏叹调之一，和前面那首民歌式的叙事歌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一个歌唱演员如果既能把叙事歌唱得朴素纯净，又能把"珠宝之歌"的华丽和欢乐表现得完美无疵，那么

这一场戏就能成为最有效果的场面之一。因为，不仅它本身具有其显著的优点，而且除了第二幕中的一小段以外，歌剧虽已进行了两幕半，但清彻悦耳的女高音独唱这里还是第一次出现呢。

玛格丽特的邻居和侣伴玛尔妲来找她了。正象一般的监护人一样，在歌剧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撮合男女之间的爱情，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所以，看到珠宝礼品，或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出现，她都无动于衷。而且，当梅菲斯特告诉她说她丈夫已在前线阵亡，她听了之后也只是勉强悲叹了几声，然后就毫不迟疑地依傍在那向她献媚的红装骑士的膀臂上寻求安慰了；这时梅菲斯特把她带出了花园，把浮士德和玛格丽特留下了。如今这两对情侣在花园中走动着，时即时离，并唱起了四重唱。从浮士德唱的："Prenez mon bras un moment"（"请依在我的膀臂上"）开始。各个声部巧妙地刻划着不同人物的特点。

有一个时期梅菲斯特单独留在台上。他站在一坛花床旁边，做祝福状；实际上他在用咒语乞灵于花香来迷住玛格丽特，使她放心。他开始独唱："Il etait temps"（"当那时刻"）；他唱完之后，百花盛开。梅菲斯特躲藏在树荫下。浮士德和玛格丽特出现。玛格丽特顺手采了一朵鲜花，她摘着一片片的花瓣，反复说着："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摘到最后一片时，数到了"他爱我！"一对情人唱起二重唱；共有两段，一段是："Laisse-moi contempler ton visage"（"让我来看看你的容颜"）：



另一段是："O nuit d'amour… ciel radieux"（"哦，爱之夜…灿烂的天空"）：



浮士德和玛格丽特分手了，相约明晨再见——“Oui, demain! des láurore”（“是啊，明天！天一亮！”）她回到屋中。浮士德转过身去要走出花园。他碰到了梅菲斯特，梅菲斯特指着窗口。玛格丽特打开了窗子，她原以为那里只是她单独一人。她跪在窗口，凝视着那银光如泻的月夜，唱道：“Il m'aime, ……Ah! presse ton retour, cher bien-aimé! Viens”（“他爱着我，……啊！你快回来吧，亲爱的！来吧！”）。

浮士德喊了一声就来到了窗口，跪在地上。玛格丽特喜出望外，向外倾着身子，让他抱在怀里，她的头依在他的肩上。

在小门处，梅菲斯特发出狂笑，浑身颤抖。

第五幕：第一场发生在玛格丽特的室内。难怪当梅菲斯特看见玛格丽特倒在浮士德怀里时他就发出狂笑呢；原来如今她已被浮士德出卖了、抛弃了。只有那痴情的齐贝尔仍然向她表示爱意，他唱着：“Si la bonheur à surire t'invite”（“如果幸福降临于你”）；但是玛格丽特仍然爱着那背叛了她的人，一心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以下接着是大教堂的场面。玛格丽特走进教堂，跪下祈祷。但是，无形中梅菲斯特伫立在她的身旁，不断提醒她所犯下的罪行。无形中有一伙恶魔的大合唱在向她发出控告的呼声。梅菲斯特向她预言着她的下场。管风琴奏出送葬的悼歌：“Dies Iræ”（“愤怒的日子”）。玛格丽特的祈祷和其他礼拜者的声音相汇合。但是梅菲斯特在宗教赞歌结束之后，大声疾呼，说玛格丽特是一个不可

救药的人，地狱的大门为她敞开了。玛格丽特听了恐惧万分，急忙逃走。这是整个歌剧中最动人的场面之一。

现在来到了玛格丽特家前面的一条街上。士兵们从前线归来，唱着他们常唱的大合唱："Gloire immortelle"（"不朽的荣耀"）。瓦伦廷从齐贝尔的面部神色中就预料到玛格丽特一定是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他走进了家门。浮士德和梅菲斯特上；梅菲斯特面对着玛格丽特的屋子，弹起吉它六弦琴，唱了一首侮蔑性的小夜曲。瓦伦廷认为这首歌完全是对他妹妹的一种侮辱，十分气愤地冲了出来。这时有一首情绪紧张的三重唱："Redouble, o Dieu puissant"（"啊，上帝，给我以双倍的力量吧"）。瓦伦廷用剑戳烂了梅菲斯特手中的六弦琴，然后就向浮士德进攻；可是浮士德在梅菲斯特的指引下，致命地刺伤了玛格丽特的哥哥。玛格丽特赶到现场，扑在了她哥哥的身上。瓦伦廷在奄奄一息中诅咒了他的妹妹。

这一幕在实际演出时，各场的次序有时有些变动；即：可以先从街道一场开始。在这里，在泉水边的姑娘们都躲避着玛格丽特，齐贝尔在这里和她有一个短暂的会晤。然后，玛格丽特走进了屋，士兵自前线归来……等等。最后以大教堂中的一场戏结束这一幕。

第五幕：当古诺为巴黎大歌剧院改编《浮士德》时，这家歌剧院认为仅仅集市舞会的场面是不够的，要求配置更加丰富多彩的芭蕾舞。古诺因此就超越了浮士德与玛格丽特之间的恋爱故事，进而取材于歌德原剧的第二部分，利用了他所写的传说中的瓦尔普吉斯之夜（Walpurgis Night——五月一日之夜）在哈尔兹（Hartz）山的最高峰——布罗肯（Brocken）上举行的欢宴。浮士德在这里见到了许多古代著名的嫔妃，如：拉伊斯、克勒俄帕特拉、

特洛伊的海伦、弗琳（Phryne）。这场芭蕾舞包括下列的舞蹈：“努比亚人之舞”（Les Nubiennes），“克勒俄帕特拉与金酒杯”（Cléopatra et la Coupe d'or），“特洛伊妇女”（Les Troyennes），“变奏舞”（Variation），“弗琳之舞”（Danse de Phryne）等。在实际演出中这场芭蕾舞也常常被删去。为了和歌剧的主要故事情节相联系，在这个欢宴进行中，浮士德的眼前曾出现玛格丽特的幻影；他看见她颈上有一条红色的血印，“仿佛是斧子砍的”。他命令梅菲斯特带他去找她。

他们发现玛格丽特在监狱中，因杀死自己的孩子而被判了死刑。浮士德和玛格丽特唱了一首充满感情的二重唱。他恳求她和他偕逃。但是玛格丽特精神恍惚。过去的音乐片段重复地响在她的耳际：使她回忆起那集市上的情景，那花园中的月夜。她看着梅菲斯特，意识到他就是那万恶的魔王。在一首绝妙的三重唱中，玛格丽特情不自禁地向天使们发出了她求救的呼吁：“Anges purs! Anges radieux”（“纯洁的天使！光明的天使！”）：



各个声部越来越高，玛格丽特的声音翱翔而上，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她死了。

“受到了惩罚！”梅菲斯特在高声喊叫。

“得救了！”天使们的歌声在唱。

监狱的后墙打开了，人们看到玛格丽特被天使们携往天上。浮士德双膝跪下，祈祷。梅菲斯特转身待要逃走，“被一位天使长的闪光的利剑阻挡住了。”

在巴黎抒情剧院上演和巴黎大歌剧院上演之间的十年内，《浮

士德》只演出了三十七场。自从在巴黎大歌剧院上演后，八年之内(迄1877年)，在该院共演出一千场。从1901年—1910年，它在德国共演出三千场次。歌剧《浮士德》的总谱曾被几家出版商拒绝印行，后为法国出版商舒当斯(Choudens)所接受，他付给古诺一万法郎(当时值二千美元)，结果赢得巨额收入。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 et Juliette)

(五幕歌剧)

作曲：古诺

作词：巴比埃与卡雷；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戏剧写成。

首次上演：1867年4月27日，在巴黎抒情剧院。

人物：维罗纳公爵(Duke of Verona)……………男低音

帕里斯伯爵(Count Paris)…………………男中音

卡普莱特伯爵(Count Capulet)……………男低音

朱丽叶——卡普莱特的女儿 ………………女高音

杰特鲁德(Gertrude)……朱丽叶的保姆

……………………………………………女次高音

蒂巴尔特(Tybalt)……卡普莱特的侄子

……………………………………………男高音

罗密欧——蒙塔古家族(Montagues)之一员

……………………………………………男高音

梅库蒂奥(Mercutio) ……………………男中音

本沃利奥(Benvolio)——罗密欧的仆人 …………

……………………………………………女高音

格雷戈里 (Gregory)——卡普莱特的侍从………

……………………………………………男中音

修道士劳伦斯 (Friar Lawrence) …………男低音

维罗纳的贵族和贵妇们，市民，士兵，僧侣和仆役。

时间：十四世纪

地点：维罗纳

古诺的两位歌剧脚本作家：巴比埃和卡雷在取材于歌德的《浮士德》之后，又取材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后者和前者一样，也是先在巴黎抒情剧院上演，然后在巴黎大歌剧院上演的。在两剧中首次分别扮演玛格丽特和朱丽叶的都是歌唱家米奥朗·卡尔瓦洛夫人(Mme Miolan-Carval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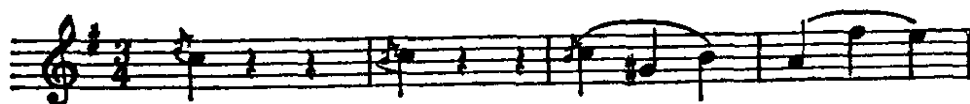
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分为五幕而且紧密遵循莎士比亚的原作，甚至用了原剧的台词。开始有一序幕。在序幕中，一些剧中人和大合唱概述了歌剧的故事情节。

第一幕：卡普莱特家族宫中的大厅。节日宴会正在进行中。合唱唱着欢快的曲子。蒂巴尔特对帕里斯议论着朱丽叶，这时朱丽叶和他父亲走了出来，卡普莱特对客人们表示欢迎，祝他们愉快地度过节日；他先唱道："Soyez, les bienvenus, amis"("朋友们，欢迎你们！")；然后唱："Allons! jeunes gens! Allons! belles! dames"("年轻小伙子们，美丽的夫人们，行动起来吧！")

罗密欧、梅库蒂奥、本沃利奥，还有五六个人一道来参加蒙面舞会了。蒙塔古不顾和卡普莱特两家的死仇，竟也来参加卡普莱特的蒙面舞会来了。梅库蒂奥唱了一首歌唱玛布王后 (Queen

Mab)的歌："Mab, la reine des mensonges"（"玛布，故弄玄虚的女王"）。

蒙塔古的族人退到宫中的另外一处去了；朱丽叶和她的保姆杰特鲁德上。朱丽叶兴致勃勃地唱起一首优美而活泼的圆舞曲："Dans ce rêve, que m'enivre"（"在这醉人的梦境之中"）：



保姆被人叫走了。罗密欧漫步走了进来，他和朱丽叶相遇，正如莎士比亚的剧中所写的，真是一见钟情。罗密欧对朱丽叶讲出了一往情深的话，称她为："可爱的天使"（"Ange adorable"）。他和朱丽叶的交谈构成一曲美丽的二重唱。

在蒂巴尔特再出现时，罗密欧把移开的假面具又重新戴好。但蒂巴尔特已经在怀疑他是什么人了，而朱丽叶从他怀疑的口吻中得知她所倾心的美男子却是她家的世仇蒙塔古的后代。蒂巴尔特准备向罗密欧及其一伙进攻了，但是老卡普莱特为了表示尊重客人的规矩，吩咐舞会照常进行。

第二幕：卡普莱特族的花园。朱丽叶住房的窗门，窗前的阳台。罗密欧的仆人——斯泰凡诺，是词作者增添的一个角色，他扶着梯子，罗密欧登上阳台。斯泰凡诺扛走了梯子。

罗密欧唱："Ah! leve toi soleil"（"啊！太阳升起"）。窗门敞开，朱丽叶来到了阳台上。罗密欧躲藏在一旁；从她的独白中，他知道虽然他是一个蒙塔古的家族，可是朱丽叶却是爱他的。他走了出来。两人订下海誓山盟。这里的音乐确实非常温柔而缠绵，为了不致过于腻人，脚本作者故意加进一段插曲：卡普莱特的侍从——格雷戈里和几个仆役怀疑有人潜入花园，因为他们看见斯泰凡诺匆忙跑掉；他们到处搜查，但一无所获。

保姆在喊叫。朱丽叶返回房中。罗密欧唱道："O nuit divine"（"哦，神圣的夜"）。朱丽叶又偷偷来到阳台上。罗密欧唱："Ah! jè te l'ai dit, je t'adore"（"啊！我已告诉了你，我是多么爱你！"）他们二人唱了一首美丽的二重唱："Ah! ne fuis pas encore"（"啊！且不要匆忙逸去"）。简短的话别。第二幕以"阳台相会"告终。

第三幕：第一部分：修道士劳伦斯的地窖。罗密欧和朱丽叶在这里举行了婚礼，仁慈的修道士祝愿他俩的结合可以使两大家族消除旧怨，重归于好。修道士劳伦斯唱了一首祈祷歌："Dieu, qui fis l'homme á ton image"（"上帝，按照你的形象造人"）；一首三重唱：由修道士唱，一对新人答；最后，朱丽叶、杰特鲁德、罗密欧和修道士劳伦斯唱了四重唱。

第二部分：卡普莱特家附近的一条街。斯泰凡诺找不着他的主人罗密欧了。他想罗密欧可能是在卡普莱特家的花园里藏着，如果他唱一支小调，也许能把卡普莱特一家人惹气恼了，他们一生气就会把手下的人调到街头，这样罗密欧也就可以趁机走脱了。他唱的一支小调是："Que fais-tu, blanche tourterrelle"（"白鸽子，你做什么"）。格雷戈里和斯泰凡诺拔剑相击。从此开始了一场斗剑，和莎士比亚的原剧一样。两家对头的亲友们都出来了。梅库蒂奥和梯巴尔特相斗，被他刺死；罗密欧为梅库蒂奥报仇，杀死了蒂巴尔特——朱丽叶的亲戚；结果，维罗纳大公爵下令把罗密欧驱逐出境。

第四幕：朱丽叶的寝室。罗密欧在此藏身，为的是在被流放之前和朱丽叶话别。依依不舍的别情，绝望的愁绪，在音乐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们唱着二重唱："Nuit d'hyménée, O douce nuit d'amour"（"新婚之夜，甜蜜的爱之夜"）。罗密欧听见百灵鸟

在叫，定然是天将破晓，而朱丽叶却偏要辩解："Non, non, ce n'est pas le jour"（"不，不，天还未亮"）。本来出发的时刻再也不容推迟，罗密欧却偏说："Ah! reste! reste encore dans mes bras enlacés"（"啊！且慢，且慢，在我的怀抱中再留片刻"）；但是，终于："Il faut partir, hélas"（"唉，必须分手了"）。

罗密欧刚刚走，杰特鲁德就匆匆跑入，警告朱丽叶说她父亲和修道士劳伦斯要来了。蒂巴尔特临死时叮咛老卡普莱特，要他赶快把朱丽叶嫁给他选定的帕里斯伯爵。朱丽叶的父亲来吩咐她准备婚事。无论是朱丽叶，修道士或保姆，谁也不敢说出朱丽叶和罗密欧已经秘密结婚的事。在四重唱："Ne crains rien"（"什么也不要怕"）中表达了这种情况。卡普莱特退出，他让修道士劳伦斯与朱丽叶商量举行婚礼的细节。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修道士唱出戏剧性的曲调："Buvez donc ce breuvage"（"请喝下这种饮料"），给了她一瓶药汁，她如喝下就会象死了一样。

布景改换：宫中的大厅。宾客麇集，来参加结婚盛典。这里是穿插芭蕾舞的好机会，在大歌剧演出时，这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朱丽叶把修道士给她的一小瓶药汁一饮而尽。她倒在地上，宛如死去。

第五幕：卡普莱特家族的墓穴。罗密欧在流放中得悉他的爱人已经死去，冲进墓地。等朱丽叶从药力中苏醒过来时，发现罗密欧已经奄奄一息，濒于死亡；她遂即举刀刺胸，死在他的身旁。

这一幕有一段很有效果的前奏。当罗密欧走进墓穴时，唱道："O ma femme! o ma bien aimée"（"哦，我的妻哟，我的亲人"）朱丽叶不知道罗密欧已经服了毒药，罗密欧一时忘掉了死神已向他伸出的冰冷的手，他们唱着："Viens, fuyons au bout du

monde"（"来吧，让我飞向天涯海角吧"）。罗密欧开始感觉到药力发作时，他才把实情告诉朱丽叶，他唱："Console toi, pauvre âme"（"自我安慰吧，可怜的灵魂"）。但是朱丽叶离开了他就不愿再活下去；罗密欧于恍惚中似乎听到百灵鸟的叫声，一如他们前次话别时的情景……朱丽叶自杀而死了。

昂布鲁瓦兹·托玛

(Ambroise Thomas, 1811—1896)

米　　娘

Mignon

(三幕歌剧)

作曲：昂布鲁瓦兹·托玛

作词：巴比埃与卡雷；根据歌德的小说《维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写成。

首次上演：1866年11月17日在法国巴黎喜歌剧院。

人物：米娘 (Mignon)——小时候被人从意大利一座宫堡中偷出来的少女 ……………………女次中音

菲琳(Philine)——一名女演员 ……………女高音

弗雷德里克(Frédéric)—— 一个青年贵族……………………………………………………喜剧男高音或女低音

维廉(Wilhelm)——在旅行中的一个大学生………………………………………………………男高音

莱尔特斯(Laertes)——一名男演员 ………男高音

洛塔里奥(Lothario) ……………………男低音

贾尔诺(Giarno)——一个吉卜赛人 ………男低音

安托尼奥(Antonio)——一名仆人…………男低音

市民，吉卜赛人，男女演员，仆役等。

时间：十八世纪下半叶

地点：第一、二幕在德国，第三幕在意大利

第一幕：一家德国客店的庭院。市民和旅客们的大合唱。流浪歌手洛塔里奥用竖琴伴奏唱着："Fugitif et tremblant"("孤独的流浪者")。阳台上出现了菲琳和莱尔特斯，他们是跟着他们的戏班子到邻近一座宫堡中去演戏的过路人。米娘正在一辆吉卜赛人的车子后面的一堆稻草上睡觉。吉卜赛的领队贾尔诺把她叫醒。她不肯跳舞。他要用棍子打她。洛塔里奥和维廉保护了她。米娘把一束野花分赠给他们二人。

莱尔特斯从阳台上走下来，和维廉谈话。菲琳走上前来，维廉深深为她的美丽所感动。当莱尔特斯从他手里拿走米娘给他的野花递给菲琳时，他没有表示反对。

菲琳和莱尔特斯走后，维廉和米娘相会。米娘对他讲了在她模糊的记忆中的童年——她是在什么地方被人拐走的。这时她唱了一首至今流行的抒情歌曲："Connais-tu le pays"("你可知道那个地方")。维廉决定出钱赎回米娘的自由，他和贾尔诺走进店中协商。洛塔里奥正待要继续到别处流浪，但他为米娘所吸引，临走前向她告别。他们二人唱了一首美丽的二重唱："Legérès hirondelles"("轻盈的燕子")。这时，有一个笨旦——年轻的贵族弗雷德里克爱上了菲琳，可是菲琳看不上他，她正在挑逗维廉。洛塔里奥想把米娘带走，但维廉不放心，因为那老头子看来精神不

太正常。另外，米娘迫切希望留在维廉身边，帮维廉做事，因为是他使她摆脱了吉卜赛人的束缚；当维廉表示不让洛塔里奥把她带走时，她是多么高兴；可是当她看到她送给他的那几朵野花拿在菲琳的手上时，她又是多么心酸。因为她已经深深地爱着维廉了，当菲琳邀他到宫堡中去看她们演戏时，她又是多么地嫉妒。当菲琳的车子开走时，维廉向她摆手告别。洛塔里奥兀自坐着不动，愁绪萦怀。米娘的眼睛一直盯着维廉。

第二幕：宫堡中菲琳的闺房。在这华丽讲究的环境里，她感到舒适，她怀念维廉，她唱着。外面传来莱尔特斯的歌声，他对菲琳唱了一曲牧歌(madrigal)："Belle, ayez pitié de nous"("美人，可怜我们吧")。

他把维廉和米娘引进来之后，就走开了。米娘假装睡觉，窥伺着维廉和菲琳的行动。当维廉把各种化妆品递给那女演员时，他们唱了一首二重唱："Je crois entendre les doux compliments"("我仿佛听到甜蜜的话儿")。这时米娘十分嫉妒。维廉和菲琳走后，米娘穿上菲琳的一件衣服，也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学菲琳那样涂脂抹粉。她心情激动地唱着："我认识一个穷孩子"("Je connais un pauvre enfant")；然后她走入邻室。弗雷德里克走进闺房来找菲琳，他唱着一首《嘉禾舞曲》(Gavotte)："我独自来到她的闺房"("Me voici dans son boudoir")。维廉入，他来找米娘。两个男人相遇，彼此说了一些嫉恨的话，几乎要动手打起架来。这时米娘忽然闯入，在他们中间劝解。弗雷德里克认出米娘穿的是菲琳的衣服，大笑而去。维廉这时看到这个女孩子跟在他的身边会给他增加多少麻烦，就告诉米娘说他们必须分手了，他唱道："别了米娘，鼓起勇气吧"("A dieu, Mignon, courage")。米娘黯然神伤，与维廉告别。菲琳走了进来，她对米娘的打扮百

般嘲笑，使她心伤欲碎。当维廉挽着那女戏子的手走出去时，米娘愤慨地说："我真讨厌那个女人！"

这一幕的第二场是在宫堡的花园中。米娘在伤心绝望中正想跳湖自尽，忽听得传来了竖琴奏出的清新曲调；洛塔里奥流浪到了这个花园。他们互道着旧识重逢的深情。这感情在他，有如慈父的抚爱，在她，有如幼女的感恩之情；他们唱着二重唱："你心里难过吗？你哭了吗？"（"As-tu souffert? As-tu pleuré?"）米娘忽听得菲琳演戏的剧场里传来了对菲琳发出的喝采声，她妒火中烧，高喊但愿这座戏楼被雷电劈掉，被大火烧毁；然后就兀自奔向树林中，跑掉了。洛塔里奥糊里糊涂地重复着她的话。"火，她说了！呵，火！火！"穿过树林，他走向演戏的大楼；刚好大门敞开，宾客们和演员们走了出来。

他们演了一场《仲夏夜之梦》；菲琳的表演很成功，洋洋得意地唱了一首华丽的"波罗涅兹舞曲"："我是蒂塔妮娅"（"Je suis Titania"）。米娘出现。维廉一直在想念着她，一见到她，格外高兴，菲琳叫米娘到戏楼里去寻找她当初送给维廉的那几朵野花。米娘刚刚进去，楼就燃起了大火。原来洛塔里奥为了满足米娘出于嫉妒所表示的愿望，去放了一把火。维廉不顾自己的生命，奔赴火海，把米娘抢救出来。他抱着她走出大火，把她放在草地上；她手里握着一小把枯萎了的野花。

第三幕：意大利一宫堡的走廊里。维廉把米娘和洛塔里奥带到了这地方。米娘病得厉害，很危险。从湖上传来船夫的合唱。洛塔里奥在米娘的病房门外，唱着一首摇篮曲："我使她那烦燥的心平静下来"（"De son cœur j'ai calmé la fièvre"）。维廉告诉洛塔里奥说，他们现在是呆在奇普里娅尼宫堡（Cipriani Castle）之中，他预备为米娘买下这座宫堡。很奇怪，听到这宫堡的名字，

洛塔里奥显得非常激动。

维廉听见米娘在昏迷中叫着他的名字。他唱着："她不相信"("Elle ne croyait pas")。米娘从病房走出，来到走廊上，眺望风景，往昔的回忆宛如梦境涌现脑际，不胜感慨。米娘和维廉共唱一曲二重唱："我满心欢喜，这里的空气令人陶醉"(Je suis heureuse, l'air m'enivre")。外面传来菲琳的声音。米娘听了顿时非常紧张，但维廉安慰了她。

洛塔里奥因为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神智清醒过来，他辨认出原来这座宫堡是属于他的，而米娘就是他的女儿。在他的女儿失踪后他就精神失常了，后来便化妆为流浪歌手，到处游荡，寻找女儿。歌剧以米娘，维廉和洛塔里奥的三重唱结束。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听到"你可知道那个地方"的曲调。

托玛的另外一部歌剧《汉姆雷特》("Hamlet")，词作者也是巴比埃和卡雷。脚本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写成。1868年3月9日在巴黎大歌剧院上演，很成功。

歌剧中的重要音乐包括：第一幕中汉姆雷特和奥菲利娅唱的爱情二重唱；汉姆雷特和他父亲的鬼魂相会的场面；第二幕中演剧者的表演，汉姆雷特唱的一首饮酒歌；第三幕中的汉姆雷特的独白"是生或是死"("to be or not to be")，汉姆雷特和王后的一场；第四幕中的奥菲利娅发疯和自溺身死的一场；第五幕在墓地的一场，歌剧结尾和原剧完全不同；汉姆雷特唱了一首怀念奥菲利娅的动人的歌曲；然后，鬼魂向他投以责难的目光，他把篡位的国王刺死，在百姓拥护下，继承了王位。

托玛于1811年8月5日生在法国的梅斯城(Metz)；1896年2月12日死于巴黎。他曾在巴黎音乐院学习作曲，于1832年荣获罗马大奖。1871年担任巴黎音乐院院长。一般认为他是奥贝尔

(Auber) 的直接继任者；其实在他之前，巴黎公社社员萨尔瓦多·达尼埃尔(Salvador Daniel)曾任该院院长，为期只有几天，于5月23日在战争中逝世。

乔　治·比　才

(George Bizet，1838—1875)

卡　尔　曼

(Carmen)

(四幕歌剧)

作曲：比才

作词：梅拉克 (Henri Meilhac)与阿莱维(Ludovic Halévy)；根据梅里美(Prosper Mérímeé)的同名小说写成。

首次上演：1875年3月3日在巴黎喜歌剧院。

人物：唐·霍塞(Don José)——骑兵队班长 ……男高音

埃斯卡米洛(Escamillo)——斗牛士 ………男中音

丹凯罗(El Dancairo)
雷门达多(El Remendado) } —— 走私贩……………………………………………… { 男中音 男高音

聚尼加(Zuniga)——队长 ……………………男低音

莫拉莱斯(Morales)——官吏…………………男低音

米卡埃拉(Micaela)——乡村姑娘……………女高音

弗拉斯基塔(Frasquita)
梅赛黛斯(Mercédès) } 吉卜赛人，卡门之友…

……………………………………………{女次高音
女次高音

卡尔曼——烟草女工，吉卜赛人…………女高音

店主、向导、官吏、龙骑兵、男孩、烟草女工、吉卜赛人、走私贩等等。

时间：大约1820年

地点：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

第一幕：塞维利亚城一广场。右方是一烟草工场的大门。背景——面向观众的一面是从舞台一端搭到另一端的可行的桥，工场大门右上方有一盘旋式台阶通到桥上。桥下也可走人。在高处的人可以在桥上走过，也可以顺着台阶下到广场。另外有些人可以从桥下走过。台前的左方有一警卫室；向上走三级台阶通到一有顶的过道；门的附近一排武器架上插着阿尔曼扎(Almanza)龙骑兵队的长矛，上面带着红色的、黄色的小旗。

莫拉莱斯和一些士兵呆在警卫室附近。人们在走来走去。这里有一首轻快的合唱曲："在广场上"(Sur la place")。米卡埃拉向前走来，仿佛在找什么人。

"你在找谁啊？"莫拉莱斯问那漂亮的姑娘，她这时已走近了那些在警卫室外休息的士兵们。

"我在找一位班长，"她回答说。

"我就是个班长，"莫拉莱斯献殷勤地说。

"但不是我找的那位。我找的那位名叫霍塞。"

这伙士兵们看到又天真又漂亮的姑娘，就想向她调情取乐，极力劝她留下，等待唐·霍塞接班回来。但是她说等一会再来，就象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一般跑掉了，她跑过烟草工场的门前，穿过广场，走向一条支路。

用小笛和长号吹奏的一首引人的进行曲响起，由远而近。

接班的龙骑兵到了，一群孩子在前面模仿着龙骑兵的步伐开路。孩子的后面是队长聚尼加和班长霍塞，然后是手持长矛的骑兵队。举行了接班仪式，伴奏的是旁观的孩子们和大人们的合唱。这个场面很热闹。

当人们告诉唐·霍塞说有一个金色头发、梳长辫子、穿蓝色裙子的姑娘曾来找他时，他说："一定是米卡埃拉。"他还说："老实说，我是挺爱她的。"的确，人群里有一些活泼的姑娘们挤着观看换岗，他连抬头看一眼都不看，兀自找了一个空地，跨坐在椅子上，埋头修理一条脱了环的小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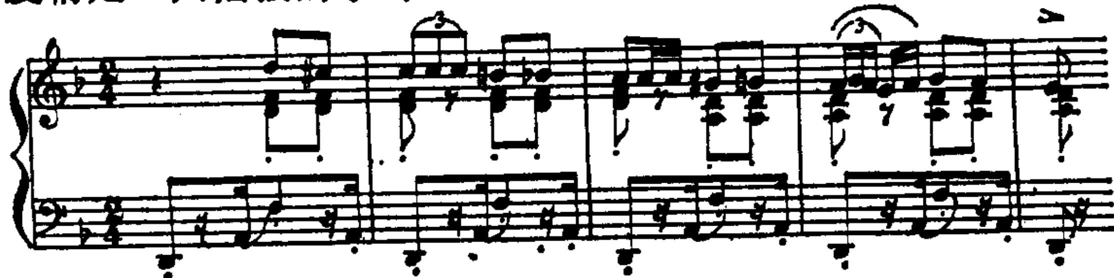
烟草工场打响了上工的钟声，烟草姑娘们从人群中挤出来，时而向士兵和年轻的男人们眉来眼去，时而指手划脚地说啊，笑啊，然后才走进工场的大门。

忽然一声喊叫：

"卡尔曼！"

一位姑娘，长得黝黑，一看就知是个吉卜赛人；而那柔软身材灵活得活象一条黑豹；她冲过桥头，走下广场，众人赶忙为她让出一条路来。

男人们挤在她身边，盯着她；她傲慢地对他们喊道："爱你？也许在明天。反正绝不是今天。"然后，她放出令人生畏的眼光，她的身子随着"哈巴涅拉舞曲"（Habanera）的节奏摇摆着唱起："爱情是一只倔强的小鸟"（L'amour est une oiseau rebelle"。



她不时地把眼睛瞟向霍塞，不时地舞到他的身边，近到几乎挨上了他，她运转她那婉转的歌喉来吸引着他。可是他却好象眼前没有她这个人一样。的确，如果说他心里想到米卡埃拉，他是抵制住了这个吉卜赛人的诱惑的，尽管她的每一眼神，每走一步和她的每首歌，都莫不潜伏着危险；可是这位年轻漂亮的龙骑兵却只专心一意地忙着修理他手中的锁链。

“但是，如果我爱上了你，你可要当心我！”说着她就从衣服上取下一朵血红的肉桂花，直然向霍塞抛去。霍塞一跃而起，仿佛要向她跑去。但是看到她的眼色，就站在那里不动了。这时她将头一仰，嘲笑一声，跑进了工场，后面跟着别的姑娘们；众人看完了热闹，也就各自分散了。

在霍塞的脚下是卡尔曼扔下的花，卡尔曼的黑亮的眼睛迷住了他。他踌躇地、不由自主地弯下腰，捡起了花，挨在鼻孔上深深地吸着它那奇妙的芳香。然后，又好象不由自主地，或者也可以说仿佛被那香气的魔力所驱使，他把花塞进了上衣，紧紧地贴在他的心上。

霍塞刚刚把花藏起，米卡埃拉又来到了广场，她高兴地向他跑来。她给他带来了家乡的消息，带来了他妈妈攒下来的一点钱，贴补他那微薄的收入。他俩唱了一曲美丽的二重唱：“我的妈妈，我将看到她，我将重新看到我的村庄”（“Ma mére, je la vois, je revois mon village”）。

很显然，米卡埃拉的到来，使霍塞的思想起了好的变化；即使她不能久呆，至少她那温柔纯洁的情意及时地祛除了那吉卜赛人加在他心上的魔力。米卡埃拉走后，霍塞抓住藏在衣下的花儿，显然是想把它掏出，扔掉。

可是，恰恰在这时候，从烟草工场传来恐怖的喊叫声，霎时

间广场上挤满了尖声喊叫的少女们、士兵们及其他人。从一些烟草工场的女工们的口里可以听出卡尔曼和另外一个姑娘吵架，卡尔曼用刀子戳伤了那个姑娘。聚尼加立即命令霍赛带上两名龙骑兵到工场去逮捕卡尔曼。卡尔曼跟着他们走了出来，毫不害羞，一味傻笑。队长开始审问她时，她答以“啦啦啦，啦啦啦”，（“Tra la la, tra la la”），每问她一个问题，她的嗓门就提高一个音，表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嘲笑态度，使她那黝黑的美色更加迷人了。

实在忍无可忍了，军官下令把她的手臂在背后绑起来，同时他要为她写一纸拘留证。士兵们把人群驱散了，只剩下霍塞一人看守卡尔曼。

霍塞在广场上踱来踱去，看来他是在躲避她。但是她却好象自言自语一样，眼睛瞟着他，对霍塞讲述她爱上了谁。

“他不是一位队长，连个排长都不是，只不过是一个班长。但是我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因为他爱上了我。”

“我？——我爱你吗？”霍塞在她身旁停下。

她风骚地把头一仰，瞪着眼问道：”我丢给你的那朵花呢，到哪里去了？你是怎么处理它的？”然后，她轻柔地唱出另外一首西班牙舞蹈节奏的迷人的曲子；是一首谢吉第亚舞曲(Seguidilla)：“靠近塞维利亚的城墙”（“Près des ramparts de Seville”）：



“卡尔曼！”霍塞喊道，“你把我迷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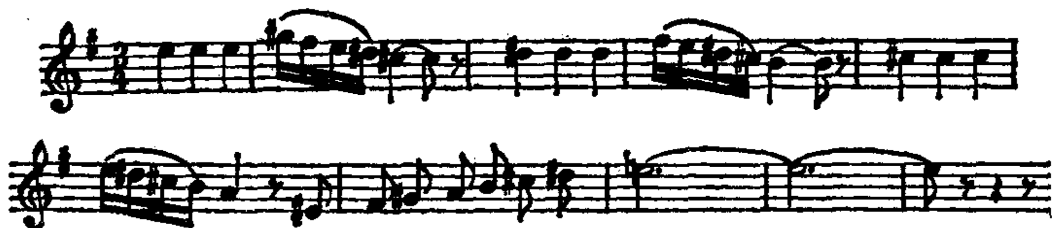
> “靠近塞维利亚的城墙，
> 我朋友开了一家旅店——“利拉斯·帕斯蒂亚”；
> 我将在那儿和我的情人
> 一同跳起‘谢吉第亚’。”

卡尔曼一面妖媚地哼哼着这个歌调，一面把被绑起的手臂伸向霍塞。他立即给她松了绑，但他仍然让那绳子绕在她的手腕上，表面上看起来她是被逮捕了。这时队长从警卫室走出，拿着拘留证。他后面跟着几个士兵，还有一群好奇的人又挤满了广场，是来看卡尔曼被捕送往监狱的。

霍塞把她放在两名龙骑兵中间，然后这一行人向桥那边走去。当他们走到台阶前时，卡尔曼忽然双手摆脱绳子，把两个兵推开；在那两个士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之前，她已奔到桥上，从桥上把绳子扔落在广场上，然后跑过桥，人已不见了；士兵们着了慌，要去追她，却被众人堵住了走上桥头的台阶。

第二幕："利拉斯·帕斯蒂亚"(Lilas Pastia)小店。左右摆着两排凳子，桌上杯盘狼藉，快要吃完饭了。

弗拉斯基塔、梅赛黛斯、莫拉莱斯正和卡尔曼在一起；还有别的官吏和吉卜赛人等。官吏们抽着烟。两个吉卜赛人在角落里弹吉它(六弦琴)，另外两个吉卜赛人在跳舞。卡尔曼看着他们。莫拉莱斯同她讲话，她不听，却突然站起，唱："当那琴弦响起的时候"("Les tringles des sistres tintaient")；弗拉斯基塔和梅赛黛斯和她一起唱副歌中的"啦啦啦啦"。卡尔曼的响板响起，她和别的人加入两个吉卜赛人的舞蹈，拍子越发紧凑而热烈了。跳到最后，卡尔曼坐了下来。



外面人们在欢呼："斗牛士万岁！埃斯卡米洛万岁！"著名的斗牛士，格拉纳达(Granada)斗牛比赛的获胜者来了。他唱着一首

著名的“斗牛者之歌”(Couplets de Toreador),副歌由合唱接唱,是一首激昂慷慨的歌。歌的一开始唱道:“向你举杯祝贺”(Votre toast je peux vous le rendre”),副歌唱的是“斗牛士,要警惕,”(“Toreador, en garde”):



埃斯卡米洛的举止大方,穿着华丽,又有勇猛无双的名气,的确是个不比寻常的人物。他被卡尔曼吸引住了,而卡尔曼也很看中他。但是她却又一心想着那个漂亮的龙骑兵,他因放走了她而被关在监牢里,今天才被释放。斗牛士走过去了,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其中包括莫拉莱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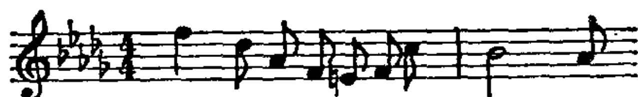
天晚了。店主人关起店门,走开了。屋里剩下卡尔曼、弗拉斯基塔和梅赛黛斯;不久,走私贩丹凯罗和雷门达多来找她们。他们需要姑娘们对海关官吏等进行哄骗,帮着他们走私。他们的心情在一首很活泼自然的五重唱中表达出来;他们唱:“干的是骗人行当”(“En matière de tromperie”)。

男人们要姑娘们马上跟他们走。卡尔曼却想等候霍塞。男人们向她建议把霍塞拉下水,和他们一块干。她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们便先走了,让她实行这个计划。

这时忽然听到霍塞唱着歌向小店走来;他唱着:“喂,停一停!那是谁?阿尔卡拉的龙骑兵”(“Halta là! Qui va là? Dragon d'-Alcala!”)。他走进屋来。卡尔曼对他说她曾出于不得已为莫拉莱斯和其他官吏跳了舞,引起了霍塞的嫉妒;但她现在要为他跳舞了。

她开始跳舞。霍塞的眼睛死盯着她。从远方的营房里传来军号声。这是号召回营的降旗号。舞蹈在进行,军号由远而近,复由近

及远；卡尔曼的婀娜摇摆的舞姿，霍塞的着了迷的眼神；这些细节在这里构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场面。霍塞要服从军号回营了。卡尔曼对他百般奚落，怪他把义务摆在对她的爱情之上。这时霍塞从怀里掏出她给他的那朵花，证明他是多么爱她，他唱着一首悲怆的咏叹调："你扔给我的那朵花"（"La fleur que tu m'avais jetée"）：



尽管卡尔曼在缠住他，他还是犹疑不决：他怎么能当逃兵并跟她入山当走私贩呢？但就在这时，莫拉莱斯以为卡尔曼独自在屋内，闯进了店门。莫拉莱斯和霍塞之间发生了冲突，动了刀子。听见卡尔曼的喊叫，走私贩们都跑来了。在丹凯罗和雷门达多的手枪掩护下，莫拉莱斯走了。

"你呢？你如今该跟我们一道走了吧？"卡尔曼问唐·霍塞。

霍塞身为一个小班长，竟对一个长官动了刀子，这种冒犯上级的行为定然要受到严厉的处分；如今他走投无路，只好准备跟那迷人精进山去了。

第三幕：山上，一个岩石嶙峋、风景如画的地点。幕启时周围一片寂静。不一会儿，在一块大石之巅出现了一个走私贩；然后，两个，三个……整个一伙，在山石中连滚带爬地走了下来。其中有卡尔曼、霍塞、丹凯罗、雷门达多、弗拉斯基塔和梅赛黛斯。这一开始的合唱很轻快而活泼。

霍塞闷闷不乐。卡尔曼对他的热情是很短暂的。她是个感情冲动的人，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而唐·霍塞呢，本来是一个兵，可是现在却成了逃兵。他如今和走私贩子们混在一起，很不习惯，不免抱怨自己不应为一个野性女人的美色而牺牲了一切，须知在

她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民族的血液呵。虽然是这样，他还是发狂地爱着她，而且发疯地嫉妒着她。她的所作所为，也真是够让他嫉妒的。十分明显的是在斗牛场不断获胜的勇敢的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给她留下的印象越来越深刻了。埃斯卡米洛也已被她那危险的美貌所迷，但是他并不象霍塞那样地当面去纠缠她，而是继续在斗牛场上取得新的胜利，从而增添自己的荣誉。

唐·霍塞的情绪更加消沉了；卡尔曼带着讥笑的口吻说：

“你如果不喜欢我们这种生活方式，你为什么不走呢？”

“我走，远远地离开你吗！卡尔曼！你如果再这么说，你就别想活了！”他从腰间拔出一把钢刀来。

卡尔曼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没有关系……命中该死我就去死。”的确，她是象同男人的心作游戏一样，视命运为儿戏的。这个吉卜赛人不论如何，是无所畏惧的。

唐·霍塞在营帐外闷闷地踱跶着，卡尔曼去找弗拉斯基塔和梅赛黛斯，她们正在用纸牌卜卦。她们迷信，为了卜卦卜出好运道而高兴。卡尔曼拿过牌来，抽了一张。

“黑桃！——是一座坟墓！”她阴惨地嘟囔着，在这一刹那间，她仿佛从一个截住她的去路的阴影中退缩下来。但是不久她又恢复了那听天由命的无所畏惧的精神。

“那有什么关系呢？”她对那两个吉卜赛女子喊道。“如果你是该死的话，抽牌抽上一百次，也仍然是抽到黑桃——一座坟墓！”然后，她的眼睛瞟向霍塞站立的地方，低声说道：“我先死，然后他死！”

“纸牌三重唱”是这部歌剧中很出色的音乐，其中插入了卡尔曼的听天由命的独白。

过了一会儿，走私贩的头目宣布偷运私货的时机已到，卡尔

曼也在为偷越关口作准备。当走私者悄悄向关口走去时，霍塞伫立于群岩之后，放着哨。

从山麓中走出一个向导，向帐篷这边指了一下，就匆忙逸去；霍塞并未看见这些。米卡埃拉——在这出爱情悲剧中象征着温柔与纯洁的米卡埃拉来到了这荒山僻壤；她去寻找霍塞，劝他回心转意。她唱的一首浪漫曲："我说我是什么也不怕的"（"Je dis que rien ne m'épouvante"），是整个歌剧中最美丽而有效果的曲子；由圆号吹出的引子非常美妙，接着就开始了很富于歌唱性的旋律：



她向四周望了一下，看不到霍塞，就隐退了。而霍塞从他放哨的地方看到一个人向营帐走来。一声枪响；是霍塞向那走过来的人放的。他正待要再放一枪，可是那来人毫不在意地仍然前进，而且挥动着他的帽子，喊着说："只要稍低一寸，我的性命就完结了！"在这种情况下，霍塞把枪口向下，前去迎他。

那人兴高采烈地说："我是埃斯卡米洛，我是来找卡尔曼的。"他还说："她有一个情人，是一个骑兵，他为了她从兵营里逃出来。她是爱过他的，但是，我知道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卡尔曼的爱情是从来不会持久的。"

"且慢，我的朋友！"唐·霍塞回答说，"谁要想把我们的吉卜赛姑娘带走，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是吗？什么代价呢？"

"是用刀子来支付的。"霍塞冷酷地说，同时他拔刀出鞘。

"呵哈，"那斗牛士笑了起来，"原来你就是那个卡尔曼玩厌了的龙骑兵啊。我这么轻易地与你相逢，真是三生有幸。"

他边说边拔出了刀。一个是兵，一个是斗牛士，两人都精通刀法，不相上下。但是唐·霍塞的武器较好，当埃斯卡米洛一刀砍在霍塞的刀刃上时，他的刀子折断了。若不是众吉卜赛人和走私贩听到枪声跑来，把他们劝开，斗牛士是要吃大亏的。埃斯卡米洛虽然经过这番遭遇，却能处之泰然；特别是当他热情地投向卡尔曼的目光得到了反应之后，他就更加信心百倍了；他兴致勃勃地向全体走私贩发出邀请，请他们参加他将出席的下届在塞维利亚举行的斗牛赛。众人齐声欢呼，接受了他的邀请。

"龙骑兵，不要发怒，"他带着奚落的口吻说，"我们后会有期。"

唐·霍塞听了，就要向斗牛士冲去，但被几个走私贩拉住；斗牛士扬长而去。

走私贩们又准备出发了；但是其中有一人跟踪着米卡埃拉，把她带到了霍塞面前。她劝说霍塞和她一起离开这里，霍塞勉强答应了她；可是卡尔曼逼着他顺从米卡埃拉的意旨，却又使他妒火中烧，犹豫不决。直到最后，米卡埃拉对他说，他母亲为他伤心得要死，他才决定和她一同回家。

从远处传来埃斯卡米洛的歌声：

"斗牛士，要提防！
从她那乌黑的眸子里，
你将看到胜利的希望，
她的爱，就是奖赏！"

卡尔曼听着，好象着了迷；开始向埃斯卡米洛跑去。这时唐·霍赛用尖刀挡住她的去路；然后偕同米卡埃拉走开了。

第四幕：塞维利亚城一广场。背景是通向斗牛场的大门。这是斗牛的日子。广场上十分热闹。广场上有卖饮料的，卖水果和

扇子等物品的；大合唱。芭蕾舞。

斗牛场外广场上挤满了人，为那节日般的仪仗队和音乐所鼓舞，当各式各样的队伍向斗牛场走过时，他们喝采，喊叫着："骑着骏马的警官！""拿小旗的助手队！""看！长枪队穿着一身绿色服装，还带着闪闪发光的装饰，挥动着红布！"……"长矛队举着长矛！"——"斗牛勇士队来了！""万岁，万岁！埃斯卡米洛！"当埃斯卡米洛挽着卡尔曼走上场时，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埃斯卡米洛和卡尔曼这时唱了一段简短而优美的二重唱："如果你爱我，卡尔曼"（"si tu m'aimes, Carmen"）；这是埃斯卡米洛进入斗牛场之前唱的。这时卡尔曼在等待一些走私贩和吉卜赛人，他们是埃斯卡米洛邀请来同她一起观看他的勇猛的表演的。

当市长穿过广场走进斗牛场时，人群簇拥在他的后面；这时走私贩中有一个吉卜赛姑娘小声对卡尔曼说：

"如果你还珍惜你的生命的话，卡尔曼，你就不要呆在这里吧。他正挤在人群里监视着你呢。"

"他吗？霍塞吗？——我可不是胆小鬼——我可谁也不怕。如果他在这儿，我们就马上断绝关系，"她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并叫那位姑娘继续走向斗牛场；广场上的人很快就走完了。卡尔曼故意拖了下来，最后只剩她一个人了，然后，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转过身去要走进斗牛场，但却和唐·霍塞打了个照面——霍塞悄悄从小路上遛了出来，挡住了卡尔曼的去路。

"有人已经告诉我说你在这儿。人家甚至劝我离开这儿，因为我有生命危险。如果是时机已到，就随它的便吧。不过，不管是死还是活，我反正再不会是你的了。"

她的话说得很突然而又匆促，但她的声音中毫无恐惧的颤慄。

唐·霍塞的面容苍白，憔悴。他的双眼茫茫然，但却闪烁着

危险的光。他的困境已由可怜的阶段进入绝望的阶段。

"卡尔曼，"他声音嗄哑地说："和我一起离开这儿吧。在另外一个天空之下我们重新开始生活吧。我一定爱你，并使你爱我。"

"你再也不能使我爱你了。任何人也不能使我做任何事；我生得自由，也将死得自由。"

斗牛场上的军乐队吹起了号角声，人们为埃斯卡米洛高声喝采。卡尔曼开始向斗牛场的大门奔去。唐·霍塞出于绝望的愤怒，拔出刀来，拦住了她。他狞笑着：

"他们欢呼的那个人，就是为了他，你抛弃了我呵！"

"让我过去！"她轻蔑地说。

"为了让你去告诉他你是怎样把我抛弃的，让你同他一起取笑我的悲惨遭遇！"

斗牛场中的观众又在高呼："胜利！胜利！埃斯卡米洛万岁，万岁！格兰那达的斗牛士！"

卡尔曼不由地也发出了欢呼。

"你爱他！"唐·霍塞嘶嘶地说。

"对，我爱他！即使为了爱他我必须死，我也是爱他！胜利属于埃斯卡米洛！我要去找斗牛场上的胜利者！"

她向斗牛场的大门奔去。那个绝望的人正站在她和大门之间，她想法冲过去走到了台阶上；她的脚已踏上了台阶上的平台，这时他追上了她，他疯狂地把刀子扎入她的后背。随着突出于斗牛场中的喝采声之上的一声尖叫，她当场毙命，滚下台阶，卧在广场之上。

斗牛场的大门敞开。众人为埃斯卡米洛的勇猛喝着采，簇拥而出；突然大家停了下来，变得惊恐万状，寂静无声。——台阶下横卧着一具女尸。

“我是你的罪犯，”唐·霍塞对一个官吏说。“我杀死了她。”之后，他扑在她的身上，哭着喊道：

“卡尔曼！卡尔曼，我爱你！——你对我说话啊！——我是多么爱你！”

歌剧《卡尔曼》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次上演遭到失败；后来这部歌剧流传于全世界，所以那次失败就成了历史性的。但是它引起的后果是很惨的。比才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意志消沉下去，在歌剧上演后恰恰三个月时逝世了，当时他还完全看不出这部作品有取得成功的希望。只是在他死后四个月时，维也纳上演，它才第一次获得了成功。以后，在布鲁赛尔、伦敦和纽约相继演出。最后，于1883年《卡尔曼》被带回到了巴黎，当时人称之为“光辉的补偿”；但是比才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自尊心受到致命的创伤，早已在沮丧中去世；真正受到这“补偿”之益的是观众，而不是他。

歌剧《卡尔曼》的出色的脚本是根据梅里美的小说写成的。卡尔曼这个角色当然是小说家的创造。但在小说里，斗牛士几乎是到了书的末尾才出现的，他只是卡尔曼迷住唐·霍塞以后的一系列的情人之一；而在歌剧中，他却成了一个重要角色，从第二幕始起着重要作用。米卡埃拉无论在剧情和音乐方面，在歌剧里起着重要的对比作用，是剧词作者的创造。但是词作者的最巧妙的手法却在于他们把刺杀卡尔曼的场面安排在正在进行斗牛的斗牛场的外面，而恰恰是在斗牛场内的群众为埃斯卡米洛喝采、欢呼胜利的时刻，卡尔曼被唐·霍塞杀死。在小说中，霍塞是在斗牛赛的次日，在科尔多瓦城外一条荒凉的路上把卡尔曼杀死的。

采 珍 珠 者

(Les Pêcheurs de Perles)

(三幕歌剧)

比才除写了《卡尔曼》外，还写了《采珍珠者》和《嘉米莱》。

《采珍珠者》的词作者是卡雷和柯尔孟(Cormon)，1863年9月23日在巴黎抒情剧院首次上演。

第一幕：海边，一群采珍珠者。他们推选聚尔加(Zurga)作他们的首领。他和他的伙伴纳迪尔(Nadir)的二重唱："在神殿的深处"("Au fond du temple saint")，追叙过去他们曾为了娶一个美丽的女祭司——莱拉(Leïla)争执不下，而后来他们共同发誓，永远不再和她见面。

这时一位蒙着面纱的女祭司走上前来，她是一年一度来为采珍珠者作祈祷的。她向天神祈祷着，走入神殿；纳迪尔认出她就是莱拉，旧日的爱情死灰复燃。他唱着："我仿佛还能听见"("Je crois entendre encore")。莱拉从庙堂走出，再次求主怜悯；她还设法向纳迪尔送信说她已认出了他，而且仍然爱他。

第二幕：在一座破庙里。祭司长卢拉巴德(Nourabad)警告莱拉：如果她不忠于自己的宗教誓言，就必被处死。莱拉劝他不用担心。她从未违背自己的誓言。她颈上戴的一串项链，是一个亡命徒送给她的，她不肯说出他藏在哪里，但说人们在追捕他，要杀害他。她曾发誓不暴露他。她唱一段独唱："象往昔一样"("Comme autrefois")，祭司长退下，纳迪尔上。他和莱拉唱了一首热情洋溢的二重唱："你的心没有理解到"("Ton cœur n'a pas

compris"），这时室外雷雨咆哮，情势越发显得紧张。卢拉巴德突然返回，听到一对情人的交谈，立刻把众人召集起来。聚尔加作为首领和裁判官，想要为他的朋友求情。但是卢拉巴德把莱拉的面纱扯下；原来那女祭司正是纳迪尔发誓永不再见的，也正是聚尔加也爱着的女子。聚尔加在盛怒之下，把他们两人都判了死刑。

第三幕：在聚尔加的帐篷里。莱拉表示她情愿去死，但她为纳迪尔求情，她唱："我是什么也不怕的"（"pour moi, je ne crains rien"）。聚尔加本来是不为所动的。但后来他认出莱拉戴的项链是他送给一个姑娘的，那时他是亡命徒，是她掩护了他。

换景：刑场，架起了送葬的火堆。正当一对犯罪情侣被处死时，远处冒起了火花。聚尔加呼喊说营帐失火。人们都奔去救火了。聚尔加告诉纳迪尔和莱拉说营帐的火是他放的；他把他们的锁链打开，叫他们逃走。三重唱："啊，圣洁的光辉"（O lumière sainte"）。

这段情景，被卢拉巴德躲在一个地方看得清清楚楚。当众人救火回来后，他宣布聚尔加放了火，并放走了莱拉和纳迪尔。聚尔加被迫登上火刑柴堆。这时忽然火光冲天，那是森林燃起了大火。众人慑于天怒，齐向天神下跪匍伏。

莱拉是女高音，纳迪尔是男高音，聚尔加是男中音，卢拉巴德是男低音。

嘉 米 莱
(Djamileh)

《嘉米莱》是独幕歌剧。剧词作者是加莱（Louis Gallet）根据

诗人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诗篇"纳穆娜"(Namouna)写成的；首次上演在巴黎喜歌剧院。取景埃及的开罗，时间在中古时期。

嘉米莱是一个美貌的奴隶，她爱上了她的主人——哈隆王子(Prince Haroun)；哈隆是一个土耳其贵族，他已厌弃嘉米莱，想把她卖掉。嘉米莱去找哈隆的秘书斯普朗迪亚诺(Splendiano)(他也爱她)，求他帮助恢复主人对她的爱；如果不能成功，她就和斯普朗迪亚诺结婚。

通过秘书的帮助，当奴隶贩子来到时，嘉米莱就乔装打扮起来，混在奴隶群里，供哈隆挑选。嘉米莱跳起舞来，哈隆被她迷住了，立刻把她买下。当她暴露出自己的身份时，她说她之所以搞这诡计完全是出于对主人的爱，哈隆谅解了她，恢复了对她的宠爱。

嘉米莱是女次高音；其他男角是男高音。剧中出色的音乐除一段舞曲外，还有男声二重唱："不论奴隶的发色是深和浅"(Que l'esclave soit brune ou blonde")；三重唱："我遥望广阔的大海"("Je voyais, au loin la mer s'étendre")；及合唱："这美人是哪个"("Quelle est cette belle")。

奥 芬 巴 赫

(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

奥尔菲在地狱中
(Orphée aux Enfers)

(二幕歌剧)

作曲：奥芬巴赫

作词：克雷米厄 (Hector Crémieux) 与阿莱维 (Halévy)

首次上演：1858年10月21日，在巴黎滑稽剧院 (Bouffes-Parisiens)。

人物：普路托 (Pluto)——地狱之神……………男高音

朱庇特 (Jupiter)——众神之神……………男中音

奥尔菲欧斯 (Orpheus)——小提琴家…… 男高音

约翰·斯蒂克斯 (John Styx)——傻子… 男中音

莫库里 (Mercury)…………………… 男高音

玛尔斯 (Mars)…………………………男低音

巴克斯 (Bacchus)……………………说话角色

优丽狄丝 (Eurydice)——奥尔菲欧斯之妻………

……………………………………女高音

狄安娜 (Diana)……………………………女高音

丘比特 (Cupid) ……………………………女高音

舆论 (Public Opinion) …………………女次高音

维纳斯 (Venus) ……………………………女低音

朱诺 (Juno)………………………………女次高音

密涅瓦 (Minerva) …………………………女高音

奥芬巴赫出生于德国，他的父亲是科隆大教堂里的歌咏队指挥；早年被父亲送往巴黎，就学于巴黎音乐学院。1853年写成他的第一部喜歌剧《佩皮托》(“Pepito”)，从此以后，于二十多年内，写过不下一百多部舞台轻音乐。1855年至1873年，经营巴黎滑稽剧院。

奥芬巴赫的歌剧《奥尔菲在地狱中》，是根据古代关于奥尔菲欧斯的神话加以任意改编而成的，曾经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他被指责渎亵了古代文学，并嘲弄了当代的政府和社会。奥芬巴赫当时经营剧院，经济困窘，因此只要他的作品能轰动一时，能受到观众的重视，他即使挨了骂，也是心甘情愿的。

现在音乐会上常演奏的这部歌剧的序曲并非全是奥芬巴赫自己的原作，而是由一个名叫宾德尔(Carl Binder)的人为在维也纳首次演出拼凑起来的，其中有奥芬巴赫写的原作（包括引子，小步舞曲和未发展的卡农），还有宾德尔加上去的一段著名的小提琴独奏和“康康舞曲”。

第一幕，第一场：“舆论”介绍剧中人。优丽狄丝唱着轻佻而优美的歌，倾吐与人私通的感受：“心怀梦想的女人不得安睡”(“La femme dont le cœur rêve, ná pas de sommeil”)；长笛吱吱咕咕地绕着她的歌声。奥尔菲欧斯看见她手里拿着鲜花；这鲜花是给谁的呢？看来这二人的心都各自别有所欢了；二人都不愿为了婚姻的幸福而把所结的新欢舍弃。他们吵咀了，从中可以

听出优丽狄丝极不喜欢奥尔菲欧斯是个艺术家，尤其痛恨他拉小提琴。这对奥尔菲欧斯简直是最大的侮辱。他宣称他将为她演奏他最近写的小提琴协奏曲(他说，曲长历时一小时零一刻钟)，这时那段著名的小提琴独奏开始响起。

优丽狄丝的情人是普路托，他本是地狱里的国王，在人间打扮为一牧童和养蜂人，名字叫阿里斯特欧斯 (Aristeus)。他唱一首牧歌来诱惑优丽狄斯，并对她说如果她爱上了他，他就要把她带到地狱里去。优丽狄丝欣然与世长辞，临行前给奥尔菲欧斯留下一个纸条，告诉他她已死去。奥尔菲欧斯看到了这个纸条，心里暗暗高兴，但不料被“舆论”打断，“舆论”威胁说，如果他不跟他妻子到地狱去，就将身败名裂；看来他本不想去救她回来而去找她，比他要救她而去找她还更要合乎道德呢！于是他们就开始向地狱出发了；奥尔菲欧斯抱怨他受到如此待遇，而“舆论”却催着他前进；二人唱着一段轻快的，进行曲式的二重唱。

布景变换：奥林匹斯山上。众神安静地睡着。他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丘比特跟在维纳斯后面；无词的合唱代表了他们每人的讲话。朱庇特被狄安娜的号声叫醒。狄安娜的样子很不高兴，她说因为早上到大地上去找阿克太昂 (Actaeon)，他却不在他经常呆的地方了；朱庇特承认这是他干的，因为他发现狄安娜过于迁就他了，就把他变成了一只小鹿。众神听了，都怪朱庇特这样做实在太蛮横残暴了；这时传来优丽狄丝已经来到他们中间的消息，打断了大家的议论。普路托上。朱庇特责骂他，说他不应把可爱的优丽狄丝拐走。普路托为自己辩护。未几，群众联合起来唱了一段合唱，反抗朱庇特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统治；何况他们对每天吃腻了的甘露佳果等神界伙食，早已很有意见了。密涅瓦、丘比特、维纳斯和狄安娜依次揭发朱庇特过去曾多次乔装打扮到人

间寻花问柳；他们唱了一首灵巧美丽的"分节歌"，讥讽朱庇特为什么对优丽狄丝的事那么关心；他们唱："不要再花言巧语乔装打扮，人们早已把你朱庇特看穿"（"Ne prends plus l'air patelin, on te connaît Jupin"）。普路托还火上加油地污蔑他说，他非乔装打扮不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不然的话，就没有哪个姑娘理会他。

在这当儿，传报奥尔菲欧斯和"舆论"来到；朱庇特告诫众神：当他接见外宾时，大家言行务必检点慎重。第一幕的终场由普路托开始，他继续为自己辩护，他否认自己曾把优丽狄丝藏起来。奥尔菲欧斯上，开始讨还优丽狄丝，但他刚刚唱出"我已失掉我的优丽狄丝"（"Jâi perdu mon Eurydice"）的第一句，男女众神就接过来替他唱下去了；他的请求显然马上就被批准了，因为他这支歌早已传入奥林匹斯山区。朱庇特下令叫普路托把优丽狄丝交还给她的丈夫，奥尔菲欧斯听了很狼狈；就说他将自己到地狱里去找她。别的男女众神问他是否也可以把他们带往地狱一游，朱庇特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众神皆大欢喜，唱起一首赞歌，但不久就唱成一首加洛普(gallop)舞曲。

第二幕，即全剧的第三场：以一段华丽辉煌的间奏曲做引子，展开了地狱界的景色。优丽狄丝被约翰·斯蒂克斯看守着；此人在人间是一个十足的傻子，现在来到地狱却负责看守囚犯；他唱了一首愚蠢而风趣的歌，说他原来还在维奥蒂亚(Boeotia)当过国王呢（"Quand j'étais roi de Béotie"）。当他走开之后，朱庇特就来找优丽狄丝，他确实对她非常感兴趣。他乔装成一只苍蝇，学着苍蝇嗡嗡地叫着。优丽狄丝很快就喜欢这只苍蝇了，她唱道："你这黄金翅膀的小飞虫"（"Bel insecte á l'aile dorée"）；他俩嗡嗡着，唱着二重唱。最后，朱庇特用他本来的声音高兴地唱起来，他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本来身分。在

这场的末尾，约翰·斯蒂克斯重复唱朱庇特的歌曲，普路托也在嘲笑他，模仿他。

第四场：以堂皇的地狱大合唱开始。优丽狄丝现在被朱庇特变成了一个信奉酒神的女祭司；丘比特叫她唱一首酒神赞歌给大家开开心。朱庇特提议奏一曲小步舞，众神对他的翩翩舞姿，齐声赞扬。接着就开始奏起著名的“康康舞曲”，这可能是全部歌剧中最著名的曲子。朱庇特正要把优丽狄丝带走时，普路托把他拦住，就在这时，他们听到奥尔菲欧斯用小提琴拚命地奏着“我已失掉我的优丽狄丝”。神警告奥尔菲欧斯说，他可以把他的妻子带回人间，但他必须走在他妻子的前面，不许回头看，即使偷看一眼，也会前功尽弃。“舆论”迫使奥尔菲欧斯接受了神的指示。但是他决没有料到朱庇特手里还有一着；这时忽然天空雷电交加，震耳欲聋，奥尔菲欧斯一时惊恐，想知道究竟，不自觉地向周围扫了一眼，于是就断送了他领回新娘的权利。众神皆大欢喜，优丽狄丝仍然留下做酒神的祭司，大家齐唱“康康曲”，共祝一切事物进行顺利。

美 丽 的 海 伦
(La Belle Hêlénne)

(三幕歌剧)

作曲：奥芬巴赫

作词：梅拉克(Meilhac)与阿莱维(Halévy)

首次上演：巴黎杂剧剧院(Théatre des Varietés)

人物：帕里斯(Paris)——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Pri-

am）之子……………………………………男高音

墨涅拉俄斯（Menelaus）——斯巴达国王………
……………………………………………男高音

阿伽门农(Agmemnon)——阿戈斯国王… 男中音

卡尔恰斯（Calchas)——朱庇特的祭司长………
……………………………………………男低音

阿喀琉斯(Achilles——梯奥底斯（Phtiotis)国王
……………………………………………男高音

俄瑞斯忒斯（Orestes)——阿伽门农之子
……………………………………………女高音

埃阿斯一世——色拉米斯国王…………… 男高音

埃阿斯二世——洛克里斯国王…………… 男中音

海伦——斯巴达皇后……………………… 女高音

巴基斯——海伦的侍者………………… 女次高音

莱厄恩娜（Leoena)——妓女………………女高音

帕图妮斯（Parthoenis）——妓女…………女高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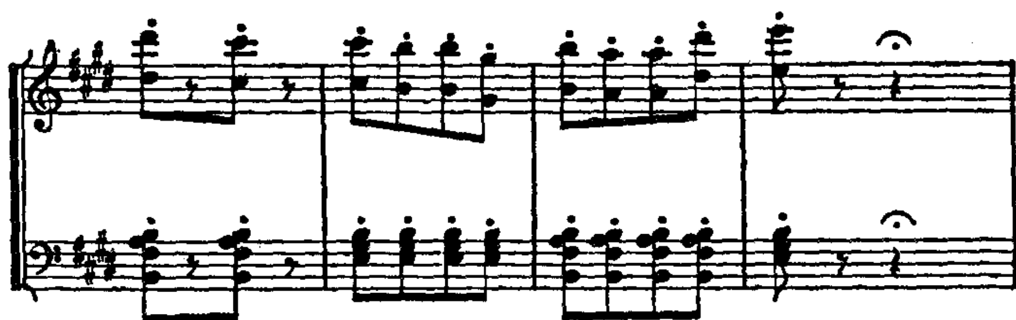
卫兵、奴隶、平民、王子、公主、为阿多尼斯(Adonis)送葬者、海伦的随行人员。

时间：古代

地点：希腊

第一幕：引子包括国王进行曲(Marche des Rois)：





还有由双簧管奏出的帕里斯的歌。佈景在一座庙宇之前，合唱唱着带讽刺的颂歌，赞颂着朱庇特；这时正值崇敬维纳斯的节日。海伦率领一群妇女对维纳斯顶礼膜拜；她唱了一曲甜美的歌："神圣的爱情"("Amours divins")，然后她在和卡尔恰斯的谈话中透露：维纳斯对帕里斯许下的愿很令她不安——维纳斯说他将赢得世上最美丽的女人。这对海伦来讲，情况确实有些紧张，因为除了她以外，又有谁能称得起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在一首滑稽的进行曲声中，俄瑞斯忒斯——阿伽门农的早熟的儿子——带着两名妓女：莱厄娜和帕图妮斯上。他唱了一首极其轻佻的歌，卡尔恰斯在副歌中与之相和：

"俄瑞斯忒斯同女人享乐，
把他爸爸的金钱任意挥霍；
但他爸爸却满不在乎，
反正金钱出自希腊的国库。"

俄瑞斯忒斯坚持要把两名妓女带给庙宇，祭司长卡尔恰斯非常狼狈；后来，俄瑞斯忒斯终于唱着歌去了。

来了一个牧童，傲慢地询问维纳斯有没有送来什么信息。他正说着的当儿，急喘喘地飞来一只信鸽，卡尔恰斯宣读维纳斯下达的命令，说这个牧童应该赢得世上最美丽的女人，而这显然指的就是海伦。这时卡尔恰斯才知道原来这位牧童就是帕里斯；急

忙走上前去献殷勤，故意问他对维纳斯的印象如何。帕里斯以一首优美的抒情歌"在那伊达山上"("Au mont Ida")回答他。这首歌非常抒情，是奥芬巴赫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在一段很雅丽的曲子的伴随下，海伦和一些妇女从庙宇中走出。海伦向卡尔恰斯问了一些关于那美貌的牧童的事。卡尔恰斯走开，让他们二人单独在一起；但他俩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希腊国王的队伍就开始走了进来。两位埃阿斯国王，后面跟着阿喀琉斯，都各自报了姓名和贡献，样子很滑稽（音乐见次页谱例。其次来的是墨涅拉俄斯，唱着赞歌，讲得却是期待通奸的心情；最后出来的是万王之王阿伽门农。整个这一大段，奥芬巴赫写得极好，很滑稽，给人的印象也很深刻。据说作曲家原来想在这里模仿一下瓦格纳的《汤豪伊赛尔》，来他一场歌唱比赛，后来改变了主意，安排了一场文字谜的比赛，优胜者将由海伦亲自授奖。国王们比赛得很不好，牧童帕里斯获胜。这时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大家齐声欢呼："这是那分苹果的人"("Cést l'homme à la pomme")。海伦给他戴上胜利者的花冠，并请他共进晚餐。这时卡尔恰斯同意为墨涅拉俄斯设计走脱。空中一击雷鸣闪电，卡尔恰斯乘机宣读朱庇特的圣旨：墨涅拉俄斯必须立即到克莱特去。众人在海伦的率领下，一齐用下例的曲调，催促墨涅拉俄斯启程("Pars pour la Créte")。

第二幕：间奏曲用本幕终场中的圆舞曲，布景为海伦的房间。海伦坐在房里，四周围着她的侍女，她们都劝她在这不平凡的日子要特别打扮一下。海伦这次仿佛要讲点道德了，所以选择了朴素的装束；她不想一任命运来随意支配她。帕里斯送信来，要海伦接见他。她很想拒绝他，可是却又感叹地说："咳，女神啊，你为什么总是拿我们的家庭来做你的试验呢"("Pourquoi, ô dée-

sse, as-tu toujours choisi notre famille pour faire tes expériences?")她唱了一首很风趣的歌，悲叹自己的命运：

"维纳斯，请你告诉我，
你这样践踏道德，
这对于你
究竟有什么乐趣？"



帕里斯未经通报，直然闯入；发现海伦坚决拒绝他的爱，顶住他的威吓；他告诉她，要她当心上当受骗。音乐宣布开始赌博游戏，国王们都在赌博中发现卡尔恰斯有欺骗行为，他们在一首重唱曲中揭露他记账时作弊。

海伦把卡尔恰斯找来，向他祈求让她在梦中与帕里斯幽会。她睡着了，帕里斯乔装为奴隶上；他把卡尔恰斯打发走，单独和海伦呆在一起。可以听见外面俄瑞斯忒斯和姑娘们唱歌。不久，海伦醒来。她把和帕里斯的相会当做了梦，他们唱了很长一段爱情二重唱："是啊，这是一场梦"("Oui, cést un rêve")。他们的美"梦"忽然被墨涅拉俄斯的闯入打断了；墨涅拉俄斯发出紧急命令，召见在隔壁举行晚宴的国王们。俄瑞斯忒斯一面唱着他那一直挂在嘴边上的歌，首先到了；随后其他国王陆续到齐。墨涅拉俄斯责问他们：当他不在家时，他们是怎么样来维护他的荣誉

的？帕里斯唱了一首歌，很象在《奥尔菲欧斯》一剧中朱庇特唱的苍蝇歌；墨涅拉俄斯听了歌中的影射楞住了。这时海伦抓住机会，责备道：墨涅拉俄斯是不对的，按规矩丈夫出门，回家时总要先通知一下的——海伦在她的歌中竟是这样唱的！阿伽门农试图把帕里斯送走；但帕里斯说，他就是走了也还是要回来的。用拟声的、嘲笑的歌词随伴着间奏曲中的圆舞曲的旋律，大家把帕里斯送走了。

第三幕：诺普利亚（Nauplia）海滨胜地。间奏曲用俄瑞斯忒斯经常唱的歌调。幕启时，呈现斯巴达人的节日气氛，人们唱着赞颂维纳斯的歌曲。俄瑞斯忒斯总认为墨涅拉俄斯坚持要帕里斯离开希腊是冒犯了维纳斯的，维纳斯好象已经在拿希腊女人们来出气了，因为希腊女人近来比往常更容易感情冲动。国王们抱怨海边上总是有那么多人，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正经洗澡的地方了。

海伦和墨涅拉俄斯上，二人正在争吵。墨涅拉俄斯追问海伦，为什么她要说："哦，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梦？"海伦解释说这是维纳斯插手安排的，而且帕里斯确实很漂亮。维纳斯因帕里斯的离去而不乐，希腊人的精神沮丧，这使阿伽门农深为不满。这完全是墨涅拉俄斯的过错；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行为虽说也还过得去，但作为一个国王可就太愚蠢了。在一段著名的三重唱里，阿伽门农和卡尔恰斯劝说墨涅拉俄斯，要他把海伦让给帕里斯，他们好象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大局，所以在音乐上模拟了在《威廉·退尔》和《波蒂契的哑女》中的爱国主义的气概。

可是墨涅拉俄斯却有一个更好的主意，从西泰拉（Cythera）把维纳斯的祭司长请来解决他们的纠纷。祭司长和他的随从乘船到来。希腊人对他表示欢迎，向他祈祷，求他解脱他们的困境。

祭司长（实际上就是帕里斯）责怪他们的接待不够欢快，他说崇拜维纳斯就必须是欢欢喜喜的。这时音乐就奏起蒂罗尔舞曲(Tyrolienne)来，人们发出山区的假声呼啸。祭司长答应以维纳斯的名义宽恕他们，但墨涅拉俄斯必须让海伦登船前赴西泰拉，向维纳斯贡献牺牲。海伦走出，在人们的劝说下，同意上船，这时帕里斯显了原形。墨涅拉俄斯今后再也见不到海伦了，这就埋下了祸根；但是人们却还在唱着终场的大合唱（用前例的曲调）为远航者祝福呢。

霍夫曼的故事
(Les Contes d'Hoffmann)

（三幕歌剧）

作曲：奥芬巴赫

作词：巴比埃（Barbier）与卡雷（Carrê）

首次上演：1881年2月10日，在巴黎喜歌剧院。

人物：林多尔夫（Lindorf）——纽伦堡总督…… 男低音

安德雷（Andrès）——斯泰拉(Stella)的仆人………………………………………………… 男高音

赫尔曼（Hermann）——大学生……………男中音

纳塔内尔（Nathanael）——大学生……… 男高音

鲁特（Luther）——酒店老板………………男低音

霍夫曼——诗人……………………………… 男高音

尼克劳塞（Nicklausse）——诗人的伙伴 ………………………………………………… 女次高音

施帕兰察尼 (Spalanzani)——发明家……男高音

科亨尼勒 (Cochenille) ——发明家的仆人…………………………………………………男高音

科佩利乌斯 (Coppelius) ——科学家，施帕兰察尼的竞争者……………………………男中音

奥林皮雅 (Olympia)——机器人…………女高音

安东妮娅 (Antonia)——歌唱家…………女高音

克雷斯佩尔 (Crespel) ——歌唱家之父，慕尼黑总督…………………………………………男中音

弗兰茨 (Frantz)——总督的仆人…………男高音

米拉克勒 (Miracle)——医生……………男中音

安东妮娅母亲的声音……………………女次高音

朱丽叶塔 (Giulietta)——妓女……………女高音

施莱米尔 (Schlemil)——妓女之友………男低音

达佩屠托 (Dapertutto)——巫师…………男中音

皮蒂基纳奇奥(Pittichinaccio)——朱丽叶塔的爱慕者…………………………………………男高音

斯泰拉 (Stella)——歌剧歌唱家…………女高音

司诗的女神缪斯 (Muse)………………话剧演员

时间：十九世纪

地点：纽伦堡，慕尼黑，威尼斯

奥芬巴赫在排练《霍夫曼的故事》的过程中去世了；吉劳(Ernest Guiraud) 为了巴黎喜歌剧院的首次上演，在为它配器、加工修饰的过程中，把朱丽叶塔的戏给删掉了，而且为了保持那首著名的船歌，把安东妮娅的戏安排在威尼斯。首次上演以后，

过了十二年，朱丽叶塔又被重新加在剧中，但她的出现，是在安东妮娅之前，而不是在她之后，与作曲家和作词者的原意不合。由于霍夫曼的三个恋爱故事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所以这部歌剧经常被人改动。1958年德国柏林的菲尔森斯坦（Felsenstein）与特拉塞(Edmund Tracey)以及1970年英国的格拉汉（Colin Graham）在萨德勒·维尔斯（Sadler'sWells）的演出，是最近试图恢复这部歌剧的本来面目的范例。这部歌剧是“喜歌剧”(opéra-comique)，剧中有大量的对白。

序幕：纽伦堡的酒店，在歌剧院邻近；歌剧院中正在演唱《唐·爵凡尼》。可以听到后台传出的饮酒歌。林多尔夫和安德雷上。安德雷是歌剧女主角斯泰拉的仆人，斯泰拉正在演着《唐·爵凡尼》。她给霍夫曼写了一封信，约他幽会，并在信里附着她房门的钥匙，她让仆人安德雷送信，信却落在林多尔夫的手中。在整个歌剧中，林多尔夫一直起着纠缠在霍夫曼身边的恶魔的作用。他得到这封信，唱了一首咏叹调，表示其内心的喜悦。一群大学生走进酒馆，为店主人鲁特给他们送来的啤酒欢呼。

诗人霍夫曼和他的随从伙伴尼克劳塞走进酒馆。他们和大学生们坐在一道。尼克劳塞带着讥讽的意味嘴里哼哼着刚才从歌剧院传来的《唐·爵凡尼》中仆人所唱的调：“日夜伺候主人”“Notte e giorno faticar”)。霍夫曼好象心绪不佳，他仿佛一直在怀念着斯泰拉，他曾一度爱她。在座的人们要他唱一首歌，他唱了一首传奇歌，讲述发生在古代爱森纳赫宫中的故事（“Il était une fois à la cour d'Eisenbach”)，合唱重复附合他的一些句子。他神气活现地描绘着那侏儒在走路时两膝发出咯啦咯啦的声音；但是当他要描绘侏儒的容颜时，他突然陷于幻想之中，描绘起他心爱的人的面貌来了。他的歌被人打断了，他苏醒过来，继续把歌

唱完。

霍夫曼和大学生们对鲁特的啤酒的质量表示不满；店家捧出一缸好酒，大家表示欢迎。霍夫曼看见林多尔夫，很不高兴，因为他认为林多尔夫总是跟踪着他，给他带来不幸的事。霍夫曼开始向大家追述他的三次恋爱的故事；虽然鲁特对大家说《唐·爵凡尼》的第二幕即将开始，可是大家仍然表示愿意听他讲故事。霍夫曼说他第一个爱上的人叫做奥林皮雅。

第一幕：(奥林皮雅)，引子是一首模仿小步舞的舞曲。幕启时，在施帕兰察尼的屋中。他在等候客人；他曾邀请了一些客人来看他制造的机器人奥林皮雅的表演。他唠唠叨叨地说他的发明创造可以发一笔大财，足以补偿他因银行家埃利亚斯 (Elias) 的破产所遭受的损失；但是他很担心他的助手科佩利乌斯要求分享他的利益。

霍夫曼出场，他立刻就看上了奥林皮雅，他以为她是施帕兰察尼的女儿。他向她唱了一支热情的歌表示对她的爱意 (“Ah, vivre deux”)。尼克劳塞对他主人的这种一见钟情的事是看惯了的，可是他不能不指出他这次爱上的对象实在是太荒唐了，因为他爱上的竟是一个机器人！

科佩利乌斯上。他发现霍夫曼对着那机器人呆呆地望着。他让霍夫曼注意他所发明的眼睛和各种眼镜。当他展示他的货色时，他唱道：“我有一些眼睛” (“J'ai des yeux”)。他卖给霍夫曼一付眼镜，可能是玫瑰色的，因为他戴上后，看着奥林皮雅更加可爱了。施帕兰察尼见到科佩利乌斯，不得不承认在制作奥林皮雅时，科佩利乌斯是参预了的，眼睛是他装上的；为此他给科佩利乌斯开了一张五百元的支票——由埃利亚斯的银行支付。

客人们陆续到齐了。他们用前面已经熟悉的小步舞曲的调子

唱着，对施帕兰察尼的款待表示谢意。施帕兰察尼给大家介绍了奥林皮雅，说她是自己的女儿；为了答谢大家，他用竖琴伴奏奥林皮雅唱了“木偶之歌”：“林荫小路中的小鸟”（“Les oiseaux dans la charmille”）。音乐很巧妙地模仿出由机器玩具发出来的声音；施帕兰察尼还不时为他的“女儿”上弦，使她恢复生气。众人向她祝贺时，她也伸出手向众人示意答谢；当众人都去进晚餐时，她和霍夫曼留了下来。霍夫曼对她唱歌；但是，当他触到她的肩膀时，她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匆忙穿过屋子，把隔在她的住室前面的帘幕拉开。虽然尼克劳塞告诉他说奥林皮雅不过是个没有生命的木偶，霍夫曼还是跟在她后面。

科佩利乌斯回来了，他发现施帕兰察尼给他开了空头支票，欺骗了他。跳舞又开始了，霍夫曼和奥林皮雅跳起圆舞曲；奥林皮雅一旦上足了弦，就越跳越快，人们看到霍夫曼简直快要累死了。最后，幸亏施帕兰察尼设法把奥林皮雅捉住并制止住了；高出于合唱声之上，她发出花腔的叫喊声。奥林皮雅被推进了她自己的住室中；人们都在看望精疲力尽的霍夫曼受到什么伤害没有。忽然，从奥林皮雅的屋子里传出机器瓦解的声音。科佩利乌斯从奥林皮雅的屋中走出，发出胜利的笑声。霍夫曼这才发现他爱的是一个机器木偶，他的幻想破灭了。

第二幕：（安东妮娅）。在慕尼黑，克雷斯佩尔家中。他的女儿安东妮娅坐在那里唱着：“那只斑鸠飞走了”（“Elle a fui, la tourterelle”）。克雷斯佩尔看到她女儿体力不支的样子，心中颇为不安。她本来曾答应她父亲不再唱歌了，可是她违背了她的诺言。她说那是因为看到了她母亲的画像，所以情不自禁地就又唱了起来。克雷斯佩尔已经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些精力衰竭的征象，当年她妈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去的。他把她的神经过度紧张

归咎于霍夫曼；为了躲开霍夫曼对她的纠缠，他把她带到了慕尼黑。克雷斯佩尔对他耳聋的老仆人弗兰茨大声喊叫，吩咐他无论是什么人，用什么借口，也不许走进他的家门。剩下弗兰茨单独一个人时，他就诉说他的主人脾气太古怪；亏得他能歌善舞，还能给他主人一些安慰，不然的话，他主人的日子才不好过呢。说着他就载歌载舞，来证明自己这些很成问题的话；最后他精疲力尽地颓然坐在椅子上。等霍夫曼偕同尼克劳塞溜进来时，才把他扶了起来。

霍夫曼看到在古钢琴上放着翻开的一首歌曲，刚要开始唱，安东妮娅走了进来。二人唱起热情的二重唱；安东妮娅听见她父亲走进来的声音，便离开了这间屋子，霍夫曼也藏了起来。克雷斯佩尔进来，诅咒着霍夫曼；因不见了霍夫曼，就迁怒于米拉克勒医生——弗兰茨刚好对他说医生已来到门口。克雷斯佩尔本想拒医生于门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米拉克勒大笑一声，走了进来。霍夫曼藏在暗处窥见米拉克勒为安东妮娅的治疗所作的准备，他已看出他是一个恶魔。克雷斯佩尔为不能摆脱一个人而感到沮丧，他认为是米拉克勒害死了他的妻子，如今他又要来害死他的女儿了。虽然安东妮娅本人还未出现，米拉克勒已经假装在诊脉了，他还说她的脉搏不匀，他很不安。安东妮娅听到他的吩咐，唱了一段华丽的曲子，她仍呆在自己的屋子里，并没有走出来。克雷斯佩尔恳求医生不要再管她的事，但是米拉克勒固执己见，说只要让他治疗，是一定会把她的病治好的。

霍夫曼单独呆在屋里，但不久安东妮娅来和他相晤了；他劝安东妮娅为了她的健康，为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千万不要再唱歌了。她同意了。但是霍夫曼刚刚走开，米拉克勒医生又回来对她百般劝诱：他说，她有这么好的声音，怎么能够永远放弃歌唱，

浪费自己的才华呢？不一会儿，安东妮娅又听见她母亲的声音，她也要她唱歌；母亲的画像这时放射着光辉，她的形象栩栩如生。米拉克勒劝诱安东妮娅无论如何要满足她妈妈的心愿。在这里有一首很美的三重唱；米拉克勒一面唱着，一面把挂在墙上的一把小提琴拿在手中，狂热地演奏起来。安东妮娅越唱声音越高，最后终于倒在地上，濒于死亡；这时克雷斯佩尔闯入，刚刚赶上听到他女儿的临终遗言。霍夫曼进来时，克雷斯佩尔责怪他害死了安东妮娅。霍夫曼说要去请一位医生，但就在这时果然走进来了一位医生，这医生不是别人，却是米拉克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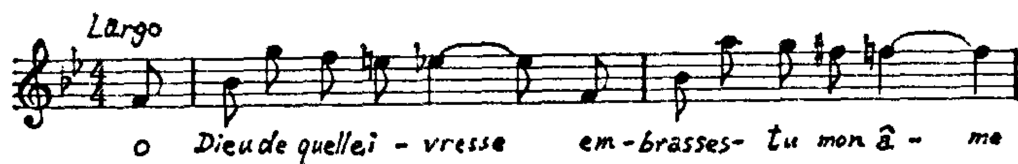
第三幕：（朱丽叶塔）。威尼斯。宫廷中装饰华丽的走廊，可以望见大运河。朱丽叶塔的来宾麕集，有些坐在沙发上。尼克劳塞和朱丽叶塔乘舟河上，唱着那首著名的船歌："美丽的夜，噢，爱之夜"（"Belle nuit, ô nuit d'amour"），这确实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选曲之一。

霍夫曼反对唱这种情调低沉的歌曲，他唱了一首欢快的歌，合唱跟着唱了副歌。朱丽叶塔接见了她的来宾并带他们去赌博，尼克劳塞趁机告诉霍夫曼，说他想在霍夫曼丝毫没有表示出爱上朱丽叶塔之前把他带走。霍夫曼回答说，他决不会屈服于她的魅力，如果他屈服了，他宁愿受罚——让魔鬼把他的灵魂拿去！

达佩图托眼睛盯着霍夫曼，等霍夫曼走后，他拿出一颗宝石来。他说，他将用它来劝诱朱丽叶塔去摄取霍夫曼的灵魂，就象她过去曾攫取了施莱米尔的灵魂那样；他们只要望一下他的魔镜，他们的灵魂就附在他们的影子上了。他唱了一首雄壮有力的男低音咏叹调："灿烂的宝石"（"Scintille diamant"）。

朱丽叶塔同意按达佩图托的旨意行事；她责怪霍夫曼为什么赌输了钱就要走开。霍夫曼实在无力抵制朱丽叶塔的魅力，终于

对她唱出了充满热情的歌曲："啊，上帝，多么迷人"（"O Dieu de quelle ivresse"）；正如他对奥林皮雅唱的那首情歌一样，这首歌也是非常抒情的：



接着他们二人唱了一首欢乐喜悦的二重唱："如果见到你，我满心欢喜"（"Si ta présence m'est ravie"）。在这过程中，朱丽叶塔取得了达佩图托所要的影子。这时，施莱米尔忽然闯入，愤怒揭露朱丽叶塔的不忠实行为。霍夫曼照照镜子，发现他已经没有影子了；但是他仍然对朱丽叶塔恋恋不舍，他说他疯狂地爱上了她。这时开始了一段七重唱。在这里霍夫曼歌唱着他对朱丽叶塔的爱情，达佩图托和皮蒂基纳奇奥表示着对诗人霍夫曼的蔑视；朱丽叶塔则表示那颗宝石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施莱米尔愤慨地表示要复仇；尼克劳塞与合唱表示出对霍夫曼的遭遇的痛心。

朱丽叶塔倡议坐船到运河上游玩，但是霍夫曼和施莱米尔打起架来；霍夫曼用达佩图托的剑刺死了施莱米尔，从他的脖子上取下了一条链子，上面系着朱丽叶塔住室的钥匙。从河上传来划船的歌声。霍夫曼急忙跑去寻找朱丽叶塔；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呢？朱丽叶塔在皮蒂基纳奇奥的怀抱中，乘船而去了。

这里有一段间奏曲，是以船歌的主题为基础的。在跋幕中，我们又回到鲁特的酒馆里。霍夫曼已把故事讲完，斯泰拉参加演出的《唐·爵凡尼》也已演完。正如尼克劳塞所说的，斯泰拉恰恰也就是霍夫曼在他的恋爱故事中所理想化了的那三种类型的女人。但是霍夫曼已经酩酊大醉，对尼克劳塞的话不予理睬；林多尔夫却是胸有成竹。大学生们围在霍夫曼的周围，唱着序幕中的

饮酒歌，这时掌管诗歌艺术的缪斯女神出现在他的身边，说霍夫曼是归她所有的。霍夫曼好象是不省人事了。当林多尔夫带着斯泰拉走出屋门时，斯泰拉从她手中的花束中抽出一枝花，扔给了霍夫曼。他茫然地注视着她消逝的方向。毫无疑问，他已醉得昏迷不醒了。

拉·佩丽肖尔
(La Périchole)

（三幕喜歌剧）

作曲：奥芬巴赫

作词：梅拉克与阿莱维

首次上演：1868年10月6日在巴黎杂剧院。

人物：佩丽肖尔——街头歌者……………………女高音

皮基约(Piquillo)——街头歌者……………男高音

唐·安德烈 (Don Andres de Ribeira)——秘鲁总督……………………………………男中音

唐·佩德罗(Don Pedro de Hinoyosa)——利马市长 ……………………………………男中音

米盖尔伯爵(Comte Miguel de Panatellas)——总督的宫廷侍从……………………男高音

桑塔朗侯爵(Le Marquis de Santarem)…男中音

塔拉波特侯爵(Le Marquis de Tarapote)…男低音

两名公证人………………………男高音，男中音

老囚犯

加达勒娜(Guadalena)
贝吉娜拉(Berginella)
玛斯特丽娅(Mastrilla)
"三姐妹"旅店的合伙店主…………
女高音
女高音
女次高音

玛尼埃莉塔(Manuelita),尼内塔(Ninetta)
布朗比娅(Brambilla)
弗拉斯基娜拉(Frasquinella)
官妃……
………女高音
……女次高音
………女低音

官臣,市民,仆役,卫兵等。

时间:十八世纪下半

地点:秘鲁京城——利马

《拉·佩丽肖尔》的剧情据说是以法国文学家梅里美的剧本《圣礼马车》(La Carosse du Saint-Sacrement)为根据的,但和原作相去甚远。歌剧脚本作者甚至改动了原剧的基本情节,着重发展了适于讽刺法国第二帝国的剧情。

第一幕:前奏轻快,进行曲和取材于第一幕中的两首咏叹调。幕启。在利马一广场上"三姐妹"咖啡店前。这一天是总督的生日,他习惯于微服出游,去听取一下人们对他的意见。在利马市长的发动下,利马的市民们饮酒庆祝这个节日,并预备在化装舞会上使总督开心。"三姐妹"的店主们唱了一首三重唱做了自我介绍。这时人们听到消息说总督到了。总督上场时唱了一段,表示他相信自己的乔装打扮是不会被人窥破的;合唱表示对这位不知名人士的欢迎。有两个街头歌手从广场上走过,一个是拉·佩丽肖尔,另一个是她的爱人皮基约。他们报告了他们要唱的节目是一首叙事歌,曲名是:"士兵和印第安姑娘"。这是一首很动人的二重唱。歌唱完了以后,皮基约去收钱;收得的钱不多,因为皮基约的神

气太凶狠了，有些男人本想给拉·佩丽肖尔一些钱的，看了他那凶相，都被吓跑了。于是他们只好再唱一首“晚会上的谢吉第亚舞曲”（“Séguedille pour soirée”）；唱完之后，他们正要收钱，他们的听众却又被一个马戏班的队伍给搅散了。于是拉·佩丽肖尔和皮基约只好精疲力尽地饿着肚皮走开了。

皮基约下场之后，唐·安德烈为拉·佩丽肖尔的美貌所吸引，走上前去，问她是否愿意在总督宫中充当一名宫女；总督的妻子死了，但他认为最好还是按老规矩办事。当时拉·佩丽肖尔迫于饥饿，只好答应；但她说，必须先给皮基约写封信，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并向他告别。她唱了一首很美的惜别之歌：“啊，我亲爱的情人”（“O mon cher amant”）；这样严肃的歌在奥芬巴赫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拉·佩丽肖尔写好信，设法把信交给皮基约；但是唐·安德烈又发现一件难办的事：按总督的家规，只有结过婚的妇女才得充当宫女，而拉·佩丽肖尔却是一个未婚的姑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安德烈立即命令米盖尔伯爵去为这姑娘找一个丈夫，另外命令利马市长唐·佩德罗去找一个见证人，为他们举行结婚仪式。

皮基约接到拉·佩丽肖尔的信，十分懊丧，他简直要自杀了。可是来了一个转机。米盖尔伯爵把他选做了总督新召的宫女的未来的丈夫；皮基约得到了钱，就答应到宫中去。

第一幕的末场，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结婚的双方以及两个证婚人都早已喝得醉醺醺的。拉·佩丽肖尔在等待签婚书时唱了一首圆舞曲：“啊！多么丰富的筵席”（“Ah, quel dîner”），歌中反映出她的醉意。当她认出新郎是皮基约时，她满心欢喜；但是皮基约因为饮酒太多，神智不清，认不出新娘是谁，却一味在解说他是爱着另外一个姑娘。婚礼终于举行了，合唱唱得那么热烈，

有时简直就要跳起"康康舞"了。拉·佩丽肖尔和皮基约仿佛出于习惯势力似地，二人唱起了以前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一段叙事歌。第一幕终。

第二幕：在间奏曲声中佈景换到宫中一个大房间里。情况是复杂的。拉·佩丽肖尔成了新任的塔巴戈伯爵夫人(Countess of Tabago)，她必须由她的丈夫正式引荐给总督。但是皮基约一直没有弄清新娘是谁，他仍一心一意地要找他的拉·佩丽肖尔。宫中的妃子们不仅嫉妒新入宫的拉·佩丽肖尔，而且觉得她出身卑下，看不起她。当拉·佩丽肖尔走出来时，皮基约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做了这样荒唐的事。他对拉·佩丽肖尔大发脾气。她虽尽力安慰他，但毫不生效。他就象歌剧《茶花女》中的阿尔弗雷德痛骂茶花女一样，说拉·佩丽肖尔是个没有心肠的坏人。总督见他如此猖狂，便决定把他关进监狱。监狱里囚禁的都是一些顽固不化的丈夫，在一个很有魅力的圆舞曲中结束了第二幕。

第三幕，第一场：监狱的一间土牢里。两名宫廷官吏把皮基约带进牢中，他们祝贺他的光荣行为，临走之前和他一起唱了一首包列罗(Bolero)形式的华丽的三重唱。皮基约独自唱了一首优美的歌曲，他在猜想拉·佩丽肖尔是否会设法挽救他；拉·佩丽肖尔实际上已经求得总督的许可，到监狱来看望她的丈夫。二人相见之后，不免有一番争吵；但当皮基约听拉·佩丽肖尔唱了一首缓慢的圆舞曲："你不漂亮"("Tu nés pas beau")和它的副歌："我爱你，坏蛋"("je tádore, brigand")，之后，他的心就软了下来，他俩完全和好了。他们决定贿赂狱吏，使皮基约逃出监狱。不幸的是看监的狱吏竟是唐·安德烈伪装的。于是他采取报复手段，下令把拉·佩丽肖尔锁在皮基约对面的墙上。在他离开监狱之前，他在一首轻松愉快的三重唱中，低声告诉拉·佩丽肖尔：

只要她一旦表示爱他，她就可以出狱。

一对情侣在一起呆了不久，一个老年囚犯象鼹鼠一样把墙挖了一个大洞。他已被囚禁了多年，究竟为了什么，无人知晓，但他终究要逃出牢笼了，他也要帮助这一对情人逃走。他们先让拉·佩丽肖尔对总督发出屈服的信号。当总督满怀希望地走入监牢时，他们把他捉住、捆起，然后安然走出监狱。

第二场：仍回到广场上。士兵们到处搜查，寻觅逃犯。三个逃犯躲在“三姐妹”咖啡馆里。三姐妹唱了一段非常好听的三重唱。士兵走后，三个逃犯走了出来，他们决定自首。由拉·佩丽肖尔向总督求情，她唱了一首叙事歌：《奥古斯特的宽赦》（“La Clémence d'Auguste”）。她的申诉完全得到总督的谅解，总督把自由还给了他们。全剧在第一幕中唱过的叙事歌声中结束。

拉　　罗

(Edouard Lalo，1823—1892)

伊斯国王
(Le Roi d'Ys)

(三幕歌剧)

作曲：拉罗

作词：布洛(Édouard Blau)

首次上演：1888年5月7日在巴黎喜歌剧院。

人物：伊斯国王……………………………………男低音

玛尔嘉蕾 (Margared)｝国王的女儿……｛女高音

萝珍 (Rozenn)　　　　　　　　　　　　　女高音

米利奥 (Mylio) ………………………………男高音

卡纳克 (Karnac) ……………………………男中音

圣·科朗坦 (Saint Corentin) ………………男低音

雅埃尔 (Jahel) ………………………………男中音

贵族、勇士、士兵、群众。

歌剧《伊斯国王》的情节根据法国布列塔尼(Breton)地区的传奇故事写成。

序曲采用的是歌剧中的几个主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二重唱“为什么在沉默中忍受痛苦”（“En silence pourguoi souffrir?”）的主题和第二幕中玛尔嘉蕾的咏叹调的主题；前者在序曲中是用大提琴独奏的。

第一幕：在伊斯王宫外。伊斯国人最近刚刚结束了战争，人们正在欢庆。但这次和平是因国王的女儿玛尔嘉蕾许嫁给敌国元首卡纳克而取得的。当欢庆的群众走过之后，萝珍和玛尔嘉蕾两姊妹上。萝珍问她姐姐，为什么在宣布这次婚约时，她面带凄容：她“为什么在沉默中忍受痛苦？”起初玛尔嘉蕾不肯把她的心事向任何人透露；但最后，她说出她的心早已属于另一个人了，那人原来在士兵米利奥驾驶的船上，但自从两国停战以来，这人就再也不见了。她痛恨卡纳克，因为他从她爱人手里夺走了她，而且他是她的祖国的敌人。萝珍安慰玛尔嘉蕾，并劝她要及早表示她对卡纳克的厌恶，否则等到签订了婚约，就来不及了。

场上只留下萝珍一人，她单独唱了一首咏叹调，表达她对米利奥的爱情。忽然间米利奥出现在她的面前，二人就订下了永远相爱的山盟海誓。米利奥走后，国王带着玛尔嘉蕾接待卡纳克；卡纳克和他的侍从们来了。人民群众在庆祝这桩婚姻，因为它使他们摆脱了战争的灾难。在婚礼进行中，萝珍低声告诉玛尔嘉蕾说，不仅米利奥已经回来（她已见到他），而且和米利奥同船的伙伴们也都回来了，玛尔嘉蕾所日夜怀念的人，想必也在其中。玛尔嘉蕾听了，首先对他父亲强硬起来，接着就和卡纳克决裂；她说她不能和她所不爱的人结婚。众人当场大为震惊，而卡纳克则勃然大怒，说他一定要报复，一定要和伊斯把仗打下去，直到把伊斯全部摧毁为止。但是就在这时候，米利奥从人群中挺身而出；表示誓为保卫伊斯血战到底，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众人听了，也

为他们的战斗精神振臂欢呼。

第二幕：宫中的大厅。玛尔嘉蕾从窗口眺望集聚在平原上的卡纳克军队；伊斯的大军是由米利奥率领的。玛尔嘉蕾看见米利奥，内心十分激动；她在一首辉煌的咏叹调中，表达了这种心情："当我猛然看到你的时候"("Lorsque je t'ai, vu soudain")。她怀疑萝珍爱上了米利奥；如果真的是这样，她对她妹妹和米利奥的爱，就一定会变成不共戴天的恨！

她的这些话刚刚说出了口，萝珍和国王带着米利奥走了进来。玛尔嘉蕾躲藏起来，窃听到米利奥对萝珍说，圣·科朗坦主教已为他的出征祝了福；之后，又听到她的妹妹向那英勇的将军表示了爱情。国王为他们祝福完毕，就和米利奥一起走了。这时玛尔嘉蕾已把她妹妹萝珍看成了自己的情敌。她说她宁肯让米利奥死掉，也不愿看到他和她妹妹结婚！萝珍听了她姐姐的这番话，万分惊恐，她为自己辩护；她说，如果她处在玛尔嘉蕾的地位，她也会伤心的，但总不会恨到如此地步；她对姐姐说："玛尔嘉蕾，住嘴"("Tais-toi, Margared!")。但是玛尔嘉蕾的情绪并未因此而平静下来；她咒骂萝珍，并表示既然她妹妹偷走了米利奥；她就一定要报复。

布景变换：在伊斯堡前的大平原上。米利奥凯旋归来；但是他说战争的胜利是由于主教圣·科朗坦的调停而取得的。舞台暂空，卡纳克上，战斗失败，样子很狼狈。玛尔嘉蕾站在他的面前，说愿为他的失败报仇；她表示愿意在他的协助下把水闸打开，让海水把整个城镇淹没。当他们一起从圣·科朗坦的礼拜堂前走过时，玛尔嘉蕾向神像挑战，她说天上的神的威力虽大，却未必能挽救她将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这时，天色骤然昏黯，神像复活，要她忏悔。

第三幕：宫中廊台。一方是通向萝珍住室的门。按照布列塔尼的婚嫁习惯，这个门是要由一群少女来防卫的，因为怕新郎的朋友们强行闯入。米利奥带着他的侍从们来到萝珍的门口，向萝珍表明他的来意；他唱了一段独唱，是一首著名的“晨曲”（Aubade），他唱道：“我亲爱的人儿，枉然地……”（“Vainement, ma bien-aimée”），调子很柔美，由女声合唱伴唱；这时，萝珍也唱了一首布列塔尼地方风味的曲子，表示她答应了米利奥的请求。于是就结起了婚礼的仪仗队伍，向对面的礼拜堂走去。礼拜堂中响起了感恩颂（Te Deum）。玛尔嘉蕾和卡纳克走入宫堡。卡纳克要求玛尔嘉蕾履行她的诺言；玛尔嘉蕾这时有点犹豫，她好象并不忍心制造一场灾难，伤害她的亲友和同胞；可是在卡纳克的责骂和挑唆下，嫉妒之火在她心中燃烧起来，使她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卡纳克和玛尔嘉蕾一同离去。米利奥和萝珍行完婚礼，从人群中走出，歌唱着他们的爱情：“我满怀喜悦地走上祭坛。”玛尔嘉蕾重新上场，她窃听到萝珍和她父亲向神祈祷，希望她能回来；她悔恨万分；这时外面传来警报声，她急忙走到她父亲和妹妹面前，要他们当心灾难就要降临。她告诉他们，卡纳克已把那防止海水淹没城市的闸门打开，但是她为此已把他杀死。

布景转换：全城最高的地带，全城的人都拥到这里，逃避威胁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厄运。大海在怒吼，人们谈论着危急的情况，祷告上天使他们免于死亡。水位还在不断上涨，国王眼看半个城市连同其中的居民都被大海埋葬，哀叹不已。忽然间，玛尔嘉蕾仿佛在梦幻中一样，说明海水在未得到它要求的牺牲者之前，是不会退落的。而这牺牲者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因为这场灾难是她给带来的；为了赎洗她的罪过，她愿意去死。她跃身投入大海之中。海洋立即平静下来。人们为他们的得救向圣·科朗坦表示感恩。

圣·桑

(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

参孙与达丽拉
(Samson et Dalila)

(三幕歌剧)

作曲：圣·桑

作词：勒梅尔(Ferdinand Lemaire)

首次上演：1877年12月2日在德国魏玛宫廷剧院(Hof-theater)。

人物：达丽拉 (Dalila) ……………………………女次高音

参孙 (Samson) ………………………………男高音

达贡 (Dagon) 神庙祭司长…………………男中音

阿比列什(Abimelech)——加沙省(Gaza) 省长………………………………………………… 男低音

希伯来老人 ………………………………男低音

腓力斯人的信使 …………………………男高音

希伯来人和腓力斯人

时间：公元前

地点：加沙

第一幕：幕启之前，可以听到加沙省的腓力斯人在强迫希伯来人做苦工。幕启时，可以看到背景是腓力斯人的神达贡的庙。希伯来人在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而悲叹。但参孙却鼓励他们，叫他们不要气馁，不要悲观。他唱道："同胞们，不要沮丧"（"Arrêtez, ô mes frères"）和"你难道忘记了吗"（"L'as-tu donc oublié?"）。在他再三的鼓动下，人们的情绪逐渐高涨，纷纷发出了反抗的声音。这时省长阿比列什带来卫兵进行干涉，并嘲笑上帝没有帮助他们的斗争。参孙从阿比列什的手里夺过一把宝剑把他杀死，希伯来人的勇士们群起反抗腓利斯人。尽管达贡神庙的祭司长对希伯来人百般诅咒，唱"这永远该受诅咒的民族"（"Maudite à jamais soit la race"）；但是腓力斯人却抵挡不住希伯来人的攻击。希伯来人完全取得优势，正要兴高采烈地歌颂上帝时，腓力斯人的最漂亮的少女们由达丽拉率领，来向取得胜利的参孙表示庆贺，她唱着："我来庆贺胜利"（"Je viens célébrer la victoire"）；参孙回忆起过去达丽拉爱他的日子，那时"太阳在笑，春天醒来，吻着大地。"如今参孙看见她那迷人的美色，那诱人的舞姿，又复为之消魂了。当达丽拉唱起"春天开始来到"（"Printemps qui commence"）那萎靡消沉的咏叹调时，她已完全把参孙征服了。

第二幕：在索雷克（Sorek）山谷，达丽拉的住处。美丽的迷人精达丽拉正在家里等候她的牺牲者。她在一首华丽的咏叹调中召唤爱情的魔法来助她一臂之力；她唱道："爱情呵，来挽救我的软弱吧"（"Amour, viens aider ma faiblesse"），这也是一首妖艳的曲子，她所唱的音乐都有这种特点。达丽拉实际上从来没有爱过她的国家的敌人，自从参孙离开她以后，她简直是恨他了。所以，当祭司长来找她，劝她为国报仇时，她马上就答应了，而且她决定要探究出参孙之所以具有超人的膂力的秘密。

达丽拉等了很久，不见参孙到来；她几乎绝望了，便走进了她的屋子；但就在这时，参孙来了。原来他忧心忡忡，犹豫不决，最后决定来向达丽拉告别。但是，在达丽拉的百般献媚下，他的决心又动摇了。听她唱过一曲："你的声音使我心花怒放"（"Mon cœur s'ouvre à ta voix"）——这是一首在整部歌剧中最著名的曲子，参孙仿佛已经完全成了达丽拉的俘虏了。但当达丽拉追问他的秘密时，他仍然竭尽全力顶住了她的追逼，不肯泄露他的秘密。这时达丽拉表示怏怏不乐，匆匆独自走回自己的房间；参孙踌躇片刻，终于跟了进去。于是，他们的命运就算注定了。达丽拉的胜利呼声鼓舞了腓力斯人。参孙被剃去了头发，也就失去了过人的膂力；这个上当受骗的勇士终于被一个美女征服了。

第三幕：在土牢里。被酷刑夺去了双目的巨人参孙独自哀伤叹息。最使他痛心的不是肉体上的折磨，也不是他的亲友的悲哀，而是他那深切的内疚。他唱着："唉，看着我这苦难的遭遇"（"Vois ma misère, hélas"）。他的歌声和希伯来人群对他的责难声，混合在一起。牢门响了，士兵走入，腓力斯人把他拖去庆祝他们的胜利。

布景转换。在达贡神庙中，腓力斯人欢庆胜利。人们对参孙尽情嘲弄；祭司长对他进行侮辱，请他向达丽拉唱一支情歌。就连那虚假的女人也在对这浑身无力的人进行嘲笑了。人们跳起了祭祀酒神的狂欢之舞。参孙这时默默向上帝祈祷："再给我一次力量吧，只要一次。"当所有的人都沉醉在节日的欢乐中时，他独自移步来到庙宇的两根支柱之间。他紧紧地抓住这两根柱子。只听得一声惊心动魄的巨响——庙宇全部坍塌，参孙和腓力斯人同归于尽。

德　利　勃

(Léo Delibes, 1836—1891)

拉　克　美

(Lakmé)

(三幕歌剧)

作曲：德利勃

作词：贡迪内(Edmond Gondinet)与吉尔 (Philippe Gille)；根据法国文学家洛蒂 (Pierre Loti) 的小说：《婚礼》(Le Mariage)写成。

首次上演：1883年4月14日在巴黎喜歌剧院。

人物：拉克美 (Lakmé)……………………………女高音

玛丽卡 (Mallika)——拉克美的奴隶……女次高音

埃伦 (Ellen) }英国贵妇人……………………女高音

萝斯 (Rose) }英国贵妇人……………………女高音

本特森太太(Mistress Bentson) 贵妇人的家庭女教师…………………………………… 女次高音

杰拉尔德 (Gérald)——英国官吏…………男高音

尼拉坎达 (Nilakantha)——婆罗门教祭司……
……………………………………………男低中音
弗雷德里克 (Frédéric)——英国官吏……男中音
哈吉 (Hadji)——尼拉坎达的仆人………男高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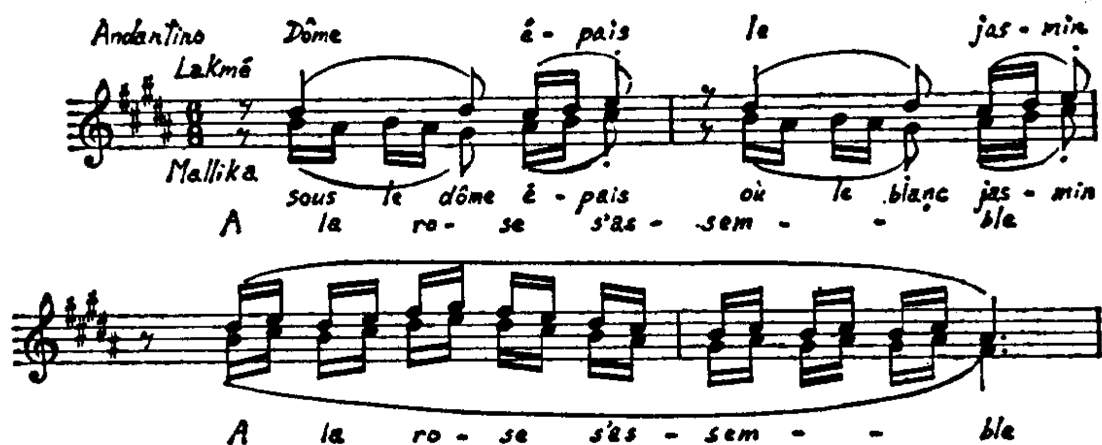
时间：十九世纪

地点：印度

第一幕开始之前有一段前奏，其中包括三个主题。一开始的主题带有异国情调，后来在歌剧中表现了婆罗门教徒对杜尔迦神的崇拜；接下来的一个主题，表现英国旅游者们的轻浮性格。第三个主题，是在第二幕中写杰拉尔德和拉克美热情相爱时的音乐基础。

第一幕：印度森林中一座破庙。曙光透过浓绿的林叶，显露出一簇鲜花盛开的灌木；在灌木丛中，矗立着一座破庙，一半掩盖在树林中。可以看出原来这里是有一座花园的，四周围着竹篱笆，左方有一扇门；右方远处，有一条小河，潺潺的流水，穿过丛林。

自从英国占领印度之后，婆罗门教徒被逐出他们经常敬神的庙宇，只好躲在森林中敬神。两个印度奴隶：哈吉和玛丽卡打开庙门，让一伙虔诚的印度教徒走进庙中，老僧尼拉坎达出来迎接他们。这时传来拉克美在幕后唱的敬神歌。信徒们匍伏在地，喃喃地祈祷着。拉克美出场。她的父亲——老僧尼拉坎达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参加集会，众信徒也都散去，只剩下拉克美和她的侍从们。拉克美和女奴玛丽卡唱了一首十分动听的划船歌，因为她们正准备到小溪中去沐浴呢。她们唱道："在这浓密的林叶下，盛开着茉莉花……"("Dôme épais, le jasmin") 这首歌的曲调委曲婉转，有



如微波荡漾，和周围富有东方色彩的美丽环境交相辉映，把拉克美的生活环境鲜明而生动地勾划了出来。

拉克美摘下她的珠宝首饰，放在一条石凳上，然后和玛丽卡登上一只小船，向远处划去，很快就看不见了。

歌剧中的英国人是两个军官，两个年轻的姑娘和她们的非常滑稽的女教师——本特森太太。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对东方抱着怀疑态度。这地方对他们来说，确实有些希奇、神秘。他们越过竹篱笆，窥伺庙中的情景，高兴得叫了起来。弗雷德里克提醒他们，说有些花草是有毒的，即使它们在欧洲是无害的。他还说那间草房子是属于一个危险的、残酷无情的婆罗门教徒的，此人唯一喜欢的就是他的女儿。对于这样一个被宗教的戒律幽禁起来、与世隔绝的少女，他们在一首五重唱中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唱道："当一个妇女如此美丽的时候"（"Quand une femme est si jolie"）。

英国妇女们看到石凳上放着拉克美的珠宝首饰，很想要一份图样；正好杰拉尔德会画图画，他说他可以留下来画这图样，其他的人可以先回城里去。杰拉尔德单独留下，一面赞赏珠宝的美丽，一面想象这珠宝的物主的容颜。他唱了一首咏叹调："神圣迷梦中的幻想（"Fantaisie aux divins mensonges"），旋律清新

而朴实，是法国咏叹调中最出色的杰作之一：



杰拉尔德看见拉克美和玛丽卡游船归来，急忙藏起。拉克美把玛丽卡打发走了，独自冥想，她感觉到一种既悲而又喜的奇异感觉，唱道："为什么在大森林中"（"Pourquoi dans les grands bois"）。当她看见杰拉尔德时，她大吃一惊，不禁发出求救的呼声。但是当玛丽卡和哈吉应声而来的时候，她又吩咐他们去侍候她的父亲去了。她独自面对着杰拉尔德，告诉他说，只要她说一句话，就可以要他的命；他必须马上离开此地，并永远忘掉曾经见到过她。但是，杰拉尔德显然是被拉克美迷住了，他对她唱出了热情的情歌："这是青春之神，春天之神"（"C'est le dieu de la jeunesse, c'est le dieu du printemps"）。拉克美也不由跟他一起唱了起来；直到听到她父亲回来了，她才清醒过来。她乞求杰拉尔德赶快离开。当杰拉尔德穿过竹篱走掉之后。尼拉坎达出现，他愤怒地大声疾呼，说谁要是胆敢渎亵他的圣地，他一定要报仇。

第二幕：集市，背景是一座庙宇。舞台上挤满了士兵，水手和游客，他们和摊贩及当地人混在一起。本特森太太被一群乞丐和小贩团团围住；在谈话中，她的表和手帕被人偷掉了；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弗雷德里克为她解了围。钟声响了，集市结束，开始节日联欢。少女们表演着各式各样的东方舞蹈。尼拉坎达也来了，他打扮成一个年老的印度悔罪苦行僧，他的女儿陪伴着他。

这时候，杰拉尔德和他的未婚妻埃伦上场；杰拉尔德暗中从弗雷德里克处得悉他们的部队将在黎明前出发，去镇压土人的一起暴动。拉克美探听他父亲的口气，问他梵王会不会宽恕一个陌生人的冒犯？但是她父亲愤怒地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接着他唱“拉克美，你的眼色蒙眬”（“Lakmé, ton doux regard se voile”），表示他对拉克美的慈爱。

尼拉坎达命令他的女儿唱起歌来，把那曾胆敢冒犯他的圣地的人勾引出来；因为他确实认为那人正是被拉克美的美貌引吸来的。他唱起华丽的花腔，引起众人的注意，并向大家介绍他的女儿，说她是一个传统的印度歌手。拉克美唱起了一个印度少女的故事：这少女是一个下层的贱民；有一天，她看见一个美貌的陌生人在森林中迷了路，眼看要被野兽吃掉，他无力抵抗，只好等死；这时，那少女奏起钟铃，迷住了野兽，搭救了那个陌生人。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她发现那陌生人却是天神毗什努（Vishnu），是梵王的儿子。毗什努把那少女带入天国。从那时起，旅行的人每走到树林中的那个地方，就会听到丁丁当当的钟铃之声。拉克美唱的这首歌，就是著名的“铃之歌”：“那年轻的印度姑娘上哪里去”（“Où va la jeune Hindoue?”）是一首非常流行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



尼拉坎达很恼火，因为拉克美的歌唱并未引起任何人的反应，他仍然无从知道是谁渎亵了他的圣地。他叫她女儿继续唱下去，拉克美勉强遵命。可是当她看见杰拉尔德出现在面前时，她惨叫一声，倒在他的怀抱之中。尼拉坎达确信杰拉尔德是他的敌人，他

策划在午夜时分举行女神游行时把他干掉。这时士兵结队从广场上走过，人们瞪目而视。舞台上空了片刻。

拉克美单独和尼拉坎达的忠实仆人哈吉在一起。哈吉在安慰拉克美，并答应替她做任何事情；只要她吩咐，不管是帮助一个朋友，还是去干掉一个敌人，他都一定照办。他的话刚刚说完，杰拉尔德就匆匆跑回到了拉克美的身边。他们二人唱起了爱情二重唱："在蒙眬的梦幻之中"（"Dans le vague d'un rêve"）；在歌唱的过程中，拉克美承认她是爱上了这个年轻的英国军官，虽然他信的是另外一种宗教。拉克美为他们两个人计划了一个新的生活；在那只有她一人知道的丛林深处，有一所小小的茅屋；她唱道："在我们附近的树林中"（"Dans la forêt près de nous"）。

游行的队伍来了，英国妇女和她们的护送人弗雷德里克在一旁观看；祭司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歌颂杜尔迦神的赞歌。弗雷德里克在谈话中嘲笑杰拉尔德竟爱上了一位印度"女神"，说幸好当天晚上他们的部队即将出发，他可能再没有机会同那女人见面了，否则他会自寻苦恼的。游行队伍走过，尼拉坎达的预谋实现了，杰拉尔德被人刺了一刀。拉克美急忙跑上前去，发现他只是略受轻伤。哈吉帮助她把他抬到那秘密的茅屋里藏起来，从此他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第三幕：间奏曲，像是一首摇篮曲；幕启时，在林中茅屋里。杰拉尔德躺在床上，拉克美对他唱着："在布满星辰的天空之下"（"Sous le ciel tout étoilé"）。当杰拉尔德醒来时，他起初摸不清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拉克美告诉他，是哈吉把他带到森林中来的；杰拉尔德听了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已远离尘世，来到一个世外桃源，单独和拉克美住在一起，他感到无比幸福，唱着："啊，来到了这茂密的森林之中"（"Ah, viens dans la forêt

profonde")。

从远处传来歌声，拉克美告诉杰拉尔德，说这是一伙情侣们来饮这里的圣泉，喝过这泉水的人就会永远相爱。拉克美说着就去取这泉水。她走了之后，弗雷德里克来到杰拉尔德的身旁。他是循着杰拉尔德滴在路上的血迹找到这里来的。他提醒杰拉尔德，当天夜里队伍就要出发；但是杰拉尔德沉迷在对拉克美的热恋之中。弗雷德里克责备他，说："即使你能把你的未婚妻埃伦忘掉，你能忘掉你作为一个军人的荣誉吗？"弗雷德里克临走时，深信他已打破了杰拉尔德的幻想；而杰拉尔德在听见远方传来部队行军的脚步声时，头脑也清醒过来了。

拉克美在她从屋外回来之后，发现杰拉尔德的神色不对，心知有异，就在杰拉尔德专心静听行军的脚步声时，从毒性剧烈的"达图拉"树上摘下一片叶子，嚼在嘴里。她对杰拉尔德说："你曾给予我最甜美的梦"（"Tu más donné le plus doux rêve"）；这时杰拉尔德才又感觉到拉克美在他的身边。他们举杯共饮立誓永远相爱的甘泉。拉克美告诉杰拉尔德说，她以为杰拉尔德不必为违背他的誓言而担忧，因为她自己已经是濒于死亡的人了。他们二人又复唱起爱情的二重唱，但是拉克美不久即死去，她没有来得及把实情告诉给她的爸爸。当尼拉坎达发现她和杰拉尔德在一起时，才知道他们喝了圣泉之水。杰拉尔德绝望之余，痛哭失声；尼拉坎达却因想到拉克美已经得到永生而感到满意。

威尔第以后的意大利歌剧

现代著名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中最主要的是：玛斯卡尼、莱翁卡瓦洛和普契尼。其他还有：焦尔达诺(Giordano)、沃尔夫·费拉里(Wolf-Ferrari)、赞多纳伊(Zandonai)、蒙特梅齐(Montemezzi)和莱奥尼(Leo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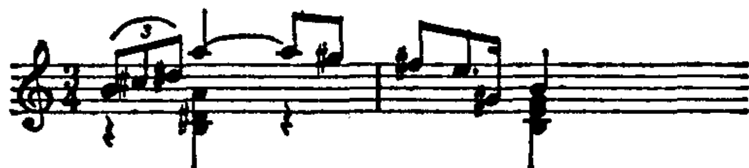
现代意大利歌剧与以前旧式意大利歌剧的区别，主要在于现代歌剧热心追求写实的效果，亦即我们常听人讲到的意大利的“真实主义”(Verismo)。这些写实的效果主要来自管弦乐的伴奏，它不断地适应舞台上的所作所为的需要，起着描绘作用。但是，每当剧情的发展需要持续表现感情时，管弦乐的不断的描绘和简短的声乐句子就融汇贯通成为一支带有丰富意义的伴奏的抒情旋律。所以，真实主义虽然追求写实的效果，但是优美而流畅的歌唱旋律一如既往，仍然是意大利歌剧的灵魂。

虽说如此，现代意大利歌剧的旋律与旧式意大利歌剧的旋律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当然，一般而论，旧式的意大利歌剧旋律的节奏和轮廓十分明确，而现代意大利歌剧的旋律，以比较复杂的伴奏为依据，在节奏与和声的变化上更加自由；但我觉得这样说还不够，应该说它们之间的最特殊的区别在于其音乐语言之不同。旧式的意大利歌剧旋律的特征大半来自附点音符，这时第二个音必然显得短促，例如《梦游病》中的“啊，我的心充溢着快乐……”(“Ah! non giunge”)(见本书第一册)，就具有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歌剧旋律的典型特征；这首表现喜悦之情的咏叹

调是这样，表现悲哀之情的咏叹调也是这样，如《拉莫尔摩的露西雅》中的哀德迦所唱的最后一首咏叹调："你虽在我的面前飞离了人间"（"Tu che a Dio spiegasti l'ai"）；还有在同一歌剧前一幕的合唱，表现的是节日欢庆的情绪，而在爱尔薇拉和厄尔南尼唱的表现爱情的二重唱："啊，情愿即刻死去"（"Ah, morir potessi adesso"），其旋律都有类似的特征。

在罗西尼的歌剧中这种特征不如在贝里尼和多尼采蒂的歌剧中出现得多，到了威尔第，特别是到了他的最成熟时期，就常常把这种特征抛弃了。我还发现这种附点音符在一切文化发达国家的音乐中用得都很多。虽然如此，十九世纪的意大利旋律，一直到1870年为止，之所以感情洋溢，充沛动人，正是由于它们具有这种特征所致。实际上，这成为了一种惯用的成语。

现代意大利的惯用语完全不同了。它往往在关键时刻突然采用三连音来增强旋律的表现力。最好的例子就是莱翁卡瓦洛的《丑角》中内达（Nedda）用以表示爱情的动机：



现代意大利歌剧的另外一种典型的效果是采用主调以外的音而取得的。这可能是为了使旋律显得饶有情趣而不至陷于平淡。《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中图里杜（Turiddu）所唱的饮酒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玛斯卡尼

(Pietro Mascagni, 1863—1945)

皮耶特罗·玛斯卡尼，1863年12月7日生于意大利里窝那(Leghorn)城。父亲是面包师，想让他儿子学法律。可是孩子却很喜欢音乐，他偷偷地学音乐。他有一个叔叔同情他，在经济上给过他一些帮助。叔叔死后，有一个贵族赏识他的才能，把他送入米兰音乐学院学习。他在米兰音乐学院时受到彭奇埃利的教导和影响。

玛斯卡尼在米兰音乐学院学了两年之后，就开始了流浪生活。他在一些小歌剧团里当过五年指挥。这些歌剧团常常是突然解散而且不给工资的；所以他的生活一直很贫困，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盘面条。后来他在切里尼奥拉(Cerignola)城定居，在一个训练乐队人员的学校里当校长，并教授钢琴和乐理；但是在经济条件上仍然没有多大改善。

玛斯卡尼在结婚后的十分困窘的环境中写成了歌剧《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把它交给出版家松佐尼约(Sonzogno)，因为松佐尼约正在悬赏征求独幕歌剧。结果，玛斯卡尼的这部歌剧获了奖。

1890年5月17日，歌剧《乡村骑士》在罗马孔斯坦齐(Constanzi)剧院首次上演。演出进行不久，只坐满剧院半场的观众已经群情激昂到了近于歇斯底里的状态。这部歌剧的首次上演，迄今仍然是歌剧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大事之一。这部歌剧使玛斯卡尼于一夜之间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从那天以后，到处都在演它，

到处都引起同样的轰动。它不胫而走，风靡一时，被人称为“玛斯卡尼热”。

玛斯卡尼在《乡村骑士》这部情节紧凑而悲惨的歌剧中，把歌词和音乐结合得非常协调，简直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使他后来所写的几部作品显得十分逊色。玛斯卡尼写的歌剧作品是相当多的，但大多数在演出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乡村骑士
(Cavalleria Rusticana)

(独幕歌剧)

作曲：玛斯卡尼

作词：塔焦尼·托杰蒂 (Giovanni Targioni-Toggetti) 与梅纳希(G. Menasci)；根据维尔加 (Giovanni Verga)的同名小说写成。

首次上演：1890 年 5 月 17 日在罗马孔斯坦齐剧院。

人物：图里杜 (Turiddu) ——青年士兵…………男高音

阿尔菲奥(Alfio)——乡村驭车人…………男中音

洛拉 (Lola) ——驭车人的妻子…………女次高音

卢奇娅妈妈 (Mamma Lucia) ——图里杜的母亲…………女低音

桑图扎 (Santuzza) ——乡村姑娘…………女高音

村民、农民、少年儿童。

时间：现代，复活节当天

地点：西西里一乡村

《乡村骑士》原是一篇简短、精炼而紧张的短篇小说，作者是维尔加。后来改编为舞台悲剧，情节紧凑，情绪紧张；表现了恋情，背叛和报应。歌剧的成功，“脚本”起着很大的作用。这部歌剧的脚本是第一流的——是历来所见的最佳脚本之一。它给作曲家以灵感，促使他把脚本中所缺少的东西从音乐上予以补足。而歌剧《乡村骑士》之所以成功，也正是由于它在音乐上的成功。故事情节的热血贯穿在玛斯卡尼的音乐之中，玛斯卡尼的音乐虽然有些时候显得穆静，但是正因如此，却使得那些激情的呼唤更加辛辣深刻。歌剧《乡村骑士》之所以能够迄今受人欢迎，确实由于它有独到之处。它从头到尾，情绪充沛。1890年那时，玛斯卡尼二十六岁，他写这部作品是那样地得心应手，而在这以后，他虽不断努力，却再也不能这样称心如意了。

歌剧的前奏包括着故事情节中三个重要的曲调。第一个是桑图扎在绝望中唱的一段，她向图里杜申诉说，虽然他背弃了她，可是她仍然爱他、宽恕他。第二个是桑图扎和图里杜所唱的二重唱，桑图扎恳求图里杜留下和她在一起，不要跟洛拉走进教堂。第三个是一支西西里风味的咏叹调（“Siciliano”），形成前奏的组成部分，由图里杜在幕后唱出，仿佛是对洛拉唱的小夜曲；曲中唱道：“哦，洛拉，白净得象是一朵荆棘之花”（“O Lola, bianca come fior di spino”）。

在这段《西西里式的曲调》之后，幕启。这是在一个西西里乡村的广场上。一边，在背景处，是一座教堂；另外一边，是卢齐娅妈妈的酒馆和住处。这一天是复活节的早晨。农民，男男女女和孩子们在舞台上走动。教堂的钟声响了，教堂的大门敞开，人们走入教堂。大合唱唱着，人们为当天的温和的天气感到心情怡悦，后来也抒写了一些宗教信仰的虔敬心情。象是副歌一样，女

声反复唱着："橘林散发芬芳"（"Gli aranci olezzano sui verdi margini"），她们还唱着对圣母的敬爱之情："慈祥的圣母抚爱耶稣"（"La Virgine serena allietasi del Salvator"），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喜悦之情（"Tempo è si momori"）等。而男声则歌唱着对妇女的勤劳和美丽的颂赞。那些没有走进教堂的人，边唱边向远方走去，歌声也逐渐在远处消逝。

桑图扎愁眉苦脸地来到卢齐娅妈妈的住处，碰巧她那不忠的爱人的妈妈走了出来。这两个妇女之间有一段简短的对唱。桑图扎询问图里杜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母亲回答说他到弗朗科封泰(Francofonte)取酒去了。桑图扎说有人看见他昨夜还在村里呢。这位姑娘的苦恼神色引起了卢齐娅妈妈的同情，便让她到家里坐。

可是桑图扎惊慌地说："我不能迈进你家的门槛，我这最不幸的被人抛弃的人！我是被开除教籍的人啊！"

卢齐娅妈妈可能猜到了桑图扎的困境。她就问："我儿子怎么了？你要告诉我些什么呢？"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劈啪的鞭子声和丁当的马铃声。赶车的阿尔菲奥上。他后面跟着一群村民。他兴高采烈地唱着赶车人的快乐生活和他妻子洛拉的美丽可爱。村人随声附和，唱起合唱："马儿在跑"（"Il cavallo scalpita"）。

阿尔菲奥问卢齐娅妈妈手头上是否还有她那最好的老酒。她回答说都卖光了，图里杜去取货去了。

"不对，"阿尔菲奥说。"他还在本村呢，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站着呢。"

卢齐娅妈妈正要表示出大吃一惊的样子时，却立刻被桑图扎制止了。

阿尔菲奥走了。教堂里的合唱队唱着赞美诗歌："天上的女王"("Regina Coeli")；广场上的人们与之附和，同唱"阿利路亚"("Alleluja")；然后人们跪下，由桑图扎的声音带头，唱起耶稣复活的赞歌："让我们赞颂吧，天主并没有死"("Innegiamo, il Signor non 'e morto")；教堂里发出"阿利路亚"的回声；然后，众人走进教堂，只剩下卢齐娅妈妈和桑图扎。

卢齐娅妈妈问桑图扎：为什么当阿尔菲奥说到图里杜还在村中时，她要制止她说话呢。桑图扎唱道："你要知道"("Voi lo sapete")；这是全剧最动人的音乐之一，在这段唱里，桑图扎向她情人的母亲倾诉了她被背叛的历史。原来在图里杜去服兵役之前，他曾和洛拉相爱。但是洛拉等他等得不耐烦了，变了心，和阿尔菲奥结了婚。图里杜在回村之后和桑图扎相爱，然后又背叛了她；如今，他为洛拉所引诱，并利用阿尔菲奥经常不在家，又去找洛拉重续旧情了。卢齐娅妈妈很可怜桑图扎的遭遇；桑图扎乞求她到教堂去为自己祈祷。

图里杜来了，确是一个漂亮小伙子。桑图扎责怪他不该假装外出，而实际上却偷偷去和洛拉幽会。这是一段情绪很激烈的戏。但是桑图扎听到图里杜透露出如果阿尔菲奥知道他去找了洛拉，他就会有生命危险时，她害怕了；她对他唱："打我吧！骂我吧，我仍然爱你，我宽恕你"("Battami, insultami, t'amo e perdono")。

她的心情就是这样的——既很失望，却又很温情。但是从后台传出洛拉的歌声，这歌唱得悠闲自在，充分反映了她的性格：水性杨花，自私自利，此外还加上残酷无情。她唱道："洁白的百合花"("Fior di giaggiolo")。虽然是在幕后唱的，但它却通过旋律的抑扬顿挫勾划出一个卖弄风骚的轻浮女子的速写。她出于

一时冲动，竟从桑图扎身边把图里杜给偷走了。她一边嘲讽那乡村姑娘，一边走进了教堂。这个人物在舞台上只出现了几分钟，但是玛斯卡尼却让观众认识了她的为人的全部。

接着就出现了全剧中音乐最为激动的场面之一。图里杜转过身，正要跟随洛拉走进教堂。桑图扎乞求他留下；她唱道："不，不，图里杜，站住，站住，难道你要把我抛弃吗"（"No, no, Turiddu rimani, rimani, ancora-Abbandonarmi dunque tu vuoi?"）



这时出现了我们在歌剧前奏中听到过的很富于戏剧性的句子："你的桑图扎哭着向你恳求"（"La tua Santuzza piange t'implora"）。

图里杜拒绝了她。她拉住图里杜不放。图里杜挣脱了她，并把她推倒在地。当她从地上爬起时，图里杜已跟着洛拉走进了教堂。

但是报仇的时刻已近。在桑图扎还未来得及思考的时候，阿尔菲奥上场了。他在寻找洛拉。桑图扎用尽可能少的语言，用抑制感情的冷漠的声音，告诉阿尔菲奥他的妻子不忠，和图里杜勾搭上了。宣叙调简短，而在紧迫发展中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有扣人心弦的旋律总结表现，这就是这部歌剧的突出优点。

桑图扎和阿尔菲奥走开了。广场空了下来。但是在管弦乐中剧情仍在进行，因为这时管弦乐队奏起间奏曲（intermezzo）。这首著名的间奏曲用四十八小节重温着剧情发展的过去，也预示着迫在眉睫的悲剧发展的未来。这里并没有重复引用原来的主要动机；效果完全出自精练而响亮的旋律进行。这里是旋律，但却也

是戏剧。它的独特的成就也就在于此。象这首间奏曲这样受到全世界欢迎的任何严肃乐曲，无不是具有独特的成就的。



克雷别尔(Krehbiel)在其所著《歌剧故事第二册》(A Second Book of Operas) 一书中举过一椿事例，说明群众是多么喜欢听这首间奏曲。他说有一次在维也纳上演了根据这部歌剧改编的滑稽戏 (burlesque)。编剧人本以为用手摇风琴来演奏这首间奏曲一定是会引人发噱的。在未演奏这曲子以前，观众一直是大笑大闹的。但是当手摇风琴刚刚奏出这曲子的开头几个音符时，人们马上就安静下来，他们全神贯注地谛听着；曲子刚刚奏罢，就爆发出热烈的喝采声。可见，即使用手摇风琴来演奏，也无损于它对听众的魅力啊！

歌剧以后的情节，发展得很快。人们从教堂走出。图里杜情绪很高，因为他现在和洛拉在一起了，而且桑图扎也不缠在他身边责怪他了；他邀请他的伙伴们到他妈妈的酒馆里去饮酒作乐。杯中斟满了美酒；图里杜唱起一首饮酒歌：“喝吧，红酒泛起泡沫”(“Viva, il vino spumeggiante”)。

阿尔菲奥也到了。图里杜向他递酒，他拒绝了。妇女们散去，带走了洛拉。阿尔菲奥用很少的几个字向图里杜提出挑战。两人按西西里的地方习惯相抱，为了表示接受挑战，图里杜在阿尔菲奥的耳朵上咬了一口。然后阿尔菲奥向他们将要用刺刀一决胜负的地方走去。

图里杜找到他的妈妈，告诉她：他要离开家乡了，在家乡喝酒太方便了，他必须离开。如果他回不来的话，希望卢齐娅妈妈

一定象慈母一样对待桑图扎，他说："桑塔，我曾答应娶她为妻。""亲亲我吧，妈妈！再亲我一下——别了"（"bacio mamma! un altro bacio-Addio!"）。

他走了。卢齐娅妈妈茫然地走向台后。她在哭泣。桑图扎走上，两只胳膊搂住那可怜的老婆婆的脖子。人们在台上簇拥着。气氛十分压抑。远方传来人们的窃窃私语声；在远处，一个妇女在喊叫："他们把乡亲图里杜给杀死了！"

几个妇女匆匆走上，其中有一个就是原来在远处叫喊的，她反复地、声嘶力竭地叫嚷着："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同乡图里杜"（"Hanno ammazzato compare Turiddu!"）。

桑图扎晕倒在地。卢齐娅体力不支，有几个妇女搀扶着她。

这时总谱上写着："Cada rapidamente la tela"，意为："幕急落"。一出激动人心的西西里悲剧就此结束。

《乡村骑士》的上演，获得极大的成功；为继威尔第的《爱伊达》之后，无与伦比的一部意大利歌剧。当时人们希望玛斯卡尼成为威尔第的后继人；但是这希望，不用说，并未得到实现。

虽说如此，《乡村骑士》开辟了取材精练的短篇歌剧的先河，后来有不少作曲家想模仿玛斯卡尼，并希望获得同样的成功；其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是莱翁卡瓦洛的《丑角》。《丑角》和《乡村骑士》经常作为同一晚上联演的剧目。

莱翁卡瓦洛

(Ruggiero Leoncavallo, 1858—1919)

莱翁卡瓦洛，1858年3月8日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城，是一个歌剧作曲家、钢琴家，还是一个文学家。他是著名歌剧《丑角》的作曲家，曾作为钢琴演奏家作过旅行演奏，他自作歌剧脚本，并曾荣获波洛尼亚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莱翁卡瓦洛曾在那不勒斯音乐学院学习。他写的第一部歌剧：《托玛索·卡泰尔通》(“Tommaso Chatterton”)初演不成功，但于1896年重演时得到成功。他很崇拜瓦格纳，并曾亲身受到瓦格纳的鼓励。在瓦格纳的影响下，他把一套名为《黄昏》(“Crepusculum”)的三部剧：1. 梅迪奇家族(I Medici)，2. 萨沃娜萝拉(Gerolamo Savonarola)，3. 博尔吉娅(Cesare Borgia)配为乐剧。出版商里科尔第(Ricordi)取得第一部的上演权，但还未来得及作上演的准备，莱翁卡瓦洛就又去旅行演奏了；他同时还任歌剧演员的艺术指导，例如他住在巴黎的几年中曾指导过歌唱家毛雷尔(Maurel)。他们二人间的友谊曾产生了意外的收获。莱翁卡瓦洛一方面看到《梅迪奇家族》上演无望，同时又看到《乡村骑士》那么受欢迎，他就自己作词并作曲，写成了歌剧《丑角》，然后把它给与里科尔第竞争的另外一家出版商——松佐尼约。松佐尼约读了歌剧脚本之后，马上就把这部歌剧接受下来；歌唱家毛雷尔不仅表示支持这部歌剧，而且自愿创造剧中的托尼奥一角；1892年第一次扮演这个角色的就是毛雷尔。1893年在米兰拉斯

卡拉歌剧院上演了莱翁卡瓦洛的《梅迪奇家族》，但不成功。莱翁卡瓦洛后来写的几部歌剧都不很成功，现在人们提起他，立刻想到的是他的杰作《丑角》；他和玛斯卡尼在这一点上也很相像：他们都可以称为以一部歌剧著名的作曲家。

丑　　角
("I Pagliacci")

（二幕歌剧）

作曲：莱翁卡瓦洛

作词：莱翁卡瓦洛

首次上演：1892年5月17日，在米兰韦尔梅剧院(Teatro dal Verme)。

人物：卡尼奥(Canio)（在戏中戏里扮演"帕利亚奇奥"）——流浪剧团的领班人……………………男高音

内达(Nedda)（戏中戏里扮演"科娱"）——卡尼奥的妻子……………………………………女高音

托尼奥(Tonio)（戏中戏里扮演"塔德奥"）——一个丑角……………………………………男中音

贝佩(Beppe)（戏中戏里扮演"阿尔莱昆"）…………………………………………………男高音

西尔维奥(Silvio)——一村人………………男中音

众村人。

地点：意大利卡拉布里亚(Calabria)区的蒙塔尔托村镇

时间：大约1865年—1870年，圣母升天节

歌剧以序幕开始。先由管弦乐队演奏一段引子，然后托尼奥从幕后探出头来，问道："可以吗？女士和先生们"（"Si può? Signore e Signori"）；然后走出，唱起来。序幕通过歌剧后来进行中将听到的乐句预演——或至少提示了全剧的情节；在这里可以听到：剧团准备演出的嘈杂声；卡尼奥的诉苦：他虽然内心很痛苦，却不得不在观众面前强颜欢笑；内达和西尔维奥之间谈情说爱的部分音乐；间奏曲的主题，托尼奥以宽阔的旋律唱着："你们也许看着我们的打扮可笑"（"E voi piuttosto che le notsre povere gabbane"）。



这个序幕虽然原是一个古老的形式，可是在莱翁卡瓦洛却是一个大胆的笔法，而从效果上看，是很成功的。它不但在歌剧中是很有效果的篇章，而且已成为音乐会的优秀节目。歌唱家毛雷尔要不是看中了这个序幕，也许还不会自愿到米兰去扮演托尼奥这个角色呢。

第一幕：卡拉布里亚区蒙塔尔托村镇的边界上。人们在庆祝圣母升天节。背景处是流浪剧团的帐篷。流浪艺人有：卡尼奥、内达、托尼奥和贝佩；他们都各自穿着自己扮演的角色的服装，正在游行穿过村镇。

一开始的合唱："他们来了"（"Son qua"），表现出村人欢迎流浪剧团艺人们的朴素喜悦之情。可以听到一面鼓在敲着，一支小号在吹着。艺人们在村中走了一圈，回到了他们的帐蓬里。贝佩穿着一身阿尔莱昆（Harlequin）的戏装上，牵着一头驴子，驴子拖着一辆油着彩漆的车子，车内斜身坐着内达；在内达后面站

着身穿帕利亚奇奥戏装的卡尼奥，他敲着大鼓，吹着小号。托尼奥，做塔德奥小丑打扮，尾随在后面。这确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热闹场面呢。

男人、女人和少年儿童们时分时合地唱着，凑成一个合唱。唱到高音时反复表示对剧团领班卡尼奥的热烈欢迎，显然，剧团来到村上，大家特别高兴，简直把他们的演出看做是节日的高潮。

卡尼奥对众人宣称，到晚上七点钟戏就开演；到时他们将会看到可怜的帕利亚奇奥的苦恼，以及他如何在小丑那个坏家伙的身上报了仇。剧里将有爱与恨的奇妙结合。

众人因为就要看到艺人们在台上演出，又高兴得喝起采来。

托尼奥走向前去，正要把内达扶下驴车，却被卡尼奥打了一记耳光；卡尼奥自己把内达抱下车来。托尼奥受到一群妇女和儿童的嘲笑；他愤怒地向那群孩子们挥动着拳头，嘟嘟囔囔地说，卡尼奥这么干，终究要得到报应的。贝佩把驴子和车子牵去，回来了，气愤地把他的鞭子扔在帐篷前面。一个村里人邀卡尼奥到小酒馆喝酒。贝佩也跟他一道去。卡尼奥叫托尼奥，问他去不去？托尼奥说他不能去，因为他要照顾驴子。一个村里人说托尼奥留下来是要和内达谈情说爱哩。卡尼奥听了这幽默的俏皮话，心中感到厌恶。他说：在戏里，当他干扰托尼奥的恋爱时，他使自己遭受毒打；但在实际生活中，谁要胆敢夺取内达对他的爱情，就让他提防着吧。他这种话引起了人们的议论。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内达在旁白中问道。

“你一定不会怀疑她吧？”有些村里人问卡尼奥。卡尼奥辩解说：当然不会的，他吻了内达的前额。

就在这时，邻村的风笛手来了。这伙音乐家们，后面尾随着

邻村的人，也来参加节日的庆祝活动来了。众人一齐对他们表示欢迎；村里的人，除少数在等候卡尼奥和贝佩，都向村中走去。教堂里的钟声响起，村人唱起优美的合唱：“叮，咚，晚祷钟响”（“Din, don-suona vespero”）。卡尼奥向内达告别，然后同贝佩向村里走去。

剩下内达单独一人。卡尼奥的言语和态度使她恼火。“他盯着看我，样子多么凶狠！——天啊，他别是真地在怀疑我吧！”但是鸟儿在歌唱，她妈妈原是懂得鸟语的。她回想起她的童年，唱着：“哦，天使般的飞翔”（“Oh! che volo d'augeli”），然后接唱轻快的小曲（ballatella）：“在天空上自由鸣唱”（“Stridono lassù, liberamente”）。

托尼奥从戏台后面走出。他向内达表示强烈的爱意。可是这个小丑越是表示热情，她就越是嘲弄他，使他越发气愤。他想要强行搂抱并亲吻她。她躲闪脱身，看到贝佩扔在地上的皮鞭，捡了起来，向托尼奥的脸上抽去。托尼奥愤怒已极，临离开时，他威吓她说一定要狠狠地向她报仇。

一个男人靠墙站着。他低声叫道：“内达！”

“西尔维奥！”她叫了起来。“在这般时候来找我……你真疯了！”

西尔维奥告诉内达：他们此刻相会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他刚刚看见过卡尼奥，卡尼奥正在酒馆里喝酒呢。可是内达提醒他，如果他早来几分钟，他就会被托尼奥发现的。西尔维奥觉得一个小丑又有什么可怕；内达的话使他发笑。

西尔维奥爱上了内达，他从她得到了爱的诺言；她将在当晚演完戏后背弃丈夫，和他私奔。起初她不答应，倒并不是出于什么道德上的考虑，只是由于害怕。经过一番劝说，她终于同意

了。在这一场面的高潮，他们唱了一首热烈的爱情二重唱："这就是你教给我的爱情的魔术"("E allor perchè, di tu m'hai stregato")。一对情人约好演完戏以后相会，然后逃走。

满怀嫉妒和仇恨的托尼奥无意中听见了他们的话，就急忙跑到酒馆把卡尼奥叫回。他回来的正是时候，刚好听到内达在叫西尔维奥，西尔维奥正在爬墙，她喊着说："今天晚上见，我永远是属于你的。"

卡尼奥拔出匕首，追到那男人面前把他拦住，内达正同他在一起。内达站在卡尼奥和墙之间；但是卡尼奥猛然把她推开，跳上了墙，去追那男人。"现在但望上天保佑他吧"，内达无可奈何地为她的情人祈祷着，而托尼奥却在一旁咯咯地笑着。

那男人跑得太快了，卡尼奥没有追到他；他独自回来了。

"他叫什么名字？"卡尼奥追问内达——因为他还不知道她的情人是谁呢。内达不肯说。西尔维奥安然无恙了！她还在乎什么呢？卡尼奥向她冲去，要把她杀死。托尼奥和贝佩把他拦住了。托尼奥小声劝他忍耐一时，等待时机；内达的情人肯定是会来看戏的，到时候只要她的眼睛一动，就会暴露她的情人，卡尼奥就可以报仇雪恨了。卡尼奥认为托尼奥的计策很好。这时内达已经逃到戏场里了。

该是准备演出的时候了。贝佩和托尼奥都去了。

卡尼奥内心的痛苦，通过他所唱的现代意大利歌剧中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得到充分的表达；他唱着："Vesti la giubba"("穿上戏装")，还有那悲惨的"Ridi Pagliaccio"("笑吧，丑角")；他走进了帐篷。这就是那古老的动人故事：身为小丑就必须笑，而且必须逗别人笑，但他的内心，却心伤欲碎。



第二幕：布景同前。托尼奥带着他的大鼓站在剧场的左角。贝佩为观众摆凳子。托尼奥敲起鼓来，观众开始聚集。西尔维奥来到，向亲友点头致意。内达穿着科隆嫔(Columbine)的戏装，拿着盘子收钱。当她走到西尔维奥身边时，叫他当心，然后走了一圈，和贝佩一同走进剧场。欢快的合唱催着快点开演。大部分的妇女都入了座；另外一些则和男人们站在一个斜坡上。

一阵响亮的铃声。戏篷子的幕揭开了。这是一出哑剧，戏台上的取景是一间小屋，两边各有一门，背面有一扇可以开关的窗户。内达扮演科隆嫔，有所期待地，焦急地走来走去。她的丈夫——帕利亚奇奥出门了，要到早上才回来。塔德奥上街买菜去了。她在等候她的情夫阿尔莱昆。这时音乐奏着一首精巧的小步舞曲(minuet)。

屋外响起六弦琴声。科隆嫔急忙跑到窗口。阿尔莱昆在窗外对他的科隆嫔唱着优美的小夜曲："哦，科隆嫔，我在你身边"("O Colombine, il tenero")。

歌声停了，她走回到戏台前，坐下来，背朝着门；托尼奥扮演塔德奥走进门来，手上提着菜篮子。他拚命向科隆嫔表示爱意；这引起了她的厌恶，她走到窗前，打开窗子，作了一个信号。贝佩饰阿尔莱昆从窗口爬了进来。他完全不把塔德奥看在眼里，他揪住他的耳朵，把他送出门外，还附带踢了他几脚。音乐一直奏着小步舞曲。观众看着戏都很开心。

阿尔莱昆带来一瓶酒，还有一小瓶安眠药。这安眠药是科隆嫔给她丈夫预备的，为的是一有时机，她就趁她丈夫在睡梦中的

时候和情夫一起逃走。二人情意正浓，塔德奥突然闯入，报告科隆嫔的丈夫——帕利亚奇奥来了。他在怀疑他的妻子，满怀愤怒地跺着脚走来。阿尔莱昆教唆科隆嫔说："我的爱人啊，把安眠药放到酒里去吧！"，说罢匆匆从窗口爬出。

科隆嫔在后面叫着阿尔莱昆，就在这当儿，扮演帕利亚奇奥的卡尼奥出现在门口。"今天晚上见，我是永远属于你的！"——和卡尼奥几个钟头以前听见他妻子和她的情夫所说的话一模一样，一字不差。

科隆嫔对帕利亚奇奥的诘问故意回避，反而说他回来得太早了，说他一定是在外边喝多了酒。说她独自在家，除了那无害的塔德奥，谁也不曾来过——这时塔德奥已提高警惕躲到厕所里去了。塔德奥从隔壁向帕利亚奇奥进行劝说，说他妻子是个忠诚老实的人，她是永远不会欺骗她的丈夫的。观众中泛起一阵笑声。

但是，如今是卡尼奥——而不是帕利亚奇奥——向内达——而不是向科隆嫔——大声威胁地追问了："他叫什么名字！"

"帕利亚奇奥！帕利亚奇奥！"内达极力辩解，仍然力图演戏。"不对！"她的丈夫喊道；他唱了一段和前面提到过的"笑吧，丑角"一样富于戏剧性的曲子；他唱道："我已不是什么帕利亚奇奥了！我又重新是一个人了，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人了！"观众们大家都以为他这样激动，演技确实不错哩；唯独有一个人显得神魂不定——那就是西尔维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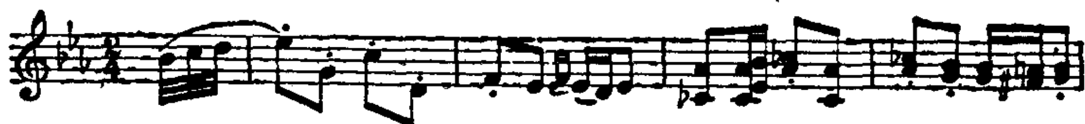
"我曾经是爱你的，"卡尼奥最后说，"但是现在我恨你，我卑视你。"

"如果你怀疑我，"内达争辩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离开你呢？"

"让你去找你的情人去吗？——说吧，他叫什么名字！"

内达仍在挣扎，力图作戏，力图扭转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她

装做还是在演着科隆娱，唱着一曲俏皮的嘉禾舞曲，“没有想到你这样残忍”(“Suvvia, cosi terribile”)。



她唱完后，笑了起来；但是她一发现卡尼奥怒目相视，并从桌上拿起了一把刀，她就楞住了。

“他叫什么名字?”

“不!”——她自己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只求保住她的情夫。

观众开始怀疑这已不是在演戏了。妇女们吓得纷纷后退，凳子翻倒。西尔维奥想从人群中挤出跑到戏台上去。

内达仓皇向观众中逃窜。卡尼奥追上前去，一把把她抓住。

“来吧——再来一下!”(他向她背上刺去。)“在垂死挣扎中你会说出他的名字来的”(“Di morte negli spasimi lo dirai”)。

“救命啊……西尔维奥!”

“内达!”观众里有一个人在喊。一个男人刚刚走到她倒地死去的地点附近，卡尼奥猛地向他扑来，刀光闪处，西尔维奥亦倒毙于内达的身旁。

“耶稣玛丽亚!”妇女们尖声喊叫着；管弦乐队如泣如诉地奏着：“笑吧，丑角!”。卡尼奥呆若木鸡地站着。刀子从他手中落下：

“La commedia è finita”(“喜剧至此告终”)。

普 契 尼

(Giacomo Puccini, 1858—1924)

普契尼，1858年6月22日生于意大利卢卡（Lucca）城；最初在其故乡从安杰洛尼（Angeloni）私人学习音乐，后来考入米兰皇家音乐学院，受教于彭奇埃利。彭奇埃利是写过歌剧《歌女》（"La Gioconda"）的作曲家，他对现代意大利歌剧，无论通过教学或创作，都起过比任何其他人更为重大的影响。

普契尼本人，一般公认是今日意大利歌剧界最重要的人物；如果说威尔第有后继人的话，那么就该数普契尼了。因为玛斯卡尼和莱翁卡瓦洛虽然都写了一部轰动一时的成功的短篇歌剧，但他们却都未能创造出三幕或四幕能使观众的兴趣贯彻始终的歌剧。而普契尼的四部巨著至今却仍在世界歌剧舞台上经常演出。这四部歌剧是：《曼侬》（Manon Lescaut, 1870），《绣花女》（La Bohème, 1896），《托斯卡》（Tosca, 1900）和《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 1904）。

曼　　侬

(Manon Lescaut)

(四幕歌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普契尼；根据普雷沃(Prévost)的同名小说写成。

首次上演：1893年2月1日，在都灵。

人物：曼侬(Manon Lescaut)……………………女高音

列斯科(Lescaut)——国王卫队军官………男中音

骑士德·格里厄(Des Grieux)……………男高音

吉龙特(Geronte de Ravoir)——财政大臣……
……………………………………………………男低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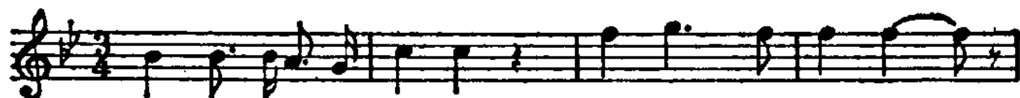
爱德蒙(Edmund)——学生………………男高音

时间：十八世纪下半叶

地点：亚眠(Amiens)，巴黎，勒阿弗尔(Havre)，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第一幕：亚眠一家旅馆的前面。爱德蒙独唱，配着学生们和少女们的合唱。列斯科，吉龙特和曼侬乘着一辆驿车到来。列斯科本来准备把他妹妹送进修道院完成她的学业；但是当他发现富豪吉龙特对他妹妹很有好感时，他就自甘退让，一任那好色的老头子和店主合谋诱拐他的妹妹了。但是，德·格里厄已经看上了曼侬，他盛赞她的美貌，唱道："我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姑娘"

("Donna non vidi mai simile a questa"):



曼侬对德·格里厄也是一见锺情；两人相约会晤，共唱情歌二重唱。曼侬唱道："看吧！我将坚守誓言"("Vedete! Io son fedele alla parola mia")。爱德蒙窃听到吉龙特诱拐曼侬的阴谋，告诉了德·格里厄；德·格里厄和曼侬抢先登上吉龙特雇好的车子轻而易举地偕逃了。这时列斯科还在同一帮学生饮酒作乐。他说德·格里厄是个穷小子，而曼侬一向爱好奢华，他不久就会劝她抛弃她的情人去找富豪财政大臣的。

事情果然是这样，在第二幕中，曼侬已经在巴黎住进了吉龙特家的一座豪华的房子里。列斯科夸耀他自己和曼侬的阔情人做了一笔好生意；可是曼侬却在对他诉苦："那薄薄的窗帘"("in quelle trine morbide")，"我那可怜的小屋，就在面前"("O mia dimora umile, tu mi ritorni innanzi")。她为了寻求富裕豪华的生活离开了德·格里厄。现在好了，她享受到了荣华富贵，她问列斯科："你看，这件衣服我穿着多么合适？"——虽说是这样，她却仍然对她那漂亮而又年轻的情人念念不忘呢。

吉龙特特地派来歌手，为她唱歌，供她娱乐。歌手们唱了一首牧歌(madrigal)，歌中唱道："哦，克罗丽，你在山巅游荡"("Sulla vetta tu del monte erri, O Clori")。



然后走进来一位舞蹈教师。曼侬，列斯科，吉龙特和随同吉龙特到来的一帮年老的好色之徒及教士们开始学着跳小步舞：



列斯科匆匆离去，告诉德·格里厄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曼侬；德·格里厄已从赌博中赢得大量金钱。舞蹈课结束后，众人散去，曼侬的情人出现在她的面前。他起初责备她，但不久就被她那美貌所征服。他们唱了一首热情洋溢的爱情二重唱："来啊！用你的双臂紧紧搂住曼侬，她爱你"（"Vieni! Colle tue braccia stringi Manon che t'ama"）。

吉龙特走来，吓了他们一跳，他假装赞许他们相爱，实际上他派人去找警察了。列斯科催他们赶紧逃走。可是曼侬对于吉龙特给他安排下的奢华生活恋恋不舍，她坚持要把她的珠宝收集起来一起带走。这一耽搁误了大事，警察来了。吉龙特控告她是个行为放荡的女人，她被逮捕了。

曼侬被判处流放，和另外一些行为不轨的女人一起被流放到当时为法国占领的美洲路易斯安那。乐队奏了一段间奏曲，还有脚本中根据普雷沃原著中摘录的一段话，表现曼侬去哈弗尔港登船的情节。间奏曲的主题是这样的：



第三幕：哈弗尔港附近一广场。德·格里厄和列斯科试图让曼侬逃离樊笼，但未成功。广场上一片骚乱；监吏点着登船流放的妇女的名字，当她们站出来的时候，周围的人们对她们评头论足地议论着。德·格里厄向船长苦苦哀求，只要船长允许他和曼侬同去，他情愿在船上干任何工作。

第四幕："在新奥尔良边境上一片广阔的平原。地面荒瘠而

起伏，一望无际，天空阴惨。夜幕垂降。"脚本上这样写着。音乐是德·格里厄和曼侬之间历时很长的、悲哀沉痛的二重唱。曼侬身心疲惫而死。德·格里厄倒在她的身边，气绝而亡。

绣 花 女
(La Bohème)

(四幕歌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贾科萨 (Giuseppe Giacosa) 和伊利卡 (Luigi Illica)；根据米尔热(Henri Murger)的小说《放荡儿的生涯》(La Vie de Bohème)写成。

首次上演：1896年2月1日，在都灵皇家剧院 (Teatro Reggio)。

人物：罗多尔夫(Rodolfo)——诗人……………………男高音
马赛尔 (Marcel)——画家……………………男中音
科利内 (Colline)——哲学家……………………男低音
舒奥纳尔(Schaunard)——音乐家…………男中音
伯努瓦 (Benoit) ——旅店主人………………男低音
阿尔森多罗 (Alcindoro) ——官吏，米瑟塔的追求者 ………………………………………………男低音
帕皮诺尔 (Papignol) ——行商，卖玩具者………………………………………………………男高音
税卡官吏…………………………………………男低音
米瑟塔(Musetta)——青年女工………………女高音

咪咪(Mimi)——绣花女……………………女高音

学生，劳动女青年，市民，商店主，街道叫卖商，士兵，侍者，男女少年等等。

时间：大约1830年

地点：巴黎拉丁区

很多人认为《绣花女》是普契尼的最优秀作品。但是，它和《托斯卡》及《蝴蝶夫人》之间，是很难分高下的。每部歌剧的题材都处理得非常成功。而《绣花女》的故事则取材于拉丁区——巴黎的大学生区，在那里发生着悲欢离合，可歌可泣的故事。作家和作曲家写琐碎的热烈情绪者多于写淡雅的喜剧者。这后者是一种突出的才能，在《绣花女》这部歌剧里，这种才能在许多地方表现了出来。这里时而闪烁着欢快之情，时而抒发着深挚之爱，时而又着重表达出沮丧失望之怀。

第一幕：巴黎拉丁区的一间阁楼；住在这里的是四个朝夕相处的青年：诗人罗道尔夫、画家马赛尔、哲学家科利内、音乐家舒奥纳尔。他们乐观地同饥饿作斗争；而且当他们那间破房子的主人来要房租时，他们就把他奚落一阵，送出房门。

幕启时罗道尔夫正坐在桌前写字，马赛尔则在绘画，画着一张《红海航路》。马赛尔说因为屋里的炉中无火，虽画的是红海，但实则很冷。

他们二人同唱："这红海"（"Questo mar rosso"）；这时罗道尔夫说他愿意牺牲他的悲剧手稿，把它填进炉膛。说着他们就把手稿第一幕撕掉，放进火炉，点燃起来。科利内提着一捆书回来了，他本想拿去典当，但没有成功。悲剧的另外一幕又被送进火炉。他们烤着火，可是肚子还饿着哩。

但是很快就得救了。两个少年走进了屋子。他们带来了食物和燃料；接着舒奥纳尔也回来了，他把钱扔在桌子上。两个少年走了。舒奥纳尔一直想给他的伙伴们讲他是怎样受雇于一个怪脾气的英国人的滑稽经过，可是谁也不去听他。他们有了食物和燃料，还有一些余钱可以用上几天，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忙着往炉子里添柴，收拾成包的食品，热热闹闹，还有谁去听他讲故事呢？

罗道尔夫把房门锁起。然后都围着桌子斟酒。正是圣诞前夜。舒奥纳尔提议他们干杯之后就到他们常去的莫米斯咖啡馆(Café Momus)去吃晚饭。大家都同意。这时有人敲门。原来是贝诺阿——他们的房主人，是来收房租的。他们把他让进了屋，请他一同饮酒。贝诺阿一看桌上有钱，他就放心了。他加入了他们的聚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他的话就多起来了。他夸口自己在外面不三不四地搞女人。四位青年朋友听了立刻作愤怒状。怎么！一个结了婚的男人竟然干这种下流勾当！他们把他抓住，提了起来，扔出门外，把门锁了起来。

桌上的钱是舒奥纳尔挣来的，但是按照他们的习惯，大家把它平均分配了。现在，该到莫米斯咖啡馆去了；大家先走，罗道尔夫迟走一步，因为他还要为《海狸》日报赶写一篇文章。他站在台阶口，手持蜡烛，为他那些东倒西歪地走下楼梯的朋友们照亮。

这些戏剧情节，本来不大可能配制什么大段的旋律，但这里的音乐并不枯燥乏味。音乐一直都很欢快、明朗，和住在阁楼里的四位房客的开朗乐观的心情十分相称。

罗道尔夫回到房里，把门关好。在桌上清理出一块空地，备好纸和笔，坐下来动笔写文章。思路来得很慢。而且，就在这时，又听到有人在轻轻地敲门。

“谁啊？”他问。

答话的是一个妇女的声音，她犹豫地说：“对不起，我的蜡烛灭了。”

罗道尔夫跑到门前，把门开开。在门口站着一位娇柔俊秀的年轻妇女。她一手拿着一支熄灭了的蜡烛，另一手拿着一把钥匙。罗道尔夫叫她进屋，她走进了门槛。一个举止温柔的女人从此走进了青年们的生活圈子。

她用他的蜡烛点燃了自己的蜡烛，但她刚刚要走，一阵风又把她的蜡烛吹灭。当罗道尔夫急忙去再次把它点燃时，他自己的蜡烛也被吹灭了。屋内一片漆黑，只有那越过覆盖着白雪的巴黎屋顶的一缕月光，悄悄射进阁楼的顶窗。咪咪惊叹丢失了她自己屋门的钥匙。他们一同在黑暗中寻找。罗道尔夫找到了它，却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他顺着咪咪的声音向她走近。当她弯下腰来时，他的手碰到了她的手。他把她的手握住。

“多么冰冷的小手啊”（“Che gelida manina”），罗道尔夫亲切温柔地说，“让我把它暖和过来吧。”接着罗道尔夫就向咪咪作了自我介绍，他高傲地宣称：“我是一位诗人”（“son un poeta”），并雄辩地表白了自己的梦想和幻想。然后是咪咪唱的一段优美的咏叹调：“人们叫我咪咪”（“mi chiamano Mimi”）；在这首曲子里她叙说自己以刺绣为生，正是她所刺绣的花朵把她从她的小屋子里带到了广阔的田野间。咏叹调的开始是这样的：



她身体脆弱，可以看出是早期肺痨所致；但正是因为如此，

罗道尔夫越发觉得她可爱。

他的朋友们在下面街上喊他了。咪咪听到有人喊叫，走近窗口。月光照在她身上，她在罗道尔夫眼中更加可爱了。他唱着："呵，美丽的姑娘"（"O，Suave fanciulla"），把她抱在怀里。这是一首爱情二重唱的开始；这首二重唱，虽然是在一间阁楼上唱的，但它热情洋溢，完全胜似其他歌剧中在宫殿的走廊上或在古老的森林河畔、月光之下所唱的爱情二重唱。它的主题在这一幕的早些时候曾预现过：



在整个歌剧中，作曲家曾数次引用这一主题，每次都是和咪咪相联系的；特别是在最后一幕，它的再现，尤其动人。

第二幕：几条路的交叉口，形成一个广场，各种商店，还有莫米斯咖啡馆。正是圣诞前夜，这里很热闹、拥挤。离这里稍远处是罗道尔夫和咪咪。科利内靠近一家衣服店站着。舒奥纳尔和一个锡匠为了一支圆号正在讲着价钱。马赛尔跟在人群中冲撞了他的姑娘们打趣。

街上的小贩叫卖着他们的商品；市民，大学生和女工姑娘们来来往往，彼此招呼着；坐在咖啡馆里的人订叫着食品和饮料，熙熙攘攘，煞是热闹；音乐中的描绘采用了小段的合唱和零碎的宣叙调，同时有管弦乐的伴奏贯串着整个这一场戏；它就象是一条多种颜色的线，把这些形形色色不同类型的景物系在一起。

罗道尔夫和咪咪走进一家帽店。外边仍然很热闹。当一对情人走出帽店时，咪咪的头上已戴上一顶新帽，帽沿上插着几朵玫瑰花。她在四处张望。

“怎么回事?”罗道尔夫怀疑地问道。

“你嫉妒了吗?”咪咪问。

“堕入情网的人总是要嫉妒的。”

罗道尔夫的朋友们在咖啡馆外面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罗道尔夫和咪咪走上前去，他把咪咪介绍给他的伙伴们，并说有了她，他们的班子就齐全了，因为他扮演的是“诗人，而她就是缪斯女神的化身。”

玩具行商帕皮诺尔走过广场，后面跟着一大帮孩子，孩子的妈妈们极力管教他们。玩具商叫卖着，走远了。四个放荡不羁的青年，加上一个咪咪，向侍者订酒和菜。

女店员们眺望街头，看着一个走向前来的人，惊叹道：

“是米瑟塔啊！我的天啊，她可真漂亮啊！——一个糟老头子跟她在一起呢。”

米瑟塔和马赛尔曾经恋爱，吵架，分手。她现在勾搭上了一个年老但富有的贵族出身的阿尔森多罗；这老头子紧追着米瑟塔来到广场，几乎喘不过气来。

米瑟塔和马赛尔虽然故意装做互不相干的样子，但显然实际上并非如此。米瑟塔唱起一首潇洒的圆舞曲：“当我在大街上游逛时”(“Quando me'n vo' soletta per la via”)。这首曲子是全剧中最著名的曲子之一。米瑟塔是故意唱给马赛尔听的；在不致引起她那老情夫怀疑的情况下，她对马赛尔表示了她还在爱着他。



她假装鞋子太紧，挤痛了脚，叫那可笑的老头子阿尔森多罗给

她脱下来，并拿着鞋去找鞋匠修理。他走后，她就和马赛尔相互拥抱，她同五个朋友坐在一起，把阿尔森多罗叫的菜肴和他们叫的合在一起了。

远方传来军队的归队号声。广场上一阵混乱。一个侍者把青年们的账单开来。舒奥纳尔找不到他的钱包了，十分地尴尬；米瑟塔救了他。她对侍者说："把两张账单加在一起吧。跟我一道来的那位老爷一起付给你。"

巡逻队上，前面一个队长敲着鼓。米瑟塔没有鞋穿，走不了；于是由马赛尔和科利内把她举起，扛在他们的肩膀上，在人群中挤过。人们得知这种有趣的情况，向米瑟塔欢呼；一会儿，看到阿尔森多罗傻头傻脑地提着一双女鞋从鞋店里回来，又响起了一阵取笑声；因为他那心爱的小鸟早已和那帮拉丁区的小伙子们远走高飞了，而他留下来则刚好替他们付账。

第三幕：在奥尔良大路上，通向巴黎的城门。门前有一税卡。左方有一家旅店，旅店的招牌是马赛尔画的那张《红海》。几棵梧桐树。正值二月天。地上有雪。黎明时分。清洁工、挤奶女工、汽车司机、带着农产品的农民都在等着进城。税吏们困倦地围坐在一个火盆旁。从旅店中传出嬉笑声。不久城门大开，人们纷纷走进了城。所有这些，在音乐中都有生动的描绘。

从通向拉丁区的一条路上咪咪走进了这个小广场。她面色苍白，形容憔悴，身体更加瘦弱了。一阵咳嗽发作起来，她站立不稳，依在一棵枯干的梧桐树旁。

她托人把马赛尔从旅馆里叫了出来。马赛尔告诉她画广告招牌比画画更能赚钱；米瑟塔在教音乐；罗道尔夫和他们在一起；咪咪愿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呢？咪咪哭了，她说罗道尔夫嫉妒她，看来他们不必在一起了。这时罗道尔夫在旅馆里找不到马赛尔，

便出来找他。咪咪躲在一棵树后，她听到罗道尔夫对他朋友说，因为他们俩常常吵架，他预备把她放弃了。他唱道：“咪咪是一个荡妇”（“Mimi è una civetta”）。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暴露了藏在树后的咪咪。罗道尔夫和咪咪决定分手了——不是满怀气愤地，而是不胜惋惜地分手了。咪咪唱道：“别了，全无恨意”（“Addio, senza rancore”）：



这时马赛尔转回到旅馆中，碰见米瑟塔在同一个陌生人挑情。引起一场吵闹，马赛尔和她吵到了街上。这时构成了一首四重唱：罗道尔夫和咪咪唱着：“别了，早晨从美梦中醒来”（“Addio, dolce svegliare”） 而马赛尔和米瑟塔则彼此相骂。两个妇女性格之不同——咪咪温柔而多愁，米瑟塔泼辣而好辩——以及她们对两个男人所起的影响，作曲家都做了美妙的刻划。两种完全不同的决裂：马赛尔和米瑟塔分别时彼此互骂：“吸血鬼！”，“癞蛤蟆！”；而瘦弱的咪咪却唱着：“咳！但愿我们的寒冬之夜永远继续，”她和罗道尔夫一同唱着：“玫瑰盛开之季却是我们分离之时。”

第四幕：四个年轻人所住的阁楼。罗道尔夫在想念咪咪，她竟杳无音信；马赛尔在想念米瑟塔，她离开他之后，正在和她的一个阔老厮混。当罗道尔夫看到他在圣诞前夕给咪咪买的粉红小帽时，唱道：“咳，咪咪，你一去不复返了”（“Ah, Mimi, tu piu non tornai”）。舒奥纳尔把一瓶水塞进科利内的帽子，好象那帽子可以冰镇香槟酒似的。四个朋友在屋里开玩笑，借以忘掉生活的

贫困。闹得正热闹时，屋门开了，米瑟塔走了进来。她报信说咪咪病危，她的临终请求就是要搬回到这间小屋里来，因为在这儿，她和罗道尔夫在一起曾是那末幸福。罗道尔夫听了急忙去接她，他搀着她那瘦弱的身躯，轻轻把她安放在那张帆布床上。

咪咪咳嗽得很厉害；她的两手冰冷。罗道尔夫把它们拿在手中捂着，暖着。米瑟塔把她的耳环递给马赛尔，叫他赶紧拿去卖掉，然后为那垂死的姑娘买些补药。没有咖啡，没有酒。科利内脱下自己的外套，唱了一首《大衣之歌》，拿去出卖，以便添补一些食物。米瑟塔跑出去为咪咪找一付暖手筒，她的手还是那么冷呢。

罗道尔夫现在和那奄奄一息的姑娘单独在一起了。可惜他们的爱情恢复得太迟了，在这悲惨的时刻，音乐表现得既深刻又细致。在第一幕中听到过的“多么冰冷的小手呵”和“人们叫我咪咪”，在这里再次出现，这是伤心的回忆。

咪咪低声追忆着他们最初相爱的情景：“你还记得”（“Te lo rammenti”）：



米瑟塔和其他人都回来了。他们都想为病危的姑娘做些事，这深情厚谊，在音乐中有着细致的表现。他们先于罗道尔夫知道咪咪的病是无可挽救的了。当罗道尔夫从他们脸上的神色中终于明白了实情后，他大声喊叫："咪咪！咪咪！"啜泣着倒在她已僵死的身上。米瑟塔跪在床头哭泣；舒奥纳尔颓然倒在一个沙发椅中；科利内为突然来临的灾难木然呆立；马赛尔隐忍着内心的悲痛把脸转了过去。

托　斯　卡
(Tosca)

(三幕歌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伊利卡和贾科萨；根据法国剧作家萨尔杜（Sardou）的同名剧本写成。

首次上演：1900年1月14日在罗马孔斯坦齐剧院。

人物：托斯卡(Floria Tosca)——著名歌唱家 …女高音
　　玛里奥·卡瓦拉多西(Mario Cavaradossi)
　　　——画家 ……………………………………男高音
　　斯卡尔皮亚男爵(Baron Scarpia)—警长…男中音
　　安杰洛蒂(Cesare Angelotti)—政治犯……男低音
　　教堂司事 ……………………………………男中音
　　斯波莱塔(Spoletta)——警察密探……… 男高音
　　夏罗内(Sciarrone)——宪兵 ………………男低音
　　监狱看守 ……………………………………男低音

牧童……………………………………………女低音

罗贝尔蒂(Roberti)——刽子手；大主教，法官，
文书，官吏，军曹，士兵，密探，贵妇
人，贵族，市民，工匠等。

时间：1800年6月

地点：罗马

歌剧《托斯卡》的引子是三个和弦的最强音（fff，tutta forza)，它表现着斯卡尔皮亚的阴险毒辣的性格。

第一幕：圣·安德烈(Sant Andrea della Valle)教堂。右方是阿塔万蒂(Attavanti)祈祷所；左方是一座高台。

安杰洛蒂上。他刚从监狱里逃出，在寻觅藏处。环视周围，看到圆柱神龛，上有圣母雕像，下有盛着圣水的容器。他在神像脚下找到一把钥匙，用它打开阿塔万蒂祈祷所的门，走了进去。教堂司事上，他手执一把洗好了的画笔；当他发现画家卡瓦拉多西不在时，显然有些惊奇。他察看了一下画架旁的篮子，发现里面装的饭菜原样未动；他断定方才仿佛看见画家进来，其实是弄错了。

奉告祈祷（Angelus）的钟声响了。教堂司事跪了下来。卡瓦拉多西走进。他揭开一幅画——画的是一幅玛丽·玛达伦，(Mary Magdalen）的神像：蓝蓝的大眼睛，金色的长发。教堂司事看出这分明画的是近来经常来做礼拜的一位贵妇人。这位好心肠的人认为这简直是渎亵神明、心中颇为不满。可是卡瓦拉多西心中萦绕的却是另外的一些事。他拿这画中人的容颜和他爱上的一个女人的相貌相比；他心里想的是深色眼睛的弗洛丽娅·托斯卡(Floria Tosca)，她是一位著名歌唱家。他唱着：“多样美的奇妙融

合”(“Recondita armonia di be'llezze diverse”)，这是一段很抒情的曲子。

这时教堂司事在一个水罐里涮洗画笔，嘴里正在埋怨，说在宗教画中画进一些轻薄女人实在是渎亵神明的行为。最后，他把画笔洗好，指着那只食品篮子问那画家：“你是禁食吗？”画家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想吃。”教堂司事贪婪地看了那食品篮子一眼，心想：画家节约，我倒可以饱餐一顿了！然后退下。

安杰洛蒂以为教堂里没有人在了，从他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他看到了卡瓦拉多西，得知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同情者，就向他解释，说自己刚刚从圣·安杰洛城堡的监狱里逃出来。画家立刻答应帮助他，但就在这时从外面传来托斯卡的声音。画家把装着酒和食品的篮子塞给那疲惫不堪的亡命徒，催他躲回祈祷所去；外面托斯卡的喊叫更加紧迫：“玛里奥！玛里奥！”。

安杰洛蒂曾经参与了建立罗马共和国的起义运动，事败入狱，现在又从狱中逃出；卡瓦拉多西同他会见，心情难免激动。当托斯卡走入教堂时，他故做镇静。但托斯卡满怀嫉妒地认为他曾和另一人密谈，并说听到脚步声和长裙窸窣声。卡瓦拉多西极力消除她的疑心，并走上前去拥抱她。她温和地责怪着他，并表示在她未向圣母作过祈祷和贡献之前不许他吻她。她把带来的一束鲜花放在圣母像前，跪下祈祷，在胸前划了十字，站起。她告诉卡瓦尔多西今晚在舞台口等她，然后他们一同偷偷逃到他的别墅去。卡瓦尔多西这时仍然心有余悸，他在答话时，心不在焉地表示到时一定去；托斯卡责备他，“你这话说得真不象样。”然后，他们开始唱爱情二重唱：“你不怀念我们的安乐窝么”（“Non la sospiri la nostra casetta”），托斯卡给他描绘着他们的“爱情栖息的温暖的小天地。”

卡瓦拉多西暂时把安杰洛蒂忘掉了；但后来他却催促托斯卡走开，好让他继续画画。托斯卡起初莫明其妙，后来当她从玛达伦·玛丽的画像上认出贵妇人阿塔万蒂的美丽面貌时，她的嫉妒达到了愤怒的程度。但是在她情人的安慰之下，她息了怒。

托斯卡已去，卡瓦拉多西把安杰洛蒂从祈祷所里放出。安杰洛蒂是托斯卡所嫉妒的阿塔万蒂的一个弟弟，阿塔万蒂曾为他准备了一套妇女的服装，藏在祭坛下面。他们谈到斯卡尔皮亚，说他是"一个顽固的好色之徒、伪君子，暗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表面上装作是十分虔诚的教徒。"这里第一次点出这个残酷无情的人物，他要占有托斯卡的欲望是全部歌剧戏剧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声炮响吓了他们一跳。炮声来自城堡的方向，宣布逃走了一个囚犯——安杰洛蒂。卡瓦拉多西提议把他别墅的地下室做为躲避斯卡尔皮亚及其密探的地方，特别是那口枯井，有一条秘密的小道可以通向一个地窖，而在阿塔万蒂祈祷所外，有一条崎岖的小道，也可以通到那里。画家甚至自告奋勇愿意为那逃犯带路。他们匆忙离去。

教堂司事神色紧张地走进。他得到了重要消息。人们传说拿破仑被打败了。可是老头子发现画家不在，大为吃惊。助祭员、忏悔者、歌唱员、祈祷所的教徒们从各方簇拥而来。为了庆祝胜利，要举行"感恩"(Te Deum)仪式，今晚在法内赛宫举行，由托斯卡担任独唱，演唱一首康塔塔。人们兴高采烈。

出乎人们意料地斯卡尔皮亚走进了教堂。他站在一个大门口。人们顿时安静下来。人们象着了魔一样，好一阵子都不动弹了。在人们准备"感恩"仪式时，斯卡尔皮亚却下令搜查阿塔万蒂祈祷所。他发现一把扇子，从扇子上印的盾形纹章上他看出是安杰洛蒂的姐姐留下来的。一个密探又找到一个篮子，当他提着它从祈

祷所走出时，那教堂司事无意中说出篮子是卡瓦拉多西的，并说画家说什么也不想吃，怎么篮子是空的？斯卡尔皮亚这时心里已经很明白了，因为他也发现画像上画的玛丽·玛达伦和贵妇人阿塔万蒂十分相象；他断定卡瓦拉多西把篮子里的食物给了安杰洛蒂，并且和他同谋偕逃。

托斯卡上，匆匆走上高台。她发现卡瓦拉多西并没有在那里画画，十分惊讶。斯卡尔皮亚把手指浸入圣水之中，然后恭恭敬敬地把手指伸向托斯卡。她勉强地触了他的手指，然后在自己胸前划了十字。斯卡尔皮亚故作献媚地夸奖着托斯卡的信教热忱。他指着那张画说：托斯卡来教堂里是为了祈祷，而不是象那画中所画的轻浮女人，来教堂里是为了和情人幽会。然后，他拿出那把扇子，问道："你看这是画家的画笔还是支手杖呢？"并说他是在画架旁找到的。托斯卡急忙拿在手中观看，发现上面有阿塔万蒂的盾形纹章，顿然妒火中烧。原来她到这里是为了告诉她爱人，她今晚因要参加康塔塔的演唱不能和他相会了。而她得到的却是斯卡尔皮亚给她的这件物证，证明她的爱人在和另外一个女人搞恋爱，而且说不定他已同那个女人偕往别墅去了呢。她妒极成怒，哭着离开了祈祷所，而斯卡尔皮亚殷勤地把她送到大门口，然后吩咐他的密探斯波莱塔暗中钉梢，并要他在晚上到法内赛宫向他汇报情况。

教堂的钟响了。断续地从圣·安杰洛城堡传来隆隆的炮声。走进来一位大主教，登上祭坛。"感恩"仪式已经开始。斯卡尔皮亚满怀报复之心，独自说："托斯卡，好了！这一下在你的心里就会有了斯卡尔皮亚"（"Va, Tosca! Nel tuo cuor s'annida Scarpia"）。

当大主教走过时，斯卡尔皮亚停下来向他深深鞠躬。然后又

自夸有权有势，完全可以处死卡瓦拉多西，把托斯卡占为已有。他宣称：为了托斯卡，他宁愿放弃升入天堂的希望；然后，他跪下，热情地参加了“感恩”的颂歌。

第一幕的终场以精心设计的道具，复杂的感情，以及在辉煌而不断变换的背景衬托下出现的斯卡尔皮亚这个阴险独断的人物，构成了这一幕的颇有戏剧效果的高潮。

第二幕：法内赛宫。宫殿上层，斯卡尔皮亚的住室。透过玻璃大窗可以俯视宫中庭院。斯卡尔皮亚正在餐桌前吃晚饭。他不时停下来思索，样子有点焦灼不安。宫殿下层有管弦乐队的奏乐声，卡萝莉内王后(Queen Caroline)正在为庆祝征服拿破仑举行联欢会。人们在跳舞，同时等待由托斯卡担任独唱的康塔塔的演出。斯卡尔皮亚把宪兵夏罗内召来，交给他一封信，叫他在托斯卡来到时立即把信交给她。

斯波莱塔执行任务归来。他向主子汇报情况：他曾跟踪托斯卡到一个几乎被丛林掩蔽住的别墅，她在那里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在她离开以后，斯波莱塔和他的随从曾对那房子进行了搜查，但未发现安杰洛蒂。斯卡尔皮亚听了，勃然大怒；但当斯波莱塔说他们找到了卡瓦拉多西时，他息怒了。他们说已给卡瓦拉多西戴上镣铐，带到这儿来了。

通过窗口可以听到康塔塔已经开始，这证明托斯卡已经来到了楼下王后的客厅里。遵照斯卡尔皮亚的命令把卡瓦拉多西带上，随着来了刽子手、法官和他的书记。卡瓦拉多西神态凛然，无所畏惧。一开始斯卡尔皮亚故作和霭态。从楼下不时传来托斯卡的歌声。最后斯卡尔皮亚把窗子关上，遮断了歌声。他对卡瓦拉多西提出讯问，口气越来越严厉了。正当他问到：“安杰洛蒂在什么地方？再问你一次，最后一次。”时，托斯卡突然闯进，显然斯卡

尔皮亚派人给她的信惊动了她，她一看到卡瓦拉多西就扑在他的怀里。卡瓦拉多西以极其轻微的声音提醒托斯卡千万不要透露她在别墅中所见到的任何东西。

斯卡尔皮亚命令把卡瓦拉多西带到邻室，继续逼供。托斯卡没有想到这时他的爱人已被关进了刑房。斯卡尔皮亚开始对托斯卡和和气气地、恭恭敬敬地进行审问了。他从斯波莱塔的报告中得知她在别墅里只呆了很短的时间，由此他推测到她在别墅中并未看到阿塔万蒂和她爱人在一起——象她所怀疑和嫉妒的那样，而是发现他在设计窝藏安杰洛蒂。他的这种推测，从刚才托斯卡对卡瓦拉多西的坦率的亲热态度中可以得到证实。

当斯卡尔皮亚问到在别墅中是否有别人在时，托斯卡轻松地回答着他的问题；后来他追问得紧了，她的回答也紧张起来；最后，他变得凶狠了。他告诉她，他手下的密探正在对卡瓦拉多西严刑拷打，逼取口供。这时，传来犯人的呻吟声。托斯卡不忍卒听，为她的爱人向斯卡尔皮亚求情。只要她说出安杰洛蒂的藏身处，卡瓦拉多西是可以免受酷刑的。从刑房里不断发出呻吟。托斯卡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抽泣着倒在一张沙发上。斯波莱塔跪下，暗诵拉丁祈祷文。斯卡尔皮亚依然残酷无情，默不作声，直至看到托斯卡已被压垮，他觉得时机已到，便走到门口向刽子手示意，要他加重用刑。一声痛苦的长叫响彻寂空。尽管卡瓦拉多西曾在痛苦的呻吟中喊着警告托斯卡不要透露任何真情，怎奈在她爱人的痛苦叫喊声中，她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哽咽着慌张地对斯卡尔皮亚说出："那口井……在花园里。"

卡瓦拉多西被从用刑室拖出，安置在沙发上。托斯卡泪如雨下，频频亲吻着他。夏罗内、法官、罗贝尔蒂和文书都走开了。在斯卡尔皮亚的指示下，斯波莱塔和密探们留了下来。卡瓦拉多

西一直忠于他的朋友，尽管在创痛中仍然问着托斯卡，他在受酷刑折磨时曾否于无意中暴露了什么秘密。她说不曾，叫他放心。

斯卡尔皮亚大声吆喝，命令斯波莱塔："到花园中的井里——去吧，斯波莱塔！"

卡瓦尔多西从斯卡尔皮亚的话中得知托斯卡已经泄露了安杰洛蒂的藏身之处。他开始对她表示厌恶。

夏罗内仓惶走入。他带来了坏消息。人们所庆祝的胜利转为失败。拿破仑在玛伦戈(Marengo)打了胜仗。卡瓦拉多西听了这个消息，情不自禁地喊道："发抖吧，斯卡尔皮亚，你这个残暴的伪善者！"

这就是他被处死的证据。斯卡尔皮亚下令把他抓住，拖去绞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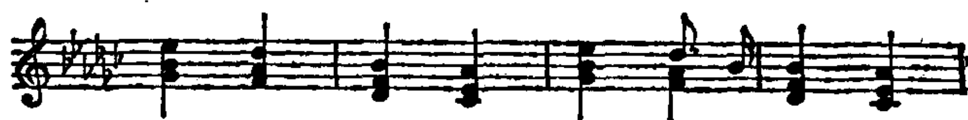
斯卡尔皮亚泰然坐在桌旁，请托斯卡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谈判：也许他们能够想个办法救卡瓦拉多西一命。他用餐巾小心翼翼地擦净一个酒杯，斟上酒，把它推在她面前。

"你要什么代价？"她轻蔑地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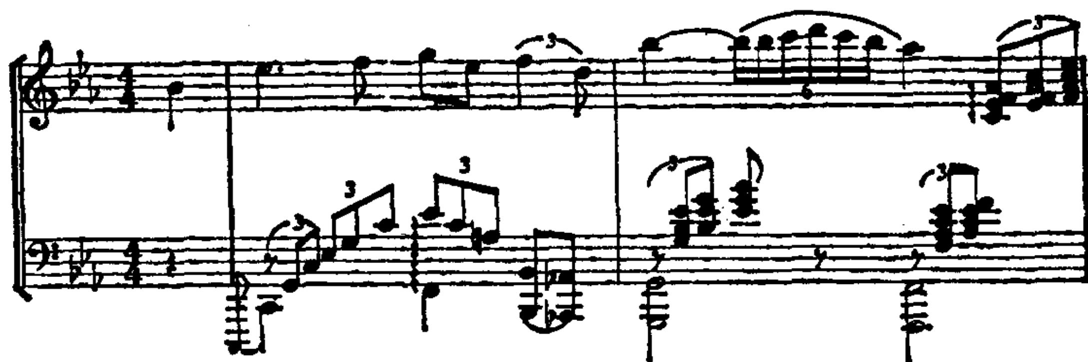
他沉着地把自己的杯子斟满了酒，说出：为救卡瓦拉多西，应付的代价就是她。这话使她惊惧交加并毫无掩饰地流露出对他的厌恶；可是这一切却使斯卡尔皮亚对她更加迷恋了。远方传来了鼓声。这是送卡瓦拉多西走上刑场的警卫队的鼓声。斯卡尔皮亚即将吃完晚餐。他从容不迫地削了一只苹果，然后把它切成四份，偶尔抬起头来，观看他选中的牺牲品的容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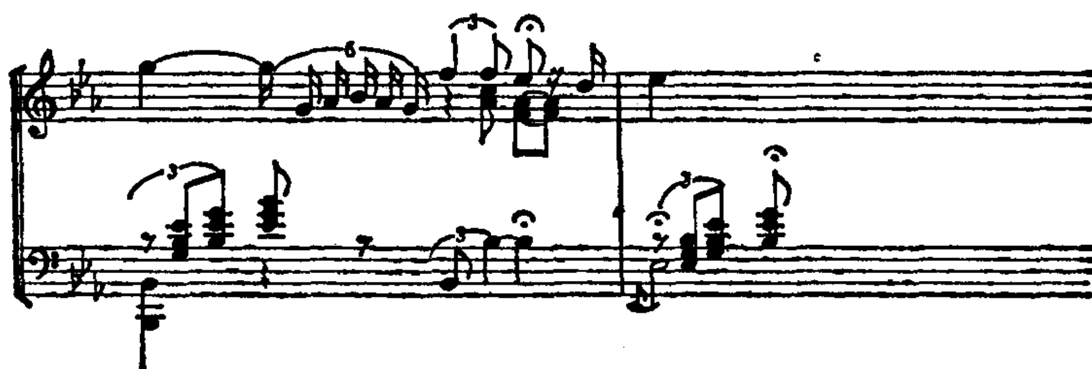
这时，托斯卡茫然不知所措，她唱了那首著名的咏叹调："一切为艺术、为爱情而生活，我从未伤害任何有生之物……在这苦难辛酸的时刻，啊，我上天的父啊，你为何却把我丢弃"("Vissi d'arte e d'amor, non feci mai male ad anima viva")。这首曲

子感染力极强，堪称现代意大利歌剧中最美的咏叹调。曲子一开始是平静的：



然后情绪逐步高涨，爆发出内心的哀愁：





敲门声。斯波莱塔入，报告说：安杰洛蒂因为知道已被暴露，服毒自尽了。“那另一人，”他说，指的是卡瓦拉多西，“如何处理，就等你的决定了。”托斯卡的爱人的性命就在那告诉她如何挽救他的人的掌握中。斯卡尔皮亚温和地问她：“你说怎么办呢？”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埋头在沙发垫中，为自己蒙受的耻辱痛哭失声。

斯卡尔皮亚说在托斯卡可以和卡瓦拉多西一同逃往罗马以前，必须经过一次假执刑。他随即对斯波莱塔发出指示，叫他假装执行，“就象我们处理帕米耶里（Palmieri——按：指以前被他

陷害的一个人)那样。你明白吗?”

“恰如帕米耶里一案一样处理,”斯波莱塔重复着主子的话,心领神会地走了。

斯卡尔皮亚回过头来对托斯卡说:“我已经执行了我的诺言。”但是她向他要求发给卡瓦尔多西和她自己通行证。斯卡尔皮亚到他书桌前去写这证件。托斯卡站在餐桌旁,用她那颤抖的手把斯卡尔皮亚为她斟好的酒举到唇边;这时她忽然瞥见斯卡尔皮亚削切苹果用的那把尖刀。随即又向书桌处扫了一眼,确定他仍在书写证明文件,然后她极其当心地伸手拿住那把刀子,藏在身上。斯卡尔皮亚写完了,手持证件,向托斯卡走去,张开双臂要拥抱她。

“托斯卡啊,你终于是我的了!”

她猛向他一刀戳去,直插他的胸膛。

“这就是托斯卡的亲吻!”

他踉踉跄跄地倒在地上。他挣扎着想起来,在作了徒劳的最后的努力后,终于倒下、死去。

托斯卡向餐桌走去,不时地回顾斯卡尔皮亚的尸体;她在餐桌上拿起一张餐巾浸在水里,洗净自己手指上的血迹。又在镜子面前整理好自己的头发,然后到书桌上去找通行证。没有找到,她在别处寻找了一阵子,最后发现原来是被抓在斯卡尔皮亚的僵硬的手里;她把他的手臂抬起,从他的指间把证件取出,让那僵硬的手臂落下,然后把证件揣在怀里。她察看了一下尸体,然后把餐桌上的灯熄灭。

她刚要走开,又看到书桌上还有一支蜡烛亮着。她庄严地用它点燃另一支蜡烛,把一支蜡烛放在斯卡尔皮亚头部的左方,一支放在右方;她还从墙上取下一个十字架,跪下,把它安放在死

者的胸前。远方传来鼓声。她站起，悄悄走出屋门。

第三幕：圣·安杰洛城堡的一座平台。左方一扇窗扉，一张桌子，一张板凳，一个小凳。桌上放着一盏灯，一大本登记簿，一些文具。在一面墙上挂着十字架和供灯。右方一扇活板门，门外是从下面通向平台的一排台阶。远远可以望见梵蒂冈和圣·保罗大教堂。天空清亮，星光闪烁。黎明前的时光。羊群的铃声由远而近。一个牧童在唱歌。一道暗淡的光线预示着黎明的到来。

行刑部队押着卡瓦尔多西走上台阶，穿过活板门，由一狱吏接管。纠察队队长交给他一张文件，狱吏在登记簿上登记下来，队长签了字，然后带领纠察队走下台阶。钟声响起。狱吏对卡瓦尔多西说："你还有一小时的时间了。"卡瓦尔多西恳求准许他写一封信。他得到了允许，开始写信，但不久就沉入对托斯卡的回忆之中，他唱出一首极其优美的男高音咏叹调：



他双手捂着脸。这时斯波莱塔和纠察队长把托斯卡领上台阶，来到平台上，并向她指出在那里她可以找到卡瓦尔多西。场上的光线黯淡，带着神秘的气氛。当托斯卡看见她的爱人时，她急忙跑上前去，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来，只是把卡瓦尔多西的双手拉开，让他看看自己和一纸通行证。

"你出了什么代价？"他问道。

她匆忙地告诉了他斯卡尔皮亚对她的要求，以及她在答应了他之后已亲手把他杀死。卡瓦尔多西亲密地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唱道："啊，这双温柔而纯洁的手"（"O dolci mani mansuete e pure"）；托斯卡的歌声满怀爱意地和他的歌声混在一起，他唱着："只是为了你的缘故，我才感到死的痛苦"（"Amaro sol

per te m'era il m'orire")：



她告诉他必须要经过一次假执刑，他到时必须很自然地倒下，在她未去叫他之前，他必须安静地躺着，象是真地死了一样。他俩为这个密谋感到好笑，好玩。执刑队来了。队长叫人把卡瓦尔多西的眼睛蒙上，卡瓦尔多西拒绝了。他背着墙站着，士兵们对他瞄准。托斯卡害怕枪声，用双手把耳朵捂住。军官的指挥剑落下。士兵射击。卡瓦尔多西倒下。

“他表演得多么好啊！”托斯卡惊叹着说。

人们在卡瓦尔多西的身上蒙上了一块布。执刑队走了。托斯卡告诫她的爱人先不要动。执刑队的脚步声在远方消逝了。她说：“现在你起来吧。”他没有动。他听不见她的话吗？她再走近些。“玛里奥！快起来！走啊！起来！起来！玛里奥！”

她把蒙在他身上的布掀开。斯卡尔皮亚到底还是捉弄了她；他下的命令是真执刑，而不是假执刑。躺在她脚下的她的爱人是一具死尸！

平台下面人声喧攘。人们已经发现斯卡尔皮亚被人杀死。他的亲信正在追捕托斯卡。托斯卡跳上围墙，坠楼自尽。

蝴 蝶 夫 人

(Madama Butterfly)

(二幕歌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伊利卡和贾科萨；根据约翰·路德·朗 (John Luther Long) 的同名小说写成。

首次上演：1904年2月17日在米兰拉·斯卡拉歌剧院。

人物：蝴蝶夫人 (Cio-Cio San) ……………………女高音

铃木 (Suzuki) ——她的仆人……………女次高音

凯特 (Kate Pinkerton) …………………女次高音

平克顿 (B. F. Pinkerton) ——美国海军大尉………………………………………………男高音

夏普莱斯 (Sharpless) —— (驻长崎美国领事)………………………………………………男中音

五郎 (Goro) ——媒人………………………男高音

山岛王子 (Prince Yamadori) ……………男中音

僧人 (蝴蝶夫人的叔叔) …………………………男低音

雅库西德 (Yakuside) …………………………男中音

皇家特派员……………………………………男低音

登记官	合唱队成员	男中音
蝴蝶夫人的母亲		女次高音
姨妈		女次高音
表妹		女高音

蝴蝶夫人的儿子（Trouble），蝴蝶夫人的亲友，仆役。

时间：现代

地点：日本长崎

歌剧《蝴蝶夫人》虽然是二幕，但第二幕由于有一次落幕，分成两个部分，并在第二部分前有一段器乐引子，所以实际上把整个歌剧分为三幕了。

第一幕：前奏，根据一个日本主题。这个主题贯穿于第一幕的大部分中。它起着背景和连接的作用，而且它使歌剧的各场具有浓重的异国情调。前奏直接引进第一幕，中间没有间断。

美国海军大尉平克顿快要和蝴蝶夫人缔结“日本式的婚约”了。幕启时平克顿正在观看一座小房子。房子座落在面对海港的小山上，他已租下这座房子，即将和他的日本妻子住在这里。是媒人五郎为平克顿安排的这桩婚事，房子也是他给找的；平克顿看到房子的结构巧妙，赞叹不已。房子里有三个日本仆役，其中一人叫铃木，是蝴蝶夫人的忠实女仆。

美国驻长崎领事夏普莱斯到来。从二人的闲谈中，可以听出夏普莱斯对平克顿将要走的这一步路是不赞成的。他说在一个美国海军军官看来这也许只不过是消遣消遣的事，对一个日本姑娘来说却也许会认真起来，果然如此，这就将成为一个关系到她的生与死的问题。可是平克顿却认为他的朋友的顾虑未免太可笑了，说着就斟满两杯酒，毫不在乎地为他那未来的“真正的”美国妻子祝酒。新娘子和她的亲友来到，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议论。

彼此寒暄以后，领事从和蝴蝶夫人的交谈中确信他对平克顿所提出的告诫是正确的。因为他发现她不同于一般人对日本婚姻

的看法，而是十分严肃地爱上了平克顿。她甚至向平克顿私下表示：在她开始她的新生活之前，她将秘密地弃绝她祖先的宗教信仰，改信他的宗教。她的这一步骤，如果被她的亲属发觉，就意味着她自己与她的一切旧关系和财产彻底决裂，而把她自身和她的未来全部交给她的丈夫了。

缔结婚约，即使是一桩“日本式的婚姻”，也是要举行一定的签订仪式的。美国方面的一些下属的官吏们都来了。来参加结婚仪式的人们正在饮酒作乐中间，忽听得一阵强烈的咒骂声由远而近，人们为之震惊。一个鬼怪式的人物，喊叫着，咒骂着，走上场来。这是蝴蝶夫人的叔叔——一个日本僧人。他已发现她背弃信仰，现在来诅咒她，并要她的一切亲戚——即使是直系亲属，和她断绝关系。平克顿对于他的干扰十分气愤，把他赶出房门。众人散去之后，咒骂之声仍然萦绕耳际。蝴蝶夫人伤心已极，痛哭流涕，但平克顿旋即息怒，对她进行安慰。第一幕以热情的恋爱场面告终。

第一幕前面的引子所用的日本主题，作为背景贯穿第一幕的大部分（实际上到僧人一出场为止），听起来并不单调，因为中间有许多段其他音乐插入。例如有：平克顿所唱的简短主题：“一切都准备就绪”（“Tutto è pronto”），五郎向平克顿报告出席仪式的宾客时所唱的主题。当平克顿唱：“美国佬为了生意或为了玩乐，环游世界”时，我们可以听到，作曲家第一次采用“星条旗”（“Star Spangled Banner”）的主题。

平克顿和夏普莱斯之间的二重唱，由平克顿开始唱：“是爱情还是任性”（“Amore o grillo”），然后是夏普莱斯的严肃的争辩，他并提到蝴蝶夫人可能真心爱上了平克顿；这段音乐写得很好。当蝴蝶夫人和她的伙伴们来到时，她的声音翱翔于其他人的

声音之上，她唱的这个主题在第一幕结尾的爱情二重唱中是作为一个高潮出现的；它在别的一些场合也可以听到，它总是与蝴蝶夫人本人和她的情绪紧密相联的；因此，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表现她对平克顿的爱情的动机。

蝴蝶夫人向平克顿承认，为了做她所爱的人的妻子她已弃绝她祖传的宗教信仰时，她唱道："听我告诉你"("Ieri son salita")，音乐充满感情。合唱："为新婚夫妇祝酒！"一段虽很简短，但写得很美。然后是僧人闯入的热闹场面，造成戏剧性的对比效果。

普契尼习惯于运用他在早期歌剧作品中用过的手法来刻划时间和地点的环境气氛。我们只要回想一下《绣花女》和《托斯卡》中第一幕的开始段落，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蝴蝶夫人》中用的仍然是同样的手法，他采用了前面提到过的日本主题，用了写等候蝴蝶夫人时众人拥挤的几段音乐，还用了描写举行仪式的音乐。这几段音乐都充满情节动作和色彩，给人的印象明显地是日本风味的。此外，它们为整个歌剧提供了在舞台上采用合唱的唯一机会。在第二幕，也有合唱，但只是在幕后唱，而且是闭口唱的，这是为了造成遥远的效果。

平克顿与蝴蝶夫人的爱情场面延续的时期较长。从一开始："黄昏到来"("Viene la sera")：



到结尾，风趣盎然。这里充满热情洋溢的优美旋律，但中间也穿插了一些轻快的段落，如：蝴蝶夫人所唱的"我象是月亮的小女神"；又如她唱的"爱我吧"("Vogliatemi bene")；平克顿也有一段美丽的曲调："爱人，你为什么怕得发抖"。爱情二重唱唱到热情洋溢的"Dolce notte! Quante stelle"("美丽的夜晚！多少明星")：



和"Oh! Quanti occhi fisi, attenti"("呵！多少凝神注视的眼睛")：



两句时，达到高潮。

第二幕：第一部分。三年过去了。平克顿和蝴蝶夫人分手已经很久了，他临别时曾和她相约在"知更鸟筑巢时"回到她的身边。幕启时，奏出一段引子，用了另外一个日本风味的主题；然后是女仆铃木的独唱；她虽然认为平克顿一定已经抛弃了她的女主人了，但她仍祈愿他能回来。而蝴蝶夫人呢，她是满怀信心，忠贞不二的。她一面责骂她的忠实女仆不应对平克顿的归来有所怀疑，一面在言谈和歌唱中生动地描绘着她的爱人归来和他俩的欢乐幸福；她唱着：晴朗的一天，"我们将再次相会"("Un bel di vedremo")



果然，平克顿真地正在返回长崎，但他无意和他的日本妻子恢复关系。他在离开美国之前，曾给夏普莱斯写过一封信，请他告诉蝴蝶夫人，他已娶了一个美国人为妻，而他的妻子将和他一起来长崎。夏普莱斯来访蝴蝶夫人，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未能做到。因为蝴蝶夫人一看到平克顿的信就非常激动。她欣喜若狂，来不及看清信中的内容，就深信平克顿既然来信，就一定记着她，就一定会回到她的身边。夏普莱斯正在努力把真情对她

讲清时，山岛来访蝴蝶夫人。山岛是一个富有的日本人，是来向蝴蝶夫人求婚的，还是那个媒人五郎催促蝴蝶夫人同他结婚。因为平克顿给他的日本小妻子留下的钱，已经差不多要花光了，她正面临着贫困的威胁。但是她怎么也不愿意和山岛结婚，她说她已经和平克顿结了婚，她将等他回来。

山岛走后，夏普莱斯再次努力使她了解真情。他们唱了一首二重唱："现在该我们俩谈谈了"（"Ora à noi"）；这时他又把信拿出，试图说服她，使她相信平克顿已经背离了她，已经把她忘掉。她听了之后，无言以对，只是抱起平克顿走后生下的小男孩。她要说的只是：如果这孩子的爸爸听到他有一个多么可爱的儿子在日本等候着他，他就会立刻赶回来的。她对她的孩子唱道："我亲爱的孩子"（"sai cos' ebbe cuore"）。夏普莱斯最后一次努力使她清醒，但不生效。她说：如果平克顿不回来，她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是重操旧业，卖唱谋生，或者是死掉。她对孩子唱了一首美丽动人的摇篮曲；中间两次被铃木的悲惨叹息所打断；铃木感叹地说："可怜的蝴蝶夫人！"

海港传来礼炮声，宣布一个军人将要到来，蝴蝶夫人和铃木从望远镜中看出从海上驶来的是平克顿的船：《林肯号》。蝴蝶夫人这时深信夏普莱斯说的话是不对的；她的忠贞不二马上就会获得报偿；她所爱的人就要回到她的身边。应该把屋里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来欢迎他；她和铃木把樱花布置在最吸引人的地方；这时她俩唱着优美的二重唱"花之歌"："摇晃这樱花的树枝"（"Scuoti quella fronda di ciliegio"）。最动人的是这一句："撒下一把紫罗兰和白玫瑰"（"Gettiamo a mani piene mammole e tuberose"）：



蝴蝶夫人把自己和孩子也打扮起来。然后，她用手指在屋子的纸墙上撕开三个小洞。她，铃木和孩子各从一个洞里窥伺平克顿的到来。夜已降临。铃木和孩子都睏倦不支地睡着觉了。唯独蝴蝶夫人呆呆地，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守望着；她的信心毫不动摇，她深信那已经抛弃了她的负心人是会回来的。这场戏感人深刻；夜晚从海港传来的闭口歌声，十分美妙。

第二幕：第二部分。幕启时，黑夜已过，天已破晓。铃木和孩子在酣睡；蝴蝶夫人仍在守候。这时普契尼又采用了一个日本旋律（"守夜"主题）：



当铃木醒来时，她劝这位可怜的小"妻子"到楼上歇息，蝴蝶夫人答应了；但她要铃木在平克顿一旦到来时马上去叫醒她。平克顿和夏普莱斯终于出现了。起初铃木惊喜交加，但当她得知实情时，却愕然不知所措了。平克顿本人呢，环视周围，蝴蝶夫人一片忠心的明证历历在目，怎能不为自己的不义行为感到内疚呢？平克顿，夏普莱斯和铃木共同唱了一首戏剧性的三重唱；平克顿不忍面对现实，匆忙离去，留下夏普莱斯去把事情作出最好的处理。

蝴蝶夫人已经发觉楼下有人来了。铃木尽力阻拦，不让她下楼；但是她精神焕发，满怀喜悦，因为她期待与丈夫相会。她得知真情的这段戏，其悲惨是难以形容的。但是，她并没有痛哭流涕。她以一贯的温柔态度经受了这次沉重的打击。她甚至向凯特——平克顿的真正妻子表示祝愿，祝愿她一切幸福，并向平克顿致意：如果半小时以后他愿意来找他的儿子，他可以把他带走。

夏普莱斯和平克顿夫人走了。蝴蝶夫人悲壮地用她父亲的宝

剑致命地刺伤了自己，剑刃上刻着这样的话："如已不能光荣地活着，就光荣地死去。"她在地板上匍匐着，移到孩子的身边；孩子正在玩着玩具，手中摇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当平克顿走进来把孩子带走时，蝴蝶夫人气绝了，她终于把儿子交给了他的爸爸。

普契尼采用日本曲调作为歌剧的"背景"很成功；在这方面，他与过去的作曲家不同；过去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只注重曲调，而对戏剧环境的刻划不大注意。在《蝴蝶夫人》这部作品中，环境气氛的刻划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人物性格——特别是蝴蝶夫人的性格的刻划占主要地位，刻划得也最为得力。

普契尼用美国国歌《星条旗》作为代表平克顿的主题，虽然从这部歌剧上演迄今七十余年以来，没有遭到评论界的反对，但有些人对此却是十分反感的。

西　部　女　郎

(La Fanciulla del West)

(三幕歌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奇维尼尼 (G. Civinini) 和赞迦里尼 (C. Zangarini)；根据贝拉斯科 (David Belasco) 的戏剧改编。

首次上演：1910年12月10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Metropolitan)歌剧院，由托斯卡尼尼指挥，卡鲁索(Caruso)等人主演。

人物：明妮(Minnie)——"波尔卡" ("Polka") 酒馆的女

店主……………………………………女高音

杰克·兰斯(Jack Rance)——地方官……男中音

迪克·约翰逊(Dick Johnson)——土匪…………………………………………………男高音

尼克(Nick)——("波尔卡"酒巴间招待员)

姓名	身份	声部
索诺拉(Sonora)	……矿工……	男中音
特里姆(Trim)		男高音
西得(Sid)		男中音
汉德萨姆(Handsome)		男中音
哈里(Harry)		男高音
乔(Joe)		男高音
哈皮(Happy)		男中音
拉肯斯(Larkens)		男低音

阿什比(Ashby)……………………………男低音

比利·杰克拉比特(Billy Jackrabbit)——红色印第安人…………………………………男低音

沃伍克尔(Wowkle)——比利的老婆……女次高音

杰克·华莱士(Jake Wallace)——游唱歌手…………………………………………………男中音

霍赛·卡斯特罗(José Castro)——拉莫勒兹(Ramerrez)匪帮之一员……………………男低音

一个传信员……………………………………男高音

时间：1849年—1850年

地点：：采矿区一个营地

歌剧总谱前，有引自加利福尼亚早期历史书上的一段话："在那些奇异的日子里，一些天晓得来自何处的人，在那遥远的美国西部地区聚结在一起，过着当地的粗野生活；他们的名字很快就被人忘掉，而他们就是在这里奋斗过、笑过、赌博过、咒骂过、厮杀过、恋爱过，而且在一种我们今日所无法相信的情况下度过了他们的奇异的一生。我们唯一确知的是：他们生活过。"这就是普契尼为他的这部歌剧所设想的环境气氛。

第一幕：一间大屋，构造粗糙，三角形；这是"波尔卡"酒店的内部，矿工们常常到这里饮酒，赌博。掌柜是明妮，矿工们尊敬她、爱她、保护她。而她呢，甚至想要为这些最粗野的居民兴建一所小学。经常为她服务的是两个红色印第安人：比利和沃伍克尔。屋里有一个柜台，墙上挂着猎获品，一张悬赏捉拿拉默勒兹的告示，还有用来防御手枪射击的黑铁板。

矿工们相互打着招呼，开始赌起牌来。拉肯斯样子很忧郁——他中了淘金迷，尼克这么说。杰克赢了，一面唱着一首感伤的歌，大家随声附和着。拉肯斯输光了，索诺拉为他募捐。西得作弊，被人抓住。矿工们正要对他加以惩罚时，被地方官吏兰斯看到，他从一开始就在这酒吧间里进进出出。他行使职权，叫大家给西得胸前挂上一块纸牌，标志着他再也不能参加赌博了；并向当地人传令，如果他擅自把这耻辱证拿掉，就把他绞死。阿什比走了进来，他是来找明妮的，同时他告诉兰斯说他正在紧紧跟踪臭名远扬的拉莫勒兹。明妮送上威士忌和柠檬，大家都向她祝酒；兰斯趁机提到她不久可能将成为兰斯太太。索诺拉嘲笑了他几句，他们就打起架来，但不久他们就被一只强壮妇女的胳膊给拉开了。这妇女就是明妮。她叫他们都走开，并要他们把给她预备的小礼物带一两件来。兰斯和阿什比说着话走开了，这时明

妮拿起了圣经，给人们讲道。

邮车来了，阿什比得到一封妮娜·米歇尔托琳娜（Nina Micheltorena）给他的信；妮娜是被拉莫勒兹抛弃的女友，她告诉阿什比今夜在哪里可以找到拉莫勒兹。阿什比喜出望外，因为他终于可以捉住拉莫勒兹了。其他的人，都在读信和报纸，并议论着所读到的内容。

尼克说外面有一位陌生人来了，要加了水的威士忌酒。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兰斯走到明妮跟前，对她说他是多么爱她，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一点也不要听他说这些。他闷闷不乐地走开，明妮问他是否生她的气了，他唱出一段热情洋溢的自白："明妮，我离开我的家乡"（"Minnie, della mia casa son partito"）。他说他过去在赌博之心的驱使下，可以在所不惜地抛弃一切来到美国西部，但是如今他愿为求得她的一吻付出全部财产。明妮说：爱情不是这样的；她回想起她的父母和她过去的家庭生活，觉得无比幸福；并且说，除非找到象他的父母们那样相亲相爱的人，她是不会结婚的。

尼克把那陌生人带了进来，来者是迪克·约翰逊。兰斯对他很粗暴；但是明妮认识他，并同他谈着他们最初相见时的情景。兰斯走上前去，把杯子摔在柜台上，说自己是地方官，要求知道来者是干什么的。众矿工正要帮兰斯讲话，明妮说她愿意为他担保，约翰逊就和明妮一起去跳舞了。他们走后，卡斯特罗被人带了进来，他是拉莫勒兹匪帮中的一员，被逮捕了。他说他们如果饶了他的命，他可以带领他们到匪窠去；当他看见地上扔着约翰逊的马鞍时，他暗想约翰逊已经被捕了。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他的头头从另外一间屋子里走了出来。他便要了一些饮料，并告诉约翰逊他什么机密也没有泄露，他们的人都在周围，一俟地方官

员和他的部下走开时，他们就对这个毫无戒备的营地进行袭击和掠夺。

别人都骑马走了，只有约翰逊留下，和明妮在一起。他对她这毫无防御的处境，以及她为矿工们收藏金子的事评论了一阵。可是明妮告诉他，她喜欢过这样的生活，她不想过别样的生活。他们的交谈被尼克打断了，尼克说看见有一帮匪徒潜伏在营地周围，离他们很近。约翰逊安慰明妮，他答应晚上到她的住处继续详谈，并在一起吃饭。当他离去时，她流下了泪，但他告诉她："你有一副天使般的面孔。"

第二幕：明妮的茅屋，一个单间，上面有一阁楼。幕启时，沃伍克尔正在对她的孩子唱着一首摇篮曲。她和比利交谈了一会儿，商量着他们是否应该结婚了呢？这时明妮走了进来，给比利派了个差使，叫他走了；并且告诉沃伍克尔预备两个人的晚饭。她用她那为数不多的华丽的装饰品把自己打扮起来，显然她是想在约翰逊到来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约翰逊敲门，走了进来。他们二人坐下进晚餐；约翰逊说这里的生活一定很寂寞；可是明妮却说："哦，你可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紧张呢。"这里群山巍峨，野花遍地，还有她为矿工们办的学校，使她的生活十分忙碌呢，她唱："哦！你若知道"（"Oh, se sapeste"）。

他们俩为他们的欢聚歌唱着。明妮在火炉前为自己安置了一张床。因为外面风雪很大，约翰逊一定会迷路的，所以她劝约翰逊留在她家过夜。外面传来喧哗声，吵着要进来。明妮叫约翰逊藏在床帷后面，让兰斯、尼克、阿什比和索诺拉走了进来。他们不放心她的安全，因为他们发现迪克·约翰逊不是别人，正是那恶名昭著的拉莫勒兹。他们曾由卡斯特罗领路带到他隐藏的地方，在那里看到了他的女友——妮娜·米歇尔托琳娜，她给了他

们一张相片；兰斯把相片交给明妮，她哈哈大笑起来。

她把他们送走之后，满怀愤怒地盘问约翰逊。约翰逊承认他的本意是来抢劫的，可是自从看见了她，就改变了主意。在一段咏叹调中，他表述了自己的身世：他父亲是一个土匪，六个月前（“Or son sei mesi”）死去，什么也没有给他、他母亲和他的弟兄们留下，只留下他手下的一帮子盗贼；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走上了这条路，可是自从他一看见明妮，他就十分盼望过正大光明的生活了。他不期望宽恕，只期望谅解。

约翰逊冲出门外，不一会儿，就听见一声枪响。一个人靠着房门倒下；明妮把门打开，约翰逊蹒跚走进，告诉明妮不要关门，他还要走。明妮哭了，说她爱他，她一定要救他；她搬了一架梯子，把约翰逊拖上了阁楼，又把梯子隐藏起来。她刚刚藏好，兰斯又出现在门前。他到处搜查，要明妮发誓，保证约翰逊没有藏在这里，并走向前去拥抱明妮。明妮躲开了他；他指控明妮爱上了土匪。他以蔑视的姿态向明妮发誓，说她将永远不能成为约翰逊的人。从屋顶上滴下一滴血，滴在他伸出的一只胳膊上；然后又是一滴。兰斯叫喊着要约翰逊立刻走出来；约翰逊由明妮扶着走下梯子，倒在地上。明妮一计不成，再施最后一计。她向兰斯提议在扑克牌上一赌胜负：如果她赢了，约翰逊的性命就归她所有，如果她输了，兰斯就赢得她的爱。兰斯无法拒绝这场赌博，只好答应。他们赌了两局，各胜一局，在打这最后一局之前，明妮面带愁容，她叫兰斯到屋角的一个瓶子里为她取些饮料。她曾预先在她的袜子里藏了一些牌，如今她实在为这关系到她的爱情和荣誉的最后一局担心得要死，她把她手上的牌偷换了。兰斯取饮料回来；他的牌是三张王，明妮的是三个“A”，还有一个对子。兰斯输了，离开了屋子；明妮救了她所爱的人的性

命。

第三幕：林中一空地。尼克、兰斯和阿什比围着篝火休息。他们都是追捕拉莫勒兹小组的成员。他们伤心地想到自从约翰逊来到他们中间以后，他们的生活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外面传来喧闹声，阿什比叫喊说他的人可能已经把匪徒捉住。但是，虽然他们在努力追踪，这个消息并不确实。阿什比同众人都走了；兰斯向着明妮的茅屋举起双臂，满怀胜利喜悦地喊叫着说：明妮除非是在绞绳上，否则再也别想见到她的情人了。又来了一次假情报，最后，索诺拉欢喜若狂地报导他们终于捉住了约翰逊。阿什比把约翰逊解交给地方官，地方官提议立即把他绞死。众人的咒骂声向他劈头盖脸地飞来，他们给他和他的一帮人加上各种罪名。他为自己辩解，说他早已不杀害人了，他并表示只提出一项请求，即准许他在死前讲几句话。他感情激动地申诉着，说明妮一定还以为他已自由地走掉了呢，她一定还在等待着他，她怎么会知道他落到这种地步；他唱着“她以为我逍遥地远走高飞了”（“Ch'ella mi creda libero e lontano”）。这是普契尼的最著名的咏叹调之一；每个曾进过歌剧院的意大利人，以及大多数未曾进过歌剧院的意大利人都熟悉它。在1914—18年间，它甚至是一首军队行军时所爱唱的歌曲。

约翰逊的话还没有讲完，兰斯冲上前去打了他一记耳光，旁边的人们也都在骂他。他们正要把他吊死时，传来了明妮的声音。一会儿她就来到了他们中间，她说看谁敢第一个走近约翰逊，她不顾一切地保护约翰逊。她说，多少年来，她曾分担过他们的忧愁和危险，而这是她第一次向他们提出的一个请求，难道他们会拒绝她么？她和约翰逊正计划着共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作为匪徒的约翰逊在一个星期以前就在她的家中死掉了，然而就

在那同时，诞生了一个正直的人。索诺拉首先站在了她的一边；随后其他人也都同意了，他们欠她那么多的情，是无论如何不能拒绝她这次的请求的。她终于和约翰逊手挽着手共同去寻找一个新的生活去了。

燕　　子
(La Rondine)

(三幕抒情喜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阿达米(G. Adami)；根据维尔纳(A. M. Willner)和莱歇尔特(H. Reichert)的德语脚本编写。

首次上演：1917年3月27日在蒙特卡洛，由玛里努齐(Marinuzzi)指挥。

人物：玛格妲(Magda)——兰巴尔多的情妇…… 女高音
丽赛特(Lisette)——她的女仆…………… 女高音
鲁热罗(Ruggero)——一青年…………… 男高音
普律尼埃(Prunier)——诗人…………… 男高音
(原系男中音)
朗巴尔多(Rambaldo)——一个富有的巴黎人……………………………………………… 男中音
培里肖(Périchaud)……………………男低中音
戈班(Gobin)、克雷比荣(Crébillon)——培里肖的朋友……男高音、男低中音

伊韦特(Yvette)	放荡的女人，玛格妲的朋友	…女高音
比昂卡(Bianca)		…女高音
絮齐(Suzy)		…女次高音

上流社会男男女女，市民，大学生，艺术家，私娼，舞女等等。

时间：法国第二帝国时期

地点：巴黎

1912年，普契尼在维也纳时，一个奥地利出版商曾约请他写一部近似维也纳式的轻歌剧。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普契尼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普契尼决定把别人已为他准备好的脚本写成歌剧，不过在形式上和原来的设想略有不同而已。音乐的性质是轻松的，常常采用圆舞曲的节奏，但他没有任何把它写成轻歌剧(operetta)的企图。

第一幕：巴黎，玛格妲住处的一间装饰奢华的房间。玛格妲和朗巴尔多正在招待他们的客人，其中一人是普律尼埃——一位诗人；他唱着他最近写的歌曲，坐在钢琴前面。歌中讲的是多蕾塔(Doretta)的故事，她梦想国王有一天会来找她。当普律尼埃说故事的结局他讲不出来时，玛格妲接着把故事讲了下去。朗巴尔多拿出一条项链来，这是他准备让玛格妲今晚戴的，玛格妲戴上了它，马上就成了众人羡慕的中心人物。玛格妲的女仆丽赛特上，普律尼埃立刻表示对她很不满意，说她的习惯不好，不懂礼貌。但是玛格妲却对她倍加赞扬，说她好比她自己生命中的一线阳光。丽赛特问朗巴尔多是否终于可以去见见那位年轻人，他已等了两个钟头了；他是朗巴尔多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子。

玛格妲对她的朋友们谈着她往日的生活。那时她还是一个天

真无邪的姑娘，她到布利埃咖啡馆(Bullier's café)去探险，也可以说是去寻找爱情。她永远不能忘怀的是那时的跳舞，还有她在那里碰到的一个男人，她曾注视他的眼睛，但她却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她唱："可爱的时光，神圣的时光"（"Ore dolci e divine"），音乐追述了她那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的永远不能忘怀的往事。

鲁热罗被领进来。这时普律尼埃正在为大家看手相，预卜他们的未来；玛格妲的未来象一只燕子，将要远远离开巴黎，可能是去寻找爱情。然后人们谈起：鲁热罗来巴黎的第一个晚上在哪里度过呢？结果，选中了布利埃咖啡馆。丽赛特（普律尼埃又接着说她不懂礼貌）说这个选择太好了。

男人们都走了，只剩下普律尼埃站在阳台上。丽赛特提醒玛格妲，她的假日已到；玛格妲把她打发走了，回到自己的屋子。舞台暂空。不久，丽赛特上，穿戴上她女主人的华丽服饰。她跑向普律尼埃，他把她抱在怀里，显得很爱她的样子；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把她推开，说她的打扮实在选择得不好，和她这个人不相称。丽赛特赶忙去换了一身更适合的服装；然后他们二人就去度假日的夜晚了。玛格妲上，看她那样子，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她改变了发型，穿上朴素的服装，很象是一个女工。她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很满意，离开了屋子。

第二幕：布利埃咖啡馆的跳舞厅。屋里挤满了人；有艺术家、女工、私娼、花花公子等等。卖花姑娘在卖花。鲁热罗独自坐在一张桌前，他好象忘掉了周围的喧哗热闹，对于来勾引他的一些女人，他也全不理会。玛格妲走了进来，多少人蜂拥而上，表示愿意为她效劳，她都一一婉言谢绝了，她说她要会见那位独坐在屋角上的青年。

鲁热罗看到玛格妲坐在他身边，心里很高兴；她说等那些同她纠缠不休的人走开后，她就走；但鲁热罗不让她走。他们一同跳舞。玛格妲不禁回忆起她多年前的探险生活；他们俩谈得很投机，甚至于用铅笔在他们桌子的大理石桌面上写出自己的姓名。普律尼埃和丽赛特走了进来。丽赛特以为她认出了她的女主人，但普律尼埃说她认错了人。他们互相介绍之后，唱了一首四重唱，表示了他们不同的恋爱观。

有些别的舞者向他们撒下了鲜花，玛格妲突然看见朗巴尔多冲入。普律尼埃急忙想把鲁热罗和丽赛特带走，朗巴尔多走到玛格妲面前，把普律尼埃推开，要玛格妲跟他回家。她回答说她已找到了爱情，她现在不回家，而且永远也不回去了。朗巴尔多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他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一任她坐在原地，他兀自离去。鲁热罗回来，他们一同离开咖啡馆。

第三幕：法国南部尼斯(Nice)城内一所小房子里。玛格妲和鲁热罗安然住在这里，相亲相爱。一对情人正在用茶，远方传来海上涛声。他们过得十分幸福，鲁热罗说他已写信给他父亲，请求他同意他们结婚；并且说他深信他家里是会把她当做自家人的。而玛格妲却在考虑她怎么才能把她的过去告诉他呢。

可以听见普律尼埃和丽赛特从远处走来；等他们来到时，鲁热罗和玛格妲刚刚走开。原来普律尼埃曾打算让丽赛特成为一个名演员，可是她出了一次台，就被观众哄了下来，丽赛特现在来找玛格妲，看看是否还能回到玛格妲身边做她的仆人；玛格妲同意了，丽赛特马上显得很习惯她的旧生活；普律尼埃说，如果玛格妲重返巴黎，过着放荡生活，也会感到满意的；而且说总有一天她一定会要重返巴黎的。玛格妲领会到朗巴尔多通过普律尼埃给她送信了：她是随时都可以回到他那里去的。

普律尼埃预备走了，说他同丽赛特永远断绝来往——但他又想知道她今晚什么时候出门，很想和她见面。鲁热罗上，拿着他母亲给他的信，让玛格妲读信；玛格妲伤心地读着信。她告诉鲁热罗，她再也不能继续欺骗他了；他应该知道，她一向是为了金钱而轻易地出卖她的宠爱的，她过的是罪恶的奢华生活呵。她可以爱他，但是她却不能和他结婚，不能象一个贞洁的新娘一样去见他的母亲。她坚持他们必须分开，在丽赛特的扶持下，她伤心地重返自己的生活中，而把她一生中的一次爱情抛在身后。

外　　套
(Il Tabarro)

（独幕歌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阿达米(G. Adami)；根据法国剧作家戈德(Didier Gold)的剧本：《外套》(La Houppelande)编写。

首次上演：1918年12月14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人物：米歇尔(Michele)——货船主人，五十岁……………………………………男中音

路吉(Luigi)——码头工人，二十岁………男高音

'坦卡'('Tinca')——码头工人，三十五岁……………………………………男高音

'塔尔帕'('Talpa')——码头工人，五十五岁……………………………………男低音

吉奥尔热塔 (Giorgetta)——米歇尔的妻子，二十五岁………………………………女高音

弗吕戈拉 (Frugola)——塔尔帕的妻子，五十岁………………………………女次高音

时间：二十世纪初

地点：巴黎，塞纳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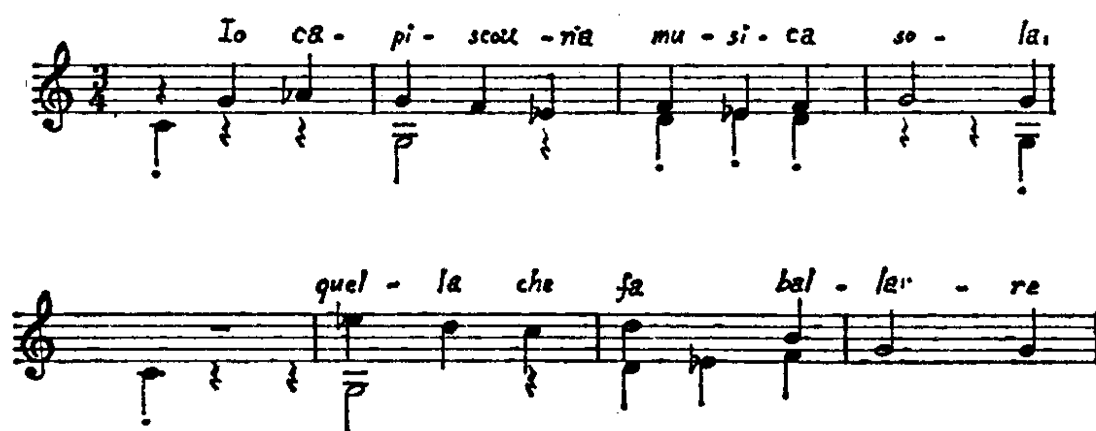
普契尼的《三折画》或《三部曲》(“Trittico”) 包括一部“大木偶戏” (Grand Guignol)，一部感伤的戏，还有一部喜剧。《修女安杰丽卡》(“Suor Angelica”)是其中的第二部，最初上演时一直未受到观众和剧院经理人的重视；但是《加尼·斯基奇》(“Gianni Schichi”)这部喜剧却是一上演马上获得了成功，迄今常常和其他两部分开单独演出。《三部曲》的开头是情节剧性质的《外套》，起初不太受人欢迎，但逐渐受到欢迎，最近取得了应有的地位。的确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最能体现普契尼的“真实主义”的特点。在《托斯卡》一剧中，大家都知道，是表现出了这种特点的，但在《外套》一剧中，所写的是一些普通人的欲望和追求，并不表现什么追求“自由”的复杂思想，所以也没有必要象在《托斯卡》中那样，穿插一些关于拿破仑和玛伦戈战役等事迹，因为这些东西在剧中实际上只是起着舞台道具的作用而已。从表现得直率有力的观点来看，《外套》确实是一部杰作。

剧情发生在一艘货船上，船的主人是米歇尔。船停泊在塞纳河中，远远可以望见威严的巴黎圣母院。船身占据了舞台的大部分，越过船身可以看到河岸；船和岸之间，有一条跳板。

幕在音乐开始之前揭开。管弦乐奏出一系列摇曳的音型，描写船靠岸时轻柔的动荡：



白天过去了，工人们已干完了卸货的活儿。在他们干活的时候，米歇尔和吉奥尔热塔不怎么管他们；但吉奥尔热塔提出在他们走散之前，应该给他们喝点酒。米歇尔走上前去，要吻她，但她只让他在脸上吻了一下；他不满意，上岸去了。工人们围在吉奥尔热塔周围，一面唱着拍节整齐的三拍子的歌，一面向她祝酒。一个摇手风琴的琴师在岸上走过，路吉把他叫来为他们奏乐。吉奥尔热塔说她只懂得一种音乐，那就是让她的脚跳起舞来的音乐：



这个句子后来在吉奥尔热塔和路吉的爱情场面中得到很大的发展。

坦卡立刻来到吉奥尔热塔的身旁，自荐愿作她的舞伴。无奈他那笨头笨脑的样子，早使吉奥尔热塔无法忍耐了；这时路吉把他推开，取而代之；他紧紧地搂着吉奥尔热塔，紧得超过了必要

的限度。塔尔帕看见米歇尔来了，跳舞匆忙收场，众工人散去。吉奥尔热塔向米歇尔问起明天的安排，他们该开船去鲁昂了；米歇尔说他预备把在巴黎帮他干活的三人：坦卡、塔尔帕和路吉带走。

塔尔帕的妻子弗吕戈拉上，说她的职业很稀奇，是捡破烂的。她唯一心爱的好象就是她的一只猫，她总是尽力给它买些最好的食物。塔尔帕、坦卡和路吉以及其他工人从船舱里走出，坦卡说他饮酒是为了消愁的。路吉接着说："你说得对，我们的命太苦了"("Hai ben ragione")。坦卡说：这可没有法子，只有跟我学，喝吧！

塔尔帕和弗吕戈拉准备告老还乡，梦想着能在乡下找一间房子住下，他们一直没有能办到。吉奥尔热塔承认她所梦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她出生在巴黎近郊，她希望有一天米歇尔能放弃这漂流生涯，过个安定的日子("E ben altro il mio sogno")。这一段唱是整个歌剧中最华丽的段落之一。这时路吉也跟着她一起唱起来；他俩都说过去的生活是他们最幸福的日子("Ma chi lascia il sobborgo")。

吉奥尔热塔和路吉单独在一起。他们倾听远处的歌声（见例I）；路吉忙着走近吉奥尔热塔，吉奥尔热塔用手势阻止了他。他们相爱了。路吉抱怨着阻碍他们欢聚在一起的障碍；他们的二重唱，根据例II写成。米歇尔从舱中上来，暂时打断了他们。路吉向他请求次日到达鲁昂时让他上岸去；他说想在鲁昂做工人，试试自己的运气。米歇尔极力劝他不要这样，路吉答应留下继续为他干活。米歇尔对他道过晚安，去了。路吉的热情使得吉奥尔热塔头脑发昏，他们又唱起了二重唱，唱到高潮时，路吉答应过一个钟头再来和吉奥尔热塔幽会；他们说好仍用前夜所用的信

号：一个点燃的火柴，说明平安无事。

路吉离开了吉奥尔热塔。米歇尔回来，问她为什么还没有上床睡觉，她伤心地说，过这种生活实在太难得到幸福了。他们谈论了一会儿关于他们的水手们的事，然后米歇尔向她靠近，表示亲暱。为什么他们过去的爱情复活不起来了呢？为什么自从他们的孩子死了以后，他们之间的爱情好象就冷淡下来了呢："为什么你不再爱我了"（"Perchè, perchè non m'ami più?"）为什么她再也不到他的外套下面来取暖了呢？他乞求她："靠近我的身边来吧"（"Resta vicino a me"）；但是吉奥尔热塔如实地告诉他：他们两人间的感情之所以冷淡，原因是他们都在变老了。

吉奥尔热塔睡觉去了。米歇尔兀自站在甲板上，仿佛被她说服了似地。但她刚刚走掉，他就气愤地骂道："你这个婊子！"他倾听周围，但听得岸上一对情侣的道别声，还有那附近营房里传出的号角声；他又走到窗口窥伺吉奥尔热塔，见她仍穿着衣服，显然在等待着什么；她在等什么呢？是什么使她变了心呢？她的情人是谁呢？他仔细考虑过经常和她接触的男人，一个个都被排除了。那么到底是谁呢？他如果能抓住那个人，一定要用双手把他掐死。这一段独白写得很有力，在他怒火上升时，管弦乐队也随着沸腾起来。

他拿起烟斗，用一支火柴把它点燃；无意之中正好做出了路吉和吉奥尔热塔约好的信号。米歇尔听到有动静，急忙藏起，然后向那爬匐前来的人影猛地扑去。原来是路吉。他双手掐住路吉的脖颈，要他承认罪恶。路吉被掐死在他手中。吉奥尔热塔听到闹声，走了出来；米歇尔把路吉的尸体藏在外套下面，站在那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吉奥尔热塔走到他面前，要他用外套为她偎暖；他把外套揭开，露出了藏在下面的尸体。

修女安杰丽卡
("Suor Angelica")

(独幕歌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福尔扎诺(G. Forzano)

首次上演：1918年12月14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人物：修女安杰丽卡……………………………… 女高音

公主——安杰丽卡的姑母………………… 女低音

女修道院院长……………………………… 女次高音

募集施舍人………………………………… 女高音

修女学习班班长*…………………………女次高音

修女杰诺维耶法(Suor Genovieffa)…… 女高音

修女奥斯米娜(Suor Osmina)…………… 女高音

修女多尔奇娜(Suor Dolcina)………… 女次高音

预备修女数人……………………………… 女次高音

修女保育员………………………………… 女高音

修女学员，修女等。

时间：十七世纪

地点：一个女修道院的走廊上

---

* 按我国天主教教会习惯用法，Mistress of the Novices 译为"初学修女的神师姆姆"；Aspirant Sister 译为"保守修女"；Nursing Sister 译为"护士修女"；Novices 译为"初学修女"。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译者在这里分别译为：修女学习班班长、预备修女、修女保育员及修女学员。——编者注

修女安杰丽卡出身于佛罗伦萨的贵族家庭，是一个未曾结过婚而又有一个婴儿的母亲；为了洗刷她的这个生活上的污点，她进了修道院。七年来，她在修道院中过着平静的隐居生活，她一面忏悔，一面想着那从未见过的孩子。这一天，修道院院长告诉她，她的姑妈——一位公主来看她，院长嘱咐她在公主面前要恭敬顺从。

公主来找安杰丽卡是要她在一个法定证件上签字，这证件关系到她妹妹即将进行的婚姻。公主还叮嘱安杰丽卡今后要用一生来赎清她所犯下的罪过。当安杰丽卡问起那活在尘世的没有妈妈的孤儿的消息时，她姑妈冷冷地回答说，那孩子早在两年前就死掉了。

安杰丽卡绝望之余，决定自杀。她采撷了一些花草，用它们的汁液配成毒药；她向童贞玛丽亚祈祷，但求能够不带着尘世的罪恶死去。好象是答应了她的祈求似地，在朦胧中她看见圣母领着一个小孩子向她走来。无形的合唱唱着得救的赞歌，安杰丽卡在歌声中死去。

这部歌剧一直没有流行，只有其中安杰丽卡唱的一首哀歌："没有妈妈"（"Senza mamma"）是很出名的，可以与普契尼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咏叹调相媲美。

姜尼·斯基奇

(Gianni Schicchi)

(独幕歌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福尔扎诺

首次上演：1918年12月14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人物：姜尼·斯基奇——五十岁…………………… 男中音

劳蕾塔 (Lauretta)——斯基奇的女儿，二十一岁……………………………………………… 女高音

布奥索·多纳蒂 (Buoso Donati) 的亲戚：齐塔(Zita)——老太婆，布奥索的表姐，六十岁……………………………………………… 女低音

里努奇奥(Rinuccio)——齐塔的侄子，二十四岁……………………………………………… 男高音

盖拉尔多(Gherardo)——布奥索的侄子，四十岁……………………………………………… 男高音

内拉(Nella)——盖拉尔多的妻子，三十四岁……………………………………………… 女高音

盖拉尔迪诺(Gherardino)——他们的儿子，七岁……………………………………………… 童低音

贝托·第·西纳 (Betto di Signa)——布奥索的表弟，衣服褴褛，岁数不详………………… 男低音

西蒙(Simone)——布奥索的堂哥，七十岁

……………………………………………… 男低音

玛尔科(Marco)——西蒙的儿子，四十五岁

……………………………………………… 男中音

拉·切斯卡(La Ciesca)——玛尔科的妻子，三十八岁……………………………… 女次高音

斯皮内洛奇奥先生 (Maestro Spinelloccio)——医生……………………………………… 男低音

赛尔·阿曼蒂奥(Ser Amantio di Nicolao)——律师……………………………………… 男中音

皮内利诺(Pinellino)——皮匠…………… 男低音

古奇奥(Guccio)——画家………………… 男低音

时间：1299年

地点：佛罗伦萨

姜尼·斯基奇是一个历史人物，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曾在其《神曲》中的《地狱篇》第三十曲中提到过他。

歌剧于启幕之前，有几小节快速的音乐；但到戏剧开始时，这急迫的音乐却和缓下来，变成了哀歌(用小调)。有一个好象暗中偷笑声的音型，据说是暗示着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姜尼·斯基奇的影子：



事情发生在布奥索·多纳蒂的卧室中。他最近刚刚死掉。死人躺在床上，他的亲戚们跪在它的周围，表现得十分严肃。只有盖拉尔迪诺是例外，他从心眼儿里讨厌他们的这种做法。人们窃

窃私语着；原来流传着一种谣言，说布奥索的财产已经捐给寺院了，来吊丧的人们听了非常着慌。他们决定去求教于西蒙；西蒙原先是富切基奥(Fucecchio)市长，所以是他们当中最年长，也是最聪明的。西蒙对他们说，如果死者的遗嘱已经到了律师们的手里，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但是如果遗嘱还在这间屋子里，事情还是有办法的。

于是大家就动手搜寻遗嘱，一下这个说找到了，一下那个说找到了，十分紧张，但结果都是虚张声势，一无所获。最后，里努奇奥找到了，把它兴高彩烈地高高举起。但他抓住不肯放手，说是要给他奖赏才行，而奖赏就是把盖尼·斯基奇的女儿劳蕾塔嫁给他。齐塔最关心的是遗嘱，对这种琐事毫不在意。遗嘱终于打开了，同时里努奇奥也派人去找姜尼·斯基奇和他的女儿。遗嘱是写给齐塔和西蒙的；大家迫切想知道下文，更加关心的是自己究竟能分到多少。他们静悄悄地读着遗嘱，当他们逐渐弄清遗嘱的内容时，内心就越来越感到恐怖了：原来谣传的话一点都没有夸张。西蒙首先替大家说话了，后来大家才逐渐清醒过来，破口大骂那帮子僧侣要侵吞他们的那份财产而自肥。齐塔伤心地说，谁会想到他们为布奥索的死去流了多少真正的眼泪呢。

大家好象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主意：只要是可能的话……他们去向西蒙求教，但是他无法使他们得到安慰。里努奇奥提出：只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们，这人就是姜尼·斯基奇。齐塔听了很生气，她说姜尼·斯基奇这个人身世不好，不要老是提他了。但是里努奇奥坚持己见。正在这时，被派去找姜尼·斯基奇的盖拉尔迪诺忽然闯入，说他们议论的那个人正在路上，不久就要来到。里努奇奥盛赞姜尼·斯基奇的机智多谋，并叫他们再不要随便议论人家的身世了。他说，壮丽的佛罗伦萨不就是生根于农村的

吗？他唱的一首歌："菲伦翠（按：即佛罗伦萨）有如一棵百花盛开的树"（"Firenze è come un alberto fiorito"），古色古香，仿佛是一首传统歌曲。中间有一个气势广阔的句子，后来发展成为劳蕾塔的著名咏叹调：



姜尼·斯基奇和他的女儿一道来了，他看见大家闷闷不乐，心想莫非多纳蒂的病好转了。人们告诉他关于遗嘱的可悲情况，并且说这意味着他们都不是继承人了。

齐塔重复大家说的话，而嘟囔着叫姜尼·斯基奇带着他的女儿回家去，说她的侄子是不会跟一个普通人结婚的。斯基奇痛斥这个财迷心窍的老妖婆，骂她爱财如命，竟要牺牲青年人的幸福。这时展开一段重唱，一对情人倾吐了他们的痛苦心情，原来他们是希望在仲夏之前结婚的，这下竟成泡影了。里努奇奥把斯基奇留住，说这样不欢而散不好，请他至少看一下遗嘱再走。斯基奇有些不愿意，可是劳蕾塔也劝他，他只好留下来。劳蕾塔唱的这段咏叹调是以里努奇奥的咏叹调为基础的（现在是♭A调，而不是♭B调），它多年来一直很流行，几乎可以和"明朗的一天"或"人们叫我咪咪"齐名。

斯基奇踱来踱去，考虑着遗嘱；他最后说："毫无办法"。听到这话，一对情人马上就唉声叹气起来。再考虑一下，仍然想不出办法，又是一阵叹息。但是斯基奇凭他那灵活机智的头脑，终于找到了一线希望，一对情人立刻也振作起来。斯基奇派劳蕾塔到阳台上去喂鸟；他向在场的人打听，除了他们之外，是否还有别

人知道布奥索死去的消息。人们说没有；然后他决定：有希望了。他立刻叫人把屋内陈设的送葬物品拿走（这时可以隐约听到送葬进行曲的节奏）。就在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医生，可是斯基奇早已跳上了床，躲在床帷后面。斯基奇模仿着多纳蒂的声音，回答医生的问询，并告诉医生说，他感觉好多了。大家都对医生道了晚安，把他送走，然后松了一口气。斯基奇提出他的计划：叫他们去找一个律师，就说布奥索犯病了，想立遗嘱。斯基奇的这段独白活活体现出他这个人是多么伶俐而幽默。他唱完以后，众亲戚高兴地叫喊起来，他们一齐唱着飞快的重唱，预祝斯基奇和他们的计划能够顺利实现。

众人集体地要斯基奇把遗产平均分配给他们，但是每个人又都各自为自己要些额外的利益。斯基奇对他们都付之一笑；这时丧钟响了，但是听说是为市长的仆人敲的，大家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西蒙提出分配遗产要靠他们的朋友——斯基奇公平处理；可是当大家帮着斯基奇穿上布奥索的睡衣时，又都各自轮流表示如果额外多分得一些，就一定要报偿斯基奇的。斯基奇一一应允了。当他穿好衣服之后，齐塔、切斯卡和内拉围在他身边，称赞他的起床姿势，他们说做得极好；他们引出一段合唱，为斯基奇唱起赞歌。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斯基奇说在睡上床之前，他必须告诉他们，他们大家正在冒着一场风险；他说，按法律规定，伪造遗嘱者要受到流放的处分，犯罪者和他的同谋，将被割掉他们的右手；而他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这种惩罚。他带着嘲笑，态度严肃地向他们大家心爱的佛罗伦萨凄然告别，众亲友们看他说得认真，也都悲伤地重复着他的话：“别了，亲爱的佛罗伦萨……我用这可怜的无手的胳膊向你挥别！”



这时听见敲门声。一切都准备好了；律师和两个见证人走了进来。斯基奇装出有气无力的声音回答他们的话，有的地方很滑稽；他们写好了一份新的遗嘱。斯基奇要求葬礼节约，亲戚们听了很高兴；他们依次都分得了一些东西，最后只剩下了遗赠的财产——包括在佛罗伦萨的别墅，在西纳的锯木厂，还有一头骡。在众亲戚的争辩声中，一一都留给"他的忠实好友姜尼·斯基奇"了；当别人阻止他时，他就说他最了解斯基奇是多么好的人了。当众亲戚们的抗议变得激烈起来的时候，他就唱起一两句告别佛罗伦萨的歌，他们这时恍然大悟：原来都陷入自己设下的圈套之中，无以自拔了。仿佛伤害之外还要加以侮辱，他指使齐塔给两个见证人每人二十元，给律师一百元。

律师刚刚走出门去，大家一齐向斯基奇扑来，把睡衣从他身上剥了下来。他拿起多纳蒂的手杖，灵巧地挥了几下，把他们都赶到了门外——这屋子，他们原来想在走前把它抢光的，现在属于斯基奇所有了。劳蕾塔和里努奇奥唱着他们未来的幸福生活；斯基奇从外面回来，抢回来一些被抢走的东西。他对观众说："你们能够为布奥索的财产想出一个更好的用途吗？……如果今天晚上你们过得很愉快，我想你们一定会赞成一个"酌情减刑"的判决的。"

《姜尼·斯基奇》表现出普契尼创作特征的另一方面，即泼辣而轻快的一面；这在《绣花女》和《托斯卡》中都曾有过片段的显示，而在这里则得到全面的发挥。在这方面，他很可能受到威尔第的《福斯塔夫》的启发。

图兰多特
(Turandot)

(三幕歌剧)

作曲：普契尼

作词：阿达米与西莫尼(Simoni)；根据戈齐(Gozzi)的寓言剧写成。

首次上演：1926年4月25日，在米兰拉斯卡拉歌剧院，由托斯卡尼尼指挥。

人物：图兰多特公主……………………………………女高音

阿尔图姆皇帝(Altoum)……………………………男高音

帖木儿(Timur)——被流放的鞑靼王……男低音

卡拉弗(Calaf)——帖木儿的儿子………男高音

刘(Liù)——奴隶……………………………………女高音

炳(Ping)——中国高级大臣………………………男中音

庞(Pang)——粮食大臣……………………………男高音

彭(Pong)——御厨大臣……………………………男高音

中国一官员………………………………………………男中音

时间：古代

地点：北京

歌剧《图兰多特》是根据一个古代传说的童话故事改编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残酷的东方公主，她把爱她的人都杀掉。图兰多特的美貌，驰名天下；各国向她求婚的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

但是在他们和她接近之前，必须受到一场考验：如果他们能够回答出三个谜，他们就可以赢得新娘，同时也就赢得了中国的皇位。但是如果他们回答不出来，就一定要受到惩罚，而这惩罚就是死。

第一幕幕启时，一群人正在等候皇宫里进行的一场考验的结果。当他们听到一个官员说波斯王子考验失败，必须丧命时，感到无比高兴。他们和刽子手开着粗野的玩笑，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月亮升起。因为月亮升起就是执刑的信号。

在人群中间的有被流放的鞑靼国王——帖木儿，他已双目失明了；陪着他的是一个忠实的奴隶姑娘——刘。他们碰到国王的儿子卡拉弗，格外高兴，国王一直还以为他死了呢。但是他们喜中不能忘忧，因为那些篡夺了鞑靼王位的阴谋家们如果知道卡拉弗的下落，是会把他杀掉的。因此，帖木儿决定隐瞒他的姓名和出身。他向卡拉弗讲述他逃遁的经过，说亏了刘的帮助。王子问她，她为什么敢于冒这样大的风险呢？她说，因为帖木儿曾在王宫里向她微笑过一次。

众人唱着（"Gira la cote"）催刽子手和他的助手去把祭刀磨快。把刀磨好后，等待月亮升起；这时的音乐烘托出半明半暗的景色。月亮升起了。但是，当那送葬的行列跟在悲惨的牺牲者后面，顺着弯曲的山路走上刑场时，人群的心理起了变化。有人在乞求宽恕，卡拉弗则咒骂着那把一些高贵而无辜的求爱者送上断头台的美女。图兰多特本人在阳台上出现了一会儿。周围响起请求赦免的呼声。图兰多特用一个手势回答了众人的请求：这就意味着不幸的波斯王子必须处死，一度停下来的队伍，重新走动起来。

但是图兰多特的美貌要求另外一个牺牲者。卡拉弗看到图兰多特之后，精神恍惚，不顾一切地一心要把她弄到手。他也情愿受到考验，如不能赢得她，宁愿落得象那位波斯王子一样的下场。

他的父亲和爱着他的刘劝他打断这种念头。王宫的三位大臣——炳，庞和彭也都对他据理劝阻。他们三人出场时，音乐很有特色：



刘唱着一段优美的咏叹调，求他打消他的意图；她唱“老爷，你听我说”（“Signore, ascolta”）：



他唱咏叹调：“刘，你不要哭”“Non piangere, Liù”)，安慰她；但是他的决心毫不动摇；幕落时，他做了个信号，宣称又来了一个向图兰多特求婚的人。

第二幕：第一场的布景是一个亭子。三位大臣：炳，庞，彭，在为当时中国的状况担忧。

他们说，他们的确是到了王朝末日；人头象烂苹果一样纷纷落地，没有人能使国家得到安宁。他们怀念着他们的遥远的家乡。普契尼刻划这三位显贵的变化无常的性格，颇为连贯而生动。如果说猜谜的一场可以比做这部歌剧的慢乐章，那么这一场就无疑地可以比做诙谐曲了。

自远方传来鼓声。进行考验的时刻即将来到，他们温顺地退下，去“享受那最新的折磨”了。响起一阵威严的进行曲声，帷幕揭开，现示出王座所在的宫殿，考验就在这里进行。

最高的座位上坐着年老的皇帝，周围是他的大臣和卫士。卡拉弗被带到皇帝面前，跟着一起来的还有一些贵族和士兵，手里

拿着奇奇怪怪的旗子。最后出场的是图兰多特。众人对皇帝欢呼毕，皇帝对卡拉弗讲话，劝他不要参加比赛了，因为为图兰多特牺牲性命的人太多了。当卡拉弗表示不同意时，图兰多特对他讲述“几千几万年以前”，她的一位女祖先曾被一个外国侵略者欺凌，那外寇洗劫了这个城市，把她带到了异邦，她在愁苦中死去；图兰多特唱：“在这座皇宫里”（“In questa reggia”）；她说，为了报复，她就设计了这套考验男人的办法。她也劝卡拉弗不要冒险了，因为要猜的谜语虽有三条，但活命的机会却只有一个。卡拉弗婉言谢绝了图兰多特的劝告，他信心十足，坚定不移；他们二人的歌声，随着心情的激动而翱翔，到达高音C的顶点：



第一个谜语刚刚说出，就被猜中了。卡拉弗的答案是：“每天夜里诞生，每天白昼死去的幽灵，不是别的，就是那现在鼓舞着我的希望。”图兰多特看他解答得那么快，吃了一惊，随即提出第二个谜语：“请你告诉我，”她说，“有时象是发烧，可是当你死了，它就冷却；当你想到重大的事情时，它就象烈火般地燃烧；你说这是什么呢？”卡拉弗想了片刻，他又说对了：这是血液。他的解答博得朝臣们的赞赏，他们鼓励他说：“鼓起勇气来吧，猜谜的能手！”只有图兰多特感到十分恼火。她命令朝臣们保持安静，提出了第三个谜语：“那使你燃起烈火的冰块是什么呢？”卡拉弗好象愣住了一下，图兰多特带着嘲笑的口吻说他：“你害怕了吧，眼看你就要丧命啦！”但是过了一会儿，卡拉弗解答说：“那使我燃起了烈火的冰块就是你。”原来最后一个谜语的谜底就是

“图兰多特”。卡拉弗终于获胜，全朝文武官员，无不叹服。但是，图兰多特却仍不甘心。

她又害怕，又生气地去乞求皇帝，千万不要把她当做奴隶一样送给一个外国的王子，否则她是会羞愧而死的。皇帝不允，因为他的誓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卡拉弗确实是在比赛中获胜的。这时，卡拉弗也慷慨地来帮助图兰多特，说：“我固然猜中了你的三条谜语，但是如果在明天天亮之前你能发现我的名字——因为这是个秘密，你是不知道的——我就情愿象没有猜中你的谜语一样被处死刑。”

第三幕：布景同第一幕。夜。一名官员的声音：“大家听着，图兰多特下令，今夜如不把那外国王子的名字查出，全北京城的人都不准睡觉，违者处死。”卡拉弗听到这个命令，不为所动。他唱着一首欢快的咏叹调：“谁也不能睡”（“Nessun dorma”），因为他相信只有他能够揭开这个秘密；等太阳升起时，图兰多特就要成为他的新娘了：



炳、庞、彭来找卡拉弗，求他把名字告诉他们；他们表示只要他把名字告诉他们，他要什么报偿他们都愿意给他：不论是要奴隶，要金钱，要权势或要安然离开中国，随他选择。卡拉弗却既不受贿赂，也不怕威胁。这时图兰多特的卫兵上，看见帖木儿和刘同卡拉弗讲话，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因为他们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图兰多特知道逮捕了这两个人，就来到现场，命令对帖木儿严刑拷打，叫他泄密。这时刘怕帖木儿年老经不起折磨，就挺身而出。"我知道那个名字，"她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被抓住，上了刑；但是她拒绝说出那名字。"是什么给了你这反抗的力量呢？"图兰多特问；她的回答是："公主，是爱"("Tanto amore segreto")。刽子手被召来了，但是刘说她支持不住了。她直然对图兰多特唱道："你这个冷血的人"("Tu, che di gel sei cinta")。这首咏叹调是整个歌剧的感情的高潮。在图兰多特身上明显缺少的那些女性的美德，在刘的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刘唱完这首咏叹调之后，从一个士兵的手里夺过一把短刀，自杀了。帖木儿悲愤已极，大声疾呼；刘的尸体被抬走了，后面跟着看热闹的群众，只剩下卡拉弗和图兰多特二人独在。

普契尼逝世时，这部歌剧并未完成。关于结尾的二重唱，作曲家只留下一些草稿。阿尔法诺(Alfano)根据这些材料，续写了以下的结尾部分。

卡拉弗责怪图兰多特的冷酷残忍，然后他抓住她，大胆吻了她的嘴唇。图兰多特的力量消逝了，一切报复的念头也云消雾散了，所有的凶狠和胆量都一去不复返了。天已黎明，新的一天即将到来；她在卡拉弗的怀抱中哭了：这是"第一次哭泣"("Del primo pianto")。图兰多特王朝终结了。她卑躬屈膝地乞求卡拉弗"走开吧"，带着他的秘密走开吧。但是卡拉弗知道他已征服了

她，他回答说："我已不再有什么秘密了。我的名字是卡拉弗，是帖木儿的儿子。我把我的名字连同我的生命都交给你吧。"

传来号声，报道要上朝了。布景转到王座所在的宫殿中。在这里，图兰多特对她的宫臣们和老皇帝说："我已经发现了这位外国人的秘密，而他的名字就是——爱。"

附录一：现代歌剧举例

贝　尔　格

(Alban Berg, 1885—1935)

鲁　　璐

(Lulu)

（三幕歌剧）

作曲：贝尔格

作词：贝尔格；根据维德金德（Wedekind）的《地灵》（"Erdgeist"）和《潘多拉的罐子》（"Die Büchse der Pandora"）改写。

首次上演：1937年6月2日在苏黎世，按作者逝世时留下的未完成稿演出。

人物：鲁璐……………………………………………高女高音

格史维茨伯爵夫人(Gräfin Geschwitz)…………

……………………………………戏剧性女次高音

戏装保管员
中学生 }……………………………………女低音

医生……………………………………………说话演员

画家……………………………………………抒情性男高音

舍恩博士（Dr. Schön）——报纸编辑……………………………………………………英雄性男中音

阿尔瓦（Alwa）——舍恩之子，作家…………………………………………………青年英雄性男高音

驯兽者
罗德里戈（Rodrigo）——运动员 }…………男低音

席戈尔希（Schigolch）——老人……高特性男低音

王子——非洲旅游者…………………………男高音

剧场经理……………………………………喜剧性男低音

时间：十九世纪最后四分之一

地点：德国一城市

《鲁璐》是贝尔格的第二部，同时也是他最后一部歌剧，全剧完全用十二音体系写成。贝尔格逝世时，写完了第一、二幕和第三幕的一部分——一开始的大段重唱部分。另外，他为这部歌剧的剩余部分写下了或详或略的草稿，也可以说除了重唱中的某些地方以外，全部的歌词都已配了音乐，而且第三幕的有些曲子，贝尔格已经把它们纳入了他所写的这部歌剧的选曲交响乐组曲（演奏时需要一名歌唱演员）；交响组曲包括：1）回旋曲（第二幕第一场，鲁璐和阿尔瓦的二重唱，及第二幕第二场的结尾；2）定型变奏曲（Ostinato，为第二幕第一、二场的间奏）；3）鲁璐之歌（第二幕第一场）；4）变奏曲（第三幕第一、二场的间奏）；5）慢板（Adagio，第一幕第二、三场的间奏，歌剧的结尾，包括格史维茨的小咏叹调）。

序幕：一个驯兽者和马戏团的一个小丑走到幕前，介绍他的马戏班子，其中有一个是鲁璐，身穿丑角的戏装。

幕启：第一幕第一场在一画家的画室中，鲁璐身穿丑角的戏装，正在被人画着。报馆编辑舍恩博士在一旁观望。舍恩的儿子阿尔瓦走了进来，他发现鲁璐在这儿，却没有她丈夫，觉得奇怪。鲁璐对他解释，说她随时都在等她丈夫的到来的。阿尔瓦在剧院工作，他是来找他爸爸去看彩排的。他们走后，只剩下了鲁璐和画家。画家说他实在不能专心画下去了，他想拥抱鲁璐。他拚命追逐鲁璐，围着画室团团转，二人唱着由鲁璐的动机（已在序幕中首次出现了）构成的卡农。画家亲吻鲁璐的手，这时听见鲁璐的丈夫在敲门。

以上是代表鲁璐的动机。

鲁璐的丈夫叫门不开，破门而入；目睹他的妻子和画家形迹可疑，而过分紧张，昏倒在地。鲁璐和画家逐渐发觉他已气绝。鲁璐对于他的死，庆幸多于悔恨（由萨克管独奏引出她唱的歌谣曲——canzonetta)。在鲁璐和画家的二重唱中，画家一再问起鲁璐的宗教信仰，鲁璐的回答总是："我不知道。"鲁璐走开，去换衣服去了；画家独自唱了一首咏叙调(arioso)。

一段间奏引到第二场。这是一间雅致的房间，墙上挂着穿丑角戏装的鲁璐的画像。画家现在已经成了她的丈夫。他给鲁璐带来一封信，信上说舍恩博士订婚了，她感到震惊。她同画家一起唱了一首小二重唱（duettino)；这时，门铃响了。画家从窗口向外望了一下，说叫门的是一个乞丐；说完之后，他兀自到画室里工作去了。鲁璐把那"乞丐"让进了屋，原来这人是席戈尔希；他看来好象是她的父亲，实际上却是她原先的一个情人。他对她现

在的处境表示赞羡；的确，自从他们分手以后，她已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席戈尔希离去时，舍恩入(奏鸣曲乐章由此开始)，并认出席戈尔希，感到惊讶。然后舍恩对鲁璐说他自己已经订婚了，叫她以后不要再去找他。鲁璐向他表示：她是属于他的（奏鸣曲式的呈示部尾声中开始的一缓慢部分具有表示爱情主题的意义)；是他，在她小时把她从大街上救了起来；而且，无论如何她的丈夫对她的所作所为是毫不关心的，她在她丈夫的眼里，根本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一只可爱的小鸟而已。

鲁璐走后，画家入；舍恩起初只是要求画家要好好关心鲁璐。然后，音乐逐渐紧张起来，他也逐渐向画家谈到鲁璐的往事。舍恩说是他把鲁璐介绍给戈尔博士（Dr. Goll)的，戈尔是她过去的丈夫；可是当舍恩的妻子死了不久，鲁璐就千方百计地要作舍恩的妻子。她的不同的情人用了不同的名字称呼她：舍恩叫她米侬(Mignon)，戈尔博士叫她奈丽(Nelly)，画家叫她夏娃(E-va)。画家听了舍恩的话之后，佯作要出去找鲁璐谈话；但是不久忽然传来一阵呻吟声。当鲁璐和舍恩用力把一扇锁上的门推开时(打击乐奏出节奏卡农)，发现画家已经自杀，倒在地上死去。

门铃响了，阿尔瓦情绪激昂地带来巴黎爆发革命的消息。舍恩担心画家自杀的丑闻传出去之后对他的订婚不利；但是，作为一个报馆编辑，他很希望利用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把这桩丑闻掩盖过去。幕落时，鲁璐用她的动机唱道：“最后你还是要同我结婚的。”

一段较长的间奏，在这里代表爱情的主题得到了发展，引到第三场；这是在一家剧场的后台，鲁璐的化装室中。阿尔瓦在等她下场；他向鲁璐追忆：当他年轻时，在他母亲死后，曾劝他父

亲娶她。鲁璐说她完全明白，舍恩博士让她登上舞台，为的是让一个有钱的人爱上她，然后他好把她甩掉。

鲁璐又去上场演戏了，阿尔瓦在思考，觉得鲁璐的生活经历是多么适合写一部出色的歌剧啊。一位王子入，他是想娶鲁璐的，他对鲁璐大加赞美。这时，后台传来一阵喧嚷，鲁璐在演剧中昏倒，被抬了进来；这场事故的发生，鲁璐说得很清楚，因为她迫不得已而在舍恩的未来的新娘面前表演舞蹈。

鲁璐和舍恩单独在一起（奏鸣曲的展开部）。鲁璐对舍恩百般嘲笑，说他为什么不马上同他那无辜的新娘结婚，说他企图摆脱她的手掌是行不通的。舍恩被她纠缠不过，想要和她决裂，但是鲁璐显得更加顽强（奏鸣曲式的再现部），她逼迫着舍恩按她说的，逐字逐句地给他的未婚妻写一封信，废除婚约。幕落时，舍恩扬言道："现在该看我的了。"（表现爱情的音乐）。鲁璐准备登台继续演出，但昏厥发作，演出中断。

第二幕，第一场：在一间豪华的大厅中，厅内陈设为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格史维茨的装束颇象男子，她来拜访鲁璐，她显然很喜欢鲁璐。舍恩入，他现在已是鲁璐的丈夫了。鲁璐和格史维茨一道出去了，舍恩满怀嫉妒，濒于疯狂的边缘。他手里拿着装了子弹的手枪，向幕后窥伺，仿佛想去那里发现鲁璐的情人。鲁璐回来了，她和舍恩同下。

他们刚刚走开，格史维茨悄悄蹓回，躲藏起来；不久，席戈尔希、一个运动员和一个中学生走了进来。这中学生爱上了鲁璐。席戈尔希从中拉拢，使他和鲁璐见面。鲁璐进来时，他们正在抽烟、喝酒。当听说阿尔瓦到来时，他们全都藏了起来。阿尔瓦情绪激昂地向鲁璐表示他对她的爱情。鲁璐对他说，多年前他的母亲被毒杀，她是有责任的。这时舍恩躲在暗处看着他们的一举一

动，另外，他还看见躲在暗处的运动员。阿尔瓦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舍恩把他送出门外，回过头来对鲁璐痛加斥责，把那只他用来追赶运动员的手枪，交给了鲁璐，叫她用它自杀。

然后，舍恩又发现了躲在暗处的格史维茨，他把她推出门外；他一直逼着鲁璐自杀。这时，我们就听到了鲁璐之歌（这是贝尔格献给安东·冯·韦伯恩的曲子）；在这首歌里，鲁璐申诉了自己的私衷，表达了她的赤诚之心。舍恩再次想以手枪威逼鲁璐，这时，那中学生叫了起来，鲁璐对准舍恩打了五枪。整个这场舍恩和鲁璐的戏，是由舍恩的咏叹调的五段歌词构成的，在各段不同的歌词之间加进了不同的插段。

鲁璐对自己所干的事十分惊恐；舍恩是她唯一的爱人。阿尔瓦回来，听到他父亲的最后遗言，仿佛是要他报仇。鲁璐唱了一段小咏叹调，求他宽恕。警察来了。幕落。

以下的间奏音乐很激动，是用来伴奏一段无声的、象征性的电影的，电影中表述着在下一场之前、一段时间内鲁璐的遭遇；有一个简短的法庭审判场面，鲁璐被判为谋杀舍恩罪；她因患霍乱症住进监狱医院；后来，由格史维茨的参与策划准备逃脱。

第二场：与第一场同一场所；但是屋里看来很脏，很乱。格史维茨、阿尔瓦和运动员（仆人打扮）呆在一起。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听出鲁璐得了霍乱；格史维茨也曾患霍乱，不过刚刚康复。他们想由格史维茨做鲁璐的替身，把鲁璐从监狱医院中救出，然后让她和运动员结婚。席戈尔希把格史维茨带走，去按计划行事；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格史维茨由于热爱鲁璐，是为了救她而故意染上霍乱的。

阿尔瓦和运动员单独呆在一起，不久中学生来了，带来了拯救鲁璐的计划。阿尔瓦和运动员对中学生说鲁璐已经死了，把他

推出门外；不久，鲁璐由格史维茨扶着走了进来。运动员看见鲁璐面黄饥瘦，十分厌恶，大声骂了她一阵，扬长而去。席戈尔希去买赴巴黎的车票，屋内只剩下阿尔瓦和鲁璐二人。他们唱了一曲热情洋溢的二重唱；之后，偕往巴黎。

第三幕，第一场：在巴黎，一间漂亮的房子。显然这里是暗娼经常出入之处。一个叫卡斯蒂·皮亚尼(Casti Piani)的妓女掮客，他知道鲁璐过去的历史，唆使鲁璐入妓院为娼，并威胁她说如不顺从他的意旨，他就向警察局告发。鲁璐拒绝了他，并准备逃跑。她把自己的衣服给一个男仆穿上，自己穿上男装逃去。警察到时，只看见了那个男仆。

第二场：伦敦一贫民窟中的一间陋室。如今鲁璐在街头浪荡，以其所获供养阿尔瓦和席戈尔希。格史维兹从巴黎来到。她保存了鲁璐的戏装画像，拿出来给他们看。有几个男客被带入屋中(其中一人看到格史维茨，神色惊慌)。鲁璐的最后一个姘夫是杰克。他把鲁璐杀死，而且当格史维茨试图帮鲁璐时，也被他杀死。

沃 采 克
(Wozzeck)

(三幕十五场歌剧)

作曲：贝尔格

作词：贝尔格；根据毕希纳尔 (Büchner) 同名话剧改编。

首次上演：1925年12月14日在柏林国家歌剧院。

人物：沃采克——士兵……………………………… 男中音

军乐队长……………………………… 男高音

安德烈斯(Andres)——士兵……………… 男高音

队长……………………………………… 男高音

医生……………………………………… 男低音

工人甲、乙…………………………男中音、男低音

白痴……………………………………… 男高音

玛丽(Marie) ……………………………… 女高音

玛格蕾特(Margret) ……………………… 女低音

玛丽的孩子……………………………… 高　音

士兵，仆人，少女，儿童。

贝尔格于1914年看了毕希纳尔（Georg Büchner, 1813—1837)风格新颖的话剧《沃采克》之后，就想写一部歌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贝尔格参军作战，把歌剧的写作停顿了下来。1921年贝尔格把音乐写完，1923年“世界音乐出版社”(Universal Edition) 答应出版这部歌剧。这时，贝尔格努力设法说服一家歌剧院来上演这部歌剧。著名钢琴家史托尔曼(Eduard Steurmann)帮助他，到处找歌剧院的领导，演奏给他们听。最后终于为克莱伯所接受，由柏林国家歌剧院上演。但是在距首次公演十八个月之前，群众有机会听到一次所谓《沃采克》片段的演出（演出了第一幕第三场的前半；第三幕的第一场；第三幕的第五场及其前面的间奏)，是由苏特·柯特拉 (Sutter-Kottlar)演唱、舍尔兴(Scherchen) 指挥的。从这时起，《沃采克》就成了人们争议的中心，无论在音乐家中间和歌剧听众中间，都分成了赞成的和厌弃的两派；但是双方只是反应强烈，却说不出多少理论上的根据。

《沃采克》共分三幕，每幕有五场。音乐是连续不断的；为了变换布景的需要，贝尔格常常只用几秒钟的间奏。

贝尔格自己曾对这部歌剧的剧情和音乐作过最简明扼要的介绍：

第一幕

剧情	音乐
〔沃采克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	〔五首特性乐曲〕
沃采克与队长 （第一场）	组曲(Suite)
沃采克与安德烈斯 （第二场）	狂诗曲(Rhapsody)
玛丽与沃采克 （第三场）	军队进行曲与摇篮曲
沃采克与医生 （第四场）	帕萨卡里亚(Passacaglia)
玛丽与军乐队长 （第五场）	动情行板(似回旋曲) (Andante affettuoso, quasi Rondo)

第二幕

〔剧情展开〕	〔五个乐章的交响乐〕
玛丽与小儿，然后与沃采克 （第一场）	奏鸣曲式乐章
队长与医生，然后与沃采克 （第二场）	幻想曲与赋格
玛丽与沃采克 （第三场）	广板(Largo)
啤酒花园 （第四场）	谐谑曲(Scherzo)
营房宿舍 （第五场）	回旋曲附引子 (Rondo con introduzione)

第三幕

〔悲惨的结局与尾声〕	〔六首创意曲〕

玛丽与小儿　（第一场）	根据一个主题写的创意曲
玛丽与沃采克　（第二场）	根据一个音写的创意曲
旅店　（第三场）	根据一种节奏写的创意曲
沃采克之死　（第四场）	根据一个六音和弦写的创意曲
	〔管弦乐间奏〕
	根据一个调写的创意曲
儿童在游戏　（第五场）	根据一个八分音符的音型写的创意曲

贝尔格虽然作了如上介绍，但他在1928年的一期《音乐新报》(Neue Musik-Zeitung)上写过一篇文章，告诫那些在看戏时内心对《沃采克》试作分析的人，写道："不论你对歌剧中的音乐形式结构多么熟悉……作为一个听众，从幕启到幕落，谁都丝毫不应该去注意那些不同的曲式，如赋格和创意曲，组曲和奏鸣曲乐章，变奏曲和帕萨卡里亚等，每个听众都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歌剧的意境上，这意境是远远超越于沃采克个人的命运之上的。"

贝尔格是勋伯格(Schönberg)的学生，他的音乐风格受到勋伯格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很多影响。但是《沃采克》却不是按照勋伯格所说的"十二音"作曲法写成的，虽然第二幕中的帕萨卡里亚的主题有十二个音。除第三幕外，贝尔格一概未用调号。贝尔格在"语调唱法"(Sprechstimme)方面，用得很多，很巧妙；本来，勋伯格在他的《月亮迷》(Pierrot Lunaire)中的"语调音乐"是最著名的。"语调音乐"可以说是一种"由音乐规定下来的语言"，亦即节奏和音准是预先明确规定的，但在演唱时，只是当开始出口时每个音是固定的，随后立刻声音就低落或上升了，正如平时说话的情形一样。这样的音乐，不宜唱成过分音乐性的或如歌(cantabile)的风格，最好是使人听起来象是优秀的话剧演员的诗意的朗诵一样。

第一幕：启幕时是在歌剧的第三小节；第一场是在队长的屋中。早晨，沃采克给队长刮胡子；沃采克是队长的勤务兵。队长是一个爱唠叨的人，他对沃采克讲："你这样匆忙，省下来十分钟，你干什么呢？"问得沃采克无言以对。队长又问沃采克目前是否刮的是从南到北的风，沃采克机械地回答说："是，是，豪普特曼先生。"队长谈到沃采克不曾结婚，可是却有了一个孩子，说他是个好人，但不讲道德。这下子触动了沃采克，他说，上帝不是说过吗："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吧。"队长听了这样的回答，大吃一惊，不禁唱到高音C。沃采克说，只有富人才讲得起习惯上的道德。他唱道："我们穷人……"：



队长心中暗想：沃采克想得太多了。他把沃采克打发走了，临走时劝他不要老是那末匆忙。

第二场：在田间。从这里可以看见城镇。沃采克和安德烈斯正在砍柴。日暮。安德烈斯独自唱着歌，但是沃采克总摆脱不掉一个印象，仿佛觉得这块地方是为鬼魂所扰似的。他在胡思乱想，一下喃喃自语，揭露共济社的阴谋，一下觉得脚下的土地裂开了缝，当落日红霞染遍天际时，他就以为整个世界着了火。在这简短的一场戏中，有不少极其灿烂的配器效果，是贝尔格的创新。

第三场：玛丽的住室；黄昏。幕后奏起军队进行曲；玛丽向窗外观望，显然她在看望正在返回营房的军乐队。军乐队打鼓的队长向她挥手致意，她高兴地唱着军乐队奏出的曲调："士兵啊士兵，都是漂亮的小伙子"：





她唱得确实是太高兴了，邻居玛格蕾特对她对士兵这么感兴趣，不由得作了恶意的解释，从而引起口角。最后，玛丽把窗户砰地一声关了起来，遮断了军乐队的声音。她为自己的孩子唱了一首摇篮曲（“姑娘啊如今你怎么办，你有了孩子，却没有男人”）：



不久，听见有人在敲窗户，原来是沃采克站在窗外。他不能进屋，因为天已经太晚了。他甚至没有来得及看玛丽向他举起的孩子。他说了一些胡涂话，弄得玛丽莫名其妙；他走了之后，玛丽冲出屋门。

第四场（帕萨卡里亚曲式）：次日，在医生的书斋中。沃采克为了取得微薄的酬金，准备充当医生的试验品，供他作营养学的

实验。医生埋怨沃采克不听他的全部指示；医生的一套科学言论使不幸的沃采克十分困惑，他忍无可忍，发了脾气。医生说他这样下去就只有进疯人院了。同时医生想到自己新发明的理论如果能发表，必将驰名全球，他感到无限振奋。当医生重新诊视沃采克的舌头时，幕落。

第五场：玛丽住房前面的街上。军乐队长的英姿显然引起玛丽的羡慕。军乐队长说他目前的装束比起他在星期日的服装来，真是微不足道哩。他想去拥抱玛丽，第一次玛丽拒绝了他；第二次她没有拒绝，而且感慨地说："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都是一样。"于是把他引入她的屋中。

第二幕：在玛丽的住室内。玛丽戴着新的耳环，在一块破镜子面前自我欣赏。她让孩子睡了觉，又顾影自怜起来。沃采克入，问她在隐藏什么。玛丽说她找到一副耳环，沃采克说他就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能找到象一副耳环这样成双成对的东西。他望了望睡着的孩子；然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人生只是工作而已，即使是在睡梦中，人也在流着汗。他把自己从队长和医生那里挣得的钱给了玛丽（由一个C大调的和弦伴奏），然后走了。他走后，玛丽为了自己对沃采克不忠实，感到内疚。

第二场：在大街上。医生正在街上匆匆前进，被他的朋友（队长）拦住；医生虽说无暇奉陪，却被他纠缠不过。医生为了报复，就向队长详细讲了一些不治之症的病例，最后警告队长，说他面色发红，很可能是中风的症候，这种病很可能使他丧命，或至少瘫痪。队长想到自己的死亡，动了感情，但想到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将对他歌功颂德，就得到了自我安慰。

队长的梦想被匆匆而来的沃采克打断了，队长沮丧地说沃采克猛然冲入世界，有如他的刮胡子刀。队长提到刮胡子，使他联

想起关于玛丽和长胡子的军乐队长的丑闻；他和医生就用一些含沙射影的话来折磨沃采克（如说他最近在他的菜汤里不是发现了一根胡子吗?）甚至于还模仿着唱了一支军队进行曲。沃采克听了他们的话，忍无可忍，突然爆发出对生活不满的最强音。队长和医生见他如此认真，不免吃惊。医生摸了沃采克的脉，看看感情激动是否影响了他的身体，可是他们的牺牲品却顺着大街冲向前去。队长和医生惊叹不已。

第三场：在玛丽房前的街上。这是一首交响乐的慢乐章（Largo），是为由十四个演奏者组成的室内管弦乐队演奏的。配器的写法根据勋伯格的"室内交响乐"（Kammersymphonie）的编配。玛丽正站在她的房前，沃采克走上前来。沃采克说玛丽：她象犯罪一样美丽——可是犯罪怎么能是美丽呢？沃采克问玛丽："他是曾在那里站着吗"？玛丽回答说街上走着的人，她是无法控制的。当沃采克看样子要打她时，她说："用刀刺进我的胸膛比用手打在我的身上更好……小时候我爸爸从来也不敢打我。"沃采克茫然地重述着她的话；她兀自走入房里。

第四场：一家啤酒花园。舞台上一个新型小乐队奏着缓慢的乡村舞曲（Ländler），人们在跳舞。乐队的组织是：定高一个音的小提琴2—4件，C调单簧管、手风琴、吉他数件、F调低音大号。大家一齐跳舞时，有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工人，酒力引起了愁绪，感伤地唱着。沃采克入，看见玛丽在和军乐队队长一起跳舞；他妒火中烧，正待要到舞池中把他们拆散时，跳舞停了下来。众士兵们唱起一首欢乐的打猎歌，安德烈斯担任独唱，结尾落在独唱者的一个拖长的C音上。一个工人爬上桌子，讲了一阵典型的酒后的说教，是一些既合乎逻辑而又毫无意义的话。这段话完全是用"语调唱法"唱出来的，由此可见这种表现手法是多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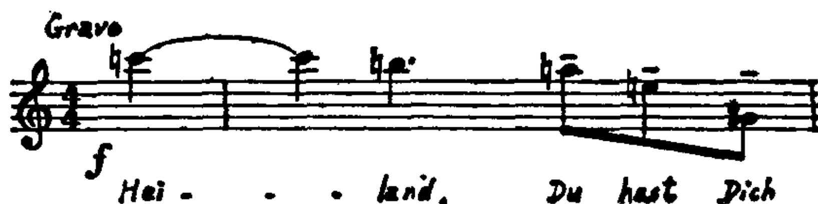
富于表现力，多么有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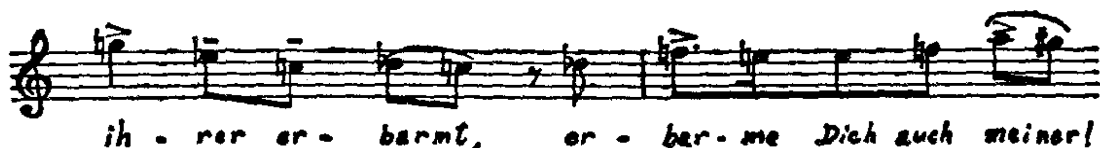
继工人的说教之后是一小段男声合唱；然后一个白痴上场，漫步走到沃采克坐着的地方，唱道："快乐呀快乐……可是我嗅到……嗅到了血腥气味"（"Lustig, lustig……aber es riecht……ich riech Blut"）。白痴这个角色的全部任务就只有十三个音符，主要由手风琴伴奏；他的这场戏虽然很短，但却非常强烈而重要。跳舞又开始了，而沃采克的脑际却被血所萦绕。

第五场：夜。在沃采克的营房中。幕启之前，可以听到从营房中传出的鼾声（五部合唱，半开口的哼唱，没有歌词）。幕启时，沃采克正对安德烈斯发牢骚，说想到日间舞场所见的情景，不能成眠。这时军乐队队长踉踉跄跄走了进来，高声喊叫，自鸣得意，并邀沃采克和他干杯。沃采克转过身去，兀自吹着口哨。军乐队队长上去把他拉住，二人搏斗了一阵子，军乐队队长把沃采克打倒在地，并扬言要把他活活打死。他走出以后，沃采克两眼发楞。安德烈斯惊呼："他在流血。"提到了血，对于沃采克就好象是命运在催促："步步逼紧"。

第三幕：从音乐上讲，这一幕最为集中，包含六首创意曲（invention,这是贝尔格给它们起的名称）。

第一场：夜。在玛丽的屋中。中音提琴独奏出主题。玛丽正在读圣经上的玛丽·玛格达琳的故事，不禁把所读的故事和她自己的遭遇对照起来。她终于发出求救的呼声："救世主啊……求你象怜悯她那样，怜悯怜悯我吧，上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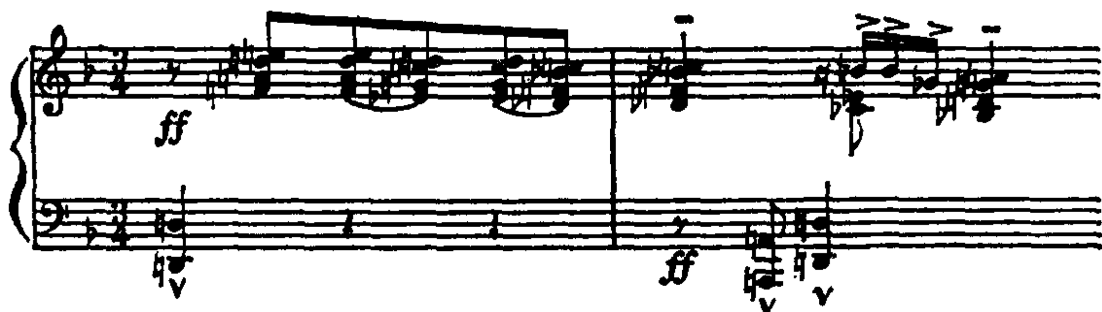


玛丽在读圣经时用“语调唱法”，在表达读后感时用一般唱法。这场戏的音乐写得很美。

第二场：同一夜，稍晚。林中池畔。玛丽正想回家，被沃采克截住。他回忆着他们久已相识的往事；而当玛丽抬头望月时，他拔刀砍断她的喉咙；然后俯身看她，说：“死了！”幕落。间奏包含B音上的两次长的“渐强”（crescendi）：先从圆号独奏 *ppp* 开始，接着穿过整个管弦乐队，在打击乐奏出一种节奏之后，由打击乐器开始奏出第二个渐强。幕启时（第三场），可以听见在一架失调的钢琴上敲打出一曲快速的“波尔卡”（Polka）舞曲。事情发生在一家小店里。人们在跳舞，沃采克也在场。他找到玛格蕾特作舞伴，把她带到一张桌旁，想要向她表示爱情。玛格蕾特唱了一首短歌，但当她看见沃采克手上血迹斑斑时，她唱不下去了。沃采克极力对她解释，说是偶然不慎，割破了手；然后把围在他周围的舞客们推开，冲出门外。

第四场又回到林中池畔。沃采克在寻找他那把刺杀玛丽时丢下的刀子，他怕被人捡到要吃官司。刀子被他找到了，他停下来看了看玛丽的尸体，然后把刀子扔到池中，看着它沉了下去。他仿佛觉得整个世界都沐浴在血泊之中；他看着自己手上和衣服上的血迹，绝望地走入水中把它濯洗。水已漫到他的脖子，他仍继续向前走去，直至完全消失。医生和队长来了，说他们听见了什么声音，医生无意中说出可能有人淹入水中——这时乐队响出上行的半音音阶，暗示沃采克已惨遭没顶。

D 小调的间奏构成整个歌剧的高潮，同时也是对歌剧主人公沃采克本身的哀悼：



这里可以听到在以前各场中听到过的音乐，而与沃采克本人联系最紧的一些主题，以崇高的姿态再现了。正如评论家史泰因(Erwin Stein)所说："在这段间奏中，贝尔格不是通过戏剧说话的，而是直接对我们说话的。他的语气显然变了，而其语气的诚恳使我们领会到为什么我们喜爱贝尔格的音乐。"

第五场：在玛丽住房外面的街上。儿童们在玩耍。玛丽的孩子独自在一旁玩。其他的儿童们跑过来，有一个孩子说人们发现玛丽已经死了。玛丽的孩子听不懂他的意思，一蹦一跳地继续玩他的游戏，嘴里唱着"嚯卜嚯卜……"("Hopp-hopp, hopp-hopp……")。幕徐徐落下。

沃采克这个角色也许不是"普通人"的一个确切的代表，但是他却是普通人的一个侧面的艺术的反映——这一侧面合乎逻辑地由日常的际遇走向潜在的激动人心的强烈后果。在贝尔格的这部歌剧中通过音乐描写了这一过程，而他的音乐语言是那样有说服力，在配器上的创新是那样绚丽，而终结的高潮(最后的间奏)是那样富于人情味，现在我们如果说《沃采克》是一部经典性的名作，肯定不会是过早的。

德　彪　西

(Claude Dubussy, 1862—1918)

《贝利雅斯与梅丽桑德》
(Pelléas et Mélisande)

(五幕歌剧)

作曲：德彪西

作词：采用梅特林克(Maeterlinck)同名话剧。

首次上演：1902年四月三十日，在巴黎喜歌剧院。

人物：阿凯尔(Arkel)——阿莱蒙德 (Allemonde) 国王……………………………………………… 男低音

珍妮维叶芙(Geneviève) ——贝利雅斯和高罗的母亲……………………………………………… 女低音

贝利雅斯 } 阿凯尔国王的孙子……… { 男高音

高罗(Golaud) } 阿凯尔国王的孙子……… { 男中音

梅丽桑德……………………………………………… 女高音

伊纽尔(Yniold)——高罗前妻之子……… 女高音

医生……………………………………………… 男低音

歌剧史上，有些作品是过去的总结，有些则是未来的预言；属于前一类的歌剧使人想到莫扎特的作品，属于后一类的如《特里

斯坦》、《福斯塔夫》或《沃采克》。而德彪西的唯一的一部歌剧作品：《贝利雅斯与梅丽桑德》则似乎是两类都不属。德彪西显然并不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作曲家，但是《贝利雅斯与梅丽桑德》却不象他写的钢琴曲和管弦乐曲，它既不来源于任何流派，也很少有后来的模仿者。如果说这部作品是一部断嗣绝后的作品，它却绝不是一部干枯气味的作品。的确人们每听一次，就越加信服它是有着不同寻常的不可思议之美，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觉的想象力。它之所以后继无人，可能也正足以说明它所表达的已经全部表达出来了。

有许多评论文章谈到《贝利雅斯与梅丽桑德》是一部性质比较淡薄的作品。也许值得强调指出，只就这部作品的戏剧性方面而论，是可以这样说的。这部歌剧中的各个人物并未在其每次的陈述中把他们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贝利雅斯与梅丽桑德》只有在这个限度之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歌剧；而它更喜欢的表达方法不是倾泻出奔放充沛的感情，而是采用捉摸不定的、暧昧含蓄的词句。这里没有通常所谓的用乐音加强表现的手法，德彪西所追求的恰恰与此相反，他追求的是通过音乐对感情作确切的，不加夸张的表现，而这些感情也使人清楚地感觉到是准确地代表着剧中人物性格的。人们常好引证歌剧第四幕中的一段二重唱的高潮：





从促使听众接受这部作品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利少弊多的。因为德彪西所追求的不是轻描淡写的手法，甚至也不是简单化的手法。他在表现上的法国式的准确性要求他写得精密，不被公式和俗套搞得复杂化。德彪西所写的东西在听众初次听起来，感觉有些令人困惑的“不同凡响”，亦在于此。

歌剧的每一场，都由管弦乐间奏与前一场相连接，所以各场在音乐上是连续进行的。

第一幕，第一场：在森林中。高罗在打猎追踪一只野猪时迷了路，来到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地方。他看见一个姑娘坐在泉水旁。看她的举止，很象是一个童话中的人物，她的动作仿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经高罗再三追问，她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在高罗的劝导下，她跟随高罗走出了幽暗的森林。

第二场：宫堡中的一室。珍妮维叶芙正在给几乎双目失明的阿凯尔国王读高罗给他的异父兄弟贝利雅斯写的一封信；她唱道：“他给他弟弟贝利雅斯的信上是这样写的”（“voici ce qu'il écrit à son frère Pelléas”）。从这封信上我们知道高罗和神秘的梅丽桑德结婚已经六个月了。他很爱他的妻子，可是他对她的了解，比他最初在树林中所了解的一点也不多。因此，他害怕他的祖父——国王——因为他这桩婚事而不肯宽恕他；他在信中请求贝

利雅斯给他发出信号——如果国王肯答应把"这陌生的女子看做自己的女儿"的话。否则，他就把他的船驶向遥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国王阿凯尔已经到了那样的年纪，人世的经历使他明智到对什么事都可以原谅了。所以他就宽恕了高罗，并指派刚刚走进屋来的贝利雅斯给他哥哥发出约定的信号。贝利雅斯问国王阿凯尔，自己是否可以去同一个即将去世的朋友告别，因为他接到了那个朋友的来信；可是阿凯尔提醒他，他目前的任务是等候他哥哥的归来，并且还要侍候他在楼上卧病的父亲。

第三场：宫堡前。王后珍妮维叶芙在安慰梅丽桑德的苦闷情绪；梅丽桑德感到她漂泊在一个阴暗的世界里，愁绪满怀。贝利雅斯也在。他们一同望着一艘船只向海上驶出，同时传来幕后的合唱声。

第二幕，第一场：花园中，泉水旁。酷日当空的时刻，贝利雅斯和梅丽桑德来到了这枝叶茂密的林荫里。梅丽桑德是一个水仙女般的人物吧？水对于她有着奇异的吸引力。贝利雅斯叫她当心："不要滑落水中"（"Prenez garde de glisser"）。她弯下腰，从水中看自己的倒影，她的头发落在水中。因为她伸手摸不到水，她就把高罗送给她的戒指拿着玩耍。戒指从手中脱落，只听得竖琴一声滑奏（glissando），戒指沉入水中。

第二场：戒指必然是有着一种奇异的魔力；当它堕入泉水之中的同一时间内，高罗在林中打猎，马惊了，他坠马负伤。如今，他卧床养伤，梅丽桑德在旁侍候。她对高罗说，她在宫中住着，感觉很不舒服；她总觉得有一种不吉之兆压在她的心头，她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高罗极力安慰她；他握起她的手——发现他送给她的那只戒指不见了。他逼迫她在黑夜中把戒指找回，说："我宁愿抛弃我的一切财产，也不愿失掉我那珍贵的戒指。"贝利

雅斯必须帮助梅丽桑德去找寻戒指。

第三场：群岩中的一个窟洞之前。梅丽桑德曾欺骗高罗，说那戒指是从她手指上滑下，落到海里。因此，贝利雅斯必须把她领到这个窟洞之前，她才能说出她究竟把那戒指失落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确实阴森可怕，笼罩着死亡的气氛。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看见三个须发蓬乱的神秘的乞丐。

第三幕，第一场：宫堡中的一座塔。梅丽桑德站在塔上的一个窗口，梳理她披散的头发，唱道："我那长长的头发"（"Mes longs cheveux"）：



这时贝利雅斯顺着环绕在窗下的一条路走来。他是来向梅丽桑德告别的；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走了。至少，梅丽桑德该会再次把手伸给他，让他亲吻一下。爱情之网早已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把他们捆得越来越紧。他们二人的手没有接触到，但是梅丽桑德把身子探到窗外，她的长发落在贝利雅斯的脸上，使这青年人燃起了炽热的感情。他们之间的话语变得更加亲热——这时高罗走近，责备他们的"幼稚无知"。随后，高罗和贝利雅斯一起走了。

整个这一场戏，从一开始那令人陶醉的竖琴声一直到高罗的出场，确是一场恰如其分的写热烈爱情的戏（虽然没有说任何表示爱情的话），德彪西写得是多么的生动感人啊！

第二场：宫堡下面的地窖之中。好象一种恐怖的威胁似地，高罗把贝利雅斯带到了这些阴风惨惨的地窖之中。他们不寒而栗地走了出去。

第三场：在地窖门口的阳台上。高罗诚恳地告诫贝利雅斯不要和梅丽桑德接近，不要同她讲私话。

第四场：宫堡前。高罗尽管嘴里说贝利雅斯和梅丽桑德之间没有什么事情，只不过是年幼无知而已，但是内心总是不能平静。嫉妒之火在吞噬着他的心。为此，现在他把他的前妻生的小儿子伊纽尔举起，从窗口侦察贝利雅斯和梅丽桑德的隐情。那孩子对他说不出他们之间有任何不正当的事情，可是高罗总觉得他俩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而且他意识到，论自己的年纪是比贝利雅斯和梅丽桑德要老多了。从戏剧性上讲，这一场是全部歌剧中最紧张的场面之一；高罗内心的苦恼和无力，在伊纽尔说他所看到的情景时所表现的天真和恐惧的对比之下，显得更加突出。

第四幕，第一场：宫堡中的一室。贝利雅斯与梅丽桑德在此相会。今晚他必须和她相见。他们约好一同到花园中从前她失落戒指的那古老的泉边去。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会晤。直到如今梅丽桑德还不理解是什么事使得贝利雅斯必须离家远行呢？

第二场：年老的阿凯尔国王走进屋来。这位老人心里惦念着梅丽桑德，他感觉到高罗的这个年轻的妻子是不幸的。高罗也走了进来。他内心激动到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他一看到他的妻子那天真幼稚的样子就怒不可遏，终于把她推倒；她跪在地上，高罗拉着她的头发，拖着她在屋里走。这种事情只有阿凯尔能够理解和同情；这时他唱道："如果我是上帝，我将会怜悯人们的心"("Si j'étais Dieu, j'aurais pitié du coeur des hommes")；



第三场：花园中古泉旁。空中弥漫着凶兆的压抑气氛。只有小伊纽尔感受不到这种压抑的苦痛。他把一件东西失落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他在寻觅着。一会儿他瞥见羊群被人赶着，他倾听着羊群走过的声音(这一场在演出时常被删掉)。

第四场：当梅丽桑德去找贝利雅斯时，天已渐黑。也许是由于高罗的怒气发作，使他俩在这最后的话别中，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的处境，他们似乎不得不下决心走向死亡，并在死亡中享到欢乐。“命运”把他们关在了宫堡的大门之外；他们看见高罗就象是“命运”一般地朝着他们走来。他们想到死反而高兴。贝利雅斯倒在高罗的剑下，梅丽桑德被她的丈夫追逐，在黑夜中逃走。

第五幕：宫堡中的一室。梅丽桑德平卧在床上。阿凯尔、高罗

和医生在室内轻声细语。不，梅丽桑德并不是因为高罗使她负了轻伤而濒于死亡。也许她的生命是可以得到挽救的。可是高罗为他自己所做的事，十分懊悔，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他说："我无缘无故地杀了人！……他们只不过是象孩子一样的彼此拥抱了……我不由自主地干下了这样的事。"梅丽桑德醒了，似乎从梦中醒来。所有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象是幻梦一场。高罗颓丧地跑到她的床边，向她乞求饶恕，并求她说出真情。他自己也愿意死，只是在死之前他要知道究竟她是否同贝利雅斯背叛了他。梅丽桑德不承认。高罗的百般追逼，使梅丽桑德痛苦万分，她已接近死亡。她已不省人事，仿佛她的心灵已经获得了自由。如今，再也不能把她挽救回来了。年迈的阿凯尔抱来她所生的孩子，并为即将死去的女人想尽办法，使她能够摆脱尘世的痛苦，摆脱留在世上的人们的眼泪给她增加的负担，以便让她的灵魂得以安然逸去。

附录二：

《贝利雅斯与梅丽桑德》的剧词

作者：梅特林克

第　一　幕

第一场：森林

〔前奏〕

幕启

（梅丽桑德独坐泉边。高罗上）

高罗（以下简称高）：

我林中迷路，走不出去了！

天晓得这只野兽把我引到了何处，

它一定身受重伤；看，

这里还有血迹。

但如今，我已看不见它，

我想自己也迷失了道路。

我的猎犬也找不到我了，

我还是走回头路吧。

我听到有人啜泣……

哦，哦！

那井边是什么？

一位姑娘，在井边哭泣？

（他咳嗽一声）

她还没有听到我，

我看不到她的面孔。

（他走向前去，触到她的肩膀）

你为什么哭呢？

（梅丽桑德颤栗，站起，想逃）

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事。

你为什么哭泣？

单独一人呆在这里？

梅丽桑德（以下简称梅，几乎无声）：

别碰我，别碰我！

高：不要怕，我不会欺负你……

哦，你很美丽。

梅：不，不，不要碰我！

不然，我就跳到井里去！

高：我不碰你……

看，我呆在这儿，靠着大树；

不要怕。

是有什么人欺负你了吗？

梅：是的，是的！

（沉痛地哭泣）

高：是谁欺负了你？

梅：所有的人，所有的人！

高：人们怎么欺负你了？

梅：我不想说，我不能说！

高：来吧，不要再哭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

梅：我是逃出来，逃出来的！

高：是呵，可是从哪里逃出来的？

梅：我在这里迷了路，迷了路！

哦！哦！我在这里迷了路……

我不是这里的人，

我不是生在这里的……

高：你是从何而来的？

哪里生人？

梅：哦，哦！很远，很远……

高：那在井中闪闪发光的是什么？

梅：什么，在那儿？啊！

那是他给我的王冠呢，

我在哭着，它落在水里。

高：一顶王冠？

是谁送给你一顶王冠呢？

让我来把它拾起……

梅：不，不，我不要它了！

我不需要它，

我宁愿死去……

立刻死去！

高：我把它捞起毫不费力，

井水并不很深。

梅：我不要它了，

你如把它捞起，

我就跳进水里！

高：不，不，我就让它沉在水里。

可是，人们取它毫不费力；

看来，它很美丽。

你逃出来已很久了吗？

梅：是的，是的，你是谁呢？

高：我是王子高罗，

阿莱蒙德的老国王阿凯尔的孙子……

梅：哦，你已有了苍白的头发呢！

高：是的，有了一些，

这里，在鬓角上……

梅：你的胡子也是……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高：我在看你的眼睛。

你是否从来不把眼睛闭起？

梅：闭起，闭起，

到了夜间我就把它们闭起……

高：你为什么总是神情慌张呢？

梅：你是一个巨人呢！

高：我是一个普通人，

和别人一样。

梅：你为什么来到了这里？

高：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在林中打猎，

我追赶一只野猪，

我走错了路……

你看来很年轻。

你多大年纪？

梅：我开始感到寒意……

高：你要不要跟我同去？

梅：不，不，

我要呆在这里。

高：你不能单独呆在这里，

你不能彻夜呆在这里……

你叫什么名字？

梅：梅丽桑德。

高：你不能呆在这里，梅丽桑德。

来吧，来到我这里……

梅：我呆在这里。

高：你独自一人会害怕的，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独自一人，通宵呆在这里……

不能，梅丽桑德，

来吧，伸出你的手来……

梅：哦！不要碰我！

高：你不要喊叫……

我再也不碰你了。

但我求你来和我呆在一起。

夜将是很黑、很冷的。

我求你，来……

梅：你要到何处去？

高：我不知道……

我也是迷了路的……

（二人下）

〔间奏〕

第二场：宫堡中的一室

（阿凯尔和珍妮维叶芙）

珍妮维叶芙（以下简称珍）：他给他弟弟贝利雅斯的信上

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黄昏，我在泉边发现了她，

在那我迷了路的森林之中。

我不知她的年龄，

不知她的姓名，

也不知她来自何方，

我不敢向她打听；

看来她定是经受到巨大的惊慌。

你如问她出了什么情况，
她就突然象个孩子一样，
哭得十分伤心，
使人害怕紧张。
已经六个月了，
我和她结了婚，
而一如我们初次相会一样，
我对她仍然一无所知。
如今，我亲爱的贝利雅斯，
我爱你胜过弟兄，
虽然我们不是一父所生；
请你等候我的归来，
为我准备归程……
我知道母亲必会原谅我的行径。
但是我却害怕阿凯尔，
虽然他待人忠诚。
如果他肯当做亲生女儿
把她相迎，
你在接到这封信的第三天
在那眺望大海的塔顶
点起一盏明灯；
我在我船上的甲板上
将会看到它的亮光；
如果我看不见，
我就驶向远方，
永不还乡……”

你怎么说？

阿凯尔（以下简称阿）：

我什么也没有说。

看来这很奇怪，

因为我们从来只看命运的反面，

甚至我们自己的命运的反面……

他一向听从我的教言，

我也一向认为让他去向乌稣尔公主求婚，

会使他幸福一生……

他不能继续独身，

自从他的妻子死后，

他确实孤苦伶仃；

这桩婚姻将会消灭长期的战争，

缓和多年的仇恨……

而他却不愿如此。

（怀着严肃的感情）

他既有自己的主意，

就随便他吧，

我从来不和命运做对；

他对自己的未来，

比我明白；

也许在那里，

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事体。

珍：他一向都很谦虚谨慎，

那么沉着，那么坚定……

自从他的妻子死去，

他一心照顾他的儿子
——他的小伊纽尔。
他如今什么都已忘记……
我们将怎么办呢？
（贝利雅斯上）

阿：是谁走进屋里来了？

珍：是贝利雅斯。
他泪流双颊。

阿：是你啊，贝利雅斯？
来，走近一些，
让我在亮光中看看你。

贝利雅斯（以下简称贝）：
爷爷，
我在接到哥哥的来信的同时，
又接到另外一封信；
是我的朋友玛赛鲁斯寄来的……
他已濒于死亡，
他叫我去……
他说他确知死神来临之日……
他对我说，如果我来
就来在那时以前，
千万不可错过时机。

阿：可是，你必须等待一些时候，
我们还不知你哥哥回来情况如何，
何况，你那住在楼上的父亲，
也许比你那朋友病情更为严重……

父亲和朋友之间，
岂容你自由选择？
（退下）

珍：天黑之前，
记着把灯点燃，
贝利雅斯。
（二人分别退下）

〔间奏〕
第三场：宫堡前
〔引子〕
（珍妮维叶芙与梅丽桑德上）

梅：花园里天色已黑。
到处都是浓茂的树林
围在宫殿的周围！

珍：是的；当我刚到这里，
我也感到惊奇，
人人都觉惊奇。
有些地方，
终年不见阳光。
可是很快就会习惯，
我到此地已经很久、很久，
将近四十多年。
放眼眺望另外一方，
你可看见明朗的海洋。

梅：我听到下面传来声音。

珍：是啊，是有人向我们走近……

啊！原来是贝利雅斯……

他似乎已经疲倦，

他等你等了很长时间……

梅：他还没有看见我们。

珍：我想他已看见我们，

只是不知应该怎么办。

贝利雅斯，贝利雅斯，

是你吗？

贝：是啊！

我是从海边过来……

珍：我们也是，

我们来找光亮。

这儿比别处明朗，

而那大海却苍茫无光。

贝：今夜将有暴风雨来临，

近来每夜都有，

可是现在海面却很平静！

如果冒然出海，

恐怕永远不能回来。

（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在幕后吆喝：嗬喔，嗬喔……）

梅：有船自海港口驶去，

贝：必是一只大船……

光芒高射，

待它驶入亮处，

我们就能看见。

珍：也许不能看见，

因为海上云雾弥漫。

（幕后吆喝声：嗨嗬！）

贝：我想云雾正在慢慢消散……

梅：是的，呈现一线光明，

却是前所未见……

贝：那是灯塔，

还有几盏隐蔽在云雾中。

梅：船正驶入亮处……

它已走得很远。

贝：它已扯起所有的帆……

梅：这就是把我载来的那只船，

它有很大的帆……

看了帆，我认出了船……

贝：今夜海上将有风浪……

梅：他们又为什么要在今夜启航？

船影即将消逝在远方，

也许它会葬身海洋。

贝：夜色即将更加黑暗……

珍：已是回宫的时间。

贝利雅斯，你为梅丽桑德带路，

我还要去看看小伊组尔。（下）

贝：海上已什么也看不见……

梅：我还看见有些亮光。

贝：那是另外的灯塔。

你听见海上的声音吗？

那是海风在刮……

从这儿走下。

把你的手给我好吗？

梅：你看，我双手拿着鲜花。

贝：我将扶你走下，

天很黑，路很陡，

也许我明天就要走……

梅：噢！你为什么要走？

（二人下）

〔第一幕终〕

第 二 幕

第一场：花园中一水泉

〔前奏〕

（贝利雅斯和梅丽桑德上）

贝：你不知道我把你带到哪里吗？

中午时刻我常坐在这里，

那时花园里实在太热。

今天的天气令人窒息，

即使是呆在树荫里。

梅：哦！泉水多么清清……

贝：是啊，而且永远冷如寒冬。

这是一口古老的水泉，

它仿佛有着奇异的魔力，

曾使盲人重见光明，

至今人们称它“盲人之泉”。

梅：它至今还能医治盲人的眼睛？

贝：自从那国王几乎成了盲人之后，

人们再也不来此求救……

梅：这儿多么寂静，

听不到任何声音。

贝：这儿总是万籁俱寂……

人们会听到泉水在安息……

你可愿在这池边坐下？

那儿有菩提树荫，

阳光从来不能透进……

梅：我将在这池旁躺下。

我想看那水有多深……

贝：从来没有人看到水底，

它的深度大概可与海洋相比。

梅：如果水底有个发光的东西，

或许人们就可以看到……

贝：你不要这样侧倒。

梅：我想摸到那水……

贝：当心滑下……

我来拉住你的手……

梅：不，不，我要把双手浸在水里……

今天，我的手不太舒服……

贝：当心！当心！梅丽桑德！

啊！你的头发……

梅：不行，不行，

我摸不到水！

贝：可是你的头发已浸在水中……

梅：是啊，它比我的手臂还长，

它甚至比我还长……

贝：他发现你的那一天，

你是不是也在水池边？

梅：是……

贝：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梅：没说什么，我什么也不能记起。

贝：他是否和你十分靠近？

梅：是，他想吻我……

贝：你是不愿意吗？

梅：我不愿意。

贝：为什么呢？

梅：哦！哦！——

我看见有件东西在水底……

贝：当心！当心！

不要掉下去！

你手里玩弄什么东西？

梅：是他送给我的一枚戒指。

贝：池水很深，

切莫把它抛来抛去。

梅：我的手很有把握……

贝：在太阳下它闪烁发光！

不要把它抛向高空！

梅：哦！

贝：它落在水中！

梅：它落在水中！

贝：它在哪里？它在哪里？

梅：我看不见它落在哪里。

贝：我好象看见它在发光！

梅：是我的戒指？

贝：是，是；就在那边……

梅：哦！哦！它离我们那么遥远！
不，不，那不是它，
它已不见——
水上只剩下一个大圆圈……
如今我们可怎么办？

贝：为了一个指环，
不必这样不安。
不要紧，我们也许能把它重新发现！
找不到它，也可另外再找一件。

梅：不，不，这只戒指是再也找不到了，
另外的，也不会找到……
我原以为我把它拿在手里，
我已把手握起，
而它竟自落下……
我在阳光中把它抛得过高。

贝：来，改日我们再来。
来，天已不早。
恐怕有人来把我们寻找。
戒指落下的时刻，
听到正午的钟声。

梅：如果高罗问起，

我将怎样对他说呢？

贝：对他叙说实情，

叙说实情……

（二人下）

〔间奏〕

第二场：宫堡中的一室

（高罗卧床；梅丽桑德坐在床边）

高：啊，啊！一切都好，

这不关紧要。

只是我说不清：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在林中安然打猎，

突然我的马受惊奔腾，

莫非它看到什么奇异的情景？

（逐渐暗中激动）

我刚刚听到正午钟声，

钟声十二响，

马狂奔撞在树上?!

（渐宁静）

我不知后来怎样，

我已倒在地上。

可能是它倒在我的身上，

我却以为整个森林压在我的胸膛。

我以为压碎了我的心肠。

但是我的心肠安然无恙，

看来我并未受伤……

梅：你要喝点水吗？

高：谢谢，我不喝，我不渴。

梅：要不要掉换一个枕头？

这枕头上有一点血迹。

高：不，不用麻烦了。

梅：是真的么？

你已没有什么痛苦？

高：是啊，我曾经历过多少疼痛，

我是钢铁和热血造成。

梅：睡觉吧，闭上眼睛。

我将彻夜呆在这里……

高：不，不，我不愿累坏你的身体。

我什么也不需要，

我将象儿童一样好好睡觉……

梅丽桑德，你怎么样了？

为什么，你忽然哭了起来？

梅：住在这里，我不舒服。

高：你不舒服？

你怎么样了，梅丽桑德？

梅：我不知道……

我在这里觉得很不舒服。

我想今天最好对你说了；

老爷，我在这里并不幸福……

高：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

莫非什么人亏待了你，

莫非什么人冒犯了你？

梅：不，不，谁也没有错待我，
不是为了这个。
高：莫非你还有什么事隐瞒着我？
你说出实情吧，梅丽桑德……
莫非是国王？
莫非是我妈妈？
莫非是贝利雅斯？
梅：不，不，不是贝利雅斯。
什么人也不是……
你不会了解我……
但这却是一种比我更强有力的东西……
高：啊，别说傻话了，梅丽桑德……
你要我怎么办？
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你是想要离开我吗？
梅：哦，不！不是这样……
我愿意同你一道走，
我只是不能在此地生活下去……
我觉得我已活不太久……
高：可是总要说出些理由，
不然人家会以为你定是疯狂，
或者以为你有什么幼稚的幻想。
哦，或许是贝利雅斯？
我想他不常和你说话。
梅：啊，他对我说过几次话，
我觉得他不喜欢我，

我看出了他的眼色……

可是，他同我讲话，

每当我遇到了他。

高：你不要介意，

他向来如此，

他是有些奇异。

他将会改变，

你将会看见；

他年纪还轻……

梅：但是，不是为了这个，

不是为了这个……

高：那末，又是为了什么？

你不能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

你觉得在这里实在难过？

的确，这宫堡太古老而阴森，

它十分寒冷、深沉。

这里住的都是一些老人。

周围的田野，看来也很凄凉，

到处都是古老的森林，

终年不透阳光。

但是如果心胸开阔，

也可在这里惬意地生活。

何况，人们岂能天天快活；

可是，无论什么事，

只要你说，

我就尽力去做……

梅：是啊，真的，这里永远不见天日。

可是我今天早上看见了，这是第一次。

高：是为了这个你就哭泣，

我那可怜的梅丽桑德？

难道就是为了这个？

你哭，就是为了不见天日？

噢，为这哭泣，你已不是那样的年纪……

况且，难道这里没有夏天？

那时，不愁看不见青天。

况且，还有明年……

噢，把你的手给我；

给我你那一双小手。

（他拿起她的手）

哦！这两只小手，我能把它捏碎，

象花一样脆弱……

怎么，我给你的戒指在哪里？

梅：戒指？

高：是啊，我们结婚的戒指，它在哪里？

梅：我想，我想

它已丢失。

高：丢失？

掉在哪里？

不是你故意扔掉的吗？

梅：不；它是失落的……

它一定是失落的……

但我知道它在哪里……

高：它在哪里？

梅：你可知道，

在那海滨有一个岩洞？

高：是的。

梅：对啊，就在那里……

一定是在那里……

是的，是的；我已记起。

今晨我曾到那儿去，

为小伊纽尔拾取贝壳，

有些贝壳十分美丽……

戒指从我指上滑掉，

正好潮水涌起，

我就跑开，

没有来得及把它捞取。

高：你可确知它在那里？

梅：是啊，确实，确实，

我曾感觉它滑下手指。

高：那就必须立刻到那儿寻觅。

梅：现在就去？

立刻就去？

在黑暗中寻觅？

高：立刻就去，

在黑暗里……

我宁愿丢掉一切，

也不愿丢掉这只戒指……

你全不理解它的意义，

你全不知道它的来历。
今夜海浪翻腾很急，
快去，快去，
不然就被浪潮抢先吞噬。

梅：我不敢单独一人前去……

高：去，去，不管你同谁去，
我都不在意。
但必须立刻前去，
你听到吗？
快，快，去找贝利雅斯，
让他陪你。

梅：贝利雅斯？同贝利雅斯？
但贝利雅斯不会去吧……

高：贝利雅斯什么都会做的，
只要是你去请他。
我比你更了解他。
去吧，快快去吧！
（有些克制，强调地）
戒指不到手，
我就不睡觉。

梅：噢，噢！我很不幸，我很不幸！（她哭泣下）
〔间奏〕
第三场：在岩洞前
（贝利雅斯与梅丽桑德上）

贝（极为激动地说）：是的，就在这里，
我们已经走到。

天色这样漆黑一片，
洞口无从认辨。
这边天际全无星辰，
等那月亮冲破乌云，
照亮岩洞，我们可以安全走进。
洞内有些险区，
道路十分狭隘，
两边水深无底。
我没想到携带火把或提灯，
但我想天光足以照明。
你是否从未深入岩洞？

梅：不曾……

贝：那我们就进去吧……
应该说明那丢失戒指的地方，
如果他要向你追问。
岩洞十分美丽，十分宽敞，
充满蓝色的光芒，
如果点起一支小小的蜡烛，
简直就象满天星辰密布。
让我拉着你的手，
你不用这样发抖。
这里没有危险，
只要我们不见了海面，
我们随时可以停留……
是岩洞的咆哮使你惊恐？
你是否听到身后海涛汹涌？

今夜海上确是不很平静……

（月光照亮了洞口和岩洞的一部分，可以看到三个白发的穷老头，并排互相依偎而坐，靠着岩石睡觉。）

贝：啊！这里有了亮光！

梅：啊！

贝：是什么？

梅：（指三个穷人）那儿……那儿……

贝：是啊……我也看见了他们三个……

梅：走吧，我们走吧！

贝：那是三个穷老头，

他们已经睡着。

现在全国正闹饥荒……

可是，他们为什么在这儿睡觉？

梅：走吧，我们走吧！

贝：小心，小心，讲话不要这样大声，

免得他们惊醒……

他们睡意正浓……

来。

梅：别管我；

我宁愿独自走……

贝：改天我们再来……（二人下）

〔第二幕终〕

第 三 幕

第一场：宫堡中的一座塔，塔窗下一条巡逻小道。

〔前奏〕

梅：（在窗前梳她的散开的头发）

我的头发长啊，一直垂到塔下；

我的头发在等你，不论何时何地；

圣丹尼啊和圣米歇尔，

圣米歇尔啊和圣拉飞尔，

我诞生在一个礼拜日，

我诞生在中午十二时。

（贝利雅斯自巡逻小道上）

贝：喂，喂！

梅：你是谁？

贝：我，我，是我！

你在那儿做什么？

在窗前唱歌，

象是一只小鸟来自异国？

梅：乘这黑夜到来之前，梳梳头发……

贝：莫非在那墙上我看见的就是这些？

我仿佛看见你这里灯光闪烁……

梅：我把窗子打开，

塔中实在太热……

今晚夜色正好——

贝：天上有数不清的星星，

我从来不曾见过这么多；

可是月亮仍在海上……

不要呆在暗处，梅丽桑德；

弯下身来。

让我看一下你那披散的头发。

梅：这样，会使人看了害怕……

贝：哦，哦！梅丽桑德，

哦，你是多么美啊！

这样，你是多么美啊！

弯下身来，向下，向下，

让我挨近些看看你吧……

梅：我再也不能向你靠近，

我已尽力弯下腰身。

贝：我也不能登得更高，

至少让我握到你的手，就在今宵，

因为我即将远行，就在明朝。

梅：不，不，不……

贝：是，是，明晨我一定要走，

让我握住你的手，你的手；

把你那小手放在我的唇上。

梅：你如果要走，

我就不给你手……

贝：给我，给我吧，

梅：那你就不走了吗？

贝：我将等待一些时候……

梅：我看见黑暗中有一朵玫瑰花。

贝：在哪儿？

我只看见出墙的柳条儿。

梅：在下面，下面的花园里，

在那绿荫中。

贝：那并不是一朵玫瑰花，
等一下我将去看看它，
可是你先把手给我吧，
先把手拿来吧……

梅：这里，给你……
我再也俯不下去。

贝：可是我仍然吻不到你的手！

梅：我确实再也不能弯身，
不然我将摔在窗外……
哦，哦！我的头发垂落塔下。

(当她向外俯身时，她的头发忽然翻卷，卷住了贝利雅斯的脸面)

贝：哦，哦！这是什么？
是你的头发……
你的头发落在我的面前，
你那美丽的头发，梅丽桑德。
全部从塔上落下。
我把它握在手里，
我把它放在口中，
我把它抱在怀里，
我把它围在颈上……
今夜，我的手再也不会松开。

梅：放开，放开！
这样我会摔下去的！

贝：不，不，这样美丽的头发，
我从来没有见过，梅丽桑德！
看呵，你看；它们来自那样的高空，

它们却萦绕在我的心中，
它们还能绕住我的双膝。
它们是那样轻柔，
仿佛是自天而降。
它们蒙住了我的眼睛，
使我看不见天空。
看啊，你可看见？
我的双手不能把它们握住，
它们竟飘上了杨柳枝头……
它们生动活跃，
象是我手中的小鸟。
它们对我有情，
比你爱我更深！

梅：放开我，放开我，
可能有人来了……

贝：不，不，不，
今夜我不放你……
今夜你是我的俘虏，
今夜，整个一夜……

梅：贝利雅斯！贝利雅斯！

贝：我把它们绑起，
绑在杨柳枝上……
你再也不能走开，
你再也不能走开！
看呵，你看！
我在亲吻你的头发……

在你的头发丛中，
我不再感到苦痛！
你听见吗，我的亲吻，
沿着头发向你攀登……
每根头发一定给你带去亲吻……
你看，你看，我的双手已经放松……
我的双手得到了自由，
而你再也不能脱走。
（从塔中飞出几只鸽子，在黑暗中绕着他们飞翔）
梅：哦，哦！你弄痛了我！
贝利雅斯啊，那是什么？
是什么在我们周围飞翔？
贝：只不过是塔中飞出的几只鸽子。
我曾使它们惊慌；
它们已经飞去。
梅：这是我的鸽子，贝利雅斯。
我们走吧，放开我；
它们再也不会飞回……
贝：它们为什么不会飞回？
梅：它们将会被黑暗吞没……
放开我！让我抬起头来……
我听见脚步声，放开我！
是高罗！
我想一定是高罗！
他一定听见了我们的话……
贝：等等！不要动！

你的头发还在枝头缠挂……

在黑暗中难解难分……

等等，别动！天色漆黑。

（高罗沿巡逻小道上）

高：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贝：我在这儿做什么？

我……

高：你们都是些小孩子……

梅丽桑德，不要把身子伸向窗外当心挨摔……

你们不知道天已很晚？

将近午夜。

不要这样在黑暗中玩耍。

你们都是小孩子……

（神经质地笑）

简直是小孩子，

简直是小孩子。（与贝利雅斯同下）

〔间奏〕

第二场：宫堡的地下隧道

〔引子〕

（高罗与贝利雅斯上）

高：小心，小心；走这边，走这边。

你还从没有到过这地下隧道？

贝：我来过一次；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高：你看，这就是我同你说过的死水池……

你可嗅到它散发的臭气？

让我们走过这块巨大的悬岩，
弯下腰，免得碰伤你的脸。
弯下腰，不要怕，
我来扶你，
给我……不，不，不是手，
手会滑，
来，你的胳膊。
你可看见那深渊？贝利雅斯啊，贝利雅斯？

贝：（不安）我好象看到了底！
（暗中激动）那颤动的是亮光吗？
（直起腰，望着高罗）
你……

高：是，那是灯光，
看，我摇晃着它，
来把石壁照亮……

贝：在这儿，我透不过气，
让我们出去吧。

高：好，出去吧。（二人默默走出）
〔间奏〕
第三场：地下隧道口上一平台
（高罗与贝利雅斯上）

贝：啊！我终于透过气来！
我在这巨大的岩洞中，
几乎象是生了病，
几乎支持不住。
那里空气潮湿而沉闷，

好象铅雾迷漫，
那里一片黑暗，
有如毒气冲天。
如今，海阔天空！
这里有清凉的海风，
你看，它象新叶片片，
在那绿波上舒展。
啊！人们刚刚浇过平台上的花朵，
湿润的花草散发芬芳，
现在该是过午时分，
花间已经蒙上古塔的阴影……
已是正午，
我已听到钟声，
孩子们正奔向海岸游泳……
啊！在那塔上的一个窗口；
看到我们的母亲和梅丽桑德……

高：是的；
她们在荫凉处藏躲。
关于梅丽桑德，
昨晚的事，昨晚的话，
我都已听见。
我很明白，
这都是儿戏，
但今后不可重演。
她总是那么娇弱，
今后要对她更好地照顾，

因为可能她不久就会成为母亲，
稍稍动情，就会带来不幸。
这并非是第一次，
我早已察觉你俩之间有蹊跷……
你年纪比她大，
我对你不再多说……
以后尽量躲避她；
但也不必伪虚做假……（二人下）
〔间奏〕
第四场：宫堡前
（高罗与小伊纽尔上）

高：（假做镇静）
来，我们在这儿坐下，伊纽尔；
来，坐在我的膝盖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森林中的事情。
多日以来，我见不到你。
你也把我遗弃，
你总是和你那小妈妈呆在一起……
啊，我们刚好就坐在你小妈妈的窗下。
这时她也许正在作那黄昏的祈祷……
可是，你说，伊纽尔，
她却常和你叔叔贝利雅斯在一起，
是不是？

伊纽尔（以下简称伊）：
是，是，小爸爸；
那时你不在家。

高：啊！

看，有人提灯在花园里走过！

可是，听说他俩并不投合，

好象他们时常吵架，

是吗？

伊：是，是，真是这样。

高：是？啊！啊！

是为什么事，使他们争吵不下？

伊：为了那扇门。

高：怎么！为了门！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伊：因为那门开不开啊！

高：是谁不愿把门打开啊？

他们究竟为什么吵架？

伊：我不知道，亲爱的爸爸，

也许是为了灯光吧。

高：我不同你讲灯光，

我同你讲那门。

不，不要把手捂着嘴……

来，来……

伊：小爸爸！好爸爸！

我再也不了……

高：你看，你怎么哭了起来？

你怎么了？

伊：好爸爸！你弄痛了我！

高：我怎么弄痛了你，

也不是故意的……

伊：这儿，就在这儿，

在这小胳膊上……

高：我不是故意，

好了，不要再哭泣；

明天我给你一件好东西。

伊：什么，好爸爸？

高：一只箭囊，几枝箭，

但是你要告诉我关于那门的事。

伊：是长长的箭吗？

高：是，很长很长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把门打开呢？

如今，你立刻回答我！

不，不，不要张开嘴来哭，

我不生你的气。

他俩在一起都说些什么呢？

伊：是贝利雅斯和我的小妈妈吗？

高：是，他们都说些什么？

伊：说我，总是说我。

高：告诉我，他们说你什么？

伊：他们说我将会长成一个大个子。

高：啊！我的生活多么悲惨！

我在这儿，好象一个盲人

在海底寻金！

我在这儿，好象新生的婴儿，

在森林中迷失路途，而你……

唉，你看，伊纽尔，

我走了神；

我们应该认真地谈谈，

贝利雅斯和你的小妈妈，

当我不在时曾谈到我吗？

伊：谈过，我的好爸爸。

高：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伊：他们说我将会长得和你一样大。

高：你经常在他们身边吗？

伊：是的，是的，好爸爸。

高：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到别处去玩耍？

伊：没有，好爸爸，我不在他们身边，

他们就会害怕。

高：他们害怕？

你怎么说他们会害怕？

伊：他们总是在黑暗中哭泣。

高：啊，啊！

伊：我也不禁哭了……

高：是啊，是啊！

伊：我的小妈妈，她脸色苍白……

高：啊！啊！

天啊，忍耐，忍耐……

伊：怎么，好爸爸？

高：没什么，我的孩子

我看见一只狼在林中走过。

他们有时亲吻吗？你说。

伊：他们亲吻？好爸爸，没有，没有。

哦，有，好爸爸，有过一次，

是一个下雨天……

高：他们亲吻了？

怎么，怎么，他们是怎样亲吻的？

伊：象这样，好爸爸，象这样。

（他在高罗的嘴上吻了一下；笑起来。）

哦！你的胡子，好爸爸！

它扎人，好扎！

好爸爸，你的胡子已经灰白，

你也灰白了头发，灰白，灰白。

（他们坐处上方的窗口点起了灯，灯光照在他们身上）

啊，啊！小妈妈已把灯点起。

亮了，亮了，我的好爸爸。

高：是，开始有了亮光。

伊：我们也去，好爸爸，

我们也去……

高：你想到哪儿去？

伊：到那亮处去，好爸爸。

高：不，不，我的孩子，

还要在暗中呆些时候……

事情还没弄清楚……

我想贝利雅斯定是疯了……

伊：不，好爸爸，他没有疯，

他是个好人。

高：你想不想看看你的小妈妈？

伊：是，我很想见到她。

高：那你不要声张，

我来把你举到窗口，

窗子实在太高，

虽然我身材高大。

（他把孩子举起）

一点也不要声张，

免得惹你妈妈惊慌……

看到吗？

她是不是在房里？

伊：是……

哦，那儿真亮！

高：她是独自一人？

伊：是……不，不！贝利雅斯叔叔也在那儿。

高：他……

伊：啊！啊！好爸爸，

你弄痛了我！

高：不要紧，别出声，

我会小心；

看啊，望里看呵，伊纽尔……

我脚下滑。

小声说话，

他们在做什么？

伊：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我的好爸爸。

高：他们是不是挨得很近，

他们是不是在说话？

伊：不，好爸爸；

他们没有说话。

高：那末，他们在做什么？

伊：他们望着那灯光。

高：两人一齐观望？

伊：是，我的好爸爸。

高：他们不说话？

伊：不，我的好爸爸；

他们不合眼睛。

高：他们不彼此靠拢？

伊：不！好爸爸，他们一直不合眼睛……

我实在害怕！

高：你怕的是什么？

看啊，看啊！

伊：我的好爸爸，

你让我下来好吗？

高：看啊！

伊：哦！我的好爸爸，

我要叫喊了，

把我放下吧，把我放下吧！

高：来！（二人下）

〔尾声〕

〔第三幕终〕

第　四　幕

第一场：宫堡中的一室

〔引子〕

（贝利雅斯与梅里桑德上，相遇）

贝：你去哪里？
　　我今晚要和你讲话，
　　能见你吗？

梅：可以。

贝：我从我父亲的屋子出来，
　　他的病情好转。
　　医生说他已脱险……
　　他能认出我，
　　他握住我的手；
　　自从生病以来，
　　他神色奇怪；
　　他对我说：
　　“是你吗，贝利雅斯？
　　我一直没有认识出来，
　　你的容颜严肃而和蔼，
　　很象那些寿命不长的人……
　　应该去旅行，去旅行……”
　　说也奇怪，我将遵命……
　　我妈妈听了，高兴得流泪，
　　你难道没有察觉？
　　全家仿佛突然活跃。

开始听到人们呼吸，

开始听到人们行走……

你听，门后有人讲话。

快，快，快说，

我在哪儿见你啊？

梅：你说罢。

贝：在花园里，盲人水池旁？

你可愿意？你来吗？

梅：来。

贝：今晚将是最后的相会；

我将恪遵父命，远出旅行。

你再也不能和我相会。

梅：贝利雅斯，不要这样说，

我将永远看到你，

我将永远望着你……

贝：你望着也是枉然，

我将走得很远，

你不能看见……

梅：究竟出了什么事，贝利雅斯？

我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贝：走吧，我们分手吧，

我听到门后有人说话。

〔间奏〕

第二场：（阿凯尔上）

阿：如今，贝利雅斯的父亲终于病好，

那死神的老仆——病魔已经离开宫堡。

少许欢笑，少许阳光，
终于降临我家……
时间已久！
自你来后，
这里只是房门紧闭，
轻声细语。
的确，我很可怜你，梅丽桑德……
我在观察着你，在这里，
也许你是无忧无虑，
但是你神色离奇，
仿佛时刻在等待着不幸的命运。
在阳光下，在美丽的花园里……
我说不清楚，
但我为你发愁，
因为你太年轻，你太美丽，
不该日夜呼吸着死亡的气息……
但是如今这一切都将改变。
在我这样的年纪，
这可能是生活得来的最可靠的果实，
在我这样的年纪，
我对事情的发展怀着忠实信念，
我总是看到在青春和美丽的周围，
一切都是那样幸福，美丽，新鲜。
如今，将是你为我所隐约窥见的新时代，
把大门打开。
你来；

你为何默默不语，眼也不抬？
我只亲吻过你一次，
那时你刚刚到来；
可是，有时老年人
也需要把他们的嘴唇，
接触一下那少女或儿童的脸颊，
为了保持对生命的青春的信心，
为了驱除逼人的死神。
你是否害怕我这衰老的嘴唇？
几个月来，我一直对你怜悯……

梅：老爷爷，
我并非不幸。

阿：让我好好看看你，
靠近些，看一下……
接近死亡的人多么需要美丽……

（高罗上）

高：贝利雅斯今晚出发。

阿：你的额角有些血迹，
你做了什么？

高：没有什么……
我走过一道带刺的篱笆。

梅：请你把头低下，老爷……
我来为你拭擦。

高：我不要你碰我，听到吗？走你的吧！
我不同你说话。
我的宝剑在哪儿？

我来找我的宝剑。

梅：在这儿，在祈祷凳上。

高：把它拿来。

(对阿凯尔)

人们发现一个农民饿死在海边上，

人们说我们睁眼看着他们死光。

(对梅丽桑德)拿来，我的剑？

你为什么这样心惊胆战？

我不杀你，我只是把剑刃来检验。

我不这样使用我的刀剑。

你为什么把我当做乞丐一样观看，

我不是来向你乞求捐献。

莫非你想从我眼里看出什么破绽，

却让我从你眼里什么也看不见？

你可曾想到我已有所发现？

你可曾看见那两只大眼……

它们仿佛自以为美丽而傲慢……

阿：我却只看到它们天真烂漫……

高：好一个天真烂漫！

它们决不止是天真烂漫！

它们纯洁胜似羔羊的眼睛，

它们能使上帝懂得什么是天真！

好一个天真烂漫！

你听着，我离它们那样近，

只要那睫毛眨动，

我就感到清新的微风；

可是这双眼睛的秘密，
远非只一世界的秘密可比！
好一个天真烂漫！
决不止是天真烂漫！
人们会以为上界的天使，
在那儿庆祝无穷止的洗礼。
我很熟悉这双眼睛！
我曾见到它们的作用！
闭上它们，闭上它们！
我将使它们长期闭拢！
不要把手捂住你的喉咙；
我在对你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心中没有暗算，
如果有什么暗算，
我又为什么对你隐瞒？
啊，啊！你别想逃脱！
来，来——
把手给我！
啊！
你的手太热！
走开，你的肉
使我作呕，走，走！
现在已经不是逃走的时候！
（他抓住梅丽桑德的头发）
你将跪着跟我走，
跪下！在我面前跪下！

啊！啊！你这长长的头发，

终于有了用，

向右，再向左，

向左，再向右！

阿卜萨隆*，阿卜萨隆！

向前弯，向后仰！

一直后仰到地上……

你看我已经笑得象个老头子，

啊，啊，啊！

阿：（跑向前）

高罗！

高：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已看见。

这对我全都无关重要。

我已太老；

何况我也不是密探。

我将听天由命；

哦，然而！

只因这是习惯，

只因这是习惯……

（下）

阿：这是怎么回事？

他喝醉了吗？

梅：（泪下）

---

*［注］阿卜萨隆是大卫王的儿子。

不，不；可是他不再爱我……

我很不幸……

阿：如果我是上帝，

我将怜悯那些男人们的心……

〔间奏〕

第三场：花园中一泉水

（小伊纽尔在试着搬一块石头）

伊：哦，这块石头很重……

它比我还重……

它比全世界的人都重，

它比什么东西都重……

我看见我的金球落在石缝里，

而这讨厌的石头，

使我无法去取……

我这小小的手臂还不够有力，

这块石头，我还不能抬起，

仿佛这石头扎根在地里。

（远处传来羊群咩咩叫）

哦！哦！

我听见山羊在哭泣……

唉！没有阳光……

来了一群小羊；

它们来了，很多，很多！

它们害怕黑暗……

它们挤做一团，

挤做一团！

它们在哭喊，

它们在逃窜！

它们有些想要向右转……

它们有些想要向右转……

它们不能如愿！

牧羊人向它们投掷土块……

啊，啊！

它们走向这边……

我要挨近看看。

多么大的一群！

现在它们全都沉默安静……

牧羊人！为什么它们不再做声？

牧羊人（不露面）：

因为它不是走向羊棚……

伊：它们走向哪儿？

牧羊人，牧羊人？

它们走向哪儿？

我的话他听不见。

他已走远……

它们不再吵闹……

它们不是去羊棚……

今夜它们将在哪里睡觉？……

哦！哦！天已很黑……

我去对人讲说真情……（下）

第四场：（贝利雅斯上）

贝：这是最后的夜晚，

最后的夜晚……
一切都应结束……
我象一个孩子一样，
在一个我信以为真的东西周围玩耍……
围绕着命运的陷阱，
我在梦幻中玩耍……
是谁使我猛然觉醒？
我将满怀喜悦和痛苦地喊叫，
我将象一个盲人，
从他那失了火的房子里逃跑。
我将告诉她我就要逃掉……
天色已晚；
她还未到……
不辞而别，也许更好……
这里我必须好好看看她……
有些东西我已忘记，
仿佛我和她已相隔百年……
我还从来没有凝视过她的眸子……
如果我就这样离去
我将丧失一切……
所有那往事的记忆……
就会象那网中的水，
所留无几。
我必须要最后看她一眼，
我要看到她的心里……
我要把我没有说出的一切

向她倾诉无遗……

（梅丽桑德上）

梅：贝利雅斯！

贝：梅丽桑德！是你吗，梅丽桑德？

梅：是。

贝：到这儿来，

不要站在月光那边。

到这儿来，

我们有许多话要谈……

到这儿来，

到这菩提树荫里来。

梅：让我呆在这亮处吧……

贝：人们从高塔的窗口会把我们看见，

到这儿来，

这里十分安全。

当心；不要被人看见！

梅：那就让他们看吧……

贝：怎么，你是悄悄溜出来的吗？

梅：是，你的哥哥在睡觉……

贝：天迟了；一小时后，门就关掉，

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你来得这么晚？

梅：你的哥哥做了一场噩梦。

后来我的衣襟又绕在了门栓上。

你看，衣服已经撕破，

耽搁了时间，我只好急急跑来……

贝：我可怜的梅丽桑德！

我几乎不敢碰你……

你还在喘息，

活象个被人追赶的小鸟。

你这样做，全是为了我吗？

我听见你的心在砰砰地响，

就象我自己的心在跳一样……

到这儿来，

同我靠近一些……

梅：你为什么面带微笑？

贝：我不曾笑，也许我心里高兴，

不自觉地显出笑容……

也许是哭更为适当……

梅：我们曾到过这里，很久以前……

我记忆犹新……

贝：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那时我还不懂得……

你可知道，为什么要你今晚来到这儿？

梅：不知道——

贝：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你……

我必须永远离开此地！

梅：你为什么总说要走？

贝：我必须向你说出你已知道的事！

你不知道我要同你说什么吗？

梅：可我，我一无所知啊。

贝：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必须走……

你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突然亲吻她)我爱你啊！

梅：(低声)我也爱你……

贝：哦！你说什么，梅丽桑德！

我几乎没有听见！

我们已用热铁打碎了冰冻！

你说这话仿佛来自世界的边缘！

我几乎没有听见……

你爱我？你也爱我？

从什么时候你爱我？

梅：一直爱你……

自从第一次看到你……

贝：你的声音仿佛越过春天的海洋！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这仿佛是雨露滴在我的心上！

你说得是那么纯真！

好象是天使在解答人们的疑问。

我几乎不敢相信，梅丽桑德。

你为什么会爱我？

你为什么会爱我？

是真的吗？你这么说，

你不是骗我？

是不是有意说谎，

为了使我快活？

梅：不，不，我从来不说谎话，

除了对你哥哥……

贝：哦！你竟说出这样的话！

你的声音比那泉水还要清新！

这是滴在我嘴唇上的清泉……

这是滴在我掌上的清泉……

给我吧，给我你的手。

哦，多么小的小手！

我原来不曾知道，

你是这么美丽！

在见到你之前，我从未见过任何美丽的东西。

我惶恐不安，我到处寻觅，

在田野，在家里，

我到处寻觅，

我找不到美丽……

如今我找到了。

我不相信

世界上还有更美丽的女人……

你在哪里？

我已听不见你的呼吸。

梅：我在看你……

贝：你的眼色为什么这样严肃？

我们已被阴影遮住，

树下已经太黑。

我们已看不清我们是多么幸福。

来，来，时间已经不多……

梅：不，不，呆在这里吧……

在黑暗中，我挨你更近……

贝：哪儿是你的眼睛？

你想逃走吗？

至今你心里也不想着我吗？

梅：我一心只想着你……

贝：你的眼睛望着别处……

梅：我在别处也看得见你……

贝：你心神不定，

你怎么了？你看来很不幸……

梅：我是很幸福，

可是我也很痛苦……

贝：是什么声音？

他们在关门！

梅：是，他们在关门……

贝：我们将不能进去，

你可听到门栓的声音？

你听，你听！

加上了铁链！

时间已经太晚、太晚！

梅：更好！更好！

贝：你？你看，看啊！

现在我们已毫无办法！

失掉了一切，

赢得了一切！

赢得一切，就在今夜！

来！来！

我的心跳如狂直到喉咙……

（他将她抱住）

你听啊，

我的心几乎把我憋死……

来……

啊，在黑暗中是多么美好。

梅：有人来到我们的身后……

贝：我谁也没有看见。

梅：我听到有声音……

贝：我只听到我的心

在黑暗中跳动……

梅：我听到枯叶簌簌声……

贝：那是突然静下来的风……

在我们互相拥抱时风已平息。

梅：看，今夜我们的影子多么长！

贝：它们互相拥抱在花园深处，

啊！它们互相接吻在那远离我们的地方！

你看，你看！

梅：（声音压抑）

啊！——

他在一棵树后！

贝：谁？

梅：高罗！

贝：高罗？他在哪儿？

我没有看见！

梅：那儿……在我们影子的顶端……

贝：是；我已经看见，

不要急于转身。

梅：他拿着他的宝剑……

贝：我赤手空拳……

梅：他已看见我们亲吻……

却不知他已被我们发现……

贝：不要动；不要回头看。

不然他将冲上前来……

他仍在观看……

他巍然不动……

走开，走开，立刻从这儿走开……

我来等他，我来把他阻拦……

梅：不，不！

贝：走开！他全已看到，

他将把我们杀掉！

梅：更好！更好！

贝：他来了！

你的嘴唇，你的嘴唇！

梅：来！……来！……（他们相互狂吻）

贝：哦！哦！天空的星辰全都陨落！

梅：也落在我的身上！

贝：再吻一次！来！来！

……

梅：来！来！……

（高罗手持宝剑向他们冲来，把贝利雅斯刺倒在泉水旁。梅丽桑德惊慌逃去）

梅：（一边逃着）哦！哦！我没有胆量！

我没有胆量！啊！

（高罗在她身后默然追踪，穿过树林）　　〔第四幕终〕

第 五 幕

宫堡中的一室

（阿凯尔、高罗和医生在室中一角，梅丽桑德卧床）

医生（以下简称医）：这小小的创伤不会丧命，

即使是小鸟也不会因此而死……

并非是你杀害了她，老爷，

你不必这样苦恼，

何况谁也没有说这已不可救药……

阿：不，不；

在这屋里，我们不由自已地过于沉默，

这是不祥之兆；

你看她慢慢地、慢慢地睡觉……

仿佛她的心灵永远冷掉……

高：我无缘无故把人杀死！

难道这不足以使石头哭泣！

他俩互相亲吻好象孩子……

他们象是兄弟和姐妹，

而我，我就突然！……

我不由自主地，失掉了控制……

医：当心；我看她好象苏醒……

梅：打开窗子，

打开窗子……

阿：是打开这一扇吗，梅丽桑德？

梅：不，不，

是那扇大窗，

我要眺望……

阿：今晚的海风对你是否太凉？

医：开开吧，开开吧……

梅：谢谢……

阿：是；太阳落在海上；

天已晚了，

你觉得怎样，梅丽桑德？

梅：很好，很好，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我从来没有感觉这样舒畅。

不过我现在好象懂得了一些事情……

阿：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梅：我说的话，我也不懂，你看……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

我想要说的，我再也不说……

阿：可是，可是……

你能这样说话，我听了心中欢喜；

前些天你神智有些昏迷，

谁都不能听懂你的话语，

而如今，这都已成过去！

梅：我不知道……

是你单独在这房里吗，爷爷？

阿：不，还有那医生，为你治病……

梅：啊！

阿：另外还一个别人……

梅：是谁呢？

阿：是……你可不要害怕。

他绝不想伤害你，请你放心……

你如害怕，

他就走开。

他非常不幸……

梅：他是谁？

阿：是……是你丈夫……

是高罗……

梅：是高罗在这里吗？

他为什么不到我身边来？

高：（向床前移步）

梅丽桑德……梅丽桑德……

梅：是你吗，高罗？

我几乎认不得你……

是太阳照在我的眼里……

你为什么望着墙壁？

你已削瘦，你已苍老。

我俩是否已经长期分离？

高：（对阿凯尔和医生）

你们是否可以暂时回避，对不起……

我要让那房门大开，

但是时间不会很久，

我要对她讲些事情；

不然我死不瞑目……

可以吗？

不久你们就可回屋。

不要拒绝我的请求……

我是个不幸的人……(阿凯尔与医生下)

梅丽桑德，你能否可怜我，

就象我可怜你一样？

梅丽桑德，你能原谅？

梅：是，是，我原谅你……

可有什么需要原谅？

高：我太对不起你，梅丽桑德……

我欺你太甚，我永远对你说不清……

从那第一天起……

这都是我的过错，

我俩已经遭遇的一切；

还有那将发生的一切……

我如果能够对你说清，

你就会有同我一样的眼光，

我看到了一切，看到了一切！

但我是那样爱你！

那样地爱你！

可是现在，一个人即将死去……

而将死的人是我……

而我很想知道……

我想问你……

你不怨我吧？

你必须说实话。

对一个将要死的人……

他必须知道真情，

不然他就不得安息……

你发誓，你说实话？

梅：是。

高：你曾爱过贝利雅斯吗？

梅：是的，

我曾爱他。

他在这儿吗？

高：你不理解我，

你也不想理解我，是吗？

我觉得，好象是……

好吧，就这样吧。

我问你，你是否爱他超出了禁律？

你说……你是否犯了罪？说，你说！

梅：没有，我们没有罪过。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高：梅丽桑德！……为了上帝的爱，

说实话吧，我求求你！

梅：我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高：不要再说谎言，

你已身临死亡的边缘！

梅：是谁将死去？是我吗？

高：你，你，和我，

我也死，在你以后！

我们必须弄清，

最后弄清真情，你听到吗？
告诉我一切，
告诉我一切，
我将原谅你的一切！
梅：为什么我要死？
我原不知道我会死。
高：现在你终于知道，是时候了！
快说，快说！
说实话！说实话！
梅：说实话……说实话……
高：你在哪儿？梅丽桑德！
你在哪儿？这是怎么回事！
梅丽桑德！你在哪儿？
（瞥见阿凯尔和医生在门口）
是，是，你们可以进来……
我一无所知，一切都是徒然。
她已离开我们太远……
我将永远胡涂下去！
我将象一个盲人一样死去！
阿：你要做什么？
你会把她杀死……
高：我已经把她杀死……
阿：梅丽桑德……
梅：是你吗，爷爷？
阿：是，孩子，你要我做什么？
梅：是真的吗，冬天已经来到？

阿：你为什么问这个？

梅：因为天气冷了，

树叶落了。

阿：你冷吗？

是不是要把窗子关起？

梅：不……

直等到太阳沉到海底。

它落得很慢；

那么，是不是已经到了冬天？

阿：你不喜欢冬天？

梅：哦！不。

我害怕寒凉，

我害怕严寒……

阿：你觉得好些吗？

梅：是，是，我再也不觉心烦。

阿：你要看你的孩子吗？

梅：哪个孩子？

阿：你的孩子。

你的小女儿。

梅：她在哪儿？

阿：在这里……

梅：这很奇怪，

我想抱她，可是胳膊抬不起来……

阿：这是因为你身体太弱，

我来抱她，你来看……

梅：她不笑，

她很小……

她也要哭了……

我可怜她……

（女仆们逐渐走入，靠墙站队，侍候）

高：怎么？

这些妇女来做什么？

医：她们是女仆……

阿：是谁叫她们来的？

医：是我……

高：你们来做什么？

谁也不曾叫你们……

你们到这里做什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说！……

（众女仆不答）

阿：讲话声音不要太大……

她要睡了，她闭上了眼睛……

高：是不是？

医：不，不；

你看，她还在呼吸……

阿：她热泪盈眶，

如今，是她的心灵在哭泣……

为什么她张开了手臂？

她要什么？

医：她一定是伸向她的孩子，

这是母亲在做斗争……

高：在这时候？这时候？

必须告诉我，说啊！说啊！

医：也许……

高：是立刻吗？哦！哦！

我必须对她说……

梅丽桑德！梅丽桑德！

你们都走！让我单独和她在一起！

阿：不，不，不要走近她……

不要打扰她……

不要同她讲话……

你不懂得什么是灵魂。

高：这不是我的过错……

这不是我的过错！

阿：当心，当心！

我们说话要轻声，如今。

我们再不要去惊动她。

因为人的灵魂是那样寂静……

人的灵魂喜爱独自启程远行……

她悄悄地忍受苦痛。

可是这悲哀的心情，高罗啊……

可是你看这到处都是悲哀的情景……

哦！哦！

（这时在屋子深处众女仆立刻跪倒）

（阿转过身来）

怎么回事？

医：（俯身床前，摸病人）

她们做得对……

阿：我什么也没有看出。

你有把握吗？

医：是的，是的。

阿：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这样快，这样快……

她去了，什么也没有说……(啜泣)

不要呆在这里了，高罗……

她需要安静，如今……

你来，你来……

这很可怕，但这不是你的过错……

这是一个小小的生物，

那么弱小，

那么怯懦，

那么静默……

这是一个可怜的小小生物，

和世上的一切一样神秘莫测……

她躺在那里，

好象是她孩子的姐姐……

来吧……

必须让这孩子呆在这间屋里，

她将在这里替她活下去，

现在轮到了这可怜的小东西。

[全剧完]